
武俠世界
第31年
17
$10.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馬騰先生新著「武林狂人」，故事描述爍金門少主樊成綱和青龍堡少堡主劉白羽雙方激鬥，劉白羽突遭到暗算而死去，查看之後証明劉白羽是遭爍金門的獨門爍金指所傷而死的，而樊成綱却明知自己沒施暗襲，青龍堡主劉雲傲邀請江南武林同道，向爍金門掌門人樊彤討回公道，樊彤不怪其子樊成綱，反乘機向青龍堡襲擊，不敵退走，卒被另一個門派中興幫所消滅，結果更引起江湖一陣動亂，個中情節迂迴曲折、離奇怪誕，陰謀陷阱，觸目皆是，結局更是出人意料，欲知詳情，請細閱本文。

* * *

揚子江先生另一新作「古刀風雲」由今期起連載刋出，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震天刀重現江湖，引起連串的風波……故事內容新穎，情節生動活潑，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的「蟠龍畫舫」，希讀者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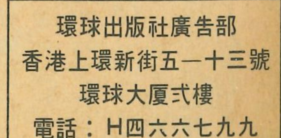
第31年

第17期

（總號156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江湖風雲錄

武林狂人

馬騰・文
可飛・圖



少主爭鬥　惹起禍端

余是雄策馬如飛，趕往七里亭。

馬是千中選一的好馬，加上余是雄精湛的騎術，人馬走勢如龍，路上的行人莫不投以讚羨的目光，有人甚至大聲喝彩。

余是雄却無暇理會途人的喝彩，只是專心策馬飛馳，心裡只想盡快趕到七里亭。

他這麼急趕去七里亭，所爲何事？

* * *

七里亭。

那是一個用草木搭建成的小亭子。

這種亭子，一般來說，是供途人歇歇脚，避避雨的地方，不少道路旁都搭建有這種亭子。

七里亭就建在路旁，亭外的另一邊是野地。

就在野地上，有兩個人正在激烈地拚鬥着。

途經這裏的行人，不由對那兩個在激烈地拚鬥的人投以好奇的目光，但誰也不敢多管閒事，遠遠地避到路的另一邊，加快脚步往前走。

這種江湖人物爭鬥的事情，還是避之則吉爲妙。

兩個在激烈拚鬥的人似乎棋逢敵手，打得難分難解。

穿褚色衣衫的那一個，是個虬髯漢子，虎背熊腰，使的是一柄狼牙大刀，刀光霍霍，虎虎生風，氣勢威猛。

另一個是穿淡藍衣衫的漢子，身材頎長，唇上留了兩撇小髫子，劍眉星目，使的是一柄長劍，身法靈捷，劍法奇詭，劍光矯若游龍，一點也不輸與那個虬髯漢子。

兩個人的年紀看上去都是三十多歲上下。

附近的草樹，在刀光霍霍、劍光掣閃中，倒折飛斷，有如飛雲落花。

驀地，虬髯漢子大吼一聲，有如力劈華山般，劈出一刀！

淡藍衣衫漢子疾說一聲：「好一招雷霆一刀！」大概知道不能力拚，身形閃退，接騰拔起來。

虬髯漢子那氣吞河嶽的一刀居然能半途收招，身形往前一標，接騰掠起來。「怎麼不敢接樊某那一刀！」喝聲中，狼牙刀斜捌向淡藍衣衫的漢子腰側。

淡藍衣衫漢子輕笑一聲：「與蠻牛鬥，豈可力敵，當以智取！」話聲中，長劍輕捷地閃刺向那捌來的刀尖。

只聽「叮」地一聲，刀劍相擊，淡藍衣衫的漢子藉那一擊反震之力，身形倒翻起來。

虬髯漢子的身形亦爲之一窒，隨即往下墜落去。

淡藍衣衫的漢子就在這刹那，施展了一招「烏龍擺尾」，一道劍光自他腹下撩向虬髯漢子的頭臉。

虬髯漢子不及招架，悶哼一聲，頭往下一縮，凌空向下一滾，像個皮球一樣，疾翻滾墜下去，堪堪閃避過淡藍衣衫漢子的那一招「烏龍擺尾」！

淡藍衣衫漢子一劍撩空，身形如鷹隼般向下衝掠，長劍一直指着虬髯漢子的背部。

虬髯漢子身形着地，一片刀光即時飛起，護住全身。

只聽一陣「叮叮鏗鏗」之聲連續響起，淡藍衣衫的漢子居然無法突破虬髯漢子在身上佈下的刀網。

「錚」地一下激响聲驀地响起，淡藍衣衫的漢子身形倒飛起來，地上的虬髯漢子亦有如跳蚤一樣，彈跳起來，人刀合一，射向淡藍衣衫的漢子。

淡藍衣衫的漢子陡地發出一聲，一劍斬下去！

虬髯漢子悶吼一聲，揮刀封擋。

「鏗」地一聲，淡藍衣衫漢子被震得斜飛開去。

虬髯漢子亦被震得往下墜落去。

淡藍衣衫漢子身形斜飛出丈外，一眼瞥到身旁有棵樹，忙伸手在那棵樹的一根橫椏上一拍，藉那一拍之力，身形陡地彈起，接脚尖點在一枝梢上，身形再彈起來，凌空一個觔斗，身形一長，掠向七里亭上。

那一連串的動作及姿勢，煞是美妙，贏得了恰好路過看得目定口呆的兩個路人的喝彩聲。

「姓劉的，你想走？」虬髯漢子脚才沾地，立刻脚尖一點，標射向七里亭。

淡藍衣衫漢子長笑一聲：「樊閣下，再打下去，也是白費氣力，今日這一戰，就此算了吧！」笑語聲中，人已掠落在一個亭檐角上。

「不！」那虬髯漢子有如一頭怒獅，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吼叫。「今日一戰，一定要有一個人倒下！」

吼聲未停，人已衝到亭前，狼牙刀疾劈向一根亭柱。「下來，樊某誓要與你拚個生死存亡！」

刀光一閃，那根亭柱一斷爲二，那一角亭檐傾塌下去！

虬髯漢子身形在亭內閃了一匝，掠出亭外。

「嘩啦」一陣傾倒聲中，那座七里亭有如玉山傾頹般，傾塌下去。

原來，那虬髯漢子在亭內閃了一匝之間，已將其餘五根亭柱斬斷。

「嘩啦」傾塌聲中，淡藍衣衫漢子身形自亭檐角上斜掠起來，有如飛鳥投林般，掠向左邊路旁二丈外的一棵樹上。「樊閣下，這是何苦來哉！」

虬髯漢子縱身掠撲向淡藍衣衫漢子。「姓劉的，你也聽說過，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這句話，樊某堂堂男子漢，豈能屈居你之下！除非你肯在武林同道之前，宣佈你在樊某之下，否則，樊某今日非要與你分出一個高下不可！」

話聲未落，已掠撲到那棵樹上，

一刀斬向淡藍衣衫漢子的身上。

淡藍衣衫漢子在那刹那，已如一隻飛鳥般，乍飛起來，掠射向二丈外的另一棵樹上。

「刷」地一聲，虬髯漢子那一刀斬不中那個淡藍衣衫漢子，却將那比碗口還粗的樹椏斬斷。

「不要走！今日若不分出一個高下，誓不罷休！」虬髯漢子吼叫着，飛撲向淡藍衣衫的漢子。

淡藍衣衫漢子急道：「樊閣下，你不要咄咄迫人，你排名在劉某之下，那可不是劉某說的，是那些多事的武林同道這麼說的。」

「正因爲武林同道都那麼說，樊某才要與你分個高下，好讓那些瞎了眼的好事之徒知道，究竟是樊某在你之下還是你在樊某之下！」虬髯漢子「颯」地掠撲到淡藍衣衫漢子那棵樹上，手上的狼牙刀疾往對方身上招呼！

淡藍衣衫漢子身形倏地往後一翻，自站着的那根橫椏上翻墜下去。

虬髯漢子這一次使的是虛招，那刹那刀勢一收，一掌拍在樹椏上，身形一頓，隨即直墜下去。

「姓劉的，有種的不要走！」虬髯漢子才沾地，瞥到淡藍衣衫漢子往野地裏掠去，忙張口急叫，同時脚下一點，疾撲過去。「你若跑，便是兔崽子，龜孫子！」

淡藍衣衫漢子聽聞之下，身形猛地刹住，霍地扭轉身，怒道：「姓樊的，你太……那個了！你以爲劉某怕你麼？劉某只不過不想傷了兩家和氣，才對你忍讓，你却出言不遜，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從他那張鐵青的臉上，與微顫的嘴唇，可知他是如何憤怒！

却原來，這淡藍衣衫漢子平生最痛恨別人叫他兔崽子、龜孫子。每一次都會忍不住氣往上衝，憤怒異常。

虬髯漢子眼見淡藍衣衫漢子停下來，心中大喜，也不理會對方的神色。「姓劉的，樊某只想與你分個高下，至於……出言不遜，樊某是個粗人，說得出便說啊。」

「樊閣下，今日，劉某就要你輸得心服口服！」淡藍衣衫漢子目射怒火，身形一動，撲向虬髯漢子。

兩下裏一下子便迎上，立時劇鬥起來。

* * *

余是雄策騎如飛，路上的行人紛紛閃避。

他趕得這麼急，原來是到七里亭去勸阻姓劉的與姓樊的兩人的爭鬥。

他與劉、樊兩人都是朋友，是要好的朋友。

眼看快要趕到七里亭，驀地，斜刺裏，從左邊路外，衝來一頭狂牛。

後面，一個光着脚板，滿是泥巴的農夫，慌急地拚命追着，却無法追上那頭狂牛。

這情形，不用說，那農夫一定是那頭狂牛的主人。

那頭狂牛奔到路上，疾撞向余是雄胯下坐騎。

由於兩下裏來勢急驟，眼看便要撞上，若撞上，余是雄那匹坐騎不被當場撞死才怪，余是雄雖然身手不凡，只怕也會撞跌下去不可。

幸好余是雄騎術精湛，身手敏捷，反應奇快，就在那頭狂牛一頭撞上胯下坐騎前胸側的刹那，他驀地一勒轠繩。

那匹坐騎霎那間猝然前蹄一揚，嘶鳴聲中，人立起來，往右邊打了個半轉，前蹄才落回地上。

那頭狂牛像一陣風般，一邊牛角擦着馬身，疾衝過去。

那刹那，眞是險到極點。

幾個在附近的路人，先是瞧得心頭狂跳，隨之長長地噓了口氣。

剛才，他們都替那騎士捏了把冷汗。

那個農夫驚嚇得瞪大眼，駭然站住。

若是那頭狂牛撞倒那騎人馬，有甚麼死傷的話，那可不得了，他怎不驚駭得不知所措。

馬上的余是雄，那刹那手心也濕透了。

坐騎前蹄方才落地，余是雄立刻往回一撥馬頭，欲繼續往前奔馳。

那知道那頭狂牛已失常性，眼見一頭撞空，激發起其狂野之性，驀地返身向余是雄那騎人馬衝去。

在牠眼中，那騎人馬已成了牠攻擊的對象。

余是雄做夢也料不到，那頭狂牛會迴轉身，攻擊他與胯下的坐騎，不禁吃了一驚，急忙一挾馬腹，催馬疾馳。

他希望胯下坐騎能夠擺脫那頭狂牛的糾纏。

那匹馬負痛之下，發出一聲嘶鳴，頭一昂，撥開四蹄，有如離弦箭矢般，往前奔馳。

那頭狂牛紅着雙眼，一頭向馬屁股後衝來。

那匹馬被撞得屁股一歪，四蹄驟亂，斜跌開去。

那頭狂牛一撞之力何等猛烈，那隻右角竟然被齊根撞斷，發出一聲淒厲的鳴叫聲，斷口處血如泉湧，劇痛之下，狂暴地衝出路外，厲叫着瘋狂往前奔跑。

那個農夫才追到路邊，眼見那頭牛折角負痛狂奔而去，心痛地叫了一聲，也不理會在坐騎跌倒下去時，及時縱離馬鞍的余是雄，轉身急急追着那頭狂牛。

牛，是農夫下田耕作的重要工具，也可以說是農家的命根子，那個農夫眼見自己那頭牛折了一角，怎不心痛，又唯恐走失了牛，自然無暇理會別的事情。

余是雄縱落地上，一眼看到自己

那匹馬跌倒在地上，掙扎着就是站不起來，忙縱掠到坐騎前面，細看之下，原來坐騎的一邊股骨被撞傷了，大概斷裂了，因此，坐騎才站不起來。

那匹馬側卧在地上，一邊掙扎，一邊嘶鳴着，余是雄看着，一陣心痛。

這匹坐騎，乃是他最心愛的一匹，要不是趕着去七里亭勸阻樊、劉兩人的爭鬥，他才不會騎這匹馬，如今眼見牠受傷，自然大爲心痛。

一時之間，他不知怎樣才好。

他想追上那個農夫理論，但回心一想，那不是農夫的過錯，雖然那頭牛是農夫的，他也不想那頭牛闖禍的，若要他賠，他一定賠不起，徒費唇舌，於是打消那個念頭。

猶豫了一會，他決定撇下坐騎在那裏，先趕去七里亭再說。

輕輕地撫了撫坐騎的頭面，余是雄輕聲道：「在這裏躺一會，待會我回來，教人用車載你回去，替你醫治傷處。」

那匹馬居然似懂人性，朝余是雄點點頭，並伸出舌頭，在他的手背上舔了舔，然後嘶鳴一聲，安靜地躺在地上。

余是雄又拍了拍坐騎的頭，才挺起身，放開脚步，往七里亭飛掠前去。

* * *

樊、劉兩人劇戰了七十多個回合，仍然不分高下。

但在鬥到八十九個回合時，姓樊的虬髯漢子開始漸落下風。

淡藍衣衫漢子道：「樊閣下，就此罷手如何？」

虬髯漢子拚命想扳回劣勢。「嘿嘿，姓劉的，你這算甚麼？勝了樊某麼？笑話！賣樊某人情麼？放屁！樊某一刻未倒下，也不會罷手，哼哼，你現在只不過略佔上風，却叫樊某罷手，那你豈不是大佔便宜？你以爲樊某是白痴？聽你說？」

「樊閣下，那就算咱們打個平手，如何？」淡藍衣衫漢子口裏說着，同時放慢了攻勢。

「不成！」虬髯漢子固執地道：「一定要分個高下，樊某縱然死在你劍下，也不領你的情！」乘着對方攻勢放慢，展開了一輪狂攻。

淡藍衣衫漢子頓時被虬髯漢子逼得連退兩步，忙奮起還擊，才穩住陣脚。「樊閣下，人生苦短，何必如此執着？」

「嘿嘿！你說得蠻好聽，你可知道，這些年來，你的名頭一直壓在樊某的頭上，那種滋味，你可知道有多難受，樊某再也忍受不了，今日，樊某非要將你打敗，吐氣揚眉，要不，寧願死！」虬髯漢子憤然大叫，一連向淡藍衣衫漢子斬劈出五刀！

淡藍衣衫漢喟嘆一聲，身形閃挪，以長劍巧妙地封擋了虬髯漢子的四刀，最後一刀却沒有招架，身形陡地向後倒縱開去。「樊閣下，劉某很明白你的感受。不過，劉某從來沒有對武林同道宣稱身手在你之上，那都是武林同道的錯愛謬譽，想不到却令你受到傷害，劉某感到很抱歉……」驀地，他的身子陡震了一下，倒縱的身形猝然往下一沉。

虬髯漢子正自縱掠過去，他一心只想打敗對方，吐氣揚眉，那裏想到那麼多，眼見機不可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斜斬下去！

淡藍衣衫漢子身形落地，疾忙往外横滾開去。

但却力不從心，勉强滾轉身體。

「颯」一聲，虬髯漢子那一刀沒有斬在淡藍衣衫漢子的身上，却斬下了他的左手臂。

姓劉的漢子痛叫一聲，奮力彈跳起來，一劍刺向虬髯漢子的腰腹部位！同時口裏怒叫：「姓樊的，你好卑鄙！」

「鏗」地一聲，虬髯漢子反手一刀，居然將淡藍衣衫漢子的長劍擊飛！

虬髯漢子接刀勢疾變，一刀搠入姓劉漢子的左肋上！

姓劉的漢子全身一震，接僵住，怒睜着雙眼，嘶聲道：「你……好陰毒……暗算……我！」話聲未落，張口噴出一口血來。

虬髯漢子先是一怔，繼之仰天大笑。「劉白羽，原來你不過浪得虛名，你敗在我刀下，竟然胡說八道，你是個僞君子！哈哈……從今以後我便揚名江湖，吐氣揚眉，再沒有人說我不如你！」

「樊兄，你——」

驀地，一聲怒叫傳來。

姓樊的虬髯漢子聞聲吃了一驚，急忙循聲扭頭望去。

數丈外，站着一個滿臉忿怒之色的漢子——三十二三歲左右的漢子。

「余兄，是你！」虬髯漢子釋然大喜，呼叫一聲。

* * *

虬髯漢子口裏的「余兄」，正是余是雄。

余是雄仍然站着不動，驚怒地道：「樊兄，你……殺了劉兄……你好卑鄙！」

虬髯漢子訝然道：「余兄，樊某……你說我卑鄙？我那裏卑鄙？姓劉的技不如我，死在我刀下……那可是光明正大的啊！」

「樊兄，我剛才不但看到一切，也聽到劉兄臨死時說的話，可惜我來不及阻止。」余是雄憤怒得聲音發顫。「想不到，你是一個如此陰險卑鄙的人，今日，余某總算看清楚你這個卑鄙小人！」

姓樊的虬髯漢子大叫道：「余兄，你說甚麼？樊某是光明正大的打敗劉白羽的，樊某那一點陰險、卑鄙？」

余是雄不是一個衝動的人，平時

也很冷靜，但這時却無法冷靜下來，因爲，他親眼看到樊成綱殺死劉白羽，並親耳聽到劉白羽說樊成綱暗算他，這怎叫他能夠冷靜下來。

樊、劉兩人都是他的好友，他正是不想兩個好友之中，有任何一個倒下，才飛騎趕來阻止兩人的拚鬥，可惜，他來遲一步，劉白羽倒了下去。

本來，樊成綱若是以正大光明的手段殺死劉白羽，他自然感到悲痛，但絕不會責怪樊成綱，但樊成綱却用暗算的手段打敗劉白羽，那就太卑鄙了，他平生最恨人耍手段使陰謀，樊成綱這種作爲，自然不値得原諒，雖然他亦是他的好友。

這種朋友，他寧願不交。

「余某親耳聽到劉兄說你暗算他，你還抵賴？」余是雄異常憤怒。「大丈夫敢作敢當，你却睜着眼抵賴，余某識錯了你這個人！」

樊成綱正是那虬髯漢子，雙眼一翻，胸膛起伏，大叫：「余兄，樊某頂天立地，樊某敢發誓，沒有暗算過姓劉的！」

「眞的沒有？」余是雄不但無法冷靜下來，因爲憤怒的關係，變得衝動。

「沒有！」樊成綱瞪目大叫：「樊某說沒有便沒有！」

深吸一口氣，余是雄努力令自己冷靜下來。「樊兄，你若沒有暗算劉兄，劉兄臨死前，不會那麼說的。你與劉兄都是余某的好朋友，余某坦白說一句，你的身手，肯定勝不了劉兄，如今你却殺了劉兄，簡直不可能！」

「余兄，你爲甚麼不相信樊某？」樊成綱一張臉脹紅。「劉白羽就躺在這裏，咱們何不查看一下他的身體，看看有沒有別的傷痕，那不就淸楚了麼？」

樊成綱雖然性子急躁，但却不是一個沒頭腦的人，憤急之下，想起了這個最容易証明自己淸白的主意。

余是雄一聽，立刻贊成。「好，咱們馬上檢查一下劉兄的屍體，要是劉兄身上沒有別的傷痕，余某馬上向你道歉。」

樊成綱看一眼仍然屹立不倒的劉白羽(他的刀一直沒有從劉白羽的身上拔出來，所以，劉白羽雖然已咽了氣，仍然站着沒有倒下去)，爲難地對余是雄道：「余兄……要不要將他放下？」

余是雄看着劉白羽瞪眼竪眉，死不瞑目的憤恨樣子，心裏一陣難過。「將劉兄放落地上吧！」

樊成綱待余是雄抱住劉白羽的屍身，才將狼牙刀拔出來。余是雄輕輕地將劉白羽放在地上。

余是雄開始檢查劉白羽的屍身。樊成綱忙蹲下來，緊張地瞧着。

前面除了刀傷之外，沒有別的傷痕。

樊成綱不由噓了口氣。

他雖然堅信自己沒有暗算劉白羽，但也想到，劉白羽斷不會無故說他暗算他的，這麼一想，他不由心頭打鼓。

要知道，這可是關係到他的名譽的事情，萬一劉白羽的身上發現別的傷痕，那他就水洗也不淸了。

余是雄將劉白羽的屍體翻轉，檢查他的背部。

樊成綱瞪大眼，屏息着，緊張地瞧看着。

「樊兄，你瞧，這是甚麼？」余是雄用手指着屍體背部靠近腰眼處的一點紫黑，嚴厲地瞧着樊成綱。

樊成綱不禁心頭劇跳了一下。

——他早已看到屍體背部近腰眼處的那一點紫黑泛金的痕跡，而且一眼便認出，那是爍金指力弄出來的。

而爍金指，正是樊家的獨門秘傳指法！

好明顯，劉白羽是遭到會使爍金指法的人的暗算，才會死在他刀下！

「這……不……我沒有暗算他！」樊成綱驚詫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定有別的人……伏在附近，暗算他！」

余是雄冷笑一聲。「樊兄，你仔細瞧淸楚，劉兄腰眼附近的這點傷痕，是被甚麼暗器弄出來的？」

樊成綱吸口氣，說：「是被爍金指力所傷，弄出來的。」

他這個人雖然固執暴躁，但却從來不說謊話。

事實上，眼下的情形，也由不得他睜着眼說謊話。

因爲，江湖上，武林中，都知道中了樊家的爍金指，傷痕呈紫黑泛金色，那是獨一無二的，也是爍金指的獨特標誌。

「樊兄，爍金指除了你家之外，江湖上沒有別的人練成吧？」余是雄的語聲更冷。

樊成綱不得不點頭。「爍金指乃我家不傳之秘，除了樊家之外，當然沒有別的人練成爍金指法！」

跟着，他大聲道：「余兄，樊兄對天發誓，我確實沒有暗算劉白羽！我沒有！」

「樊兄，那劉兄身上的那一點被爍金指所傷，弄出來的傷痕，怎樣解釋？」余是雄冷厲地瞧着樊成綱。

樊成綱啞口無言，好一會，才大聲叫屈。「余兄，要我怎樣說，你才相信？」

余是雄憤然道：「我沒有瞎了眼，我只相信我所看到的，及聽到的一切。」

「你——」樊成綱氣得說不出話來，臉上陣紅陣白。「隨便你怎麼說！」

賭氣地別轉身。

余是雄將劉白羽的屍體抱起來，深吸一口氣。「樊兄，若你不是余某的朋友，余某一定不會放過你，從今以後，余某沒有你這個朋友！」

說完，重重地哼了一聲，大步走向路上。

樊成綱猛地扭回身子，看着余是雄，氣憤地道：「好啊，我也不想交你這個固執的朋友！」

余是雄沒有理會樊成綱的話，頭也不回，抱着劉白羽的屍體，一直走向路上。

「氣死我也！」樊成綱一拳將一棵碗口粗細的野樹擊折，仰天大吼。

＊　＊　＊

青龍堡劉家與爍金門樊家，乃是江南道上兩大門派，實力相若，誰也壓不倒誰。

劉白羽乃是青龍堡劉家的長子，其父就是江南道上無人不知的翻天神龍劉雲敖。

而樊成綱就是爍金門掌門人樊彤的二子，爍金門以爍金指法馳名江湖武林，但指法却只傳子，不傳徒。

兩大門派一直以來，皆相安無事，事實是誰也吞不了誰，所以，才會和平共存，如今劉白羽死在樊成綱的刀下，而且是遭受暗算而死的，只怕平靜了好一段時日的江南武林道，將會掀起一場風雨。

事實上，青龍堡與爍金門暗地裏，皆虎視眈眈，誰不想對方在江南武林道上唯我獨尊。

這是武林人的一種通病——武無第二，要不，武林中，也不會時常發生爭鬥了。

可以肯定，青龍堡決不會罷休。

＊　＊　＊

神指追魂樊彤得知樊成綱殺死劉白羽後，怒不可遏，要不是長子樊成海及幾個弟子勸阻着，他眞的會狠狠地揍二兒子一頓。

「畜牲，你可知道，你殺死了劉白羽，闖下的禍有多大？」樊彤戟指怒罵。「一直以來，本門與青龍堡皆相安無事，並峙江南，如今，青龍堡一定不會善罷甘休，恐怕免不了一番火併……」

「爹，一直以來，本門與青龍堡皆實力相若，咱們怕甚麼？」長子樊成海了無懼色。

樊成綱一直低着頭，雖然心裏不忿，但却不敢吭聲。

樊彤吸口氣，眼中露出憂慮之色。「成海，你眞是人頭猪腦！你怎不想想，道上已傳說紛紛——成綱是用暗算的手段，殺死劉白羽，青龍堡只要拿這個藉口振臂一呼，一定會得到別的門派及幫會的幫助，對付本門，你說，憑本門之力，如何抵抗得了青龍堡與道上別的門派幫會聯合起來對本門的行動？」

一頓，重重地道：「只怕本門會有滅門之禍！」

「爹！我沒有暗算劉白羽！」樊成綱委屈地叫道：「我發誓沒有那樣做！」

樊成海接口道：「爹，我也不相信成綱會暗算劉白羽，成綱的爲人，咱們都很淸楚。」

樊彤重重地「唉」嘆了一聲：「成海，咱們相信有甚麼用？余是雄親眼看到，並且在劉白羽的身上找到被爍金指所傷的獨特傷痕，而當時成綱正與劉白羽在拚鬥，並無其他人，你叫別人怎樣相信？這一次，本門只怕劫數難逃！」說完連連搖頭，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

一個叫楊策的弟子道：「師父，咱們也可以糾集一些素日與本門頗有交情的門派幫會，應付青龍堡的攻擊。」

樊彤搖頭道：「眼下，理虧的是咱們，自古以來，錦上添花多的是，雪中送炭有幾人？何况，有誰想擔一個不義之名？咱們若是邀請那些與本門素有交情的門派幫會相助，只怕會自討沒趣。」

另一個弟子聶青不甘心地道：「師父，難道本門就這樣眼睜睜被青龍堡所毀？」

樊彤嘆口氣。「爲師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一個應付的辦法，你們若有甚麼好主意，只管說出來，看看是否可行。」

各人皆面面相覷，一時間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樊彤看了衆弟子一眼，連連嘆氣。

驀地樊成海開口道：「爹，孩兒有一個主意……」

樊彤一聽，頓時目光一亮，「成海，快說來聽聽。」

樊成海道：「與其坐以待斃，何不反客爲主，搶先向青龍堡攻擊，這叫先下手爲强！」

樊成綱與幾個師弟一聽，都異口同聲道：「對，先下手爲强，咱們不能坐以待斃！」

樊彤皺着眉頭想了一會，陡地一握拳，虛空往下一擊，決然道：「爲了本門之存亡，咱們便來個先下手爲强！」

衆弟子齊皆握拳振臂，齊呼：「先下手爲强！」

＊　＊　＊

劉雲敖對於兒子劉白羽的死，悲痛不已。

夫人白氏更是哭得死去活來，以致暈了過去。

本來，劉雲敖對長子劉白羽寄望甚殷，打算再過三五年，便將堡主之位傳給兒子，希望他有一番作爲，如今長子忽遭橫死，怎不教他悲痛欲絕。

他發誓，一定要向爍金門討回一個公道，替兒子報仇！

本來，江湖上比鬥之事，無日無之，劉雲敖身爲江湖武林人，當然知道，那是無法避免的事，而他亦不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若兒子劉白羽是死在公平比鬥中，死在樊成綱的手下，他無話可說，決不會追究，但如今

兒子是被樊成綱使用暗算的手段，為其所殺，那就另當別論了，這就不是公平比鬥，兒子一定死不甘心，這個仇，他怎能不報？

他決定邀集道上的各門派幫會，向爍金門樊形討個公道！

余是雄雖然不值樊成綱之所為，但他却不想捲入這場是非之中。

因為劉白羽、樊成綱皆是他的好友，他難以出手對付樊成綱。

所以，他在拜祭完劉白羽後，便離開青龍堡，返回揚州城中。

青龍堡就在揚州東南面約十四五里的地方。

而爍金門就在揚州城西南面約二十里外的三山鎮。

* * *

明天，就是青龍堡少堡主劉白羽舉殯之日。

青龍堡內，籠罩着一片哀傷的氣氛。

那些與青龍堡交情頗深的門派幫會的掌門人、幫主等，已紛紛到青龍堡弔祭。

算一下，計有天劍門的蔡隨意、金刀門的金鐵吾、衡山派的柳青雲、七巧派的葉孤芳、長江幫的洪長澤、鐵馬堂的孫千乘。

這幾位，都是一門一派一幫之長，名頭僅次於劉雲敖。

未曾趕來的，還有不少門派的掌門人。

劉雲敖正想乘這個機會，在兒子舉殯後，邀請到來的各位掌門人及幫主堂主，相助青龍堡，向爍金門討回一個公道。

他希望借助各門派之力，壓迫樊形向他還個公道，不想因此而掀起一場腥風血雨。

非逼不得已，他不想與爍金門火併！

* * *

劉錚鳴一騎當先，策馬飛馳，趕回青龍堡。

他是劉雲敖的第三子，劉白羽之弟。

他是在拂曉時，接到乃父十萬火急派人趕來告知噩耗後，立刻飛騎趕回青龍堡。

他是從杭州趕回去的。

原來，他在數日前，應一個朋友之約，到杭州遊玩，想不到，就這幾日之間，乃兄慘死在樊成綱的刀下。

他在接到消息後，震驚得幾乎傻了，腦海裏一片空白，好一會，才狂叫一聲「大哥」，也不理會那個來送信的堡丁，飛騎馳出杭州，趕回青龍堡。

他甚至連那個朋友也沒有知會一聲。

天色雖已放亮，但由於時候還早，路上沒有幾個行人，也所以，劉錚鳴不須顧忌，放馬飛馳。

那匹坐騎在他的不斷催策下，四蹄翻飛，去勢如箭。

眨眼間，劉錚鳴策騎馳出十多里，轉過了一處林角。

就在馬匹堪堪轉過林角的利那，向左邊路外，閃射出三點寒光，分別射向馬腹及一雙前蹄。

劉錚鳴雖然策馬疾馳，但却沒有放鬆警惕，一路上，他都留意着路上的情形，在轉過林角的時候，他已加倍小心——注意着林角那邊的動靜，萬料不到，暗算他的並不是匿在林角內，而是匿伏在林角對面，路的另一邊。

這確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疾忙一勒馬韁——往右勒的同時，身形並不是縱起來，而是往右邊橫滾下馬鞍！

倘若自馬鞍上縱起來，很容易成為匿伏着的人發射暗器射擊的目標，所以，他自馬鞍上滾墜下去，有馬身作擋箭牌，說甚麼也較安全。

那匹坐騎一擺一昂，發生一陣嘶鳴，前蹄一蹶，歪倒下去。

原來，馬的前胸及一雙前蹄，皆被暗器射中。

那是三片柳葉形的小飛刀！

一柄沒入馬胸內。

另外兩柄竟然將一雙馬前腿「削」斷。

可想而知，發射暗器的人手勁之强，刀鋒之銳利，手法之高明！

要不是劉錚鳴才着地，便疾往外一滾，一定會被歪倒下去的坐騎壓着。

他才翻滾出去，一陣懾人心魄的「嗚嗚」之急激旋掠聲乍然響起，幾點旋飛的晶芒幾乎是貼着馬身上面掠射過，分三個方向射向正欲從地上竄起來的劉錚鳴。

劉錚鳴大吃一驚，欲竄起的身形疾忙的貼地伏下！

只聽「錚錚」兩聲，三點疾旋的晶芒撞擊在一起，濺起一蓬星火，其一向上旋身，另一在原處打了個弧轉，其三向下旋射。

那發射暗器之人的手法，說得上奇妙神化。

絕無疑問，此人是一個暗器高手。

劉錚鳴縱使反應再快，也無法料得到那三點晶芒在撞擊在一起後，會發生如此奇妙的變化，是以，他無法躲得過。

陡覺左邊大腿上一痛，劉錚鳴目光一瞥，只見左腿上插着一件十字形的暗器，他立刻想到，那是一種十字鏢。

——一種令江湖武林中人聞之膽喪的可怕暗器。據說，武林中，沒有多少個人能夠避得過這種十字鏢。

原因是，發射十字鏢之人，其手法之奇特，天下間無出其右，能夠令到發出的十字鏢，就像有靈性一樣，變化無窮，有如附骨之蛆一樣，沒有多少人能夠倖免。

而發射暗器的人，外號妙手神鏢，大名花雨。

絕無疑問，襲擊劉錚鳴的人，一定是妙手神鏢花雨。

劉錚鳴雖然受了傷，却不敢怠慢，忍着痛，疾竄到那匹斷腿倒下仍在痛苦地嘶鳴掙扎的坐騎後面，手起掌落，擊在馬肚上。

那匹馬全身震動了一下，便咽了氣。

劉錚鳴之所以要擊斃那匹馬，是不想牠多受痛苦，遲早也會死的了，他不忍心看着坐騎痛苦掙扎，最終傷重而死！

「嗚嗚」之聲又乍然響起，三點激旋的晶芒疾飛過來，劉錚鳴領教過那種迴環迸射十字鏢的厲害，心裏有點害怕，雙眼死死地盯着那三點旋射過來的晶芒，一顆心抽得緊緊的。

他手中已握着劍，準備覷準了之後，以長劍擊落折射下來的暗器。

他眼睜睜地看到，三點晶芒不可思議地旋轉到他身上丈許高的空中，竟然互相碰擊在一起，隨即有如星火迸濺般，朝三面濺射開去！那刹那，煞是好看。

緊接着，那三點晶芒有如流星一樣，劃了個半弧，從三面射回躲在馬身後的劉錚鳴。

劉錚鳴覷得眞切，急使一招雪花蓋頂，一片劍光罩住前身。

只聽「叮叮叮」三聲激響，絕無疑問，長劍已封擋住那三點向下弧射他的暗器。

劉錚鳴不由鬆了口氣。

驀地，他感到身上有兩處地方乍然一痛。

睜眼急看，原來左肋及右腰側，釘着兩把十字鏢（實則是飛刀，每一面皆鋒利異常），幸好因為長劍封擋了一下的關係，其旋射之力消減了一些，才不致深深地深入皮肉內。

另外一枚十字鏢射在馬身上。

劉錚鳴心頭一陣發寒——他根本看不清楚，那兩枚十字鏢在被他封擋了後，是如何射在他腰、肋上的。

那簡直不可思議，神乎其技，那三枚十字鏢就像有生命一樣。

一般來說，大凡暗器被封擋後，都會被擊落下去，但那些十字鏢，被擋擊後，却沒有折墜下去，而是奇妙地迴旋弧射，非要中的不可，太可怕了！

太邪了！

劉錚鳴的身上已中了三枚十字鏢，但至今，他仍然看不到那個發射暗器、伏擊他的是甚麼人。

那人至今仍沒有露面。

三處傷口越來越痛，血流不止，他的一顆心也漸漸發冷。

呆在這裏，不是辦法，那只會受到暗器不斷的射擊，遲早會死在暗器之下。

劉錚鳴心念電轉之下，決定負痛掠入身後的林內，在林內，那人的暗器再厲害，也無所施其技。

他正想負痛竄向林中，但一陣令人心寒的「嗚嗚嗚」叫聲，又乍然響起。

他的身子不由往馬身下縮了縮，雙眼大睜着，注視着那三點激旋射過來的晶芒！

他眼睜睜地看到三點晶芒旋射至他身上的空中，奇妙地撞擊在一起，那刹那，沒來由地心中一動，想也不想，右手一抬，將手上的長劍擲向那三點撞擊在一起的晶芒。

長劍電掣般，擊在那三點撞擊在一起的晶芒上，立時將那三點晶芒擊散開來，其一打了個迴旋，射落地上，另一點晶芒向上弧射，跟着折墜下去，第三點晶芒往外直射出去，射在路邊的一棵樹上。

想不到，這不經意的動作，破了那人發出的詭奇神妙的十字鏢暗器。

劉錚鳴驚喜不已，心中踏實了很多。

這確是意外之喜。

發射暗器的人料不到劉錚鳴能夠破了他以奇妙的手法發出的十字鏢，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奇的叫聲，不過，他仍然沒有露面。

陡地，有如狂風驟雨般，一大蓬暗器遮天蔽日般，呼嘯着疾射向劉錚鳴躺着的地方的上空，然後像暴雨傾洒般，驟然向下洒射。

這種發射暗器的手法，簡直是魔法，教人難以置信。

劉錚鳴大睜着雙眼，一臉駭詫之色，不知如何是好。

因為，他手上已沒有劍，無法封擋那暴雨般洒射下來的那一蓬暗器，閃避亦不可能，就算他拚盡全力以雙掌封擋，亦無法悉數將那一片方圓足有五尺左右的暗器撥擋開去！

這一次，他只怕會被暴射而下的暗器射成馬蜂窩。

不過，他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他拚着下半身被暗器射中，身手一托馬身，往自己的上半身一移！

——在危急一髮之際，他只好用馬身來作擋箭牌，苟延一會。

就在他托起馬身的刹那，一道飛虹疾展而至，恰好在他身上飛展過。

只聽「篤篤篤篤」之聲密如驟雨，那一片烏雲也似的暗器，大都份射在那道飛展而至的「彩虹」之上，其餘的，分別射落旁邊的地上。

而那道「彩虹」正好將地上的劉錚鳴遮擋住，所以，他沒有被那些暗器射中。

看清楚，那些暗器原來像綠豆般大小的鐵砂。

粗略估計一下，那片烏雲也似的鐵砂，少說點，也有幾百顆。

一下子便發出幾百顆鐵砂，並且能夠控制發出的鐵砂，準確地射到目

的物的上面後，折射而下，這種手法，簡直教人無法相信，若不是親眼目睹，親身經歷，只怕打死他也不會相信。

但是，更神奇的是那乍然飛展而至的彩虹，一下子便將那暴雨般向下折射的鐵砂擋遮住，劉錚鳴幾乎以爲，那不是眞的，是一種幻覺。

直到那道「彩虹」倒捲回去，他才如夢初醒，循着那道倒捲回去的彩虹望去，只見七八丈外，俏立着一個女子，那道彩虹正飛快地倒捲回她的手上。

乍然望去，那女子仿似仙女下凡般，劉錚鳴懷疑自己看到的，是一個幻象。

那女子穿一身素白衣裙，眉目如畫，晨風吹拂中衣袂飄飛，美極了！

「臭丫頭，妳是誰？居然破了老子的『烏雲蓋頂』暗器！」一把沙啞的聲音在路邊响起來。

不用說，發出叫聲的，就是發射暗器的人。

聽到發射暗器的人驚怒的叫聲，劉錚鳴才相信，他看到的，是眞的。

那白衣女子有如「飛」一樣，冉冉掠來，嬌聲道：「花雨，你的『烏雲蓋頂』，在我眼中，不過是雕蟲小技。我叫楚飛仙，家師乃是天外謫仙羅湘君，你不會沒有聽說過吧？」

就這說話之間，白衣女子楚飛仙已「飄」到劉錚鳴的身前，朝他咧嘴一笑。

劉錚鳴仿似喝了醇酒般，心頭微醉，目光發呆。

那女子實在太美了，說她像個仙女，一點也不誇張，劉錚鳴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美麗的少女。

楚飛仙看上去不到二十歲，正是荳蔻年華。

路邊又响起一下悶哼聲。「楚飛仙，原來妳是羅湘君那老乞婦的徒弟，嘿嘿，大概那老乞婦特別調教妳這個丫頭來對付我的。」

「你說對了！」楚飛仙面對着路邊外的一叢半人高的野草，那張美麗的嬌靨倏地一沉。「我這一次到江湖上，正是奉了家師之命，找你算賬的。」

「好，好大的口氣！」路邊外那叢野草响起兩聲冷笑：「想不到，十二年了，那老乞婦一直耿耿於懷，今日我倒要看一下，你這個丫頭有甚麼本領，能夠對付得了我那千變萬化的暗器。」

話聲未落，自草叢中閃射出七點寒芒，作七星之狀，激射向楚飛仙。

「七巧飛星！」楚飛仙嬌叱一聲，神色不變。

劉錚鳴却禁不住脫口叫道：「姑娘，小心啊！」

楚飛仙目光一轉，瞥了劉錚鳴一眼，臉上泛起一抹自信的笑容。

「你……不用替我擔心！」

就這剎那之間，那七點寒芒倏地往下一墮，像是要墮跌落地上。

但是，才墮跌下去，却倏地有如烟花暴射般，折射起來，接一顆撞一顆，以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去勢，或迴射，或曲射，或弧飛，或旋擊，總之，教人看得眼花撩亂，無從應付。

若是在黑夜中，會更加好看，令人目眩。

劉錚鳴看着，大開眼界。

他不得不相信，世間上竟然有如此神奇高明、不可思議的暗器手法。

就在那七點寒光以各種不同的角度、方向、去勢，射向楚飛仙全身上下的剎那，楚飛仙一個身子疾旋起來，素白的衣裙飛旋如舞，好看極了。

七點寒芒「噗噗」地先後射在楚飛仙那旋飛飄舞的衣裙上，仿似射在特製的牛皮上，紛紛蹦彈反射回去！

劉錚鳴看着，驚奇不已。

若不是親眼目睹，他眞不相信，一個美麗的少女，居然能夠破了名震江湖的花雨所施放的暗器，世間上的事，眞是令人意想不到。

衣裙一斂，楚飛仙已停下來，那件衣裙竟然毫無破損，臉上笑容依舊。「花雨，你還有甚麼手法，只管施展出來，看看我能否應付得了！」

「好丫頭，果然有兩下子！」草叢中响起花雨沙啞的聲音。「妳的旋風轉舞確實有兩下子，不過，妳再接我的『花雨流星』看看。」

話聲未落，自草叢中暴射出百十點寒光，繽紛如烟花爆散，直射向楚飛仙。

楚飛仙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右手衣袖一抖，撒出一道如烟似霧的網子，迎向那蓬烟花爆散、花雨流星般的寒光。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那滿天的流星花雨，有如蜂羣歸巢般，紛紛投射向那面方圓五六尺的「烟網」之中。

劉錚鳴看着，禁不住發出一聲歡呼。

同時，路邊外那叢野草中，响起花雨的驚叫聲，「地極元磁鐵絲網！」

楚飛仙邊巧妙地收回網子，邊道：「花雨，你如今害怕了吧？」

草叢中的花雨怒叫道：「臭丫頭，妳以爲有地極元磁鐵絲網，就可以應付我一身暗器？嘿嘿，妳試試再接我的『翻江倒海』看看！」

叫聲中，飛擲出兩顆黑忽忽的球彈來。

楚飛仙急忙往後飛掠開去，同時急叫：「快閉上呼吸！」

那兩顆球彈射落在楚飛仙原先站着的前面地上，發出「波波」兩下爆响聲，濺射出淡黑的烟霧。

那剎那，楚飛仙已倒掠出五丈過外，並以衣袖掩鼻。

劉錚鳴只不過慢了一點點閉住呼吸，便嗅到一陣無法言喻的臭味，剎時間，他只覺腸臟有如江河翻倒一樣，口一張，哇地狂吐起來。

楚飛仙遠遠看着，却愛莫能助。

她知道，花雨口中所說的「翻江倒海」暗器，實則是一種奇臭無比的臭氣彈，只要嗅到一點點，那人便會嘔吐得五臟六腑翻轉，直到連「黃膽水」也吐出來，才能罷休，而且無藥可解，也不知花雨是用甚麼東西製造的，他只在逃遁時才用，所以，輕易不會用。

因爲江湖上，武林中，能夠接下他的暗器的人還沒有多少個，所以，他很少施放這種臭氣彈。

這些，楚飛仙都是聽師父說的。

她的師父羅湘君曾經吃過花雨的大虧，幾乎喪命在花雨的暗器之下，對花雨，一直恨之入骨。

幸好晨風輕吹，很快便將那一陣奇臭吹散，楚飛仙才敢走向劉錚鳴。

大凡女孩子，都很怕髒臭的，楚飛仙自然不會例外，何况，她還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

劉錚鳴已嘔吐得幾乎將腸臟也嘔出來，難受死了。

楚飛仙仍然掩着鼻子，看了劉錚鳴一眼，關心地道：「你……沒有甚麼吧？」

劉錚鳴乾嘔了一下，搖搖頭。「差點將腸臟也嘔吐出來，那些臭氣眞厲害……他眞……缺德……」

楚飛仙蹙着眉道：「你……可以站起來麼？」

劉錚鳴看到自己嘔吐得一地狠狽，很不好意思。「楚姑娘……很髒……請妳站開一點，免得弄污了妳……」

楚飛仙一下子將掩在鼻子上的衣袖放下來，不但沒有退開，反而走近一步，蹲下來，伸手去扶劉錚鳴。

劉錚鳴心頭跳了一下，「楚姑娘，花雨……」

楚飛仙閃了他一眼，「他已溜了。」接又道：「你受了傷……你能夠在他的出神入化的暗器下，沒有……死，眞了不起！」

劉錚鳴在楚飛仙的扶持下站起來，心裏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異樣感覺。說眞的，他還是頭一次與一個這麼美麗的女孩子如此親近地接觸，所以，他心裏禁不住起了一陣顫動。

「謝謝妳。」他的聲音也有點兒微顫。「謝謝妳救了我……」

「先別說這些，我扶你到那邊坐下來，包紮好傷口再說。」楚飛仙說着扶劉錚鳴走向路邊的一棵樹下。

在樹根上坐下來，楚飛仙便動手替劉錚鳴將身上三處地方所中的十字鏢拔出來。

劉錚鳴痛得直吸氣，咬牙强忍着，沒有吭出聲來。

楚飛仙佩服地瞧了他一眼，從身上掏出一瓶金創藥，欲替他敷在傷口上。

劉錚鳴有點不好意思。「楚姑娘，待我自己來吧……」

楚飛仙一點也不覺得有甚麼不便，神色自然地道：「你受了傷，還是由我來吧，別不好意思，我這種藥，乃師門秘製，是治刀傷的靈藥，你別動啊。」

說着，已在劉錚鳴左肋上的傷口敷上金創藥。

劉錚鳴心裏大爲感激，同時亦一陣急跳，兩道目光定定地瞧着楚飛仙那美麗的臉頰。

所謂最難消受美人恩，劉錚鳴此刻就有這種感覺。

楚飛仙全神貫注替劉錚鳴上藥包紮，完全沒有留意到劉錚鳴的神態。

她不但小心，雙手亦輕柔得教劉錚鳴覺得那是一種享受，他甚至希望她永遠這樣包紮下去。

他心裏這麼想，楚飛仙却已替他包紮好三處傷口，微微舒口氣，抬頭道：「都包紮好了，還覺得痛麼？」

當她觸及劉錚鳴那兩道定定地瞧着她的目光時，她不由臉上一紅，急忙別轉臉。

劉錚鳴可慌了，他爲自己的失態大感不安，同時臉上亦一陣發熱，心裏一個勁怪責自己太失態。

「楚……姑娘，我……請別誤會……妳實在太美……了，美得……令我……情不自禁……盯着妳……請妳原諒。」劉錚鳴吶吶地向楚飛仙道歉。

楚飛仙沒有吭聲，也沒有扭回頭，劉錚鳴以爲她在生氣，更加手足無措，同時也羞臊死了。「楚……姑娘，我……冒瀆……了妳……請妳不要生氣……」

「我沒有生氣啊，你也沒有冒瀆我。」楚飛仙忽然扭轉頭，閃了劉錚鳴一眼，臉上一片羞紅，動人極了。

劉錚鳴可不敢再失態——不敢看着她，鬆口氣，道：「楚姑娘……妳眞好。」

話出口，他臉上一陣火熱。

楚飛仙垂下頭，這一次連脖子也紅了。

劉錚鳴在心裏暗自責罵自己。「唉，我又說錯話了，難爲情死了！」

兩個人確實都感到難爲情。

所以，兩人都沒有話說。

好一會，還是楚飛仙先道：「你的傷口還痛麼？」垂着眼瞼，一直沒有看劉錚鳴一眼。

劉錚鳴尷尬地道：「不痛了，謝謝妳。」

他也不敢抬眼看她一眼，恐怕自己又禁不住會說出令她與自己都尷尬的話來。

說眞的，他不明白，在楚飛仙的面前，怎會情不自禁地說出令她與自己都感到難爲情的話來。

楚飛仙眼睫毛眨動一下，忽然道：「請恕我唐突，一直忘了請教你的貴姓大名。」

劉錚鳴一聽，才省覺到，自己忘了報上姓名，忙道：「楚姑娘，我姓劉

，名錚鳴。」

「原來是劉少俠。」楚飛仙抬眼閃了劉錚鳴一眼。

直到這時，她才發覺，劉錚鳴是一個年紀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相貌英俊的青年。

她的心頭微漾了一下。

這就是少女情懷吧。

劉錚鳴微微吐口氣，壯着膽，偷偷看了楚飛仙一眼，正好楚飛仙亦眼睫往上一翻，朝他閃了一眼，劉錚鳴嚇得心頭「噗」地劇跳了一下，慌忙垂下眼瞼。

楚飛仙也急忙收回目光，芳心有如鹿撞，本來已漸消褪的暈紅，又升上臉頰。

一時間，兩人皆靜默下來，氣氛頗爲尷尬，但兩人的心裏，却漣漪串串。

好一會，劉錚鳴猛地省起，自己還要趕回青龍堡奔喪，霍地從地上站起來，着急地道：「楚姑娘，謝謝你的救命之恩，我有急事要趕回青龍堡，失陪了，後會有期。」

楚飛仙想不到劉錚鳴說走就走，心裏有點失望。「你受了傷，坐騎又死了，怎趕回去。」

劉錚鳴咬咬牙：「就這樣跑回去，或許，前面的鎮集有馬匹賣，我買一匹騎回去。」

楚飛仙擔心地道：「你挺得住麼？」

劉錚鳴也不知挺不挺得住，但却硬着頭皮道：「楚姑娘，謝謝妳的關心，我還挺得住的。」

楚飛仙忽然想到一件事。「萬一花雨仍不死心，在前面的路上截擊你，你會很危險的啊！」

劉錚鳴聽她那麼說，頓時一愕。

事實上，確有這個可能，他雖然不知道花雨爲何要截擊他，但有一點他却很清楚，若是在前面的路上遇上花雨，他一定應付不了花雨那出神入化的暗器，會死在他手上。

他心裏有點虛怯，吶吶地道：「要是遇上他，大不了與他拚個死活。」

「你拚得過他麼？」楚飛仙一雙秋水般的明眸，直視着劉錚鳴。

劉錚鳴頓時啞口無言。

他知道，根本拚不過花雨那千變萬化的暗器，所以，他答不了楚飛仙那句話。

楚飛仙抿抿嘴，道：「劉少俠，不怕對你說，家師與花雨有不共戴天之仇，我這一次是奉家師之命，找尋花雨，替家師報仇，我一定要找到他，既然他極有可能會在前面伏擊你，我與你一道走，說不定可以找到他，又可以……照顧你……你不介意吧？」話未說完，她已垂下眼瞼，不敢再看着劉錚鳴。

劉錚鳴自然希望楚飛仙與他一道走，事實上，他心裏確有點不捨，如今聽她那麼說，正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怎會介意。「楚姑娘……我怎會介意呢？」

楚飛仙一聽，臉上頓時綻出笑容。「劉少俠，那快走吧！」

劉錚鳴聞言舉步，但却牽動了左大腿上的傷口，痛得他「喲」了一聲，幾乎跌倒下去。

楚飛仙急忙扶住他，關切地道：「楚少俠，很痛麼？快坐下來。」

劉錚鳴却搖搖頭，忍痛道：「不要緊，咱們走吧。」說着，又舉步往前走。

楚飛仙一直扶着他。「我扶着你走吧。」關切之心，壓下了少女的矜持。

劉錚鳴却感到不好意思，「楚姑娘，我走得了……」

楚飛仙却堅持。「若你自己走，只怕走不了多遠，便支持不住，還是讓我扶着你走吧。」

劉錚鳴不好再堅持，要不，那就顯得矯情了，也不夠大方，於是不再說話，讓楚飛仙扶着他，往前路走去。

他心裏很是感激楚飛仙對他的救助，心內產生好感之餘，又生出愛慕之情。

* * *

劉雲敖表面上很沉着，心裏却很憂急，因爲直到現在，三子劉錚鳴仍未趕回來。

還有不到一個時辰，便是長子出殯的時候。

照時間計算，三子劉錚鳴早該回來。

這不免令他擔心三子劉錚鳴可能在路上遭遇到甚麼意外。

他有五個兒女，兩子三女，長子劉白羽已死，若三子劉錚鳴再有甚麼意外，那青龍堡便後繼無人了。

時間一點一滴地過去，他心裏越加焦灼，簡直心焦如焚。

但在各幫派的掌門人面前，他又不好表露出來，那份難受與煎熬，非筆墨所能形容。

喪子之痛已夠他受的了，再加上三子遲遲未歸，那種煎熬，實非普通人能夠抵受得了。

距長子出殯之時辰不到半個時辰，劉雲敖再也忍耐不住，向各位掌門人說了聲「失陪片刻」，急急走入後堂。

才走入後堂，他馬上吩咐隨着他走入後堂的總管尚亞夫道：「速派人飛騎趕往錚鳴回來的路上看一下，迎接錚鳴回來！」

尚亞夫答應一聲，急急走出後堂。

劉雲敖在內堂踱了幾轉，猛地停下來，握着拳頭，咬牙自語：「若錚鳴有甚麼意外，我發誓踩平爍金門！」

吸口長氣，壓抑一下心情，才走出後堂。

派出去迎接劉錚鳴的人在出殯前的一刻趕回來，但却是空手而回。

換言之，他們沒有遇到劉錚鳴。

尚亞夫偷偷將此事告知劉雲敖。

劉雲敖表面上神色不動，心裏却焦慮如刀割，悄聲吩咐尚亞夫。「再派人去找，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錚鳴，就算是死了，也要見屍！」

尚亞夫嘴唇嚅動，但却只說了一個「是」字，便又急急走出客廳，派人再去找尋劉錚鳴。

出殯的時辰終於到了。

劉雲敖吩咐總管尚亞夫，依照原定的安排出殯。

到來弔唁的各幫派掌門人都到靈堂致祭送靈。

劉雲敖沒有到靈堂去。

白頭人送黑頭人，此情何堪？

而且，俗例也不要做父親的送兒子的靈的。

劉雲敖趺坐在太師椅上，閉着雙眼，突然間，眼睫毛顫動了一下，兩點淚水潸然而下。

劉白羽的靈柩終於起靈了。

靈柩慢慢抬出青龍堡。

後面跟着送殯的人，劉雲敖兩個未出嫁的女兒走在棺的後面。

各門派的掌門按照俗例，沒有去送殯。

因爲，他們的輩份比劉白羽高，俗例中，長輩不送晚輩殯的，這是一種忌諱。

劉雲敖在各掌門人返回客廳前，已將臉上的淚水抹去，但他却再也按捺不住，在各位掌門人走回客廳，坐下後，馬上站起來，對各人道：「各位，請恕劉某失陪，劉某實在擔心三子錚鳴會遭到意外，他本該早已趕回來的了，如今却影踪不見，劉某要親自去找他！」

天劍門掌門人蔡隨意道：「劉兄，別着急，說不定，派去的人找不到世姪，所以世姪才會遲遲未歸……蔡某很明白劉兄的心情……望劉兄稍安毋躁。」

劉雲敖雙眉緊皺，搖頭道：「我已失去一個兒子，不能再失去一個，蔡兄，劉某很多謝你的安慰，但我實在放心不下，劉某心中極之不安，那種盼望懸念的煎熬，劉某無法再忍受了！」

七巧派掌門葉孤芳道：「劉堡主，喪子之痛，葉某也經歷過……盼子之心，同樣難熬，劉堡主，你不用理會我們，你去吧。」

原來，葉孤芳的二子在二年前，因病亡故，所以，他是感同身受。

其他的掌門人皆齊聲道：「劉堡主，不要客氣，找尋令公子要緊……」

話未說完，堡中響起一陣喊殺之聲，同時有人大叫：「失火了，失火啊，快來救火！」

劉雲敖與各人聽聞之下，大驚失色，齊往外望。

各人雖然吃驚，但却沒有慌亂，劉雲敖更是鎮定如常。

「各位請稍坐，待劉某去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麼。」

蔡隨意道：「蔡某跟劉兄你去看看。」

衆人那裏坐得住，紛紛說要跟着出外去查看。

就在這時，尚亞夫飛奔入客廳，急疾地對劉雲敖道：「堡主，爍金門的人大舉進攻，已攻入堡中，並到處放火，屬下已指揮堡中人手，竭力抵抗……」

劉雲敖不等尚亞夫說完，一拳擊在椅子扶手上，那紫檀木做的扶手立時粉碎。「爍金門！好一個樊彤，劉某還未找他討個公道，他居然率衆來犯，來個先下手爲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洪長澤性子火燥，他第一個忍不住怒叫道：「樊彤眞他媽的混賬，他的兒子殺了劉世姪不說，還率衆侵犯青龍堡，江湖上還有公道可言麼？洪某第一個看不過眼。」

鐵馬堂堂主孫千乘是劉雲敖的知交，他早已有心幫劉雲敖向樊彤討還一個公道，如今爍金門却搶先向青龍堡下手，他心裏大爲怒憤，不值樊彤之所爲。「樊彤居然惡人先告狀，若讓他得逞，江湖上還有咱們立足之地麼？」

驀地，「嗤嗤」連響，有數支火箭射入客廳，燒起來。

尚亞夫與兩個一直在此廳侍候的堡丁忙飛撲過去，將火撲熄。

對樊彤這一次的作爲，衆人都不忿他的所爲，決定幫劉雲敖對付樊彤的攻擊。

劉雲敖雙眉倒豎，第一個撲掠出客廳。

葉孤芳等人緊隨在後。

劉雲敖才掠出客廳外面，一眼便瞥到樊彤連殺青龍堡三個堡丁，往客廳這邊撲掠過來。

他再也按捺不住，狂嘯一聲，飛撲向樊彤。

樊彤聞嘯抬眼一望，看到劉雲敖有如神龍掠空，疾撲過來，雙眼陡然一睜，撲向劉雲敖。

正所謂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劉雲敖怒吼一聲：「樊彤，枉你是一門之主，竟然不顧江湖公義，袒護兒子，率衆來犯，今日，劉某誓與你拚個死活！」凌空一掌擊向樊彤。

樊彤却不吭聲，身形斜閃，一指戳向劉雲敖的掌心。

劉雲敖掌勢倏變，五指抓向樊彤的手腕。

樊彤手肘一曲，避過劉雲敖那一抓，一指戳向對方的腋下。

劉雲敖左拳疾擊向樊彤的右肩頭！

樊彤身形一矮，左拳疾出，迎向劉雲敖的左拳。

兩拳相擊，發出「啪」的一下聲響，樊彤退了半步，劉雲敖身形亦倒翻

開去。

這時候，堡內殺聲震天，到處都有火光閃起。

蔡隨意等人都怒視着樊彤，樊彤却一臉悍色，掃了各人一眼，厲聲道：「各位，這是本門與青龍堡的事，各位最好不要淌這渾水，要不，本門只好一併對付各位！」

這種語氣，分明是不將各人放在眼內，各人在江湖上皆是有身份之人，雖然名頭稍遜樊彤，好歹也是一門一派一幫之長，這口氣，如何吞得下？

孫千乘首先怒道：「樊彤，你太目中無人了，咱們本就想與劉堡主向你討個公道，你却來個先下手爲强，咱們實在看不過眼，說不得向你討個公道！」

衡山派掌門人柳青雲接口道：「樊掌門，你太蠻不講理了，你兒子殺了劉世姪，你不責子，反而生出惡念，率衆侵犯青龍堡，你太過份了！」

樊彤已豁了出去，吼叫道：「樊某這樣做，只是爲了自保！各位齊集青龍堡，不用說，是要幫劉雲敖對付本門，樊某若不先下手，本門將無噍類，這可怪不得樊某！」

「住口！」劉雲敖怒喝：「樊掌門，你這是甚麼道理？你本已理虧，居然還振振有詞，眞虧你說得出口。」

「不管怎樣，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樊彤已撕下臉皮，甚麼也不在乎。「與其坐以待斃，何不先下手，還有個生望。」

「樊掌門，你這樣做，是自取滅亡！」葉孤芳再也忍不住。怒斥樊彤：「爍金門雖然與青龍堡並立，還不致强大到能夠與道上各門派爲敵吧？」

「樊掌門，你若是馬上率衆退出青龍堡，返回貴門，這件事，還有商量的餘地……」蔡隨意勸說。

樊彤却不領他的情，狠狠地道：「樊某已騎上虎背，不能跳下來，縱使粉身碎骨，也要幹下去，那總比你們聯合起來，踩平本門要好！」

一頓，又道：「今日若是能夠毀掉青龍堡，殺盡劉雲敖與各位，那時候，江南武林就是本門的天下，樊某怎不賭他一賭！」

「狠子野心！」孫千乘怒叫：「他已原形畢露，咱們決不能讓他野心得逞！」

「樊掌門，你既然欲滅咱各派，咱們當然不會袖手被殺，說不得，只好與你拚個生死存亡！」生性最隨和的衡山派掌門柳青雲也動了怒。

「那還說甚麼廢話！」樊彤厲吼一聲，撲向孫千乘！

孫千乘揮刀迎上去。

劉雲敖知道孫千乘不是樊彤的對手，忙衝上去，與孫千乘聯手對付樊彤，並敞聲道：「各位掌門，請去對付爍金門的其他人！」

蔡隨意等人答應一聲，分別去找對手。

這一全面火併之下，蔡隨意等人才知道，爍金門除了傾巢而出外，還糾集了兩個幫派相助，一個是金獅堂，另一個是大江幫。

這兩個幫派平素與爍金門關係密切，依附於爍金門下，大概被樊彤說動，加入這一次行動。

金刀門掌門人金鐵吾找上了金獅門的掌門人金頭獅徐洛，而長江幫的幫主洪長澤亦找上大江幫幫主唐蛟。

其他的掌門人分別找上爍金門的樊氏兄弟，以及長老香主等人，斷殺起來。

劉雲敖在與樊彤再度交手時，撮唇發出一長兩短的嘯聲。

嘯聲才起，喊殺之聲大作，從堡中各個隱蔽處，殺出一批人來，看清楚，其中有鐵馬堂的人、金刀門的人、長江幫的人；當然，少不了青龍堡的人！

原來，劉雲敖已料到，爍金門可能會有此一着，所以暗中請求鐵馬堂、金刀門、長江幫相助，派出人手，埋伏在堡中各處，應付意外。

本來，爍金門佔上風的，自各掌門出手後，形勢已有好轉，再到伏兵殺出，爍金門頓時陷於下風。

但爍金門的人仍然拚死斷殺。

因爲，他們都知道，今日一戰，若不能毀掉青龍堡，殺盡劉雲敖與各幫派之人，他們縱使逃得一命，江湖上再也沒有他們立足的地方，所以，他們已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因此，他們沒有一個人退縮。

正由於爍金門的人豁了出去，青龍堡雖然再佔優勢，這一戰仍然異常慘烈。

孫千乘終於領教到樊彤爍金指的厲害——他的利刀不但被樊彤一指將刀鋒戳缺，左臂還被戳出一個血洞來。

這還是劉雲敖閃避及時，要不，他早已被樊彤一指戳在後腦上，嗚呼哀哉！

樊彤雖然以一敵二，仍然攻多於守，就像一頭狂怒的雄獅。

劉雲敖却示意孫千乘，不要與他力拚，只是纏着他，消耗他的體力。

待到樊彤體力消竭，那時候才全力攻擊。

這是劉雲敖的主意！

樊彤不是一個蠢人，自然看出來，無奈却不能脫身，只好豁出去，狂攻兩人。

存心不正　自取滅亡

不到半個時辰，喊殺之聲已弱了下來。

看一下，原來爍金門的人已死傷了大半，剩下的仍在負隅頑抗。

樊成海已死在蔡隨意的劍下。

樊成綱身負重傷，渾身浴血，仍

然拚盡氣力，與葉孤芳拚鬥！

爍金門長老秦獨鶴，亦死在柳青雲劍下。

金鐵吾亦已將徐洛斬殺於金刀之下。

洪長澤亦掌斃唐蛟。

劉雲敖這一邊，已控制了局面。

只不過，青龍堡內，被燒毀了不少房舍。

若不是撲救及時，只怕青龍堡會被燒毀。

樊成綱終於支持不住，力竭倒地。

若不是葉孤芳想活捉他，他早已死在葉孤芳的劍下。

餘下來的爍金門下，紛紛被制服，或是棄械投降。

如今，只剩下樊彤一個人，仍在作困獸之鬥。

樊彤不愧是與劉雲敖齊名的高手，加上厲害的爍金指法，令到劉雲敖與孫千乘奈何他不得。

不過，樊彤遲早都會敗在劉、孫兩人的手下，或是被殺死。

他絕對逃不了。

因爲，洪長澤、金鐵吾、尙亞夫、柳青雲四人，已將所有的出路堵死。

「樊掌門，你大勢已去，還是束手就擒吧！」柳青雲高聲勸說。「再頑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條！」

「廢話！」樊彤狀似瘋狂，有攻無守。「你們會放過樊某麼？樊某自率衆攻擊青龍堡前，已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既然天亡我，樊某也不打算活下去，但樊某好恨！」

「恨」字出口，身形一偏，避過劉雲敖一掌，有如怒豹般，縱撲向孫千乘。

孫千乘心頭一凜，疾忙揮刀攔截。

一掌擊空的劉雲敖一個旋風轉，斜撲向樊彤。

洪長澤亦準備出手。

樊彤一掌便格開孫千乘的長刀，一指戳向他的面門！

孫千乘驚叫一聲，顧不得難看，頭一偏，乘勢歪跌下去，一腳飛起，踢向樊彤的股側。

樊彤左掌急切，切在孫千乘的腳踝上。

孫千乘大叫一聲，縮腳橫滾開去，一臉痛苦之色。

這之間的經過，比眨眼還要快。

劉雲敖掌勢如風，疾襲樊彤的頸側大動脈，確是將樊彤逼得斜縱開去，總算解了孫千乘之危。

「住手！」一聲暴喝倏地响起，令到所有人的目光皆射向聲音傳來的方向。

劉雲敖與樊彤皆停止動作。

衆人立時看到，有一羣人正快步走過來，領先的一人，正是大風堂的堂主風從龍。

後面那一羣人，都是他的手下。

令到劉雲敖等人臉色驟變的是，大風堂徒衆之中，有人抬着一副棺木！

劉雲敖一眼便認出，那副棺木，正是其長子劉白羽的棺槨。

大風堂居然截劫了一個死人的棺木，令到躺在棺木中的死者不安。

劉雲敖異常憤怒。

憤怒得幾乎控制不了自己。

樊彤這一着好卑鄙。

蔡隨意等人都不齒樊彤之所爲。

人已經死了，便一了百了，縱使生前有甚麼恩怨仇恨，亦應隨風消逝，如今樊彤連死人也不放過，那簡直令人齒冷。

本來，劉雲敖亦已想到樊彤會有此一着，暗中派了一批人手保護出殯的人，如今看來，只怕送殯的人皆凶多吉少。

看來，他低估了樊彤的手段。

他很擔心兩個女兒的安危。

不過，他又抱着一絲希望。

因爲，他看不到兩個女兒被大風堂的人押着。

說不定，兩個女兒逃脫了。

但也有可能，死在大風堂的手下。

* * *

樊彤一下子掠到風從龍的身旁，低說一聲：「風老弟，謝謝你及時趕到。」

風從龍抱拳道：「樊兄，幸不辱命！」

却原來，風從龍與樊彤是拜把子兄弟，只不過，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而大風堂亦是在樊彤的大力支持下，助風從龍創立的。

這是一個只有樊彤與風從龍兩人才知道的秘密。

「好！幹得好！」樊彤狂笑一聲，接目光一轉，恨怒地注視着劉雲敖，咬牙切齒地道：「劉雲敖，你若想得回你長子的棺木，立刻放我們走！要不，我便一掌將棺木擊成粉碎！」

劉雲敖臉上的肌肉劇烈地抽搐着，渾身也微微顫抖。

那是因爲太憤怒的緣故！

「樊掌門，你不覺得太過份了麼？」柳青雲冷冷道。

「連死人也冒瀆，那是卑鄙！」洪長澤怒叫，「樊彤，枉你是一門之主，居然作出令人神共憤的事。」

「哈哈哈……」樊彤狂笑。「古語有云：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樊某既已豁了出去，有甚麼事幹不出？你們太大驚小怪了！」

「樊彤，劉某與你誓不兩立！」劉雲敖戟指樊彤。「你若敢毀損棺木一角，劉某誓要將你挫骨揚灰！」

樊彤大笑。「劉雲敖，你嚇不倒樊某的！人只會死一次，怎樣死，也是死，管他挫骨揚灰，還是風光大葬！」

「樊彤，你到底想怎樣？」孫千乘

九目怒叫。

樊彤齜牙一笑。「不怎麼樣，只要你們放我們離去，我們便不動你那寶貝兒子的棺木！」

劉雲敖胸膛起伏，臉上變化不定，好一會，才咬着牙，從牙縫中吐出一個字：「好！」

衆人雖然不忿，但既然劉雲敖已答應了樊彤，他們自然不好反對！

「哈哈哈……」樊彤仰天狂笑：「劉雲敖，你不怕放虎歸山，後患無窮麼？」

劉雲敖凝聲道：「你到底走不走？」

樊彤笑聲一斂，「樊某還要帶走本門所有的死傷者！」

「隨便！」劉雲敖語冷如冰。

樊彤立刻下令門徒將死傷者全部抬走。

葉孤芳收回指着樊成綱的長劍，樊成綱立刻掙扎着站起來，踉踉蹌蹌地走到父親的身邊。

樊彤一把將他扶住。

「咱們走！」樊彤一揮手，扶着樊成綱往堡外走去。

風從龍率領門下，抬着劉白羽的棺木，跟在後面。

劉雲敖雙眼一睜，怒喝道：「樊彤，劉某放你走，爲何不放下吾兒的棺木？」

樊彤扭頭冷笑聲：「別急，樊某不會要死人棺木的，待我們走到安全的地方，自會放下棺木！」

「你……」劉雲敖氣怒得臉色鐵青，說不出話來。

「劉堡主，告辭了。」樊彤朝劉雲敖擺擺手，扭回頭往前走。

沒有人攔阻他們，上百道目光看着他們走出堡外。

劉雲敖一直緊握着雙拳，直到樊彤等人走出堡外，才長長地吐口氣，放開緊握的雙拳。

「亞夫，快派人去查看一下，玉蘭姐妹……的下落。」劉雲敖對總管尚亞夫說。

尚亞夫答應一聲，就在這時，一聲：「爹！」的叫聲响起，劉雲敖一聽，心頭一鬆。

那一聲「爹」，其實是兩個人叫的，只不過兩個人同時叫出來，聽上去，像是一聲。

發出叫聲的，是兩個十六七歲的少女，身上染了血漬，撲奔向劉雲敖。

劉雲敖激動地叫道：「玉蘭！玉馨！妳們沒事啊？」

原來，那兩個少女就是劉雲敖的女兒。

兩個女兒撲到劉雲敖的身前，緊緊地抱住他。

劉雲敖亦伸開雙手，摟着兩個女兒，連聲道：「玉蘭、玉馨，你們回來就好了，眞擔心你們出了事，有受傷麼？」

兩個女兒流着淚，抬頭道：「爹，你不要擔心，女兒只受了點傷，不要緊的……」

在旁看着的葉孤芳等人，看到這種情景，大爲感動。

吸口氣，劉雲敖溫聲對兩個女兒道：「玉蘭、玉馨，快到後面去，叫娘親包紮一下傷口，去吧。」

「是，爹。」兩個女兒答應一聲，抹去淚水，往後面走去。

劉雲敖長吁一口氣，抱拳對蔡隨意等人環揖一匝，感激地道：「各位，要不是各位仗義相助，敝堡只怕已毀於爍金門之手，對各位相助之恩，劉某及敝堡上下，感激不盡。」

洪長澤第一個開口道：「劉堡主，怎麼說這種客氣話？咱們該那樣做的啊！唇亡齒寒，皮之不存，毛焉附之。這實在是咱們的事！若貴堡被爍金門所毀，咱們又豈能倖存！」

蔡隨意等人附和道：「洪幫主說得對，爍金門欲稱霸江南武林，他要對付的，便不單是貴堡，咱們也被引入被鏟除之列，所以，咱們其實是自助自保。要謝的，應該是咱們。」

劉雲敖感激地環視了各人一眼，感動地道：「各位高義，劉某與敝堡上下，永銘心中。」

孫千乘道：「劉兄，請不要再說客氣話了，還是商議一下，如何對付爍金門的事，須知道，樊彤野心已露，他一定不會罷休，咱們一定要將他們連根拔起，免得被其掀起一番腥風血雨。」

金鐵吾第一個贊成孫千乘說的話。「孫堂主所說極是，咱們一定要盡速鏟除爍金門，不給他們喘息的機會。」

劉雲敖連連點頭。「各位，請到客廳內坐下，慢慢說。」

衆人點頭稱好，往客廳走去。

劉雲敖在走入客廳前，吩咐副總管錢仲武派人到通向杭州的那條大路搜尋三子劉錚鳴的下落。

他隱隱感到，劉錚鳴出了事。

* * *

劉錚鳴果然出了事。

由於楚飛仙是與他一道走的，所以，連帶她也出了事。

兩人是在一個鎮集上出事的。

那個鎮集叫公明鎮，就在劉錚鳴遇襲的那個地方，往前走七八里之處，是一個大鎮集。

要不是受了傷，七八里路，在劉錚鳴眼中，簡直不當一回事，但由於腿傷的關係，楚飛仙扶着他，足足行了大半個時辰。

兩人走入鎮內，馬上便向人詢問何處有馬賣。

得到的回答是：明天才是趕集的日子，只有趕集的日子，才有馬市，平日是沒有馬賣的，但却有馬車行，可以租馬車。

受了傷的人，本就不宜騎馬，既然有馬車租賃，那最好不過。

兩人於是僱了一輛馬車，趕回揚州青龍堡。

趕車的是一個年紀約四十上下臉上滿是鬍渣子的漢子，黑黑實實的，樣子頗忠厚。

聽說兩人急着趕去青龍堡，那車把式將馬車趕得飛快，劉錚鳴與楚飛仙坐在車廂內，雖然有點顛晃，但却比騎馬好多了。

劉錚鳴由於流了不少血，又走了七八里路，感到疲累，馬車走了十多里後，他不由自主合上雙眼，睡着了。

楚飛仙大概受了劉錚鳴的影响，過不多久，也打起瞌睡來。

朦朧中，兩人都嗅到一絲淡淡的香氣，起先，還不覺得怎樣，漸漸地，楚飛仙感到一陣迷糊，進入一個甜美的夢鄉。

劉錚鳴亦沉沉大睡。

待到兩人再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自己並不是在馬車之內，而是躺在一個房間的床上。

兩個人躺在一張床上。

楚飛仙驚羞怒急得一下子跳起身來，縮入床角裏，雙手摟着身子，氣急地道：「你……怎會與我……躺在一張床上……」

劉錚鳴亦驚嚇得一滾身，滾跌下床，觸及傷口，痛得他「喔」地叫了一聲，忙掙扎着站起來，惶恐地道：「楚姑娘，我……也不知怎的，會與妳躺在一張床上……我在馬車上睡着後，便甚麼也不知道……醒來後，才發覺與你躺在……床上。」

聽劉錚鳴那麼說，楚飛仙馬上想起，她在瞌睡中，嗅到一陣香氣，便神志迷糊，做了一個美夢，醒來後，便……這情形，不用說，是着了別人的道兒，被人載到這裏，放在這張床上，與劉錚鳴躺在一起，這不能怪劉錚鳴。

不過，與一個男子躺在一起，這多難爲情，要是傳出外面，那裏還有面見人？

那個暗算他們的車把式，也太胡來了。

劉錚鳴看到楚飛仙不做聲，以爲她不相信自己說的話，在生他的氣，更加惶恐。「楚姑娘，我雖不是甚麼聖人君子，但却不至做出如此下流……的事情，我可以當天發誓，若有半句假話，身首……」

「劉少俠，別說了，我不是不相信你……」楚飛仙慌忙截住劉錚鳴的話。「我在想，暗算我們的，一定是那個車把式。」

劉錚鳴聽她那麼說，一顆心才放下來。「不是他，還有誰。」

「但是，那人到底是誰？」楚飛仙眸光閃動。「我從來未見過那個人，相信劉少俠你之前也沒有見過他。」

劉錚鳴搖搖頭。

「他爲甚麼要暗算我們？」楚飛仙滿腹狐疑。「看樣子，他不像對我們有甚麼惡意。」

驀地，沒來由地想到，剛才與劉錚鳴並排躺在床上的情形，不由心湖蕩漾，臉上一陣躁熱。

「楚姑娘，他暗算我們，一定有甚麼目的，眼前他雖然沒有對我們怎樣，說不定待會便會對我們……」

「劉少俠，你猜錯了！」驀地，房間外响起一個女子的聲音。

劉錚鳴與楚飛仙聞聲之下，急忙往房門望去。

那刹那，兩人的心裏同時閃過一個疑念。「怎會有女子說話的，莫非那個車把式還有同黨不成？」

房門一開，楚、劉兩人看到，一個雍容貴氣的婦人款步走進房內，臉上笑意盈盈，看不出有一點惡意。

「劉少俠，你的腿受了傷，怎麼站着？快請坐下來。」那婦人語聲溫柔，令人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

劉錚鳴不由自主，在床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楚姑娘，爲何坐在床角裏？妳不是害怕我吧？」婦人又含笑對楚飛仙說話。

楚飛仙臉上一紅，忙移動身子——移到床前，坐着。

那婦人這才在窗下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劉、楚兩人一直瞧着那婦人。

兩人都猜不到，那婦人有多大年紀。

看上去，那婦人似是三十左右年紀，但舉止神態又似四十左右年紀的人，兩人都不敢肯定，那婦人的年紀有多大。

「兩位一定很想知道我是誰吧？」那婦人笑着看了劉、楚兩人一眼。

兩人同時點點頭。

「我姓繆，名玉嫦。」那婦人道：「兩位聽聞過我的姓名麼？」

劉、楚兩人搖搖頭。

「難怪你們沒有聽聞過我的姓名。」婦人雖然有點失望，但臉上笑意不減。「說起來，我也有十多年，沒有在江湖走動了。」

「芳駕，在下有一言想請問……」劉錚鳴一句話未說完，已被繆玉嫦截住。「兩位一定以爲，我叫車把式暗算你們，帶你們到這裏，一定有惡意，是麼？」

看了劉、楚兩人一眼，不等兩人有表示，已接下去道：「我知道你們一定會不相信，但我仍然要實說，我這麼做，是一番好意。」

劉錚鳴確是不相信。「芳駕使人暗算我們於前，却說是對我們的一番好意於後，這豈非前後矛盾？請恕在下蠢鈍，猜不到芳駕的眞正用意。」

楚飛仙接口道：「若是暗算別人，也說是好意，那天下間所有的壞人，豈不都是好人？」

繆玉嫦一點也沒有不悅之色，笑着嘆口氣：「我早知兩位會這麼說，我不怪你們，事實上，我那樣做，換上任何人，也會像你們那麼想的。」

頓一下，接又道：「事實是，我若不將你們迷倒，你們一定會往前趕，但是，就在一處叫急風口的地方，有一伙人埋伏在那裏，截擊你們，非要殺死你們不可！我知道這個消息後，不得已，只好使用那種手段。」

兩人聽完繆玉嫦的話，仍是半信半疑。「我們與芳駕素未謀面，亦不相識，芳駕爲何要救我們？」劉錚鳴疑惑地瞧着繆玉嫦。

繆玉嫦眼中閃過一抹異樣之光。「劉少俠，因爲你是我故人之子，我怎能見死不救？」

劉錚鳴陡然一愕。「芳駕是說，妳認識我爹？」

繆玉嫦點點頭，臉上露出幽幽之色。「令尊與我，當年相識……晃眼間，便已十數年，恍似春夢一場……」說着，黯然神傷。

劉錚鳴道：「怎麼我從來沒有聽我爹說起妳……我爹閒來，經常說起他以前行走江湖的逸事，以及相交的朋友。」

繆玉嫦幽幽一嘆，苦澀地一笑：「大概，令尊……已忘記了我這個朋友，所以，他沒有向你們提及我。」

接又感嘆道：「春夢了無痕，回想當年事，不就是一個夢麼？」

楚飛仙已從繆玉嫦的說話中，隱約猜到繆玉嫦與劉雲敖的父親，當年極可能有一份異乎尋常的交情，要不，她不會語多隱晦，感觸良多的。

劉錚鳴雖然不及楚飛仙敏感，也從繆玉嫦的話，聽出一點言外之意來。

他却不敢往深處去想。他不是不敢，而是不願想，不知怎的，心裏有一份抗拒感。

那是出於對父親的尊重，對母親的維護，所以，他不肯去想繆玉嫦與父親的關係。

「芳駕，請問，伏擊在下與楚姑娘的是甚麼人？」他不肯想，只好問。

「衛中原與他的手下。」繆玉嫦神色凝重。「你們不會沒有聽說過他的大名吧？」

劉錚鳴心頭震動，失聲道：「衛中原，這個魔頭，怎會沒有聽聞過他的惡名。」

楚飛仙却沒有聽過衛中原的大名，只好聽劉、繆兩人的說話。

「據我所知，他今次必欲得你而後甘心。」繆玉嫦認眞地道。

「衛中原爲何要對付我？」劉錚鳴大惑不解。「在下與他素未謀面，也就是說，從無仇怨。」

「這個麼，我也不大清楚。」繆玉嫦道：「我知道他要對付你，也是很偶然的機會下，探聽到。」

頓一下，神色凝重地道：「不過，我猜測，衛中原眞正要對付的，可能是令尊。」

「莫非衛中原與家父有甚麼仇怨？」劉錚鳴一聽，不由失聲說道。

「這一點，我不大清楚。」繆玉嫦眉尖略蹙，「若是，大概也是在我退隱江湖後才發生的吧。」

「這麼說，花雨也是他的一伙了？」劉錚鳴道。

「不錯，」繆玉嫦點點頭，「花雨是他其中的一個手下。」

「花雨以暗器馳名江湖，算得上是一個人物，却是衛中原的手下，那衛中原豈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楚飛仙驚異地道。

在她的心目中，花雨已經是個厲害的人物，要不，她師傅當年也不會吃了他的大虧，想不到却是衛中原的手下，那衛中原豈不是更厲害？

「嗯！」繆玉嫦用力點點頭。「衛中原確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他不但武功高，手段兇殘，也很狡猾，也所以，他能夠活到現在。」

驀地，劉錚鳴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着急地道：「在下差點忘了，還要趕回去送殯。」

繆玉嫦聞言一呆，極之關切地道：「劉少俠，貴堡那一位……」雙眼直直地瞧着劉錚鳴。

劉錚鳴悲聲道：「是我大哥，今日出殯。」

繆玉嫦神色一寬，微舒口氣：「劉少俠，令兄是怎樣死的？」

「被爍金門樊彤之子樊成綱暗算所殺。」劉錚鳴悲憤地道，雙手不由緊握起來。

「樊彤……想起這些故人……還有當年之事……有如春夢一場。」繆玉嫦感嘆不已。

「繆前輩，告辭了。」劉錚鳴恨不得立刻飛回青龍堡，朝繆玉嫦抱拳一禮，便欲往外走。

楚飛仙忙道：「劉少俠，我跟你一道走。」急急站起身來。

既然與他曾同床共睡，而又暗中頗喜歡他，她還能夠跟誰？這一輩子，只怕要跟着他了。

劉錚鳴忙道：「楚姑娘，妳的好意，我心銘，但是，我不想連累妳。」

楚飛仙正想說話，繆玉嫦却已說道：「劉少俠，如今已是午後，從這裏趕回青龍堡，少說點，也有數十里路，你以爲趕得及麼？」

劉錚鳴呆了一呆。「趕不及了，我大哥午時後便出殯。」

但他立刻又道：「我必須趕回去，家父若不見我趕回去，不知會怎樣焦急不安……」

「劉少俠，我勸你，還是不要急着趕回去，暫時留在這裏好一點。」繆玉嫦道：「不是我危言聳聽，你只要走出這裏，極有可能便被衛中原手下發現，你認爲能夠應付他們的追殺麼？與其令到你父母親悲痛欲絕，還是叫他們焦急不安好一點，你認爲是麼？」

劉錚鳴想了一下，不得不認爲，繆玉嫦所說極有可能。「繆前輩，在下暫時留在這裏好了。」

「楚少俠，你安心留在這裏吧，待我的人探查清楚，衛中原的手下已放棄了搜尋追殺的行動，我立刻讓你走。」

「繆前輩，謝謝妳。」劉錚鳴抱拳一禮。

「別客氣。」繆玉嫦站起來。「你們大概都餓了，剛才只顧說話，忘了你們還未吃午飯，我這就去吩咐下人，將飯菜送來。」

說完，站起來，緩緩地走出房外。

待繆玉嫦走出房外，楚飛仙低聲道：「繆前輩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個美人。」

「她現在也很美。」劉錚鳴由衷地道：「楚姑娘，妳也很美。」

話出口，他才驚覺自己說溜了嘴，一陣發窘。

楚飛仙臉上飛紅，羞赧地垂下頭，心裏却甜甜的。

世間上，有那一個女子不喜歡別人讚美她美麗的？特別是美麗的女孩子。

那刹那，劉錚鳴窘得眞想一頭鑽入地下——假如地下有個洞的話。

* * *

樊彤與二子樊成綱帶着倖存的門人，終於找到一處藏身的地方。

在離開青龍堡約十里外的地方，他們棄下劉白羽的棺木，然後落荒而逃。

他們不敢回爍金門。

他們恐怕青龍堡與各幫派追到爍金門所在地，找他們算賬。

在青龍堡內那一場厮拚，爍金門手下死傷慘重，只剩下不到五十人，而且傷的居多。

樊彤更折了一子——樊成海。

這一次的行動，可說偷鷄不着，蝕把米。

如今，他們只有兩條路可走。

一條是繼續與青龍堡幹下去，(那幾乎包括了江南武林的大部分幫派)；另一條路就是竄遁到別的地方，隱匿起來，從此不再在江湖上露面，那就等於退隱江湖。

樊彤當然不甘心退隱。

多年經營，經歷難苦，才創立了一份基業——爍金門，在江南武林道有名有地位，他怎甘心就此放棄一切？他從來就是一個不甘淡泊的人，他要重振爍金門，打垮青龍堡，爲我獨尊。

樊成綱却不知道乃父如是想，眼見因爲自己殺了劉白羽的關係，不但害死了兄長，也給爍金門帶來了一場幾乎是毀滅性的災難，他感到很後悔，也很難過，他不想眼見爍金門毀於一旦。

「爹……我看，就此罷手算了，咱們到另外一個地方，遠遠的地方，再創立本門，仍然有一番作爲的，爹，你認爲怎樣？」

樊彤瞪了兒子一眼，怒斥道：「混賬，本門弄到這個地步，全是你一手弄出來的，你不思振奮報復，却說出這種沒有志氣的話來，你怎對得住死去的兄弟？本門的長老及門人？你太令我失望。」

樊成綱囁嚅道：「爹，孩兒是不想眼見本門毀於一旦……爹，你應該知道，憑本門這些倖存的門下，根本無法與青龍堡及其他的門派抗衡……」

「住口。」樊彤怒喝，一掌將兒子摑得跌倒下去。「沒出息，你太沒出息了，我眞懷疑你是不是我的兒子。」

一頓，又道：「事已至此，說不得只好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你若貪生怕死，馬上給我滾，滾得遠遠的，從此不要認是我的兒子。」

「爹……孩兒又怎會是貪生怕死之輩……」

樊成綱一句話未說完，便被乃父打斷。「那就不要再說廢話，省口氣，好好地歇一下。」

樊成綱閉上嘴巴，不敢再說甚麼。

重重地吐口氣，樊彤揑拳切齒道：「劉雲敖，你等着瞧，我不會罷休的。」一拳擊在身旁那張滿佈塵灰的神案上，只聽「啪勒」一聲，那張神案毀場下去。

神案的毀場聲驚動了在外面的風從龍，忙跑入廟內。「樊兄，甚麼事？」

其實，他在廟外已聽到樊彤父子的說話，他那麼說，是不想承認聽到樊彤父子的話。

樊彤氣怒地伸手一指兒子。「風老弟，成綱這個不肖子，氣煞我也。」

風從龍瞧一眼樊成綱。「成綱，眼下咱們已到此地步，你一定要聽你爹的話……」

「風老弟，這一次，是爲兄的累了你及堂下的弟兄……」樊彤抱歉地對風從龍道。

「樊兄……不，大哥，你這樣說，便是不將小弟當作兄弟。」風從龍急急道：「沒有大哥你一力支持，小弟何能創立大風堂？大哥，小弟從來沒有後悔過。」

「從龍，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樊彤說時看了兒子一眼。「若成綱像老弟你這樣……剛才，我就不用生氣了。」

「大哥……你有甚麼打算？」風從龍不想他父子再嘔氣，岔開話題。

「老弟，我是寧爲玉碎，不作瓦全！」樊彤道：「這口氣，我怎樣也咽不下，也不甘心。」

「大哥，小弟唯你馬首是瞻。」風從龍慨然道：「小弟也不甘被劉雲敖輕易獨霸江南武林。」

「從龍，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樊形伸手拍拍他的肩頭。「我好高興。」

「大哥，你有甚麼主意?」風從龍問。

樊形思想了一下，說道：「唯今之計，只好邀集黑道上的人物，一同對付青龍堡。要不，只憑咱們剩下來的人手，根本無法與劉雲赦抗爭。」

一頓，又道：「老弟，不怕對你說，一直以來，我暗中都有與幾個黑道人物打交道，交情不錯，若我去說項，他們多會答應助咱們一臂之力。」

「大哥，只要打垮青龍堡，管他那麼多。」風從龍道。

樊形道：「明天，咱們先去找黑旗寨的酈立，我以前會有恩於他，他一定會答應助我的。」

「大哥怎麼說，我絕無異議。」風從龍道：「黑旗寨有上百人手，這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嗯。」樊形點點頭。「還有快意門、九江幫、三山寨，他們若都答應助我對付青龍堡，足以將青龍堡毀掉。」

樊成綱在兩人說話時，走出廟外。

原來，他們歇脚的地方，是一座小山脚上的破廟。

樊成綱悶悶地走到廟後，倚在一棵大樹上，胡思亂想。

他又想起了那一日與劉白羽拚鬥的情形。

他反覆思想，也想不出，劉白羽怎會遭到暗算的，事實上，他的而且確，並沒有暗算劉白羽。

這個黑鍋，他揹得好寃枉。

到底是誰暗算了劉白羽?

不是自己，那只有父親與大哥。

因爲，只有他們父子三人，才練成爍金指法。

樊家祖訓，爍金指法傳子不傳女，更不傳外人，所以，只有樊家的男子，才有資格練爍金指法。

而樊家傳到樊形這一代，只生了兩個兒子，所以，練成爍金指法的，只有他們父子三人。

樊成綱不相信父兄會匿在暗處，以爍金指暗算劉白羽。

因爲，那一日他與劉白羽動手，父兄是不可能知道他與劉白羽約會比鬥，會預先伏在暗處，出手暗算劉白羽。

但是，若不是他與父兄三人暗算劉白羽?那是誰?

他自然無法猜到。

因爲，懂得施展爍金指法的人，只有他們父子三人。

除非有外人偷偷練成爍金指法。

這個念頭在他心中一閃而過。

但他立刻便否定了。

他不相信，有人能夠偷偷練成爍金指法。

因爲，父子三人練爍金指的地方，是在一個隱蔽的密室中，外人根本無法進去，亦無法偷窺。

他想得腦袋都大了，亦無法想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煩躁地，拳擊在一棵樹幹上。

那棵比碗口還粗的野樹「啪勒」一聲，折倒下去。

一陣喊殺聲，就在這刹那响起。

樊成綱心頭驚震，以爲是青龍堡的人跟踪找到他們，來個一網打盡，斬草除根，急忙衝向廟前。

* * *

樊成綱猜錯了。

襲擊他們的人，並不是青龍堡與天劍門，鐵馬堂等幫派聯合起來的人手，而是一伙他並不認識的人。

那些人一律穿黑衣，除了幾個領頭的例外。

樊成綱看到，父親樊形與風從龍，已與四個錦衣人鬥在一起，異常激烈。

他連殺兩個黑衣人，企圖衝向父親那邊，助父親與風從龍一臂之力，可是，被兩個錦衣人截住，纏鬥起來。

破廟內外，慘叫聲不絕於耳，倒下的，大多是爍金門與大風堂、金獅堂及大江幫的門徒。

却原來，金獅門的掌門人徐洛，大江幫的幫主唐蛟，經已在青龍堡戰死，餘下的幫徒，只好跟着爍金門。

樊成綱並不認識那兩個與他纏鬥的錦衣人，以前，他從未見過他們。

那兩個錦衣人的身手很厲害。

樊成綱施展出爍金指，才免强應付得了那兩個人的猛攻。

這時候，他才發覺，那幾個錦袍人，身上的錦袍分成四個顏色。

分別是赤、褚、藍、白四色。

與樊形劇戰的兩個身穿赤色錦袍。

風從龍應付的兩個，身上穿着的錦袍，是藍色的。

而與樊成綱纏鬥的，是兩個穿褚袍的漢子。

那三個穿白色錦袍的人，則指揮那些黑衣人，攻殺爍金門及大風堂、大江幫、金獅門的門下。

那些黑衣人的武功亦不俗，而且出手兇悍。爍金門、大風堂等徒衆根本不是那些黑衣人的敵手。

「你們是什麼人?」樊成綱又驚又怒，厲聲喝問。

「送你們到地府的人。」左首邊那個褚袍人冷冷道，一拳斜擊向樊成綱的左腰。

樊成綱一擰腰，避過那一拳，一指戳向右首邊那個褚袍人的頸側。逼得那個錦袍人横閃開去，以避過樊成綱那可以斷金截玉的一指。

樊成綱就仗着那無堅不摧的爍金指，應付那兩個褚袍人的攻擊了。

驀地，風從龍發出一聲悶叫。

樊成綱大吃一驚，急忙閃眼往那邊瞥去，只見風從龍身形往後踉蹌了



劉錚鳴急滾入床底以避暗器所襲。

一大步，咀角流血，看樣子傷得不輕。

那兩個穿藍袍的人同時疾喝一聲，一個直欺，一個斜撲，出手猛攻風從龍。

風從龍暴喝一聲，神色兇厲，左拳右掌，招架那兩個藍袍人的攻擊。

樊成綱略一分神之下，着了一個褚袍人的一掌，斜退了一步。

還好那一掌只是擊在他的左臂上，加上他知道避不了，忙使了個卸字訣，卸去大部份掌力，所承受的掌力不大，要不，他那條手臂不被擊斷才怪。

一聲慘叫就在這刹那响起。

樊成綱心頭大震——他聽出，那是風從龍發出的。

他一指逼開另一個褚袍人，閃眼瞥出，只見風從龍飛撞在一根柱子上，軟軟地滑落下去，噴了一地的血。

倒地後，風從龍沒有再動。

樊形眼見把弟慘死在兩個藍袍人的掌下，悲憤莫名，怒吼一聲，有如一頭怒豹，猛攻兩個赤袍人。

但見指影紛飛幻變，那兩個赤袍人被指影罩住。

爍金指獨步武林，樊形這一全力施展，果然非同凡响，威力無窮。

可惜，他只是暫時佔了上風，待到那兩個藍袍人加入，在以一敵四的情形下，他很快便落在下風了。

他目眥欲裂，厲吼道：「包封祿，本門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何要襲擊本門?說!你說啊!」

只聽一個赤袍人道：「樊形，你想知道麼?那就趕快到閻王爺那裏問吧，他一定會告訴你。」

「包封祿，我就算死，也要拉你墊背。」樊形像瘋了一樣，猛撲向包封祿。

包封祿可不是無名之輩，在武林中名頭响亮，是一個獨行大賊，但他今次率衆而來，襲擊爍金門，不知他有何目的。

看來，他已扯起了旗號，自立幫派，或是投靠了什麼人。

「樊形，你認命吧!」包封祿不敢與樊形硬拚，身形暴退，另外三個錦袍人左右後撲上，硬是將樊形截住。

「自今日起，爍金門將會從江湖道上武林之中除名。」

「放屁!」樊形怒不可遏，全力應付那三個錦袍人的撲攻，一套爍金指法，使得出神入化。

驀地，樊成綱發出一聲痛叫。

原來，樊成綱左腿上挨了一個褚袍人的一脚，劇痛難當，幾乎跌倒下去。

父子連心，樊形聽到兒子的叫聲，不由心慌分神，招式一慢，左背上着了一個藍袍人的一掌，身形一踰，乘勢往下一蹲，避過一個赤袍人的雙掌，一指戳在那人的左膝上。

爍金指法洞金穿鐵，那一指將那

個赤袍人的膝蓋骨戳碎。

那個赤袍人痛叫一聲，慌不迭舉脚後躍。

包封祿與另外兩個藍袍人拳掌急施，攻向樊彤。

樊彤怒吼連聲，運指封擋。

樊成綱又發出一聲痛哼。

原來，他的左肋上，又挨了一個褚袍人的一拳，斷了兩根肋骨。

樊彤雖然狂怒，但却看出，大勢已去，他不想全軍盡墨於此，他想有人日後替自己報仇，更不想爍金指法從此失傳，他不甘心，因此，他想兒子脫身。

「成綱，你快走！」他以一招流星四射指法，逼開包封祿及兩個藍袍人，縱身撲向那兩個褚袍人。「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

樊成綱怎肯扔下父親獨自逃生，他大叫：「爹，要走，孩子與你一起走，死，孩子也與你一起死。」

「畜牲！你難道想樊家絕後，爹與死去的風老弟等人死不瞑目麼。」樊彤怒喝，陡地一個風車大轉，指影如輪，硬是招架了包封祿與兩個藍袍人的撲攻。

樊成綱含淚叫道：「爹，孩兒狠不下心啊！」

「畜牲，本門弄到如斯地步，都是你一手弄出來的，你難道忍心叫死去的人含恨九泉麼？你一定要走，日後好替我們報仇。」樊彤形同瘋虎，包封祿與兩個藍袍人竟然攔不住樊彤。

樊成綱看到父親聲色俱厲，想一下，自己若不走，一定會死在這裏，雖然盡了孝，但也如父親所說，這個仇無法報了，爍金指法也從此失傳……他開始心動，但仍猶豫不決。

他由於兩處地方受了傷，身法招式沒有先前那樣靈活，在兩個褚袍人的急攻下，岌岌可危。

幸好樊彤虎撲而至，一指戳在一個褚袍人的右後腰上，那人的後腰上立時現出一個血洞，痛得他大叫一聲，斜縱開去。

這一來，樊成綱便可以鬆口氣。

「成綱，你再不走，從今後，你便不是我的兒子。」樊彤一句話未說完，背上挨了包封祿一掌，悶哼聲中，反身揮指，疾戳向包封祿的左胸。

包封祿急閃開去。

「爹……」樊成綱悲叫一聲。

「畜牲，你是否要看着我死？」樊彤怒叫，撲向另一個緊逼着樊成綱的褚袍人。

那個褚袍人立時被逼得迴掌招架樊彤戳向他頸側大脈的一指。

樊成綱頓時「壓力」全消。

但那個被樊彤逼開的褚袍人這時已負痛撲向樊成綱。

包封祿亦與另外兩個藍袍人疾撲向樊彤。

機會稍縱即逝。

「畜牲，快走啊！」樊彤雙眼噴火，厲聲吼叫。

樊成綱不敢再猶豫，含淚悲叫：「爹，孩兒聽你的話！」身形倒縱。

他才縱起，受了傷的那個褚袍人急撲而至，只差那麼一點點，便將樊成綱截下。

包封祿大叫：「截住他，一定要截住他，誰殺了他，重賞！」

樊成綱一縱三丈過外，脚才站地，立刻有幾個黑衣人縱撲過去，欲截住他。

樊成綱不敢稍慢，足下一點，斜縱起來，手一揚，抓住一根斜伸出來的橫椏，身形一翻，掠上樹上。

幾條人影「颼颼颼」地縱掠起來，欲截住樊成綱。

樊成綱已抓着一根樹枝，用力一蕩，凌空蕩掠向七八丈外的一棵樹上。

在蕩起的刹那，他瞥到乃父全力攔截包封祿與兩個藍袍人的追截，但那個沒有受傷的褚袍人，已急縱起來，掠撲過來。

樊成綱掠到七八丈外那棵樹上，心裏又猶豫起來，扭頭回看，只見乃父竭力阻截包封祿與幾個錦袍人的追截，心中大是不忍。

就這猶豫之間，那個褚袍人與幾個黑衣人先後縱掠過來。

樊彤瞥望到兒子停在樹上不走，心中大急，高聲叫道：「成綱，快走，你是不是想氣死我才走！」

樊成綱聽乃父那麼說，不敢再停留，忍痛自樹上掠起，掠入十多丈外的一塊矮樹叢內。

那個褚袍人掠上那棵樹上，樊成綱已掠入那叢矮林中，褚袍人不捨，緊接着掠向那叢矮林。

樊成綱掠入矮林內，立刻往前竄掠。

快掠出矮林的時候，他驀地聽到一聲慘嘶聲响起。

他頓時心頭劇震了一下，立刻停下來。

他聽出，那一聲慘嘶聲，是他父親發出的。

他幾乎忍不住想轉身往回掠。

做兒子的，怎忍心讓父親爲了令到兒子能夠逃生，而慘遭別人的毒手。

幸好，他想起了父親要他走時的那種聲色俱厲的神態，他不敢有違父命，只好含痛忍淚，掠出林外。

縱使折返回破廟，憑他一人之力，也救不了父親，只會賠上一命，與其這樣，何不留下一條命，替死去的父親等人報仇。

他此刻心裏正是那麼想。

樊成綱掠出林外，落荒而逃。

＊　＊　＊

劉雲敖正在與蔡隨意、金鐵吾、柳青雲等人，在商議如何向樊彤算賬。

昨日，尚亞夫已帶人找回劉白羽

的棺木，並已安葬了。

孫千乘最忍不下那口氣，第一個提出，立刻帶人去爍金門，找樊彤算賬，將爍金門鏟除。

衆人齊聲贊成。

劉雲敖掃了各人一眼，緩緩道：「劉某也贊成孫千乘的提議，樊彤既然野心勃勃，咱們決不能給他們有喘息的機會，應該一舉將之鏟除。」

「劉堡主，只怕樊彤並沒有率衆返回爍金門，找地方躲了起來，咱們要找，只怕不容易。」葉孤芳道。

「嗯。」劉雲敖點點頭，「葉兄，這一點，劉某早已想到，並已派出人手，四出探查樊彤他們的下落，你放心吧，一定可以找到他們的，他們帶着那麼多受傷的人逃竄，不會走得太遠的。」

劉雲敖一句話未說完，只見一個手下急奔入來，逕自走到劉雲敖的前面，躬身道：「堡主，屬下特來稟報，有人用車子運了十多具屍來。」

「誰，那些死人是什麼人？」劉雲敖急問。

「經屬下檢查所知，死的人是風從龍、樊彤這兩個把兄弟，還有一衆門人，送屍體來的人面生得緊，從來沒有見過。」那個手下道：「他們都不肯說出身份來歷，只將一封信交給屬下，要屬下轉交給你。」說完，將手上拿着的一封信，遞給劉雲敖。

衆人聽說樊彤與風從龍已死，心裡大是高興。

樊彤既然已經死了，那就省了一番找他算賬的工夫。

但是，他們都極想知道，是什麼人替他們殺死樊彤。

所有人的眼睛，都瞧着正在細看展開來的那張信箋的劉雲敖。

劉雲敖才看完那張信箋，孫千乘已忍耐不住，急急開口道：「劉兄，信上寫些什麼？」

劉雲敖舒口氣，示意站在身旁的尚亞夫將信箋交給坐在左手邊第一張椅子上的洪長澤，然後才說道：「孫老弟，信上說，替咱們殺死樊彤，將爍金門連根鏟除的，是一個叫中興幫的幫派，他們之所以將屍體送來，是要向咱們証明，並沒有騙咱們，但他們却要向咱們收取酬勞費，開出的數目是黃金五萬兩，三日後，派人來收取。」

衆人聽劉雲敖說完，皆面面相覷，他們從來沒有聽聞江湖上有一個中興幫。

「孫兄，你聽聞江湖上有這麼樣的一個幫派麼？」金鐵吾瞧着孫千乘。

孫千乘搖頭。「孫某還是第一次聽聞江湖上有這麼一個幫派。」

葉孤芳冷笑道：「這個中興幫到底是什麼東西？好大的胃口啊，居然向咱們索取五萬兩黃金的殺人酬勞費，這與勒索何異？」

蔡隨意道：「這個中興幫與取酬殺人的殺手有什麼分別？簡直是公然掛出招牌做買賣。」

金鐵吾道：「這個中興幫好猖狂，簡直不將咱們放在眼內，這種行徑，豈止勒索，分明是要錢。」

洪長澤這時已將那封信看完，遞給坐在下首的柳青雲。「各位，這個中興幫膽敢明目張膽向咱們要錢，必然有幾分把握，咱們可不能對之掉以輕心，要不，吃虧的可能是咱們。」

劉雲敖連連點頭。「洪幫主所說極是，俗語有謂，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他們必然有什麼仗恃，才敢向咱們要錢。」

「劉堡主，那咱們到底給不給錢？」孫千乘問。

「當然不給。」洪長澤斷然道：「五萬兩金子，可不是個小數目，那幫傢伙簡直獅子大開口，咱們若是給他們，那豈不是表示咱們怕了他們？今後，咱們還能在江湖武林道上立足麼？」

劉雲敖道：「各位，咱們先別說這些，到堡外去看一下，那個中興幫什麼的，是不是眞的殺了樊彤。」

「好。」各人異口同聲，齊皆站起來。

劉雲敖早已站起來，與衆人一起往堡外走去。

青龍堡大門外，左邊的堡牆脚下，一字排放着三十多具屍體。

從那些屍體的服飾，劉雲敖等人一眼便認出，那些屍體中，既有爍金門的門下，亦有大風堂、大江幫、金獅堂的幫衆。

那些屍體的身上，沾滿了血漬，死狀恐怖。

劉雲敖等人才走到擺放在第一第二位置的兩具屍體前，馬上便認出，第一具屍體便是樊彤，第二具是風從龍。

那個什麼中興幫果然沒有對他們說假話，確是殺了樊彤及風從龍。

單憑這一點，便顯出那個中興幫有相當的實力，要不，怎能殺得了樊彤與風從龍及其手下。

樊彤死狀很慘，半邊臉被擊歪，一隻脚折斷了，後腦碎裂，殺他的人，手段很殘忍。

能夠殺得了樊彤的人，其本領一定比樊彤還要强。

這是劉雲敖等人的想法。

他們看了一遍那些屍體，發覺其中並沒有樊成綱的屍體。

這表示樊成綱逃脫了。

這是一個後患。不過，他們都沒有放在心上。

他們覺得，單憑一個樊成綱，對他們不會構成多大的威脅。

看過那些屍體，劉雲敖忽然想起，忘了問那個將信拿給他的手下，送屍體來的人在那裏，於是扭頭對尚亞夫道：「亞夫，快去問一下，將信及屍

體送來的是些什麼人，走了沒有？」

尚亞夫答應一聲，馬上去找報信的那個手下。

劉雲敖等人就站在堡門，談論着。

孫千乘首先開口道：「各位，那個中興幫能够殺死樊彤及風從龍，倒不是紙糊的老虎，確是有幾下子，咱們可不能輕視他們。」

「到底是什麼人，能够殺死樊彤？」柳青雲眼中盡是疑訝之色。「那人的身手，豈不是猶在樊彤之上？」

「柳兄，說不定，殺死樊彤的人不止一個，可能是五七個。」葉孤芳道：「俗語有謂，雙拳難敵四手，蟻多也可以咬死象，說不定，樊彤是遭到暗算，才慘死在中興幫那些人的手上。」

「葉兄說的未嘗沒有可能。」劉雲敖道：「樊彤一定死不甘心。」

「那是當然了。」洪長澤道：「這叫做出師未捷身先死，換轉是洪某，也會死不瞑目。」

正說到這裏，尚亞夫快步走來，對劉雲敖道：「堡主，屬下已問過接信的周杰，他說，將屍體及信送來的，是距本堡不遠，那條叫定安村的村民送來的，那些村民說，是有人要他們將屍體及信送來本堡的，酬勞是三十兩銀子。」

「嗯。」劉雲敖朝尚亞夫點點頭。「亞夫，你去叫人到鎮上去買些棺木回來，殮葬了樊彤及這裏的全部屍體。」

尚亞夫答應一聲，馬上去派人到鎮上購買一批棺木回來。

「他們既然有膽勒索，為何不敢露面見人，無膽匪類！」孫子乘鄙視道。

「劉堡主，既然那些村民曾見過那些中興幫的人，咱們着人到鎮上去查閱一下，便能够依據村民所述，猜測那些人是什麼人物。」金鐵吾道。

洪長澤搖頭道：「金老弟，那些見不得人的東西，既然不敢在咱們面前露面，他們又怎會在那些村民面前露出眞面目？就算是眞面目，那些人只怕也是嘍囉之類，那些村民就算能够描述出他們的樣貌，只怕咱們也猜不出那些人是什麼人物。」

劉雲敖也點頭道：「洪兄說得對，送屍體這種事，那個中興幫的首腦人物，又怎會派有身份的人去幹，那就等如殺雞焉用牛刀一樣。」

「無論如何，咱們必須設法查清楚，那個中興幫到底是何來頭，所謂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蔡隨意道。

「蔡兄所說極是。」洪長澤道：「要不，咱們在明，他們在暗，吃虧的只會是咱們。」

「從今日起，咱們必須小心提防，以免遭到那個中興幫的暗算。」劉雲敖提醒各人。

跟着又道：「各位，回堡中再詳細談談吧。」

各人紛紛點頭，隨劉雲敖走回堡內。

* * *

劉雲敖的擔心並不是庸人自擾。

他雖然早已傳下命令，晚上加强防備及巡查，結果，仍然出了事。

副總管錢仲武與兩個堡中的武士被殺。

三個人是死在自己的房中床上。沒有打鬥的跡象。

好明顯，三人皆是在睡夢中被殺的。

錢仲武的屍身上放了一封信。

信上寫着：今日若不將五萬兩金子交給來收錢的人，中興幫便會全力對付青龍堡，殺錢仲武三人，只不過給劉雲敖一點顏色看。

換言之，那是中興幫給劉雲敖等人的一個下馬威。

劉雲敖異常憤怒。

也很難過。

那張信箋，在他的抓握下，化為紙屑，自他的指縫掌隙中，緩緩落下。

孫千乘第一個按捺不住，怒叫道：「好一個中興幫，欺人太甚，以為這樣，就可以嚇倒咱們，太少覷咱們了。」

柳青雲冷靜地道：「孫堂主，這時候，切不能動氣，要不，便會上了對方的當，予他們有可乘之機。」

洪長澤頷首：「柳掌門所說極是，從這一刻起，咱們要更小心，並加强防備，提防那個中興幫再施暗算。」

金鐵吾道：「那咱們今天付不付錢？」

「當然不交。」蔡隨意斷然道：「若是交，那豈不是表示咱們怕了他們？」

「中興幫，好一個中興幫。」劉雲敖在空中揮動一下拳頭。「劉某倒要看一下，他們還有什麼花樣耍出來？」

「劉堡主，對付這種專門以暗箭傷人的下三流幫派，咱們需要好好地計議一下。」葉孤芳道。

劉雲敖點點頭，表示同意葉孤芳說的話。

而他們立刻商議如何對付中興幫的計策。

* * *

劉雲敖一直很擔心三子劉錚鳴的生死。

因為，直到如今，仍然沒有三子劉錚鳴的消息，更不見他回堡。

長子劉白羽死了，只剩下三子劉錚鳴，若他有什麼不測，劉家便後斷無人，難怪劉雲敖如此擔心焦急。

他的妻子因此病倒了。只不過數日之間，便發生了如此多事故，要不是劉雲敖久歷江湖，只怕會挺不住。

他們已想好了應付中興幫的計策。

如今，他唯一擔心的，是三子劉錚鳴。

劉錚鳴為何還不趕回堡中？

* * *

劉錚鳴在翌日，確是想趕回堡中，免得父母焦慮擔心。

但是，就在那晚，發生了一件事，令到他無法趕回堡中。

那一晚，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因為，他腦中盡想着父母，及死去的兄長。

直到如今，他還有點不相信，兄長已死了。

他不能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

就在他到杭州之前，他還與兄長練武，之後下棋喝酒，如今想起，歷歷在目，那不過是數天前的事，活生生的兄長忽然死了，他不願相信。

那仿似是一個惡夢。

他在心裏連連呼喊：大哥，你沒有死，你並不是眞的死了，你是騙我回家去。

跟着，不知怎的，他又忽然想到，父母不知有多傷心悲痛，兩個妹妹一定哭得眼睛也腫了。

驀地，一陣急激的掠空聲，將他自胡思亂想中驚醒過來。

出於本能，他猛然往床外一滾。

只聽「篤」的一聲疾响，一枚十字刀釘在他先前躺着的床板上，鋒利的刀刃，沒入床板內。

他乘勢滾跌下床，身形才着地，立刻滾入床底下。

只聽「噗噗噗……」一連串疾响，在他滾跌下去的地上，有如蜂巢一樣，突然多出密痲痲的，砂粒般大小的坑洞來。

劉錚鳴驚出一身冷汗來。

他若不是滾跌落地後，馬上滾入床底下，一定會被那一蓬密痲痲的鐵砂射中，那時候，他就算不死，也必受傷，在這種情形下，他無法避得過再射來的暗器。

從釘在床板上的那枚十字刀，劉錚鳴已猜到，向他下手的人，是擅長發射暗器的花雨。

花雨居然找到這裏來。

可想而知，對方已查出了他的下落。

險死還生，怎不教他心驚。

他在滾入床底後，立時張口高聲大叫：「有刺客，有刺客啊。」

叫聲立刻驚動了屋內的所有人，紛紛穿衣着鞋，撲出房間外面察看發生了什麼事。

楚飛仙就睡在劉錚鳴那個房間的右手邊隔鄰房間，所以，她最先趕到劉錚鳴的房間前。

她並沒有貿然衝入房內。

她在房門前急聲問：「劉兄，你沒事吧？」

劉錚鳴聽到楚飛仙在外面叫，心裏大喜，忙應道：「楚姑娘，我沒事，小心瓦面上，暗襲我的人，是花雨。」

楚飛仙聽劉錚鳴說沒事，馬上放下心來。「劉少俠，我正要去找他，他卻找上門來，那正好啊，省得我到處去找他。」

屋瓦上角的花雨一聽，頓時着了慌。

因為，楚飛仙練的武功，正是專門尅制他所練成的暗器手法的，換言之，楚飛仙的武功是他所練的暗器手法的尅星，他在她面前，簡直無所施其技，所以他不敢與楚飛仙照面。

就在劉錚鳴發出呼救的時候，他已急不迭從瓦檐後面溜了。

待到楚飛仙躍上屋面，已不見了花雨的影踪。

花雨的暗器雖然厲害，但他的身手却很平常，幸好他的輕功很高明，要不，他可能活不到這麼久。

楚飛仙恨得牙癢癢的，尖聲叫道：「花雨，你有本領，便不要跑，跟本姑娘分個高下。」

花雨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應聲的，是下面房間內的劉錚鳴。

楚飛仙忙自瓦面上掠下來，關切地問：「劉兄，你沒什麼吧？」

不知什麼時候，她已由劉少俠改稱為劉兄。

劉錚鳴跳起身，在房內應道：「楚姑娘，沒什麼，又逃過一次大難。」

說眞的，劉錚鳴能够兩次逃過花雨那些出神入化的暗器的射殺，可說是異數。

楚飛仙聽劉鋒鳴說沒有什麼，一顆心才放下來。

劉錚鳴才打開房門，她已急不及待地撲往劉錚鳴的身上瞧看着。「沒有受傷？」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劉錚鳴怎會看不出來，心頭一熱，幾乎忍不住伸手去執住她的手。「完好無損。」他打趣地道。

一陣細碎急促的脚步忽然傳來，跟着繆玉嫦的聲音：「劉少俠，發生了什麼事？」

劉錚鳴與楚飛仙循聲望去，只見繆玉嫦與一個丫環急急走來，劉錚鳴忙道：「繆前輩，是花雨潛入來，欲襲殺在下，幸好晚輩及時驚覺，躲過那些暗器。」

「沒有受傷麼？」繆玉嫦說着已走到房間前。

劉錚鳴搖搖頭。「沒有，幸好在下及時滾入床底下，躲過那一蓬密痲痲的暗器。前輩，謝謝妳的關心。」

「花雨這個傢伙，居然查出你躲在這裏，此人倒不簡單。」繆玉嫦凝重地道：「看來，咱們要搬個地方了。」

劉錚鳴忙道：「繆前輩，因為在下的事，連累了前輩，在下……」

繆玉嫦擺擺手，阻止他說下去。「劉少俠，不要這麼說……這裏是我暫時租住的，要搬，方便得很……」

驀地，一條人影如飛奔來，待到奔近前來，劉、楚兩人一眼便認出，正是那個暗算了他們的車把式。

繆玉嫦開口道：「雷震，甚麼事？」

那個車把式——雷震在繆玉嫦的面前站住，躬身道：「主人，奴才適才跟踪花雨，發現了他的落脚處。」

「在那裏？」繆玉嫦臉上泛出喜色。

楚飛仙大爲緊張。

雷震神色恭敬地道：「回主人，花雨就在鎮上西大街上那家杏花邨客棧落脚。」

「繆前輩，咱們立刻去找他！」楚飛仙一副急不及待的神色，「若是遲了，恐怕他會溜了。」

繆玉嫦點點頭，「好，咱們立刻去找他。」

惡魔重現　江湖動盪

杏花邨客棧其實叫杏花邨樓，那是一家兼做酒家、客棧的地方，規模頗大。

前面是酒家，後面是客棧，不但有客房，也有多個小院子，裏面佈置幽雅，有假山、花樹、小荷池。不過租金自然貴很多。

花雨就租了一個小院做落脚點。

在雷震的帶領下，繆、劉、楚三人掩到那座小院子的前面。

雷震一縱身，掠上墻頭。

從他縱掠的身法看來，他的輕功不俗。

但他却是繆玉嫦的奴才。

雷震在墻頭上察看了一會，才朝下面的繆玉嫦三人打個手勢，跟着掠落院內。

繆玉嫦三人忙縱身掠上墻頭，正好看到躍落院內的雷震向他們招手。

三人飛身掠下去。

雷震立刻往花樹掩映的那間屋子掠去。

三人跟在後面。

雷震掠到那間屋子前，一閃身，竄到一面窗下，貼在墻上細聽。

繆玉嫦雙手微伸，示意劉、楚兩人停下來。

三人就在距小屋子約二丈外的一株樹下蹲下來。

雷震聽了一會，朝三人打了個手勢。

繆玉嫦當先向窗下掠去。

原來，雷震那個手勢，是表示屋內有人。

劉、楚兩人緊跟着繆玉嫦。

雷震又對三人打了幾個手勢，三人立刻分散開來，各自掠上瓦面，繞到屋後，及屋子的另一面。

雷震待三人散開後，立刻竄到假山下，暗運內力，拿下一塊假山石，再竄到窗下，吸口氣，倏地直起身，手一揚，將那塊假山石擲入房內。

只聽「砰」的一聲大响，那塊假山石也不知砸在甚麼地方，總之，屋內立刻有了動靜。

先是一陣急激密集的破空聲乍然响起，繼之從床上竄起一條人影。

那條人影並不是掠落地上，而是掠上一根橫樑上。

這時候，若是有人自窗外掠入屋內，肯定會被那一陣密集的暗器射中。

雷震看來是個老江湖，他在扔入那塊石後，並沒有跳入屋內，伏在窗邊，往內窺望。

他看到那條人影從床上掠上橫樑上。

他沒有動。

只是靜靜地看着。

分別在瓦面上，屋側屋後的繆玉嫦三人，亦沒有動靜。

原來，雷震在剛才的手勢中，已與繆玉嫦三人約定，待他發出一聲短嘯，三人才動手。

掠上橫樑上的人蹲在樑上，一動不動。

雷震的耐性也很好，伏在窗角邊，注視着那人的動靜，亦沒有動。

一刻鐘過去了。

樑上那人仍沒有動。

雷震亦靜伏着。

又一刻鐘過去了。

樑上那人大概忍耐不住，終於動了——從樑上掠下來。

雷震立刻亦動了。

他口中發出一聲短嘯，手一抖，朝那掠落地上的人影發射了三枚暗器。

那條人影立時發覺，亦發出三枚暗器，截擊射來的暗器。

兩下裏暗器撞擊在一起，只聽「波波波」三下爆响，立爆射出三團煙霧來。

也就在這刹那，「嘩啦啦」大响聲中，瓦面上碎瓦紛墜，同時間，在屋側的一個窗口外，掠入一條人影。

那三團烟霧眨眼間便將屋內那條人影吞沒了。

那條人影在烟霧中身形疾旋，只聽一些暗器破空之聲大作，無數的暗器自烟霧中四散激射出來。

自窗外掠入的那條人影長袖舒展急舞，激射向那面的暗器有如泥牛入海一樣，都被那急舞的雙袖接收了。

不用說，那條人影就是楚飛仙。

瓦面上却沒有人掠墜下來，要不，一定避不過向上激射的暗器。

雷震就在暗器「嗤嗤」射出窗外及「噗噗」激射在窗旁的墻上後，一下子翻入窗內。

他並不是翻掠入窗內，而是整個人翻墜落窗內的地上，着地後疾滾向那團煙霧。

他不愧是老江湖，就在他翻入窗內的刹那，一陣暗器破空之聲疾响，激射向這邊的窗口。

雷震若是站着，那就很難避得過那陣暗器的急襲。

就在這刹那，瓦面上又「嘩啦啦」一陣大响，瓦碎如雨暴下。

一陣破空聲即時响起，十數點閃芒破霧而出，向上激射！

被罩在烟霧中的那人，也不知身上藏了多少暗器。

那十數點光芒自新現的那個破瓦洞中射出去。

烟霧中那人雙眼根本看不到東西，但發出的暗器竟然如此準確，此人耳目之聰靈、手法之高明，非普通高手可及。

楚飛仙接下那陣暗器後，立刻撲向烟霧中。

烟霧中人立時發出暗器。

楚飛仙雙袖急舞不停，那些暗器射在雙袖上，仿似泥牛入海，無影無踪。

不知楚飛仙的一雙衣袖上有甚麼乾坤？

瓦面上又一陣大响，碎瓦如暴雨紛落。

也就在這刹那，烟霧中那人發出一聲痛叫。

緊接着，有如火星四濺般，從那團烟霧中，四散激射出無數芒點。

一條人影亦跟蹌疾衝出來。

又一聲瓦面碎裂的暴响聲陡然响起，一條人影自那個破瓦洞中，疾墮而下。

從烟霧中飛出來的人影，即時向上發射出數點暗器。

但却被飛掠起來的楚飛仙那舒捲如虹的長袖，擋截住。

自瓦面疾墜下來的人影，一劍飛刺向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身形往側一歪，堪堪避過那一劍。

自破瓦洞中掠下來的人，正是劉錚鳴。

他起先接連擊破瓦面，目的是擾亂烟霧中那人的聽覺，掩護楚飛仙與雷震攻擊那人。

那人避過劉錚鳴的一劍，却避不過雷震的一擊。

却原來，雷震自地上竄掠起來，雙手攫抓向那人的雙腿。

那人警覺的時候，大驚之下，奮力往旁斜縱，但仍然被雷震一手攫抓住他的左脚踝。

那人立刻撲跌下去。

但在撲跌下去的刹那，那人另一隻脚猛蹬向雷震抓住他足踝的手。

雷震被迫放手。

那人疾往墻脚下滾去，一陣接一陣的暗器，自他的身上，從不同的角度往外激射。

雷震立時被阻。

楚飛仙雙袖急舞，護住劉錚鳴。

那人滾到墻下，又發出一蓬暗器，身形陡然貼墻掠起來。

但他的身形才掠起，只聽轟的一聲大响，他貼身的那面墻磚石激飛，現出一個破洞來。

那人的身形被震得往前飛出去。

雷震那刹那從地上陡飛起來，一指戳在那人的腰眼上。

那人怪叫一聲，身子一軟，往下墜跌。

劉錚鳴身形急蹲，出劍，冰冷的劍尖抵在剛墜跌在地上的那人胸膛上。

那人躺在地上，無法動彈。

雷震落在地上，吁口氣。「終於制住他了！」

那個破墻洞外有人說道：「雷震，你們沒事吧？」

雷震答道：「主人，沒事，奴才不小心，左臂上中了一顆鐵砂，沒有大礙。」

「沒事就好了。」破墻洞外那人原來是一直留在屋外的繆玉嫦。

原來，繆玉嫦一直在外面守着，一來是恐防屋內那人有同黨突然趕來；二來，堵截屋內那人突圍脫逃出屋外。

那個破墻洞，是被她一掌擊破的。

那一掌，她是在墻外聽準了，才發出的。

那人可是做夢也想不到，墻外一直有人在「監視」着他。

楚飛仙雙袖一抖，只聽「叮叮噹噹」一陣脆响，一地都是暗器。

那些暗器都是從楚飛仙的雙袖上，抖落在地上的。

劉錚鳴好奇地問道：「楚姑娘，妳那雙衣袖是用甚麼做的？居然能夠吸住那麼多的暗器？」

楚飛仙輕輕擺動一下衣袖。「是用元磁鐵絲與綫紗混編織造的。」

劉錚鳴恍然道：「怪不得能夠吸住那些暗器！」

楚飛仙道：「這雙衣袖，是家師特別織造，用來對付花雨的暗器的。」

話聲未落，只聽雷震叫道：「哈哈，此人正是花雨！」

「名震天下的暗器高手，終於被咱們制住，幾乎不敢相信！」繆玉嫦邊說邊自門口走進來。

由於這是獨門獨院，打鬥時發出的聲响不大，所以，並沒有驚動客棧內別的住客。

「主人，這傢伙一身都是暗器，奴才眞不明白，他怎麼能收藏那麼多暗器？」雷震脚一動，想踢花雨一脚，猛想起他一身都是暗器，他只有雙手，極可能在身上裝設了機關，才能同時發射出那麼多暗器，萬一觸及他身上的暗器機關，豈不是……」他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急不迭縮回脚。

劉錚鳴這時已將桌上一支油燈點亮，屋內頓時明亮起來。

楚飛仙一眼便認出，地上那人確是花雨。

原來，花雨天生左眼大，右眼細，那是最好的記認。

「花雨，我終於可以替我師傅報仇了！」楚飛仙恨恨地看着地上的花雨。

劉錚鳴終於可以見識到花雨的面目，他覺得花雨的面目有點猥瑣，若不是聽雷、楚兩人一口確定是他就是花雨，他絕不會相信，地上那個面目猥瑣的漢子，就是名震江湖的暗器高手花雨。

花雨轉動着那雙賊溜溜的眼睛，不停地在四人的身上溜來溜去。

「待我將他揪起來，然後好好地向他問話！」劉錚鳴說着便彎腰伸手去抓花雨的胸衣。

花雨的臉上頓時閃過一抹異色。

劉錚鳴却沒有察覺。

雷震急喝：「劉少俠，別動他，小心觸到他身上的暗器機關，傷了你。」

劉錚鳴一聽，霍然一驚，向下伸的手頓時縮回。

他打量一眼地上的花雨，只見他身上穿了一件有很多口袋的皮衣，凹凹凸凸的，頗怪異，不用說，那些凹凹凸凸的地方，都是裝暗器的。

輕輕透口氣，劉錚鳴挺起身，朝雷震抱拳謝道：「雷前輩，謝謝你的提點。」

雷震還禮不迭。「劉少俠，你叫奴才的賤名吧，奴才受不起大俠這個稱呼。」

「雷震，你與我怎麼稱呼，我不管，也管不了，至於你與劉少俠、楚姑娘的稱呼，請你不要像對我那樣執着，好麼？」

雷震忙垂手恭聲道：「是，主人，奴才遵命。」

繆玉嫦苦笑搖頭。「雷震，你何苦如此？我眞拿你沒辦法。」

雷震頓時惶恐地道：「主人，好……」

繆玉嫦搖手阻止他說下去。「算了，你別自責，我沒有怪你。」

劉、楚兩人聽着，雖然猜不到兩人眞正的關係是怎樣的，但却隱隱覺得，兩人一定是有一段不尋常的關係，要不，繆玉嫦不會那樣說。

兩人雖然心裏好奇，却不好意思問。

繆玉嫦大概想轉移兩人的注意，目光一轉，落在地上的花雨身上，冷厲地道：「花雨，你爲何三番四次，要殺劉少俠？」

花雨目光在四人身上溜閃了一下，啞澀地道：「花某只是奉命殺人，其他的，一概不知。」

「奉誰之命？」繆玉嫦問：「可是衛中原？」

「妳既然知道了，還問甚麼？」花雨冷笑道。

「據我所知，你是與衛中原一伙的。」繆玉嫦冷冷地注視着花雨。「你不會不知爲何要殺劉少俠？」

「衛中原沒有對花某說，花某從何知道？」花雨很倔强。

「你會不知道？」雷震怒道：「看來，不給他一點苦頭吃，他不會說的了。」

說完，他蹲下來，揪着花雨一隻耳朵，咬着牙道：「姓花的，你再不說

，我便拿刀子，一小塊一小塊地將你的耳朵割下來？」

說時，慢慢往上揪，花雨一顆腦袋只好跟着抬起來，那隻耳朵已被拉得長長的。

花雨痛得齜牙咧嘴，一張臉陣紅陣白。

「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雷震眼見花雨不說話，神色頓時變得狠厲起來，「颯」地一聲，自脚側上拔出一把尖刀，手一動，鋒利的刀鋒貼在花雨的耳朵上。

花雨忍不住打了個抖顫。「別……別這樣，我……我說，我說。」

「快說！」雷震握刀的手微一用力，刀鋒切入花雨的耳朵內。

花雨渾身抽搐了一下，慌急地道：「我……實在不知道啊！」

「嘿！」雷震手起刀落，將花雨的耳尖切下來。

花雨痛得大叫一聲，臉上的肌肉不停搐動。

「說不說？」雷震若無其事，刀鋒又落在花雨的耳朵上。

劉、楚兩人看得不忍再睹，急忙將目光移開。

兩人雖然都已在江湖走動，但却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殘忍的情形，所以，兩人自然忍受不了。

「有人出一萬兩金子，要咱們殺劉……少俠……」花雨終於說出來。

「哼！賤骨頭！要是早說，便不用吃苦頭啊！」雷震冷哼一聲。「出錢要你們殺劉少俠的，是誰？」

花雨吸了口氣。「我……不知道……衛老大……才知道。」

「又想吃苦頭麼？」雷震手一緊，刀鋒割入花雨的耳朵內。

花雨臉肉抽搐了一下，嘶聲道：「別……割……啊，我說的是眞話！」

雷震冷哼一聲，握刀的手微一用力，又割下花雨一塊耳朵。

繆玉嫦想阻止，已來不及，只好不吭聲。

花雨又痛得大叫一聲，一張臉扭曲起來。「我……確實……不知道啊……叫我……怎麼……說？」他嘶啞地哀叫。

「衛中原手下有多少人？」繆玉嫦問。

「五十多、六十人。」花雨顫着聲道。

「有那些人物？」

「賀飛虎、蔣天池、黃千戈、余百鳴、陳達練……關錦獅……」花雨一口氣說出二十多個名字。「其餘的，也不是省油的燈，不過，比起賀飛虎等人，名頭稍遜。」

繆玉嫦與雷震越聽越驚心，雷震道：「主人，衛中原糾集了這麼多江湖人物，意欲何爲？」

「肯定不會是鬧着玩！」繆玉嫦道：「衛中原從不幹芝蔴綠豆的小事！」

「說，衛中原這一次糾集了那麼多的黑道人物，有何企圖？」雷震用尖刀指着花雨的鼻尖。

花雨雖然是一號人物，但似乎不是一個硬骨頭的人，眼中閃過一抹恐懼之色，慌不迭說道：「聽說……他要引一個人出來，而且，必欲得之而後甘心。」

不等雷震再問，他又急急說道：「至於他要引出來的人是誰，我眞的不知道，恐怕只有他一個人才知道。」

「你以爲咱們是三歲小孩？」雷震咬牙切齒，神色猙獰。「你們若不知道他要引出來的人是誰，你們會糊裏糊塗地跟着他麼？」

花雨渾身抖顫了一下，急道：「他只對我們說，到時，將那個人引出來後，自會知道那人是誰。」

頓一下，又道：「最重要的是，他答應咱們，若引出那個人後，並將之擒住，咱們每人可以得到五千兩金子，並傳咱們兩種絕學，我們才跟着他的。」

「主人，衛中原不惜花費大批金銀，糾集一批黑道人物，目的只要引出一個人，這個人一定不是等閒人物，武林中，有甚麼人能夠令到衛中原如此大費手脚要引出來，這個謎可不好猜。」

繆玉嫦道：「這個謎確實不好猜，確是要衛中原自己才能解開這個謎。」

楚飛仙道：「前輩，那個人一定是衛中原的大對頭，而且，武功比他高，要不，他不會糾集那麼多人，去對付一個人的。」

「楚姑娘，我也是那麼想！」劉錚鳴道。

「嗯，極有可能。」繆玉嫦點點頭。「這件事，咱們暫且別理會，還是先查清楚，是誰出錢要殺劉少俠。若一日找不到那個人，劉少俠隨時會有危險。」

「主人，這可要去問衛中原啊！」雷震道：「衛中原武功高深莫測，只怕咱們奈何不了他，何況，他糾集的那批黑道人物，個個都是扎手的角色……」

「雷震，別擔心，我有把握，找到衛中原後，他會說出是誰出錢要殺劉少俠。」繆玉嫦滿有把握地道。

「前輩，妳有甚麼辦法……」劉錚鳴驚喜地問。

繆玉嫦含笑打斷劉錚鳴的話。「劉少俠，別心急，待找到衛中原後，你自會知道。」

「花雨，衛中原在那裏？」雷震在花雨的眼前，晃動着手上那把尖刀。

花雨忙閉上雙眼。「你們若答應放了我，我便告訴你們。」

「好，我答應你。」繆玉嫦說時，向張口欲說話的楚飛仙打了個眼色。

楚飛仙只好將到口的話咽住。

花雨張眼，目光一轉，看着楚飛仙，「我也要這位姑娘答應放過我。」

楚飛仙當然不肯放過他，她這一

次到江湖上，正是奉了師門之命，一定要找到花雨，替她師傅報仇，如今已捉到花雨，若是放過他，怎向恩師交代？

她正想說話，繆玉嬪已對她說道：「楚姑娘，請妳答應我，放過他。」邊說邊向她直打眼色。

楚飛仙雖然猜不到繆玉嬪的意思，但她知道，繆玉嬪必有深意，於是，她點頭。「前輩，看在妳的面子上，我放過他。」

「花雨，可以說了吧！」雷震用刀尖在他鼻尖上輕輕戳了一下。

花雨的鼻尖上立時沁出一顆血珠來。

他急不迭道：「衛中原就在欒金門！」

「欒金門是樊彤的根本重地，衛中原與他一點交情也沒有，樊彤怎會讓他在欒金門呆着？」繆玉嬪疑惑地道。

花雨急聲道：「樊彤已被包封祿所殺，欒金門亦已烟消雲散，只走脫了一個樊成綱，衛中原便佔據了欒金門，用作歇脚暫住之地。」

「包封祿亦跟了衛中原？」繆玉嬪兩道柳眉蹙起來，「衛中原這一次要對付的人，一定極之厲害。」

「欒金門眞的覆沒了？」劉錚鳴失聲叫道：「衛中原爲何要對付欒金門？」

「他對付欒金門，是要向青龍堡勒索一筆錢財，並將欒金門的財物搜掠一空，分給跟隨他的人，這也是他答應咱們的好處之一，他曾對咱們許諾，每一次的行動，每消滅一個門派，我們都可以從中得到好處，這也是我們答應跟他的原因之一。」花雨唯恐繆玉嬪不相信他的話，一口氣將知道的都說出來。

「衛中原居然打青龍堡的主意，前輩，我要馬上回去告知家父，好讓家父加以提防。」劉錚鳴聽說衛中原要向父親勒索，心裏大急，恨不得馬上飛回去，告訴父親。

繆玉嬪忙道：「劉少俠，別急，你這時候趕回去，只怕於事無補，令尊曾經歷過大風大浪，他是會應付的，眼前，最要緊的是查出是誰要殺你，這當中，恐怕有一個大陰謀。」

劉錚鳴想想，覺得繆玉嬪說的也是，縱使自己趕回去先一步將消息告知父親，但要來的，始終會來，無可能阻止得了，那何不先查明要殺自己的是誰，揭破那人的陰謀，才能解除自己的危險。「前輩，妳說得對，在下先去查明要殺我的人是誰！」

花雨立刻叫道：「芳駕，請放了我。」

繆玉嬪看一眼楚飛仙，笑道：「楚姑娘，妳不是要替令師報仇麼？請動手！」

花雨一聽，心膽俱寒，大叫：「你們怎能不守諾言，答應放過我，又反悔……」

繆玉嬪仍然含笑道：「我們答應放過你，並不等於平白放過你，我們沒有反悔，你叫甚麼，待楚姑娘處置你後，我們一定放你走。」

楚飛仙走前兩步，站在花雨的身前，神色嚴肅。「花雨，師命難違，我今日一定要替家師報仇。」

花雨睜大雙眼，驚恐地道：「妳……妳想怎樣？」

楚飛仙不由莞爾一笑。「你慌甚麼？我說要報仇，並不等於要殺死你！」

「妳……師傅是誰？」花雨臉上滿是驚恐之色。「我根本不認識你。」

「你當然不認識我！」楚飛仙抿嘴道：「但家師你一定認識。」

一頓，接道：「家師當年被你以十字鏢射斷雙脚蓋骨，變成一個廢人，受盡痛苦，她發誓，一定要報毀膝之仇……兩年前，終於讓她老人家想出破解你那一身暗器的方法……」

「我想起來了，妳師傅一定是當年人稱武林一枝花的施蘭香！」花雨臉色大變，失聲叫出來。

「你終於想起來了，」楚飛仙冷冷道：「當年，你想用强硬的手段……污辱家師，家師誓死不從，你便發出十字鏢，毀了家師雙脚，令到家師不能行走，悲忿之下，只好隱匿起來……今日，我要代家師向你討回當年那筆債。」

花雨臉色煞白，閉上雙眼，不吭

聲。

大概，他知道難逃一死。

繆玉嬪驚喜地道：「楚姑娘，原來令師是施蘭香，當年，我曾與令師有數面之緣，說得上是相識，後來，令師莫名其妙地在江湖上銷聲匿跡，曾經引起不少猜測傳說，却原來令師有這一段遭遇，眞想不到！」

跟着又道：「令師好麼？」

楚飛仙道：「繆前輩，原來家師與前輩你是素識，晚輩失敬了。家師她老人家除了不良於行外，一切都好，謝謝前輩的關心。」

繆玉嬪感嘆地道：「晃眼間，已過了十數年，如今回想起來，就像是昨天的事。」

楚飛仙冷冷地看着閉目不語的花雨，寒聲道：「花雨，你別怕得要死，我不會殺你的。」

「眞的？」花雨頓時睜開雙眼，一臉驚喜之色。

「你別開心！」楚飛仙道：「雖然不殺你，家師却吩咐我，找到你，一定要將你的手筋挑斷，肘骨擊碎，免得你仗着一身暗器，出神入化的暗器手法，爲害江湖武林。」

花雨一聽，一張臉頓時煞白，顫聲道：「你毀我雙手，等如殺了我，妳不能這樣做……」

「花雨，這麼說，你甘願死了？」雷震一刀抵在他的喉頭上，兇厲地瞧着他。

花雨立時打了個冷顫。「不……不……我……不想死！」

「那就別說話。」雷震低吼一聲。

花雨果然閉上嘴巴。

楚飛仙却猶豫着，下不了手。

「楚姑娘，下手啊。」雷震催促。

繆玉嬪與劉錚鳴都在看着她。

「楚姑娘，妳不是下不了手吧？」

雷震不以爲然地瞧着楚飛仙。「他是令師的仇人，你居然下不了手？」

楚飛仙深深地吸口氣，暗暗咬着牙，鼓起勇氣欲向花雨下手，但却無法下得了手。「我下不了手！」她洩氣地道。

雷震瞪了楚飛仙一眼。「楚姑娘，奴才替妳下手吧！」

說完，以尖刀挑斷花雨的手筋，再用拳頭擊碎他的雙手肘骨。

花雨痛得昏死過去。

原來，雷震怕他痛得殺豬般嚎叫，在動手前，將他的啞穴點了，令他叫不出聲來。

楚飛仙別轉頭，不敢看。

「花雨，你應有此報，」繆玉嬪看着昏死過去的花雨，搖搖頭。「若轉換是我，我一定會殺你。」

「前輩，咱們離開這裏吧。」劉錚鳴恐怕被人發覺，不想再留。

「嗯！」繆玉嬪點頭。「咱們找個地方歇一下，待天亮後，馬上趕去欒金門，找衛中原。」

雷震馬上收起小刀，閃出屋外，察看一下，沒有發覺甚麼，才探首入屋內，招手叫三人出去。

＊　＊　＊

天亮後，有人到青龍堡來收取五萬兩金子。

來收取酬金的，一共十個人。

其中八個推着板車，只有兩個空着手。

那兩個人走在前頭，牛高馬大，眼神充足，目光閃閃，一看便知道，不是等閒之人。

守堡門的武士聽說是來收取酬金的，忙急奔向堡中的大廳，向劉雲敖報告。

劉雲敖正與蔡隨意等人在大廳上坐着，等着看看，是否眞的有人來收取形同勒索的「酬金」。

聽了那個武士說的話後，劉雲敖等人都勃然色變。

果然有人要來收取「酬金」，並不是開玩笑。

「甚麼人，膽敢來青龍堡，公然勒索。」孫千乘一拍椅子扶手，霍然站起來。「劉兄，咱們出去瞧瞧。」

「對，咱們去瞧瞧，到底來的是甚麼人，吃了豹膽熊心，不將咱們放在眼內。」金鐵吾亦站起來。

劉雲敖從容地站起來，掃視了各人一眼。「各位，咱們到堡門外瞧瞧。」

洪長澤等人紛紛站起來，劉雲敖當先向大廳外走去。

衆人跟在後面。

走出堡門外面，走在頭裏的劉雲敖一眼便看到那兩個空着手的漢子。

那兩個漢子身穿褚色錦袍，看到劉雲敖等人走出來，一點懼色也沒有。

劉雲敖一眼便認出，那兩個褚袍漢子，一個名叫賀飛虎，外號毒龍，另一人叫包封祿，外號見錢眼開，也就是破廟內，率衆襲殺樊彤及風從龍，與其門下徒衆的那個包封祿。

這兩個人，都是黑道上有名的人物。

劉雲敖臉上神色不變，對兩人道：「兩位是來收取殺人酬金的。」

兩人一副篤定的樣子，毫不理會洪長澤等人的怒視。「劉堡主，你說對了，咱們確是來收取五萬兩金子酬金的！」包封祿囂張地道。

「你們準備好了麼？」賀飛虎接口道。

「兩位，何不爽爽快快地，說出你們此來的眞正目的？」劉雲敖冷冷道。

「咱們不是早已說過，是來收取五萬兩金子——殺人酬金的麼。」賀飛虎將語聲提高。

「簡直胡說八道！」孫千乘大聲道：「咱們甚麼時候答應付錢給你們？」

劉雲敖想弄清，對方到底是個甚麼組合，接口道：「請問，樊彤等人，眞是你們殺的？」

「屍體也送來了，還有假的？」包

封祿道：「要不要咱們再送幾條屍來？」

「你們那個組合主事的是誰？」劉雲敖問。

「翻江倒海衛中原！」賀飛虎道。

「原來是他。」金鐵吾、蔡隨意、葉孤芳等人同時脫口失聲叫出來。

洪長澤也道：「翻江倒海衛中原，確是名副其實，他每一次出現江湖，總會掀起一番風浪，不知他這一次又會將江南武林道搞成甚麼樣子。」

「這麼說，他就是中興幫的幫主了？」劉雲敖心中暗驚，表面上却神色不動。

「正是。」包封祿道。

賀飛虎不耐煩地道：「你們到底交不交酬金？」

金鐵吾沒好氣地道：「我們並沒有要你們去殺樊形，也從來沒有出過賞金，你們這樣做，與强搶勒索有甚麼分別？」

「這麼說，你們是不給了？」賀飛虎臉色一沉。

「五萬兩金子不是一個小數目！」劉雲敖道：「再說咱們確沒有懸賞要你們去殺樊形，這筆錢，咱們無論如何，也不會給！」

洪長澤也道：「賀飛虎，你們眞正的目的是甚麼？」

賀飛虎冷冷一笑。「當然是來收錢！」

「好！既然你們不肯給錢，咱們走。」包封祿道：「不過，你們會後悔的。」

說完，一揮手，回身便走。

賀飛虎朝劉雲敖等人陰陰一笑，轉身追上包封祿。

那八個推着板車的黑衣漢子跟在兩人後面。

金鐵吾憤然道：「劉堡主，怎能讓他們走？將他們擒住，問個清楚明白。」

孫千乘也道：「他們好囂張啊，簡直不將咱們看在眼內，劉兄，金兄說得對，何不擒下他們，殺殺他們的威風。」

劉雲敖搖搖頭。「在未弄清楚他們的眞正意圖前，不宜輕舉妄動，他們膽敢公然前來收錢，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咱們就算擒下他們，那不過洩一時之氣，沒有甚麼作用的，何況，他們並沒有死賴强要，咱們怎好向他們動手？」

柳青雲道：「劉堡主說得有道理，咱們不宜妄動，靜觀其變爲是！」

「衛中原到底在耍甚麼花樣？」蔡隨意看着越走越遠的賀、包一行人，眼中盡是疑惑之色。

「無論他耍甚麼花樣，咱們小心提防，令到他無機可乘！」洪長澤道。

「對！」劉雲敖道：「衛中原既是衝着本堡來的，劉某只好小心提防，看他玩甚麼花樣。」

一頓，抱拳對各人道：「各位，劉某很感激各位的高義隆情，衛中原既是衝着劉某來的，劉某當全力與他週旋……劉某不想連累各位……」

孫千乘立刻叫起來。「劉兄，你這麼說，便……不將我孫某看作朋友了，孫某不會置身事外的！」

葉孤芳接口道：「劉堡主，所謂唇亡齒寒，衛中原雖是衝着貴堡來的，焉知他不也是衝着咱們來的？正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這個道理，相信各位都明白吧？」

洪長澤等人齊聲道：「咱們既然是一條道上的，自然齊心協力，對付衛中原。」

劉雲敖大爲激動，「各位，劉某不知怎樣說，才能表達對各位……」

「劉堡主，你說這種話，就太見外了。」柳青雲打斷了劉雲敖的話。

劉雲敖只好道：「柳掌門，你說得是，劉某今後不再說，各位，咱們還是回堡中，商議一下如何應付衛中原吧。」

各人連聲道好，走回堡內。

* * *

繆玉嫦一行四人，找到了衛中原。

花雨沒有騙他們，衛中原確在爍金門內，來個雀巢鳩佔，佔據了爍金門！

可憐樊形因一念之差，辛苦創立的爍金門，就這樣烟消雲散，從此在江湖上除名！

可笑的是，他妄想獨霸江南武林，那知出師未捷身先死，連根本重地也被人佔據了，若他泉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四人來到爍金門，指名要見衛中原，衛中原立刻出來見他們。

當他一眼看到繆玉嫦，神色微變了一下，隨即含笑道：「我道是誰來找衛某，原來是繆玉嫦妳。」

繆玉嫦打量一眼衛中原，「衛中原，十多年不見，你仍然是那個樣子，一點也沒有改變。」

衛中原當然聽出繆玉嫦言外之意，却不生氣，仍然含笑道：「繆玉嫦，妳也沒有變啊，看來，比當年還要美艷動人。」

繆玉嫦柳眉一挑：「衛中原，你這一次又出現江湖，又想興風作浪。」

衛中原哈哈一笑。「一個人坐得久了，也要站起來，走動走動，活動一下手脚，要不，豈不是悶死了？」

一頓，瞇着眼，瞧着繆玉嫦。「你這麼問，不是代劉雲敖來問衛某的吧？」

「衛中原，你——」繆玉嫦臉色一沉，語氣嚴厲。

衛中原「嘖嘖」兩聲，「繆玉嫦，看來，妳對劉雲敖仍未忘情。唉唉，我眞妒忌他。」

「衛中原，你再胡說八道，我馬上走。」繆玉嫦氣怒地道。

「別走。」衛中原忙道：「衛某不說

就是。」

一頓，又道：「妳來找衛某，有甚麼事？不是來找我重續舊歡吧？」

「下流！」繆玉嫦怒罵一聲，轉身便走。

衛中原身形一閃，將她攔住。「玉嫦，別當眞，衛某不過和妳說笑吧了。」

劉、楚兩人在旁聽着，看着，都隱隱猜到，衛中原與繆玉嫦不但認識，以前，可能還有不尋常的關係。

雷震在旁怒視着衛中原，一副蠢蠢欲動的樣子。

繆玉嫦瞪了衛中原一眼，沒好氣地道：「你再沒三沒四地亂說，從今後，我不會再見你。」

「好了，好了，衛某認錯便是。」衛中原抱拳朝繆玉嫦一揖。「妳有甚麼事，快說吧！只要衛某辦得到的，不會推搪。」

繆玉嫦又橫了衛中原一眼，才說道：「我要你說出，是誰要你們截殺劉雲敖之子——劉錚鳴。」

衛中原愕了一下，睜大雙眼，疾聲道：「花雨可是失了手？」

繆玉嫦點點頭。「他若不是失了手，我怎會來找你？」

衛中原直視着繆玉嫦，「妳爲何插手這件事？」

「我不想劉雲敖絕後。」繆玉嫦道：「碰巧，又遇上了，怎能袖手不管。」

「嘿嘿，妳果然對他未能忘情，」衛中原妒忌地道：「正所謂愛屋及烏啊。」

繆玉嫦怒哼一聲，一言不發，轉身便走。

衛中原急忙伸手去拉她，「玉嫦，我該死，妳就當我說的是瘋話吧。」

雷震怒喝一聲，一掌擊向衛中原的肩頭。

衛中原的反應好快，身形一偏，左掌急吐，「啪」地一聲，與雷震擊來的那一掌擊實。

雷震悶嘿一聲，退了一步。

衛中原却紋風不動。

好明顯，衛中原的身手及內功，比雷震勝一籌。

雷震猛吸一口氣，又欲撲向衛中原。

繆玉嫦猛地停下來，輕聲道：「雷震，停手。」

雷震馬上停下來，垂手道：「是，主人。」

衛中原口齒欲動，但却及時將到口的話咽住。

那句話一出口，必然又會激怒繆玉嫦，所以，他不敢說。

「衛中原，你說不說？」繆玉嫦轉身瞧着衛中原。

衛中原忽然掉頭看着劉錚鳴。「他就是劉雲敖之子？」

繆玉嫦點點頭。

「一表人材，比當年的劉雲敖尤有過之，確是青出於藍！」衛中原上下打量着劉錚鳴。

「衛中原，一句話，到底說不說？」繆玉嫦走前一步。

「衛某爲甚麼要說！」衛中原沉吟道：「他送上門來，衛某不殺他，豈不是天大的傻瓜。」

說完，向劉錚鳴逼過去。

劉錚鳴忙蓄勢以待。

「你敢！」繆玉嫦一閃身，擋在劉錚鳴身前。「別忘了，你當年曾對我許下的一個承諾。」

衛中原脚步一停，神色變動了一下。「玉嫦，當年的事情，衛某死也忘不了。」臉上露出異樣的神色。

「那個承諾，你還遵守麼？」繆玉嫦的臉上也露出異色。

「衛某人說過的話，從不反悔，縱使粉身碎骨，也會兌現！」衛中原慨然道。

「那你對我說出要殺劉錚鳴的人是誰，你當年對我許下的承諾，一筆勾消。」繆玉嫦道。

「眞的？」衛中原眼中閃過一抹笑意。

繆玉嫦用力點點頭。

「好！衛某告訴你。」衛中原爽快地道：「是長江幫的洪長澤，他出一萬兩金子請我們殺劉錚鳴。」

「眞的？」繆玉嫦有點不相信。

「衛某甚麼時候向妳說過假話？」衛中原臉有不豫之色。

「你說謊，」劉錚鳴大叫。「洪幫主與家父乃道義之交，洪幫主爲人耿直重義，他怎會殺我？簡直無稽。」

繆玉嫦道：「衛中原，你說謊，也要好好想一下，洪長澤殺劉錚鳴，有甚麼好處？」

衛中原馬上道：「好處可大了，你們怎不想想，劉雲敖長子劉白羽已死在樊成綱手上，若劉錚鳴亦被殺，劉雲敖便斷子絕孫，後斷無人，那時，他必定意志消沉，雄心頓喪，自然不再振奮，青龍堡在江南武林的地位，必然日漸下降，而能夠取代青龍堡在江南武林地位的，只有長江幫，洪長澤正好乘時而興，取代青龍堡的地位。」

頓一下，冷笑道：「這只是衛某人臆測之詞，信不信，由你們。」

跟着又道：「只要對江南武林稍有所知的人，都知道，長江幫勢力强大，隱隱有取代青龍堡之勢。」

繆玉嫦看着劉錚鳴。「劉少俠，衛中原說的未嘗沒有道理……」

劉錚鳴點點頭，沒有說話。

他覺得，衛中原所說，頗有道理，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雖然他仍不大相信洪長澤會殺他，但他却又認爲，並不是不可能。

楚飛仙對於江湖上的人事，所知不多，所以，她沒有吭聲。

但她却從衛中原的話中，聽出劉雲敖、繆玉嫦、衛中原之間，當然會

發生一段不為人知的恩怨情仇。

劉錚鳴不是白痴，當然也想到，不過，他不敢從深處想，他覺得，那是對父親的大不敬。

「我要說的都說了。」衛中原掃了四人一眼。「你們若不相信，衛某無可奈何。」

跟着又道：「玉媌，妳這一次來找我，令到我損失了一萬兩金子，當年我對妳的那個承諾，令我損失好大。」

繆玉媌冷笑一聲。「衛中原，你可是後悔了？」

衛中原苦笑。「衛某做事，從不後悔。」

「那我們告辭了！」繆玉媌說走就走。

「玉媌！」衛中原遲疑了一下，終於叫出來。

繆玉媌停下來，扭頭道：「有甚麼話，快說！」

衛中原猶豫了下，鼓起勇氣，道：「玉媌……妳……仍不原諒我？」

繆玉媌眼中閃過一抹悵惘之色。「衛中原……這……何苦呢……當年的事，我已忘記得乾乾淨淨，有如發了一場春夢……了無痕跡！」

「玉媌，妳真的那樣無情？」衛中原眼中露出痛苦之色。

繆玉媌幽幽一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但，你能夠改變你那種唯恐天下不亂的所為麼？這麼多年了，我以為你會修心養性，那知道，你仍然死性不改，令我好失望。」

「玉媌，妳太不了解我了。」衛中原叫起來。「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我不能寂寂無名，無所作為地過一生，妳明白麼？」

「我明白。」繆玉媌冷冷道：「我就是太明白你的為人，當年才會離開你。」

一頓，又道：「幸好你不是生在帝王之家，否則，天下百姓就遭殃了。」

「哈哈，我若是生於帝王家，定會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萬世留名！」

「只怕是遺臭萬年！」繆玉媌道。

「留芳百世也好，遺臭萬年也好，總之，能夠留傳百世，管他是臭的還是香的！」衛中原仰天狂叫，雙手揮舞，狀似瘋狂。

繆玉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對劉、楚、雷三人道：「咱們走。」轉身便走。

劉、楚、雷三人跟着繆玉媌離開爍金門。

衛中原沒有阻止他們，怔怔地看着繆玉媌的背影，神色黯然，口裏喃喃道：「妳會後悔的，妳一定會後悔。」

＊　＊　＊

壞消息接連傳來。

金刀門被一伙自稱中興幫的人襲擊，死傷過半，又被放火燒毀了不少房屋。

天劍門亦遭到襲擊——被人暗中置放了火藥，將天劍門一舉炸毀，門下弟子倖逃一命的，復遭一伙黑衣人截殺，只有三個弟子倖逃一命，天劍門可說被毀了。

鐵馬堂、七巧派、衡山派，還有幾個較小的門派，先後遭到一伙自稱中興幫的黑衣人襲擊，死傷嚴重。

武林中頓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紛紛派人到青龍堡告急，請求劉雲敖領頭，對付中興帮。

金鐵吾、孫千乘等人聽了門下弟子來報，又驚又怒，悲憤莫名，立刻向劉雲敖辭別，趕回去收拾殘局。

劉雲敖當然不便阻止他們回去，心裏很不安，覺得孫千乘等人若不是留在青龍堡，助他對付爍金門及衛中原的中興幫，或許不至損失如此嚴重。

他向孫千乘等人深表歉意，並對他們道：「各位，請聽劉某一言，中興幫終於暴露出他們的狠子野心，衛中原要對付的，是整個江南武林，並不單是敝堡，各位急着趕回去……無可厚非，但各位可想到，中興幫會在路上向各位下手？劉某冒昧提議，各位何不將門下生還者，召集到敝堡，咱們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中興幫，待打垮中興幫後，再重整門戶，劉某保證，敝堡必竭盡全力，助各位重建門戶。」

一頓話，說得各人霍然驚醒，都覺得劉雲敖所說極是，中興幫既已向他們大舉開刀，難保不會在路上截擊他們，想到這裏，各人都手心冒汗，因為，在人單勢孤之下，必然逃不過中興幫處心積慮的截擊。

「劉兄，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孫某決定留下來，與劉兄你一道對付中興幫！」孫千乘握拳道。

金鐵吾亦大聲道：「本門既已被毀，金某回去也是於事無補，倒不如留下來，共同對付中興幫。」

其餘的人亦紛紛表示留下來。

劉雲敖眼見衆人都聽他的，很高興。「各位，只要咱們同心協力，扭成一股繩一樣，必定可以打垮中興幫，要不，江南武林，將會被中興幫搞得天翻地覆。」

「咱們誓與中興幫不兩立！」金鐵吾振臂高呼。

所有的人都齊聲呼應。

＊　＊　＊

江南武林，已被中興幫搞得天翻地覆。

到處都可以看到中興幫的幫徒。

他們不斷地向各門派幫會攻擊。

不少幫派為了自保，投靠了中興幫。

衛中原公開在爍金門的所在地，設立總壇。

奇怪的是，他們一直沒有向青龍堡採取行動，令到劉雲敖等人摸不透，衛中原葫蘆裏賣甚麼藥，心中惴惴不安。

孫千乘第一個憋不住，向劉雲敖提議。「劉兄，咱們何不與中興幫拚個生死，總比悶在這裏要好得多。」

劉雲敖沉着地道：「孫老弟，小不忍則亂大謀，在未摸清楚衛中原的虛實之前，咱們不宜莽動。」

柳青雲接口道：「劉堡主說得對，咱們必須一擊中的，要不，吃虧的可能是咱們。」

洪長澤也道：「衛中原不是易與之輩，各位大概還記得，十三年前，衛中原曾將江北武林搞得天翻地覆，元氣大傷，幾乎無法重振聲威這回事吧？」

各人當然記得，十三年前，衛中原以離間之計，令到江北武林道互相火併，結果各門派幫會元氣大傷，十去其七，要不是天南武聖出頭，嚴懲衛中原，江北武林幾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

可惜，天南武聖一念之仁，放衛中原一條生路，以致留下今日這條禍患。

「各位，衛中原遲遲不對咱們動手，說不定，其中有甚麼陰謀，極有可能，他想誘咱們動手，讓咱們跌落他佈下的陷阱中。」洪長澤將他的懷疑說出來。

衆人都覺得洪長澤所說未嘗沒有可能。

突然，有一個武士快步走入來，向劉雲敖躬身抱拳道：「稟堡主，三少堡主回來了。」

劉雲敖一聽，驚喜無限，霍然站起身來。「他如今在那裏？」

「回堡主，三少堡主在後堂內。」

劉雲敖馬上對各人抱拳道：「各位，請繼續在此商談，劉某失陪一會。」

蔡隨意含笑道：「劉堡主，令郎安然回來，劉堡主可以放心了。」

孫千乘也道：「劉兄，令郎無恙回來，孫某也替劉兄你高興。」

劉雲敖抱拳連拱，喜上眉梢。「錚鳴終於回來，劉某總算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各位，失陪了。」

說完，急急往後堂走去。

＊　＊　＊

「爹！」劉錚鳴一眼看到父親，笑着撲向父親。

劉雲敖眼中帶笑，「錚兒，你終於回來了。」伸手執住兒子的手，細細地打量着兒子。

「錚兒，你瘦了一點。」劉雲敖慈愛地道：「發生了甚麼事？為何到這時候才回來。」

劉錚鳴道：「爹，你坐下來，孩兒慢慢說給你聽。」

「好好！」劉雲敖邊說邊放開手，往堂中走去。

直到這時，他才看到堂內有三個人，其中一個，竟然還是相識的。

他愕住，怔怔地瞧着站在左首邊一張椅前的一個婦人。

劉錚鳴沒有察覺到父親神色有異，邊走邊對父親道：「爹，這三位是孩兒新近認識的……」驀地發覺父親站着，怔怔地瞧着繆玉媌，下面的話頓時咽住，同時猛省起，繆玉媌是認識父親的。

「師妹！」劉雲敖終於激動地叫出聲來。

「師兄！」繆玉媌也很激動。

聽兩人的稱呼，兩人原來還是師兄妹。

「師妹，想不到……還能見到你！」劉雲敖聲音微顫，移步走向繆玉媌。

「師兄，我也想不到，還會再見你。」繆玉媌語聲哽咽。

劉雲敖走到繆玉媌的面前，伸手欲執她的手，却驚覺地縮回手，臉上訕訕的。「師妹，一別十多年，愚兄還以為妳……」

微頓一下，關切地道：「師妹，妳當年去了那裏？」

繆玉媌笑道：「隱居起來。」瞥到楚飛仙、劉錚鳴、雷震三人都在瞧着她與劉雲敖，忙道：「師兄，以前的事，不要提了，還是說說令郎的事吧。」

劉雲敖也覺得在兒子面前，不宜與繆玉媌多說當年事，點點頭道：「師妹，坐啊。」

跟着對楚飛仙、雷震兩人道：「兩位別客氣，快坐下來，請教兩位怎樣稱呼？」

劉錚鳴忙道：「爹，那位是楚姑娘，要不是她，孩兒已死在花雨的暗器之下。」

一頓，接又道：「那一位是雷震雷大俠，是繆前輩……的……孩兒也不知怎麼說。」

劉雲敖不由看一眼繆玉媌，張口欲問。

繆玉媌忙道：「師兄，我也不知怎，簡單點說，雷震是我的下人，不過，我從來不敢將他看作下人。」

劉雲敖聽得大感疑惑，但又不好細問，忙對雷震道：「雷大俠，久仰了。」

雷震還禮不迭。「劉堡主，今後千萬別那麼稱呼，叫奴才的名字吧。」

劉雲敖含糊地道：「甚麼也是一句稱呼……」

跟着轉對楚飛仙道：「楚姑娘，謝謝妳救了錚兒。」

楚飛仙忙站起來，還禮不迭。「劉……堡主，晚輩……那麼巧，出手趕走了花雨，如此而已……」

不知怎地，她在劉雲敖的面前，感到有點心怯與不自然。

後來，她才弄明白，那是因為劉錚鳴的關係。

「錚兒，你沒有受傷吧？」劉雲敖關切地瞧着兒子。

「受了點傷，很輕的。」劉錚鳴裝出不在乎的樣子。「差不多痊癒了。」

「錚兒，你在路上遭遇了甚麼事情？」劉雲敖聽兒子說只受了點輕傷，

一顆心才放下來。

「在路上，遭到花雨的伏擊！」劉錚鳴將這幾日遭遇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說出來。

聽完兒子的叙述後，劉雲敖舒口氣，對繆玉嬙道：「師妹，錚兒要不是遇上妳，他一定逃不過花雨的截殺。」跟着又對楚飛仙道：「楚姑娘，妳對錚兒的大恩，劉某銘記心中。」

繆玉嬙道：「師兄，我一直沒有對……錚鳴說，我是他的師叔，你不會怪我吧？」

不等劉雲敖開口，又說道：「我本來不想再見你的，因此，我才隱瞞了身份，但當我見過衛中原後，才決定來見你。」

劉雲敖嘆口氣，「師妹，過去的，都已過去，妳又何苦呢？」

「師兄，我本來已忘記了以前的一切，但遇到……錚鳴師姪後……又勾起了以前的事……」繆玉嬙幽幽道。

「師妹，妳為何去找衛中原？」劉雲敖問。

繆玉嬙道：「為了錚鳴師姪被花雨截殺之事，想查出是誰要殺師姪，只好去找他。」

「莫非花雨與衛中原有甚麼瓜葛？」劉雲敖道：「可是衛中原叫花雨截殺錚兒的？」

「確是衛中原派花雨截殺錚鳴十師姪的。」繆玉嬙道。

劉雲敖一聽，勃然道：「衛中原，你好歹毒……」

繆玉嬙忙道：「師兄，你聽我說，花雨是衛中原的手下，有人出一萬兩金子要衛中原殺錚鳴師姪，衛中原於是派花雨下手。」

「師妹，查出是誰要殺錚兒麼？」劉雲敖緊張地問。

「查出了。」繆玉嬙道：「是長江幫的洪長澤。」

頓一下，又道：「衛中原親口對我說的，錚鳴師姪、楚姑娘、雷震都聽到。」

劉錚鳴道：「爹，衛中原是這麼說。」

楚飛仙與雷震都點點頭。

劉雲敖陡地從椅子上跳起來，一迭聲道：「不可能，不可能的。洪幫主怎會花錢請衛中原殺錚兒，這對他有甚麼好處？一定是衛中原胡說，是他的詭計。」

繆玉嬙道：「當時，我也這樣問他，洪長澤那樣做，有甚麼好處？衛中原說，若師姪也……死了，師兄你便無人繼後，悲痛之下，一定會心灰意冷，意氣消沉，雄心不振，青龍堡在江湖上的地位便會漸漸下降，洪長澤就可以取代師兄你的地位。師兄，他說的未嘗無理。」

劉雲敖默然不語。

繆玉嬙四人都瞧着劉雲敖，沒有說話。

好一會，劉雲敖雙眼一睜，開口道：「我不相信，洪幫主不是那種人，一定是衛中原的詭計，離間我們，令到我們內訌，乘虛而入對付我們。」

「師兄，別說得那麼肯定。」繆玉嬙道：「人心難測，縱使是父子兄弟，為了權位名利，也不免手足相殘，以下犯上，這種事，可是屢見不鮮啊。」

「我仍然不相信洪幫主那樣做。」劉雲敖很固執。「我認識他多年，他是個怎樣的人，我不會看不出來的。」

「師兄，你不相信，我不能強逼你相信，不過，還是暗中提防着他，免得吃了他的大虧。」繆玉嬙勸道。

「師妹，我會小心提防的。」劉雲敖感激地道。

「師兄，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繆玉嬙道：「據花雨說，衛中原這一次搞到江南武林天翻地覆，他眞正的目的，是要引一個人出來。」

「師妹，花雨可有說，衛中原要引出來的人是誰？」劉雲敖疾聲問。

「花雨不知道，所以，他說不出。」

劉雲敖皺起雙眉。「若花雨說的是眞的，衛中原花這麼大的氣力，要引出來的那個人，一定不是等閑人物。」

跟着又喃喃道：「那個人到底是誰……想來想去……也想不到，江南武林中，有那一個……有這種身份……的人物。」

「師兄，你可以放心，衛中原要對付的，並不是你。」繆玉嬙道：「至於衛中原要引出來的人是誰，既然想不到，那就別想了，待那人出現後，不就知道了麼？」

劉雲敖呼口氣，「嗯，不想它。師妹，你們一定累了，待我吩咐下人替你們預備客房。」

繆玉嬙道：「師兄，大嫂好麼？」

劉雲敖避開繆玉嬙的目光，「一向都好，近日因為悲傷過度，病倒了。」接對劉錚鳴道：「錚兒，你可有看過你娘？」

劉錚鳴道：「看過了，娘正睡着，孩兒不敢弄醒她，待會，孩兒再去看娘。」

「嗯，你娘一直掛念着你，你待會快去看她，好讓你娘安心。」劉錚鳴道。

「爹，孩兒去吩咐下人打掃客房。」劉錚鳴不等父親答應，已向外走。

劉雲敖只好由他去。

楚飛仙早已看出，劉、繆兩人有話要說，她不想礙着兩人，急急站起來。「劉堡主，晚輩跟劉少俠去走走，順便看看堡中各處的景緻。」不等劉雲敖答應，已追出去。

雷震也不是呆鳥，焉會看不出來，亦站起來，對劉雲敖道：「劉堡主，奴才忽然內急，請問茅厠在那裏？」

劉雲敖忙道：「就在左邊的一個小院子內，待劉某叫人帶你去。」

雷震忙道：「劉堡主，不用，奴才曉得走。」說完，捂着肚子，急急往外走。

廳堂內，只剩下繆玉嬙與劉雲敖。

兩個人面面相對，一時間不知說甚麼才好。

一會，還是劉雲敖先開口。「師妹，妳還恨我麼？」

繆玉嬙幽幽一嘆。「師兄，咱們都已老了，還說甚麼恨不恨的？」

「師妹，我仍然要對妳說，我對不起妳！」劉雲敖歉疚地道。

「師兄，別這麼說，這多年來，我已想通看透了，對於當年的事，已不再去想它，免得痛苦。」繆玉嬙咬着嘴唇。「我這次來見你，並不是想責問你，若不是為了錚鳴……送他回來，我不會到青龍堡的，免得勾起當年之事。」

「師妹，難得妳已想通看透……看到妳依然無恙，我才放下壓在心中的那塊石，妳知道麼，自妳失踪後，我一直耿耿於心，時常自責……」

「師兄，別說了。」繆玉嬙吸口氣，好讓眼淚不流出來，「從今後，咱們都忘了以前的事，我是你的師妹，你是我師兄，就是這樣。」

劉雲敖深深地嘆口氣。「師妹，那個雷震，到底是甚麼人？妳說得好糊塗。」

「他本是塞外的有名人物，那一年，他入關，那麼巧，在泰山腳下遇上我……他喜歡上我，一直跟着我……但我已心如止水……我坦白告訴他……那知道，他是個痴心人，對我說，既然不可能結為夫妻，他甘願一生一世跟着我，為我做任何事，只要我讓他跟着我，他時刻都能看到我，便心滿意足……我曾經婉拒他，他却不放棄……後來，感他眞誠正直，只好答應他。」

「師妹，這麼說，他簡直是個情聖，天下難找，妳……」

「曾經滄海難為水。」繆玉嬙幽幽一嘆。

「師妹，妳又何苦呢？」劉雲敖道。

「師兄，不說這些了。」繆玉嬙忽然道：「待會，我也該去看看大嫂。」

劉雲敖道：「自妳走後，錚兒他娘一直記着妳，時常向我問起妳，有沒有妳的消息。」

突然一陣脚步聲傳來，他轉眼望去，原來是雷震回來了，他頓時明白，為何繆玉嬙忽然改變話題。

「雷兄，肚子沒甚麼吧？」劉雲敖對雷震說。

雷震忙垂手站住。「劉堡主，奴才的肚子沒甚麼，謝謝你。」

劉雲敖含笑道：「雷兄，劉某謝謝你這些年來，照顧我師妹。」

「劉堡主，那是奴才該做的。」雷震仍然垂手站立着。

「雷兄，皇天不負有心人的。」劉雲敖說着，含笑看了繆玉嬙一眼。

繆玉嬙咬着嘴唇，「師兄！」瞥了雷震一眼。

雷震眼中閃過一抹異光。

狂人嗜殺　惡果自嚐

劉雲敖將洪長澤請到書房，單刀直入地說道：「洪幫主，你可有請衛中原代勞，欲截殺犬子錚鳴？」

洪長澤吃一驚，睜大雙眼，怒詫地道：「劉堡主，這是甚麼意思？聽誰說的？」

劉雲敖道：「衛中原。」

「你親耳所聽？」

「犬兒錚鳴，親耳所聽。」

「劉堡主，你相信？」

「洪幫主，劉某要是相信，也不會當面問你。」

「劉堡主，若洪某說那是衛中原陷害洪某，你相信麼？」

「那要洪幫主你拿出証據，証明自己是無辜的，才能叫劉某完全相信。」

「劉堡主，一時之間，洪某不知如何才能証明自己是清白的，劉堡主若懷疑洪某，可以將洪某拿下來，洪某絕不反抗。」

「洪幫主，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怎敎劉某不生懷疑？」

「劉堡主，洪某無話可說。」一頓，洪長澤激動地道：「洪某為何要請衛中原殺劉世姪？有甚麼好處？」

「衛中原說，這麼做，是想令到劉某意氣消沉，心灰意冷，那時，貴幫便可以取代敝堡在武林中的地位。」

「荒謬，」洪長澤怒聲道：「洪某從來沒有那麼想過，洪某已是半百之人，早已不復當年雄心壯志，不怕對你說，洪某在江湖上打滾了三十多年，有點厭了，早已打算將幫主之位，傳給副幫主傳永年，過一些優悠的歲月。」

跟着又道：「劉堡主，洪某早已失去爭雄之心，只想保住現有的基業，縱使敝幫能夠取代貴堡的地位，又怎樣？說不定，甚麼時候，被別的幫派所取代！所謂高處不勝寒，這些年來，洪某深有體會。」

「洪幫主，聽了你這一番話，頓使劉某釋疑！」劉雲敖道：「洪幫主，劉某實不該懷疑你，對此，劉某好慚愧。」

洪長澤忙道：「劉堡主，正如你剛才所說，空穴來風啊，轉換是洪某，也不免動疑，說不定，暗中對付。劉堡主能夠坦誠對洪某說出來，這種胸懷氣度，洪某自愧不如，洪某萬分佩服，亦很感激。」

劉雲敖道：「洪幫主，劉某之所以坦白對你說，實是不想在這個時候，產生猜疑，從而引起內訌，劉某在懷疑的同時，亦已想到，這可能是衛中原離間的詭計，如今這一說明白，足以証實，那是衛中原的詭計。」

「劉堡主，洪某很感激你的信任。」洪長澤道：「若是換上另一個人，只怕早已暗中對洪某採取行動，來個先下手為强了。」

一頓，又道：「衛中原這個傢伙好陰毒，欲施離間之計，咱們若是上當，那便不攻自敗了。」

劉雲敖道：「洪幫主，這件事，只有犬子及敝師妹，還有犬子的兩個朋友知道，劉某不想說出去，免得引起議論，就當咱們沒有說過剛才那番話。」

洪長澤道：「劉堡主，你的好意，洪某明白，但紙包不住火，那時候，反而會引起別人的猜疑及混亂，洪某覺得，還是對柳掌門等人說出來較好，洪某不介意被他們猜疑及責問，弄清楚了，大家都會心裏坦然，不會心中留下疑點！」

劉雲敖點點頭。「洪幫主說得有道理，不愧是個坦蕩蕩的君子。」

洪長澤忙道：「劉堡主你過譽了，洪某自認不是一個君子，但也不會做出見不得人的事情。」

「洪幫主，咱們這就去對柳掌門等人說出這件事。」劉雲敖站起來。

「好！」洪長澤馬上起身，與劉雲敖走出書房。

* * *

將事情擺開來說清楚之後，眾人都相信洪長澤是清白的。

洪長澤很感激眾人對他的信任。

眾人對衛中原欲施離間之計這種惡毒手段，嗤之以鼻，鄙視其人。

劉雲敖接着對眾人道：「各位，劉某還有一個消息要對各位說。」

眾人立刻靜下來，看着劉雲敖。

劉雲敖大聲道：「衛中原這一次搞到江南武林天翻地覆，明擺着是對付咱們，實則，他眞正的目的，是想引出一個人。」

「劉堡主，是甚麼人？」金鐵吾大聲問。

「劉某暫時不知道。」劉雲敖道：「不過，令到衛中原花那麼大氣力要引出來的人，應該不是等閒人物。」

「會是誰呢？」

「江南武林中，有誰會令到衛中原像瘋狗一樣東咬西吠，要引出來的。」

「既然衛中原要將那人引出來，那人一定是一個隱逸高人，咱們往這方面想想。」

眾人議論紛紛起來。

「劉堡主，衛中原要引出來的人，會不會是天南武聖？」洪長澤對劉雲敖道：「十多年前，天南武聖曾狠狠地敎訓了衛中原一頓，令到他蟄伏了十多年，他一定懷恨在心的，說不定，他在這十多年，練成了一種絕世武功，欲一雪前耻。」

劉雲敖想了一下，搖搖頭。「洪幫主，天南武聖乃世外高人，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這多年來，都聽不到他老人家的消息，說不定，他老人家已雲遊海外，何況，他老人家的武功已達化境，衛中原縱使練成了一種絕學，只怕也未必奈何得了他老人家，我看，衛中原要引出來的人，或許不是他老人家。」

「然則，他要引出來的人，會是誰？」洪長澤雙眉微皺。「莫非這是他放出來的烟幕？」

「有可能。」葉孤芳道：「此人詭計多端，他既然能夠施離間計，自然可以放烟幕。」

「莫非他眞正的目的，是對付咱們？」蔡隨意道。

話聲未落，一個武士急奔進來。

「稟堡主，長江幫何分舵主有急事要見洪幫主。」

洪長澤立刻問：「何分舵主在那裏？」

那武士答道：「在外偏廳內。」

「劉堡主，洪某失陪一會！」洪長澤心知有事，急着要去見何分舵主。

「洪幫主，請快去見貴屬。」劉雲敖道。

洪長澤朝各人抱拳拱拱手，「各位，失陪。」匆匆往外走。

待洪長澤走出大廳，眾人立刻猜測起來。

「長江幫突然派人來找洪幫主，莫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會不會衛中原向長江幫動手？」

「一定發生了大事，要不，長江幫不會派人來找洪幫主的。」

眾人議論紛紛。

大約一盞茶工夫，洪長澤匆匆走回來，神色凝重，面帶憂色。

眾人都看着洪長澤。

劉雲敖關切地道：「洪幫主，可是發生了甚麼事？」

洪長澤沉重地點點頭。「敝幫也不能倖免，昨晚，中興幫向敝幫發動突襲，先是火攻，接着大舉進攻敝幫總舵，雖然得以保存，但却被燒毀了數十條大船，兩個水寨，人手折損過半，副幫主傅永年亦受了重傷，敝屬趕來，是要洪某回去收拾殘局。」

眾人聽着，莫不驚憤。

劉雲敖道：「洪幫主，對於貴幫遇襲，劉某深感難過……既然貴幫要洪幫主你回去主持大局，洪幫主請盡速回去。」

洪長澤却搖頭道：「洪某決定不回敝幫，洪某已着敝屬趕回敝幫，召集所有的人手，隨時候命。」

劉雲敖脫口道：「洪幫主，你要與中興幫拚命？」

洪長澤點點頭。「咱們再不能等下去了，那只會被中興幫各個擊破，洪某已思量過，是向中興幫一拚的時候了，各位以為如何？」

孫千乘第一個說道：「洪幫主，孫某第一個贊成與中興幫決個生死存亡。」

金鐵吾接口道：「金某早已蹩不住了，敝門全力支持貴幫與中興幫一拚。」

眾人紛紛附和。

劉雲敖眼見各人情緒激動，敵愾同仇，知道這是與中興幫一拚的最佳時機，而他等的，亦是這一刻，於是，他站起來，振聲道：「各位既然同仇敵愾，咱們就扭成一股繩，與中興幫拚個明白。」

眾人齊聲呼應。

洪長澤道：「洪某馬上派人回貴幫，命倖存的敝屬火速趕來。」

孫千乘也道：「孫某這就趕回敝堂，召集人手趕來。」

劉雲敖擺擺手，「洪幫主，孫老弟，劉某認為，若各位皆將屬下召來貴堡，那太張揚了，一定會被中興幫的人發覺，令到他們有所準備，甚而設下陷阱，等咱們落下去，因此，咱們這一次的行動，要絕對隱密，務求出其不意，一舉打垮中興幫。」

頓一下，接道：「各位最好不要親自趕回去召集人手，最好寫下密函，待劉某派人偷偷送到各位之門中及總舵，着各貴屬暗中聚集，待命而動，各位認為如何？」

眾人聽劉雲敖說完，紛紛讚好。

於是，他們就這樣決定下來。

跟着，他們商議甚麼時候攻擊中興幫。

經過一番商議，眾人議決，於五日後的黎明時分，攻擊中興幫。

* * *

這兩日來，劉錚鳴與楚飛仙的感情大有進展。

兩人幾乎形影不離。

劉雲敖自然看出來，心中大是欣慰。

夫人白氏的病情，亦漸漸好轉。

如今，他只等着與中興幫決戰的那一刻。

這兩日，由於忙着部署一切，忙得抽不出空去見繆玉嫦。

只在昨晚吃飯時，見過她一面。

但却只交談了幾句。

因為，有兒子女兒，及楚飛仙等人在旁，不方便多說話。

趁着這時有空閒，他決定去看看繆玉嫦。

對於當年的事，他一直耿耿於懷，負疚於心，覺得是自己害苦了師妹。

對於師妹失踪後，與衛中原的一段情，他也略有所聞，他一直覺得，當年若不是他聽從父母之命，娶了白雪梅，師妹就不會悄然離去，遇上衛中原，被他所騙。他感到對不起師妹。

他來到繆玉嫦所住的東廂房。

大白天的，繆玉嫦所住的那個房間，却關門閉窗，劉雲敖不由大感奇怪。

他第一個念頭就是：「莫非師妹病了不成？」

但他立刻又搖頭：「師妹若是病了，雷震不會不來告知我的。」

想着，他已走到房間門前。

「師妹，師妹，妳在麼？」劉雲敖舉手敲門。

房間內却沒有動靜。

他不由心裏納悶：「師妹不在房間，去了那裏？」

「師妹，妳在麼？」他略為提高聲音，再敲門。

房間內仍然沒有反應。

他禁不住伸手去推門。

房門應手而開。

房內沒有人。

劉雲敖在推開門的時候，很自然地往內瞧着。

他看到房內擺放在當中的那張小圓桌上，放着一封信函，封面斜斜向上，隱約看到信封上寫着幾個字。

頭一個是「劉」字。

他不由心中一動，一步跨入房中，急急向小圓桌走去。

走近幾步，他終於看清楚，信封上赫然寫着：劉雲敖師兄啓。

他心頭又跳動一下，兩步搶到小圓桌前，拿起那封信函。

那刹那，他的手禁不住有點發抖。

他已猜料到幾分。

急不迭將信封打開，抽出信箋，展開細看。

信箋上寫着寥寥幾行字。

師兄：

我走了，看到你事業有成，兒女長大，我替你高興，也興起一陣感嘆。

造物弄人。

本來，我想多住數天的，但我怕……舊情復生，我不想破壞你的家庭，我只有走。

師兄，我多謝你那日對我說的那句話，昨晚，思索之下，我頓悟，人生處世，何必那麼執着。一生人，不一定遇上一個一生都對你好的人，既然遇上了，那還等甚麼？所以，我決定與雷震在一起，終此一生。

師兄，這可能是咱們最後一次見面，終此一生，我不會再涉江湖，我會珍惜我得到的，我相信，我會快樂。

希望你們可以應付衛中原的陰謀。

我一輩子恨他。

信末，署上繆玉嫦手書五個字。

劉雲敖連看了三次，才將信收起來，長長地舒了口氣，仰首望着房外天上悠悠輕飄的白雲，喃喃道：「師妹，妳終於找到妳的幸福……我好高興，好安心，師妹，祝福妳。」

* * *

劉錚鳴與楚飛仙知道繆玉嫦與雷震離開了青龍堡後，先是大感意外，繼之感到不捨。

畢竟，繆玉嫦曾救過他們，兩人對她與雷震，很是感激。

但當兩人知道，繆玉嫦已決定接受雷震那份痴愛，雙宿雙棲，又替兩人感到高興，並祝福他們。

從繆玉嫦、雷震兩人找到幸福，劉錚鳴與楚飛仙很自然地，亦想到他們之間的事。

兩人雖然已情愫暗生，但誰也沒有那份勇氣，向對方表露出來。那是初涉情關的年輕男女難免有的難爲情與膽怯，還有少女的那份矜持。

待到情濃的時侯，他們自會生出一份勇氣，向對方表露。

＊　＊　＊

行動的日子終於到了。

本來，劉錚鳴與楚飛仙都要跟着去的，劉雲敖却不答應，要他們留在堡中，協助總管尙亞夫留守，保護堡中的人。

這個責任不輕。

劉錚鳴不敢違拗父命，只好留在堡中了。

天黑後，劉雲敖與洪長澤、蔡隨意等人，分批帶着青龍堡的人手，溜出堡外。

集合的地點是黑棗林，距青龍堡約二十五六里，距爍金門頗近，不到十里。

各幫各派的門人幫衆，會在約定的時間——三更時分，都到黑棗林會合。

各門各派的人亦是秘密行動。

三更前，各門各派的人陸續趕到黑棗林。

距三更還有一刻左右，所有參與這次行動的門派幫會堂口，全部到達。

事前，他們已公舉劉雲敖作這一次行動的領頭人，洪長澤、柳青雲、葉孤芳、蔡隨意協領。

點過名後，劉雲敖將人手分派爲四隊，他帶領一隊直逼中興幫正面，其餘三隊分別由孫千乘、金鐵吾、趙雄武三人帶領，負責圍堵中興幫總壇的另外三面。

另外，再由柳青雲、蔡隨意帶領兩小隊人，專責支援。

洪長澤、葉孤芳則與劉雲敖那一隊人在一起。

分派妥當之後，他們出發去中興幫總壇。

＊　＊　＊

天色將明前，劉雲敖他們已悄然將中興幫的總壇包圍起來，只等東方天邊露出第一綫曙光，便向中興幫發動攻擊！

等待是敎人心焦難熬的。

天亮前的一刻，特別黑暗，也特別沉寂，天地間彷彿凝結住了。

東方天邊，終於露出一綫曙光！

天亮了！

對中興幫的攻擊！亦發動了！

一陣驚天動地的喊殺聲，陡然爆發！

那種聲勢，眞似天崩地陷，驚雷撼天。

他們攻入中興幫的總壇！

但是，出乎他們意料，雖然遭遇到抵抗，却不是頑强的抵抗。

劉雲敖與洪長澤馬上感到不對，立刻發出撤退的訊號。

撲攻中興幫總壇的各幫派組合立刻撤退。

好奇怪，原本拚命抵抗的中興幫徒，並沒有堅守總壇，反而作鳥獸散。

劉雲敖等人起先大感奇怪，但馬上便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一聲震天撼地的巨响聲，陡然爆發。

中興幫總壇在爆炸聲中，土崩瓦解。

走得稍遲的中興幫徒，被巨大的震撼力掀跌。

各幫派的人亦被震得心離神盪，耳鼓發鳴。

他們莫不被那天翻地覆的爆炸，驚出一身冷汗，暗自慶幸逃過大難。

若他們不是及時撤退，此刻，他們一定會被炸得粉身碎骨。

「劉堡主，衛中原好歹毒啊，咱們差點便被炸死。」洪長澤等驚魂未消。

「看來，咱們的行動，已在他的算計之中。」

葉孤芳也道：「劉堡主，衛中原既已佈下陷阱等咱們踩下去，咱們還是盡快撤回貴堡，以防衛中原乘虛而入。」

劉雲敖想了一下，擺手道：「不，咱們待在這裏，等他們回來，他既然已知道咱們的行動，一定會想到，發生爆炸後，無論咱們是否傷亡慘重，都會趕回敝堡，他極可能又在路上佈下陷阱等咱們，咱們不可再上他的當。」

「還是劉堡主想得到。」洪長澤道：「但是，萬一貴堡發生什麼事，那……」

劉雲敖雖然心裏很焦急，却沒有表露出來。「洪幫主，縱使敝堡落在中興幫的手上，劉某也顧不了那麼多，眼下，咱們必須保存實力，與中興幫抗衡，這是最重要的，若爲了顧存敝堡的安危，而折損人手，令到咱們的力量不足以與中興幫抗衡，那時候，咱們江南武林，便會盡落中興幫之手。」

洪長澤與葉孤芳聽得連連點頭：「劉堡主爲了武林同道，不顧貴堡之安危，實在敎咱們敬佩。」

「兩位太過獎了。」劉雲敖忙道：「劉某不過爲了大局着想。其實，也是爲了敝堡着想。」

一頓，又道：「若敝堡眞的落在中興幫之手，只要咱們有足夠的力量與之抗衡，衛中原不敢對劉某家人怎樣的，換句話說，他們雖危實安，當然，吃點苦頭是免不了的。當此非常時候，也不能顧及那麼多了。」

說話間，有幾個人疾掠而來，三人忙定眼瞧着那幾條人影，欲看清楚來的是誰。

那幾條人影眨眼掠到近前，看清楚，原來是蔡隨意與幾名天劍門人。

洪長澤忙問，「蔡掌門，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吧？」

蔡隨意在三人面前停下來，吐口氣，說道：「洪幫主，你們這面折損了多少人？」

洪長澤忙道：「折損了七個人，大爆炸時，我們這方面的人已撤了出來，沒有人被炸死。」

「你們這面沒有什麼損失，太好了。」蔡隨意喜道：「蔡某甚躭心你們不能及時撤出。」

劉雲敖忙問：「其他三面的情形怎樣？」

蔡隨意道：「孫堂主那一面因爲撤退稍遲，有一部份人來不及撤出，折損了三四十人，其他兩面都沒什麼大的損失。」

聽了蔡隨意的話，劉雲敖三人心中稍安。

「劉堡主，咱們現在怎辦？」蔡隨意問。

「請蔡掌門你馬上去通知其他三面的同道，馬上到這裏來會合，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劉雲敖道。

「是，蔡某立刻去知會金掌門等人。」蔡隨意說完，帶着幾個門人，往右邊掠去。

＊　＊　＊

四方面的人手會合後，黑壓壓一片。

對於方才的大爆炸，每一個人都餘悸未消。

不過，他們的鬥志仍然高漲。

點算一下，一共死了三十四人，傷了四十一人。

劉雲敖下令將死去的，堆放在一起，待商量好下一步的行動後，再派人去買棺木回來，找個地方埋葬。

至於受了傷的，都已包紮好傷口，不能行動的，派人照顧。

這時候，天已大亮。

佔地頗廣大的爍金門，變成一片廢墟。

爍金門可說被連根拔了起來。

樊形泉下有知，一定後悔不已。

衆人聽了劉雲敖的一番分析後，都對劉雲敖的顧全大局，犧牲自己的胸懷，大表敬佩。

他們都贊成劉雲敖的判斷，同意留在這裏，來個以靜制動，看衛中原還有什麼手段使出來。

就在他們商議好後，一陣驚雷般的叫喊聲，彷彿從地底下發出來一樣，直逼向他們。

吃驚之下，不免引起一陣慌亂。

劉雲敖與洪長澤、金鐵吾等人，忙喝令衆人鎭定下來。

吶喊聲中，人潮如水，直向他們這面湧來，約略估計一下，約有三四百人。

劉雲敖他們這一面，人數在五百以上，佔着優勢。

人潮湧到距各幫派所會集的地方約十丈外，停了下來。

那批人一色黑衣，手執刀槍，呈半月形，將劉雲敖這方面的人圍堵起來。

跟着，前面當中的黑衣人往左右兩邊讓開，有十數個身穿黃、褚、赤、藍、白五色錦袍的人，走了出來，一字排開，面對着各幫派。

劉雲敖、洪長澤等人，早已站在最前面，與對面的那些錦衣人面對而站。

十多個錦衣人中，只有一個穿黃色錦袍。

那是一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國字臉膛，留着短髯，鷹鼻虎目，身材高大。

劉雲敖、洪長澤、蔡隨意等，都認出那就是衛中原。

每一次在江湖出現，都搞得江湖武林天翻地覆的魔星。

而那些分穿褚、赤、藍、白四色錦袍的人，劉雲敖等人皆認出，都是江南武林中的黑道人物。

絕無疑問，衛中原這個魔星，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材，這從那些黑道人物都甘願依附其麾下，便是明記。

賀飛虎、包封祿站在衛中原左右。

當劉雲敖等人認出那個黃袍人就是衛中原後，都顯得很激動，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在他的身上。

每一道目光，皆包含着恨怒之意。

這就叫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事實上，若不是衛中原這個魔星，各幫派不會遭到攻擊殺戮，毁派滅門，他們怎不視衛中原爲仇人。

「衛中原，你終於露面了。」劉雲敖目光炯炯，直視着衛中原。

衛中原哈哈一笑。「劉雲敖、衛某特意在總壇內爲你們準備的那份大禮，你怎麼不領情，不但不進去拿，還急急逃出來，辜負了衛某一番心意。」

包封祿、賀飛虎等人，都哈哈笑起來。

孫千乘那一面損失最慘重，所以他最憤怒。「衛中原，你算是什麼人物？只會使用陰謀卑鄙的手段，虧你洋洋自得，實在令孫某作嘔。」

「孫千乘，你狂吠什麼？」包封祿像隻惡狗。「你已經是喪家之犬，還狺而吠，要是我，早已一頭撞死，跟隨死去的下屬到地獄作客了。」

「包封祿，你才是狗。」孫千乘怒叫。「你是狗咀裏長不出象牙，你若不是跟在主人後面，膽敢張牙舞爪，耀武揚威。」

包封祿被罵得惱羞成怒，兇惡地喝道：「孫千乘，你站出來，老子非要將你一咀牙打掉不可。」

「不出來的是狗崽子。」孫千乘往前衝出去。

包封祿亦瞪眉豎眼衝出來。

衛中原立刻將他喝住：「包老弟，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時候。」

包封祿像一頭狗那樣，乖乖地疾退回去。

劉雲敖亦將孫千乘拉住。「孫堂主，請忍一下，總有機會讓你動手的。」

孫千乘怒視着包封祿，吐出一個字：「狗！」

包封祿當然不甘被辱，正想開口，却被衛中原以眼色阻止了。

「劉雲敖，你好機警，居然及時逃離本幫總壇，衛某不得不說一聲，佩服，佩服……」衛中原明讚實諷。

劉雲敖一點也不動氣：「衛中原，咱們與你無怨無仇，你為何要對付咱們？」

「因為衛某靜極思動，想熱鬧熱鬧，如此而已。」衛中原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衛中原，你倒說得輕鬆，你可知道，多少人死在你那些狗爪子的手下？」洪長澤怒斥。

「洪幫主，別發怒。」衛中原皮笑肉不笑。「你在江湖上打滾了這麼多年，不會不知道，江湖上從來就是弱肉强食，充滿殺戮的世界，當年，貴幫還不是大魚吃小魚，吞併殺戮，才有今日這個局面？咱們可是彼此彼此。」

洪長澤被衛中原這番似是而非的話，弄得一時間無話可說。

劉雲敖道：「衛中原，你太過份了！」

衛中原哈哈一笑：「劉雲敖，衛某不得不稱讚你一句：你好精明！」

一頓，接說道：「你在本幫總壇爆炸後，知道上了衛某的當，應該亦會猜到，衛某一定會乘虛而入，襲擊貴堡，你却不回師馳援，一定是猜到衛某會在路上截擊你，衛某不得不承認，你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

乾笑一聲，他又說道：「不妨坦白告訴你，衛某確是在路上設下埋伏，等着你們急急地回青龍堡，給你一個致命的打擊，但你却不上當，衛某只好擺開陣仗，與你明幹。」

略頓一下，他又說道：「不過，你別沾沾自喜，更別得意，這個時候，貴堡相信已落在本幫手上。」

劉雲敖心雖震動了一下，表面上却力持冷靜。「衛中原，你想用這番話來擾亂劉某的心神，白費工夫了，劉某不會上當的。」

「別咀硬。」衛中原道：「待會，你便知道，衛某說的是眞還是假。」

「衛中原，你為什麼誣陷洪某，指洪某出一萬兩金子請你殺劉堡主之子劉錚鳴？」

衛中原拈鬚微笑。「洪幫主，相信你們已經猜到了，否則，不會站在一起來對付衛某，還問什麼？」

金鐵吾怒叫：「衛中原，你果然欲施離間之計，令我們內訌，你好卑鄙惡毒。」

「金鐵吾，你這麼說，差矣！」衛中原神色自若。「對敵交鋒，誰不是出盡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衛某這一招正是兵法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策，自己能夠不動一兵一卒，却令到敵方死傷慘重，元氣大傷，何樂不為？」

「胡說八道。」柳青雲忍不住斥道：「只有瘋子，才會說出這種自以為是的瘋話。」

衛中原一點也不惱怒。「柳青雲，待會，衛某要你知道，侮辱衛某的人得到的下場。」

柳青雲重重地哼了一聲，別轉臉，表示不屑與他說話。

劉雲敖吐口氣，說道：「衛中原，你殺了樊形及其門下，却來向劉某勒索五萬兩金子，後來却不了了之，是什麼意思？」

衛中原眨眨眼，「那不過與你開個玩笑吧了。」

一頓，接道：「當然你若是就範，衛某樂得拿那五萬兩金子，分給他們，好令他們死心塌地跟着衛某。」

他說到「他們」兩個字時，用手圈指一下包封祿、賀飛虎等人及所有的黑衣人。

包封祿、賀飛虎等黑道人物，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俗語有云，有錢使得鬼推磨。朝廷也不差餓兵，衛某若不給他們好處，你以為他們會跟着衛某？」衛中原居然不怕包封祿等人臉上掛不住，揮着手大聲說。

事實上，包封祿等人一點不以為忤，全無不豫之色。

驀地，有一條人影飛掠而來，站在衛中原面前，抱拳道：「衛老大，青龍堡已被攻陷，堡中活着的人，全部落在咱們手上。」

「好！好消息！」衛中原仰首狂笑。「梁老弟，劉堡主可能聽不到，你大聲對他說一遍。」

衛中原稱呼「梁老弟」的人，乃是黑道上的一名飛賊梁尚仁，輕功頗高明。

梁尚仁呆然轉對劉雲敖那面，高聲道：「劉雲敖，你聽清楚了，青龍堡已被咱們攻陷，堡中活着的人，都落在咱們手上。」

劉雲敖聽得心神大震，臉色遽變，幾乎站不穩，忙吸口氣，力持鎮定。

想到妻子兒女可能會受磨折，他心如刀割。

洪長澤、葉孤芳等人聽說青龍堡已落在中興幫的手上，莫不震驚，頓時起了一陣騷動。

要知道，青龍堡可說是他們唯一的根本重地，如今亦落在中興幫的手上，怎不教他們心頭震動。

「劉雲敖，你雖然精明，仍然輸了。」衛中原一副自得之色，「為了你

的妻子兒女，你既是個聰明人，不會不知所選擇吧？」

劉雲敖沒有作聲。

所有人的目光，都瞧着他。

洪長澤、柳青雲，孫千乘等人尤其緊張，瞬也不瞬地看着劉雲敖。

他們都怕劉雲敖會為了妻子兒女，向衛中原屈服。

若是，江南武林便會土崩瓦解。

* * *

劉雲敖足足有一頓飯工夫沒有吭聲。

大概，他心裏正在激烈地爭鬥着，難以作出決定。

衛中原居然很有耐性，沒有催促劉雲敖。

陡地，劉雲敖深長地吸了口氣，雙目一睜，振臂高呼：「正邪不兩立，與其屈膝作狗，倒不如與他們拚了，轟轟烈烈地與他們拚個生死存亡。」

呼叫聲有如春雷乍响，驚天動地。

「正邪不兩立，轟轟烈烈地拚個生死存亡。」一呼百應，聲勢驚人，震天撼地。

「殺！」

「殺」聲中，各門派的人有如排山倒海，向中興幫衆徒衝殺過去。

衛中原與包封祿、賀飛虎等人莫不大驚失色，那些中興幫衆，頓時亂了陣脚。

衛中原不愧是個梟雄，一驚之下，馬上鎮定下來，張口發出一聲吼叫：「殺！殺啊！每殺一個，賞銀百兩。」

中興幫徒一聽，頓時精神一振，膽氣復壯，亦發一聲喊，衝殺過去。

兩方面的人馬立時殺在一起。

這一場厮殺，慘烈異常，直殺得風雲變色，日月無光。

* * *

很自然地，劉雲敖找上了衛中原。

洪長澤找上了包封祿。

金鐵吾找上了賀飛虎。

蔡隨意、柳青雲、葉孤芳、孫千乘等人，亦分別找上別的黑道人物，拚個你死我活。

衛中原的武功不但高强，亦很博雜，忽然施展一招譚家腿，倏又攻出一招無極派的無極九幻掌法，令到劉雲敖很難應付。

幸好劉雲敖經驗豐富，沉着應戰，以不變應萬變，才能夠穩住陣脚。

洪長澤與包封祿動上手，才驚覺到，自己小覷了對方。原來包封祿不是省油的燈，居然與洪長澤打得難分難解，一時間，誰也佔不到上風。

金鐵吾亦與賀飛虎鬥得難解難分，各自使出看家本領。

孫千乘已斬殺了那個對手，立刻找上另一個黑道人物，厮殺起來。

柳青雲、葉孤芳、蔡隨意等人，都將對手壓在下風，遲早將對手解決。

各幫派的門下與中興幫衆徒殺得不可開交，慘烈異常，慘叫哀嚎聲不絕於耳。

衛中原招式詭異，攻勢凌厲，二十招下來，劉雲敖已漸落下風。

衛中原出招更急更密，根本不給劉雲敖有喘息的機會。

劉雲敖咬牙苦撑。

他知道，他若倒下，己方必然大受影响，陣脚大亂，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他不能倒下，一定要支撑下去。

衛中原一邊狂攻，一邊獰笑道：「劉雲敖，天堂有路你不去，硬是要闖入地獄，衛某眞替你可惜，你這麼做，不但害死自己，也害死妻子兒女。」

劉雲敖悶聲不吭，他知道，衛中原是故意拿話來擾亂自己的心神，那他就有機可乘，所以，他對衛中原的話充耳不聞，專心一意，應付衛中原的攻勢。

但在四招之後，他仍然中了衛中原一掌，斜蹌了一步。

幸好，只是臂膀外側被衛中原一掌擦過，捱得並不重，不致影响身手。

六招之後，他的左腰上，又挨了衛中原一脚，幾乎斜撲落地上。

衛中原獰笑一聲，偏身疾欺前去，連環十八脚，踹踏向劉雲敖的身上。

劉雲敖居然不閃不避，右脚飛踢向衛中原的下陰要害。

衛中原被迫得只好收脚向後疾跳一步。

劉雲敖立時彈跳起來，衛中原雙拳已到，急忙揮掌招架。

驀地，金鐵吾大叫一聲，直往後飛跌出去。

原來，他着了賀飛虎的道兒——被他的袖中刀所傷，復挨了賀飛虎一脚，被踢得飛跌出去。

緊接着，洪長澤與包封祿各自悶哼一聲，向後急退。

原來，兩人打得性起，各自搶攻，結果，各挨了對方一掌。

表面上看來，兩人都沒有佔到便宜，實則，比較吃虧的，是包封祿。

因為，他被震退了兩步。

洪長澤只退了一步。

在內功修為上，包封祿不及洪長澤。

洪長澤瞥到劉雲敖岌岌可危，忙乘機棄下包封祿，撲過去援助劉雲敖。

包封祿咬咬牙，追撲過去。

「住手！」

這一聲喝叫並不宏亮，但却沉實，雖然有點嘶啞，但却有一股震懾的力量。

所有人都不由住手——停止打鬥，往喝叫聲傳來的地方望去。

* * *

一個鬢髮像麻花一樣，臉上滿是疙瘩，奇醜無比的婦人，站在丈外的一塊大石上，圓睜着一雙睫毛長長的雙眼，咀唇微顫，看着那些人——中興幫徒與各幫派的門人徒衆。

起先，不少人都不相信，那一聲喝叫，是發自那醜婦人的口，直到衛中原驚喜地疾叫一聲：「妳終於露面了。」衆人才相信，那一聲喝叫，是那醜婦發出的。

劉雲敖、洪長澤等人都不知那醜婦是什麼人。

包封祿、賀飛虎等黑道人物，亦茫然不識那醜婦是何許人。

近千人中，相信只有衛中原一個人知道那醜婦是誰。

衛中原在看到那醜婦後，立刻撇下劉雲敖，縱到那醜婦身前丈遠的地方，直瞧着那醜婦。

劉雲敖等人雖然早已知道，衛中原搞得江湖武林天翻地覆，目的是要引一個人出來，却怎也想不到，衛中原要引出來的人，是一個醜婦！並不是什麼武林俠隱逸士之類的人物。

他們實在猜不透，衛中原葫蘆裏賣什麼藥。

他們甚至懷疑，衛中原是個瘋子，才會做出如此瘋狂的事情。

他們實在看不出，那個醜婦有什麼特別之處，令到衛中原大開殺戒，幾乎要毀了江南武林，才引出這個醜婦來。

那醜婦臉上的疙瘩，原來是傷疤癒合後，凸起的疤痕弄出來的，看上去很恐怖。

不過，從她的臉形，及睫毛長長的鳳眼看來，她未被毀容之前，亦該是一個美人。

由於她臉容醜陋，加上像麻花般扭結乾枯的長髮，很難看出她的年紀有多大，但是，從她那雙仍然明亮的眼睛看來，她的年紀不會太老，可能是三十多四十歲左右。

看着看着，劉雲敖等人又不覺得那醜婦怎樣恐怖。

「作孽，眞是作孽。」那婦人沉痛地連聲說：「簡直是人間地獄。」

聽那醜婦那麼說，劉雲敖等人才看清楚，拚殺的範圍之內，可用屍橫遍地，血肉斑斑八個字來形容。

他們那一個沒有殺過人，那一個不見慣血腥？但此刻，他們看到地上像屠場一樣的情景後，禁不住心驚。

地上的屍體，少說點，也有百多具。

這是何等慘烈的拚殺？

他們與野獸何異？

劉雲敖等人感到作嘔。

就是包封祿等黑道人物及中興幫徒，臉上都露出後悔之色。

* * *

「你就是衛中原了？」那醜婦語聲有點激動，由於她臉上滿是疤痕疙瘩，所以，很難看出她的表情變化。

衛中原用力點一下頭。「正是衛某。」

聽那醜婦那麼說，她並不認識衛中原。

「你爲何要弄得江南武林腥風血雨，非要引妾身出來不可。」醜婦眼中有恨意。

「因爲妳是顏麗容。」衛中原大聲道：「衛某若不弄得江南武林血雨腥風，妳會現身麼？」

劉雲敖、洪長澤、柳青雲等人聽說那醜婦就是顏麗容，莫不驚「啊」出聲。

包封祿、賀飛虎等黑道人物，亦禁不住發出「啊」的一聲驚叫。

顏麗容這個名字，他們怎會沒有聽說過。

江南第一美人顏麗容，二十年前，艷名動江湖。

那一個青年不爲她傾倒？

多少名門少俠，拜倒在她石榴裙下？

那時候，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足以影响江南武林之局勢。

有人爲她傾家蕩產，有人爲她自殺。

更有人爲她火併。

總之，江南武林人物，都爲她瘋了。

可是，誰也得不到她的青睞，沒有人能夠獨佔鰲頭。

她可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她成爲江南武林的主宰。

忽然間，晴天一個霹靂，江南第一大美人瘋了，居然自毀容顏，變成一個丑八怪。

江南武林爲之震驚。

以前那些追逐在她裙下的不式之臣，眼見她容顏醜陋，管他什麼山盟海誓，海枯石爛，此情不變，一個個棄她而去，那一個肯留下來。

漸漸地，她被人遺忘了。

她亦在江湖上失了踪。

有人說，她不堪慘變，自殺死了。

亦有人說，她遁入空門。

漸漸地，沒有人再說她。

她已成爲過去。

不過，有一點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她爲何會自毀容顏？

因爲，她並不是瘋了。

沒有人知道答案。

隨着她的失踪，這個問題亦成爲懸案了。

* * *

當年的大美人顏麗容並沒有死，還活着！而且，衛中原爲了要引她出來，不惜弄得江南武林腥風血雨。

這十多年來，她到底躲在那裏？

衛中原爲何要把這個被武林遺忘了的人，翻出來？

劉雲敖他們極想知道答案。

* * *

「衛某要得到延年却病，永保青春

的太上九轉長春丹。」衛中原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來。

顏麗容雙眼眨動一下，「妾身不知你在胡說什麼，妾身自容顏損毀後，隱居於地下，形同死人，若妾身有什麼太上九轉長春丹，妾身也不會日漸衰老，頭髮乾枯扭結，你到底聽誰說的？妾身落得這個樣子，你仍不放過妾身，要妾身『獻醜』？」

顏麗容似乎很痛苦憤怒，臉上那些疤痕疙瘩，一陣顫動。

聽了顏麗容那番話，劉雲敖、洪長澤等人心裏大是不忍，對她甚爲同情。

他們却有一個疑問——爲何衛中原將江南武林弄得血雨腥風，她便會現身出來。

「衛某聽誰說的，衛某不想說，縱使妳怎麼說，衛某也不會被妳騙倒。」衛中原咄咄逼人。「衛某若不是打聽得清清楚楚，怎會花這麼大氣力，引妳出來。」

「衛中原，你還怕江湖武林受你的荼毒不够，要服什麼太上九轉長春丹，企圖長生不老，繼續爲禍武林？」孫千乘憤然大叫。

衛中原哈哈一笑：「誰不想長生不老？你這麼說，可是想分一杯羹？但你似未夠資格。」跟着輕蔑地哼了一聲。

孫千乘怒叫：「衛中原，縱使你得到太上九轉長春丹，你也活不過今日，縱使粉身碎骨，咱們也要將你碎屍萬段。」

衛中原連聲冷笑，不再理會孫千乘。

「顏麗容，妳當年毀容是假的。」衛中原冷酷地瞧着顏麗容。「因爲妳想永保那傾倒衆生的容貌，妳答應嫁給當年有鬼醫之稱的莊回春爲了令到那些追逐在妳石榴裙下的武林俊彥心灰意冷，死去那條心，想出使妳忽然發瘋毀容這條妙計，果然得逞，那些風流種子，多情情聖看到妳被毀的容貌後，頓時忘記了那些海誓山盟，作鳥獸散，而妳，亦從江湖上失了踪，實則，偷偷與鬼醫雙宿雙棲，而鬼醫爲了討妳的歡心，不但煉成了駐顏不老之藥，亦研煉成太上九轉長春丹，好讓自己也長春不老，免得妳對他生厭，離他而去。」

不等衛中原說完，顏麗容陡地仰頭狂笑，其聲悽厲，比哭還難聽。

好一會，她才止住笑聲，厲聲道：「不錯，當年妾身確是偷偷與莊回春隱居起來，但妾身的如花容貌，確是毀了，那是妾身在悲憤之下，一時失常，自毀容顏的，而妾身之所以與莊回春隱居，因爲他答應替妾身以藥物及手術，令妾身回復如花容貌，妾身在傷心失望之下，眼見那些平日對我甜言蜜語，海誓山盟的僞君子，紛紛棄我而去，妾身恨透了那些人，他們是世上最無情無義的人，妾身本想一死了之，但妾身不甘心，妾身要恢復如花美貌，要叫那些無情無義的僞君子跪倒在妾身脚下，像你一樣搖尾乞憐，舔我的脚底，所以，妾身便答應，跟莊回春隱居。」

頓一下，她又接着說下去。「但是，莊回春不是神仙，他沒有回春的妙手，他確是眞心實意要替妾身恢復如花的容貌，可惜，他不能，他日夜窮研苦究，也研制不出一種藥物，消除妾身臉上的疤痕，他却絕不灰心放棄，但他不過是一個人，不可能奪天地造化之神妙，慢慢地，妾身從熱烈的企盼，變得心灰意冷，到後來，妾身甚至勸他不要再爲我嘔心瀝血，因爲，妾身已想通看化了，貌醜與貌美，還不是一樣活下去？怎不見容貌生得醜怪的人要生要死？人既然生在這個世上，無論窮通壽富，總要活下去。但他却似不死心，結果，他未老先衰，差點送掉一命，他雖然不能恢復妾身的容貌，但却研製出太上九轉長春丹，救回了他一命，還令到他身體强壯，長春不老，十多二十年了，算算，他也該有五十歲了，但他的容貌依然像七、八年前的樣子，沒有變，而他仍然不死心，直到如今，仍然埋頭苦研，務必要研製出一種藥物，消除妾身臉上的疤痕，他說，就算有一口氣，也不放棄。」

顏麗容起初很激動，但說下去，慢慢平復下來，到後來，就像在說一個別人的故事那樣，語氣平淡，但却隱隱流露出，對莊回春的一份情意。

劉雲敖及其他人，聽到衛中原說顏麗容當年並不是眞的毀容，禁不住都發出驚異的「啊」一聲，因爲，衛中原所說的，簡直語不驚人死不休。

那是與江湖傳說相反的說法。

那刹那，他們禁不住生出一種一睹其眞面目——花容月貌——的衝動。

及至聽了顏麗容的娓娓叙說，他們又不由唏噓嘆息，對她大爲同情。

無論各人心裏怎麼想，顏麗容當年失踪之謎，總算解開了。

衛中原哈哈乾笑兩聲：「不管妳的容貌是否眞的毀了，還是假的，衛某無興趣知道，妳既已親口承認莊回春研製成太上九轉長春丹，衛某只想得到它。」說着，他向前逼進兩步。

「各位看清楚，妾身這張醜臉，是否假的？」顏麗容又顯得激動起來，伸手往自己的臉上用力一抓。

她那張醜臉上，頓時皮破血流。

千眞萬確，她確是毀了容。

劉雲敖等人都不忿衛中原對一個容顏已毀，身心遭受到極大創傷的人，再加以傷害，都怒視着衛中原。

孫千乘與金鐵吾忍不住怒駡：「衛中原，你連一個身心俱受巨創的人也不放過，還要揭她的瘡疤，迫逼她，你沒有人性。」

衛中原不理會孫、金兩人的喝駡

，又向顏麗容逼近過去。「妳給不給衛某長春丹？」

顏麗容沒有退縮，厲聲道：「你這種心性兇殘惡毒如虎狼的人，在世上活多一日，便會多些人被你傷害，你這種人該早死才是，妾身說什麼，也不會將長春丹交給你，你死了這條心吧！」

「妳敢不給？」衛中原獰惡地向顏麗容逼過去：「妳再說。」

「不給。」顏麗容厲聲大叫。「就算千刀萬剮，休想妾身給你長春丹。」

「賤婦！妳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衛中原獰喝一聲，有如一頭惡虎般，縱身撲向石上的顏麗容。

劉雲敖等人豈能坐視，一暴喝聲中，紛紛縱撲過去，欲阻截住衛中原。

但卻被包封祿、賀飛虎等黑道人物攔截下來。

顏麗容了無懼色，怒視着縱撲過來的衛中原。

一聲暴喝就在這刹那響起：「衛中原，住手。」一團物體直射向衛中原。

衛中原吃一驚，急忙揮掌擊向那團飛來的物體。

「噗」一聲，那團物體被他一掌擊散，發出一陣臭味。

衛中原被迫停下來，只見自己的左掌及衣袖上，沾滿了不少青青黑黑之物，看清楚，原來是牛屎。

剛才飛射向他的，是一團牛屎。

他頓時暴跳如雷，神情兇猛，就像一頭擇人而噬的惡狠，直甩着左手，將沾在手上及衣袖上的牛屎甩掉。

看清楚，那人竟然是自乃父樊彤於破廟內被殺後，便失了踪的樊成綱。

「你是什麼人？」衛中原恨不得一口將樊成綱吞掉。

「樊成綱！」樊成綱紅着雙眼，怒瞪着衛中原。

「原來是樊彤之子。」衛中原冷笑一聲。「你要來送死，衛某成全你！」

樊成綱切齒道：「衛中原，樊某是來殺你，替先父報仇。」

「你配麼？」衛中原輕蔑地哼一聲。

樊成綱眼中噴火。「衛中原，你爲什麼要嫁禍於我，令我蒙受不白之冤。」

「因爲衛某想爍金門與青龍堡火併，互相殘殺，衛某有好戲可看。」衛中原直認不諱。

「你怎會施展我家秘傳的爍金指法？」樊成綱全身抖顫。

「十年前，衛某潛入你家收藏爍金指法秘笈的秘室，偷看了，便依樣畫葫蘆的練成了。」

「劉白羽是你暗算的？」樊成綱嘶聲大叫。

「是。」衛中原道：「如今已無需保密，衛某認了，你能將衛某怎樣？」

「我要送你下地獄。」樊成綱目眥欲裂，猛撲向衛中原。

衛中原眼中殺機暴閃：「你死吧。」一掌疾擊向樊成綱的胸膛。

樊成綱居然不閃不避，雙手抓向衛中原那條手臂。

衛中原獰笑一聲，一掌擊在樊成綱的胸膛上。

「轟」的一聲爆響，同時響起。

樊成綱在爆響聲中，粉身碎骨，血肉橫飛。

衛中原發出一聲慘叫，亦被炸得左手碎斷，穿膛破肚！慘叫一聲，往後飛跌出去。

顏麗容也被震得從石上摔跌下去。

爆炸聲令到動手的雙方都停下手來，驚震地看着血肉飛濺的爆炸之處。

樊成綱與衛中原在爆炸之前的對話，劉雲敖等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原來暗算劉白羽的人是衛中原。

弄到今日這個局面，都是衛中原一手造成的。

劉雲敖感到一陣難過。

樊成綱終於洗脫了自己的污名。

他雖然死了，但卻替武林做了一件好事——除去了衛中原這個兇惡的武林狂人。

樊成綱雖然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劉雲敖仍然對他肅然起敬。

雖說他是爲父報仇，但也可以說，他是捨身成仁。

衛中原居然還未死，在地上揮動着，嘶啞地叫道：「我好恨……我不會……死的……」

驀地，全身猛裂地抽搐了幾下，頭一歪，斷了氣。

他終於結束了邪惡的一生！

沒有人吭聲，包括包封祿、賀飛虎等黑道人物及中興幫衆徒。

他們都被衛中原的死震懾住。

劉雲敖等人的心頭都很沉重。

衛中原雖然死了，但他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顏麗容忽然站起來，睜着雙眼，看着衛中原那血肉淋漓的屍體，恨恨地道：「衛中原，你該死，該下十八層地獄。」

跟着慘笑數聲，轉身離去。

沒有人攔阻她。

當然，其中會有人想得到太上九轉長春丹，能夠長春不老，相信世上沒有多少人不夢寐以求。

但他們只能夠將這個慾望壓在心中。

因爲，他們知道，在場中，佔了絕大多數的人，不會讓他們達到這個慾望。

他們就是劉雲敖等那一面的人。

劉雲敖本來想大聲向顏麗容詢問，她爲何會被衛中原引出來，但他還是忍住了。

顏麗容漸去漸遠，背影孤獨淒清。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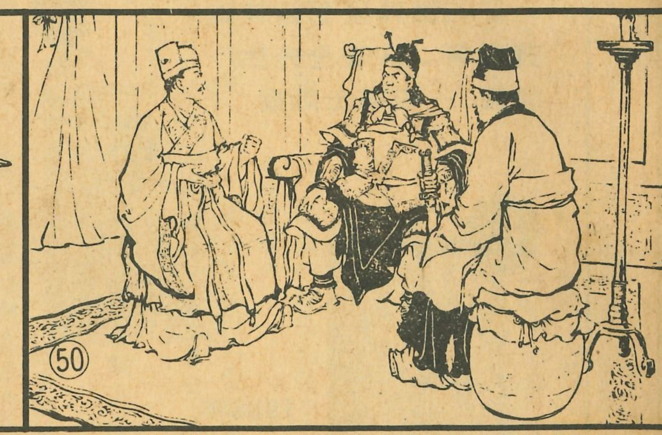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十六

定四川（二）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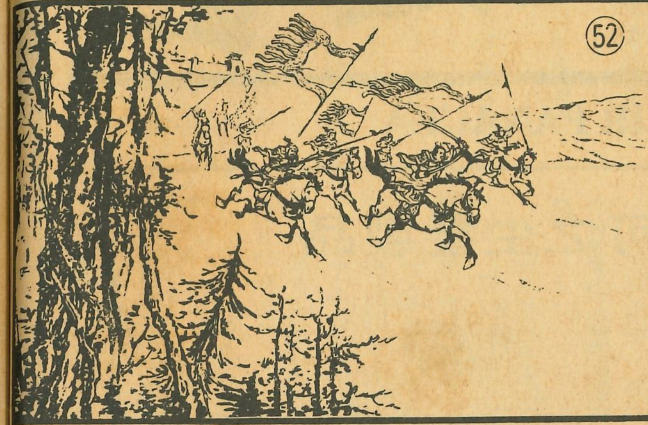
49 曹操用了此計，留下賈詡爲黎陽太守，分兵給曹洪扼守官渡，以防袁軍。佈置完畢，自領大軍回許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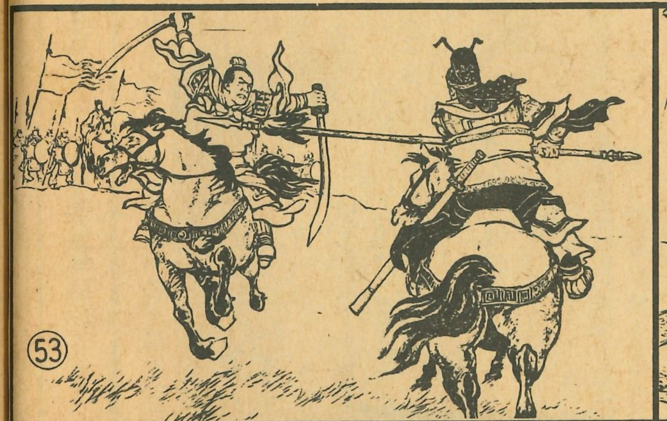
50 曹軍退後，高幹、袁熙各帶本部人馬回去了。只有袁譚要和袁尚爭位，召集郭圖、辛評商量。郭圖道：「在營裏伏下刀斧手，請袁尚、審配到營飲酒，在筵前殺了，就定了大事。」



51 袁譚大喜，寫了請柬，去請袁尚。袁尚接到請柬，便與審配商量。審配道：「這一定是郭圖的訐計，還是乘勢起兵進攻，捉住袁譚、郭圖，除了後患。」



52 袁尚依了，披掛上馬，點起五萬人馬，出了冀州，向袁譚兵營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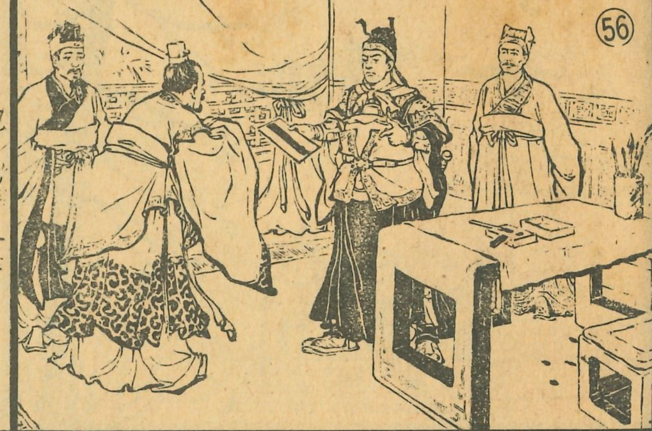


53 袁譚接到探報，知道事情洩露。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披掛上馬，大開營門，衝上陣來，大罵道：「你葯死父親，篡奪爵位，今天又來殺親兄了嗎？」袁尚也揚聲大罵，提刀衝來。兄弟二人，殺成一團。



54 審配揮動大軍，向前突擊。袁譚大敗，向平原縣奔逃。袁尚奮力掩殺，緊追不捨。

55 袁譚逃入平原城中，堅守不出。袁尚兵到，團團圍住。袁譚和郭圖商議道：「城小糧缺，如何守禦？」郭圖勸他投降曹操。待曹兵消滅了袁尚，再據守冀州，抵抗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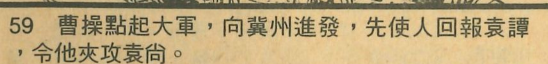


56 袁譚依從，寫好降書，派平原令辛毗去見曹操；當下點起三千軍馬，把他護送出境。

57 辛毗見了曹操，呈上書信。曹操看了，問道：「袁譚投降，是眞是假？」辛毗道：「不論眞假，只論形勢。袁氏兄弟相爭，人心離散。丞相攻取冀州，一舉可下。河北平定，霸業就成了。」

58 曹操大喜，把辛毗留在營中，作爲謀士，便與文武計議。大家都認爲乘他們兄弟相攻，先滅袁尚，再滅袁譚，這是最好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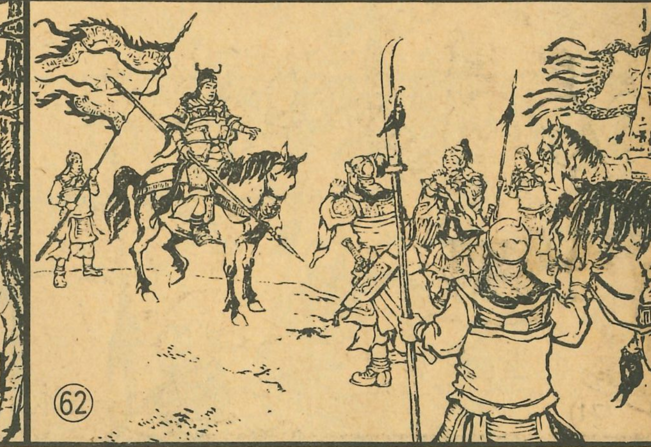
59 曹操點起大軍，向冀州進發，先使人回報袁譚，令他夾攻袁尚。



60 袁譚接到回報，正要出兵，哨馬來報：冀州兵拔寨撤退了。



61　袁譚率領青州兵出營追趕。趕不到數十里，一聲炮響，袁尚手下大將呂曠、呂翔從兩邊殺出，截住袁譚。袁譚出陣，好言相告道：「我並未怠慢兩位將軍，今日爲何如此相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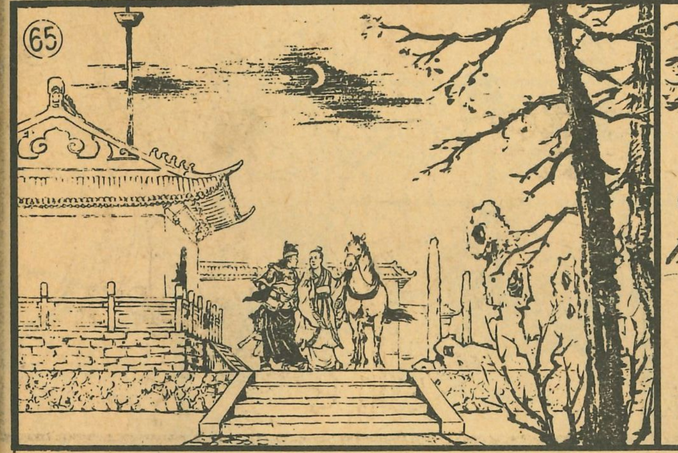
62　呂氏弟兄思量：「袁譚投了曹操，勢大難敵，我們何必爲袁尚賣命。」商量了一番，便下馬投降。袁譚道：「不必降我，可以降曹丞相。」收了軍馬，和二將一同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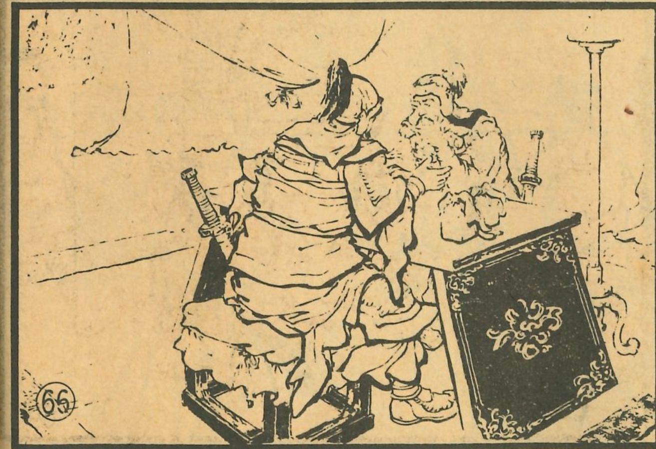
63　過了幾天，曹操大軍到了。袁譚和呂氏兄弟到營拜見。曹操大喜，就請呂曠、呂翔作媒，把女兒許配袁譚；又封二呂爲列侯，留在營中，聽候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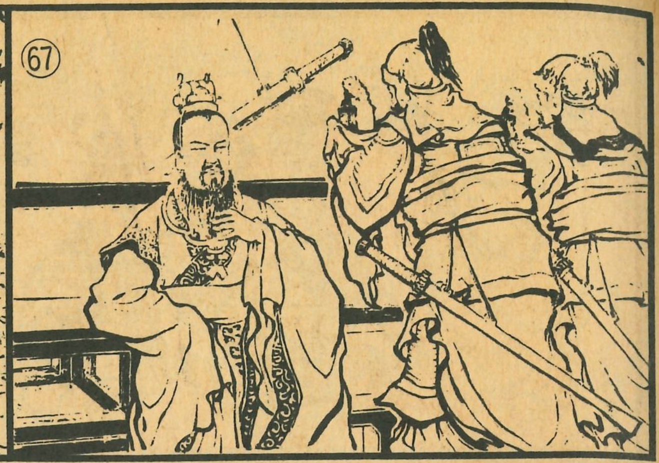
64　袁譚回到平原，得意洋洋。郭圖諫道：「曹操奸雄，須要提防，他封二呂爲侯，是要收買河北人心，將來禍害不小。」袁譚驚道：「這便如何是好？」郭圖近前一步，輕輕說了一條計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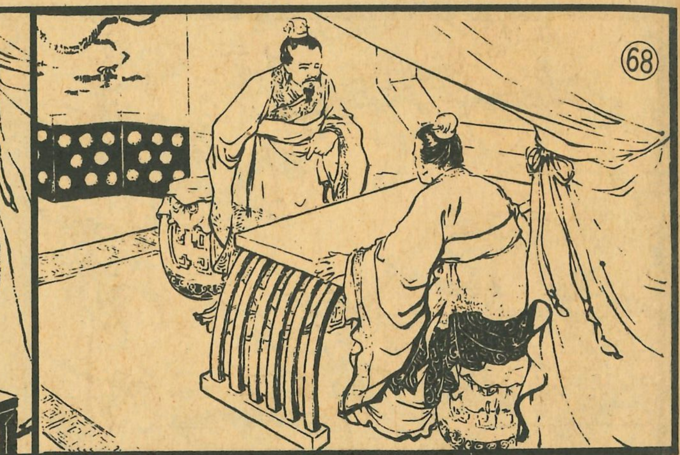
65　袁譚叫人刻了兩顆將軍印，挑出一個心腹人，叮囑道：「你乘夜把印送給呂氏弟兄，請他們不要忘了舊主。只待破了袁尚，便裏應外合，驅逐曹操，保全河北，建立大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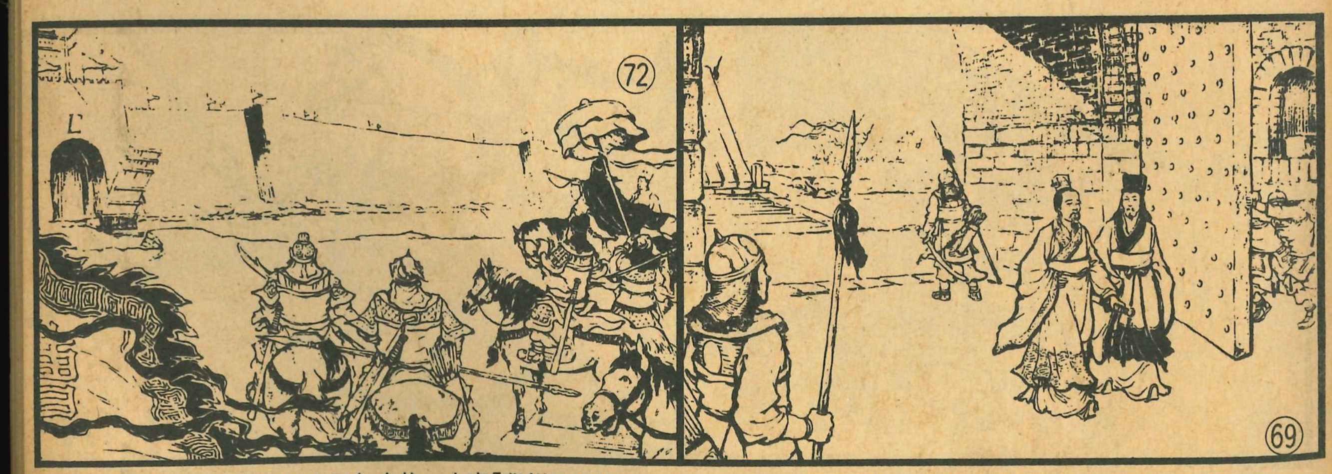
66　二呂受了將印，把來人留在帳下，卻暗暗商量道：「袁氏連年喪敗，民窮財盡，現今兄弟變成寃家，自相殘殺，怎能長久；不如一心降曹，倒能保住富貴。」



67　二呂商量停當，遣走了來人，就捧着將軍印來見曹操。曹操大笑道：「這人存心不良！」從此他就有了殺袁譚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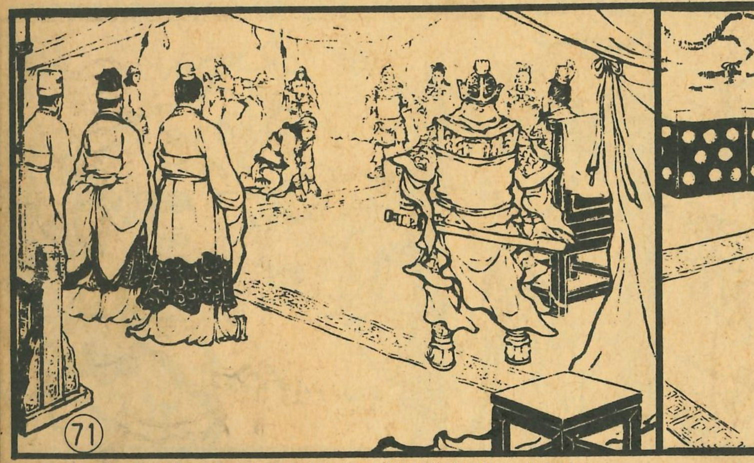
68　再說袁尚在冀州見曹軍不來攻城，便與審配商議，決定乘此時機急攻袁譚，然後再破曹軍。



69　計議已定，留審配與陳琳守城，袁尚自引一軍急急攻袁譚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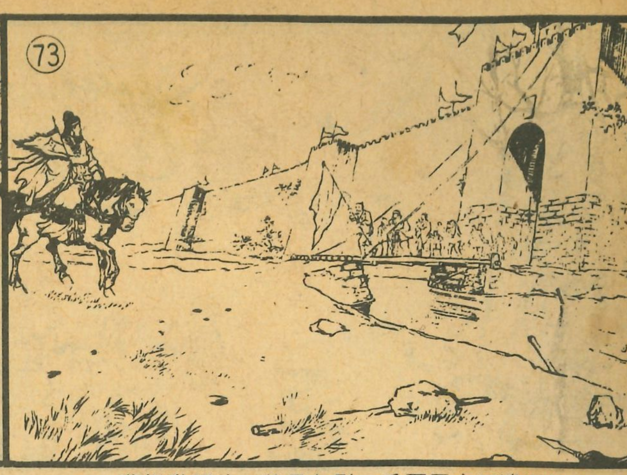


70　曹操得到消息，乘虛直抵冀州，下令攻城；卻因審配設計堅守，一時難破。



71　攻了幾天，探馬來報：袁尚回救冀州，在陽平亭下寨，堆積乾柴，擧火爲號，與城中呼應。曹操便令分兵紮營，以防袁軍夾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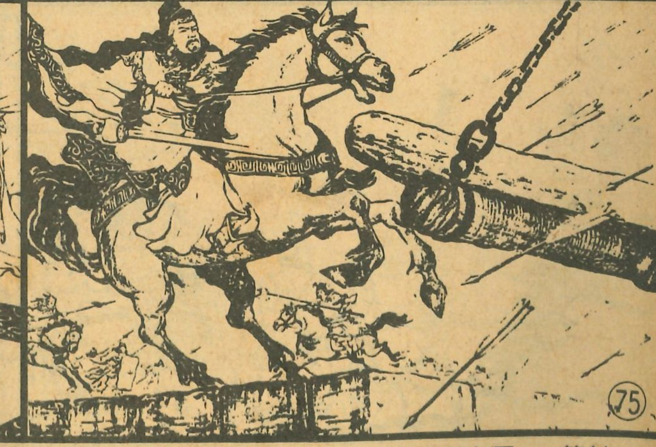
72　第二天，冀州城上竪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曹操據報，親到城下看了，對衆將道：「這定是城中缺糧，所以敎老弱百姓出降；後面必有兵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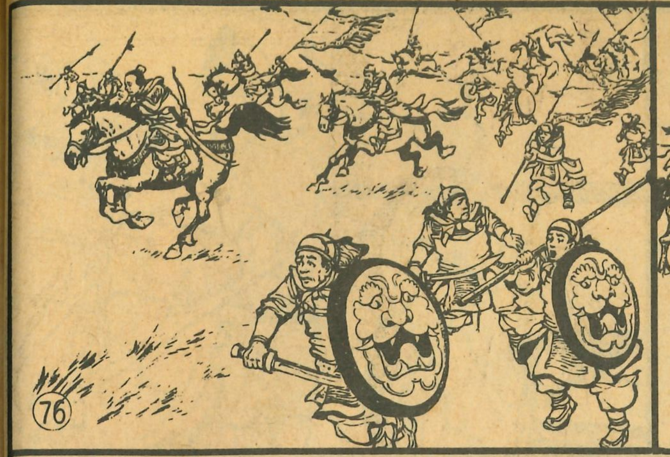
73　曹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在兩邊埋伏。不一會，城門開了，老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旗，從城內出來。



74　老百姓後面，果然衝出一支人馬。曹操把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分頭殺出。袁軍見了，回頭就逃。



75　曹操飛馬趕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一箭射中曹操盔蓋，險些兒透蓋射穿。



76　曹操回營，作了一番安排，便引衆將來攻袁尚營寨。袁尚抵敵不住，向西山敗退，又連夜撤到滏口，剛要安營立寨，忽見四面火光並起，喊殺聲震天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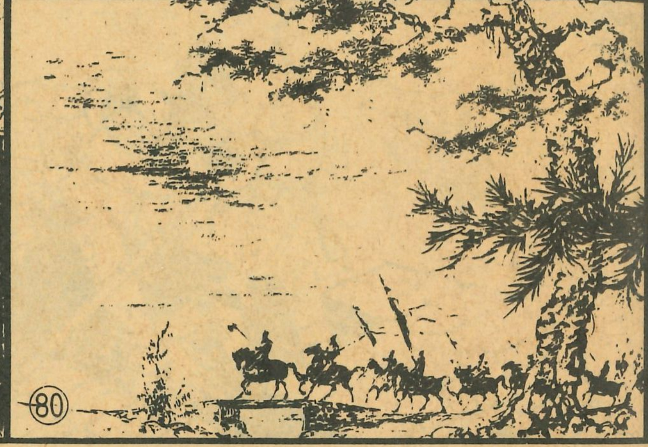
77　原來曹操料定袁尚要據守滏口，早已安下伏兵，一見袁軍安營，便四面放火殺來。袁尚止遏不住，又帶敗殘人馬落荒而逃。



78　袁軍逃了五十里，才敢安營歇脚。袁尚知道抵敵不住，只得與豫州刺史陰夔商議，遣他到曹營請降。



79　陰夔來到曹營，見了曹操，呈上袁尚的降書。曹操滿口答應，心裏却在另打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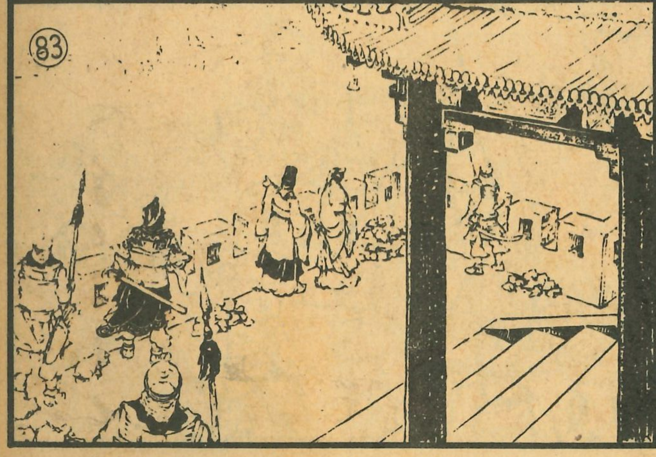
80　曹操送走陰夔後，連夜使張遼、徐晃率領三千鐵騎，乘袁尚不備，前去劫寨。



81　袁尚不曾防備，被殺得七零八落，棄掉了衣甲、印綬、節鉞、輜重，奔幽州投袁熙去了。



82　曹操收得勝兵回到冀州，與許攸商議攻城之策。二人並馬來到一處高阜，觀看地形，只見遠遠一道滾滾的河流，正是漳水。許攸與曹操附耳低言，曹操不住地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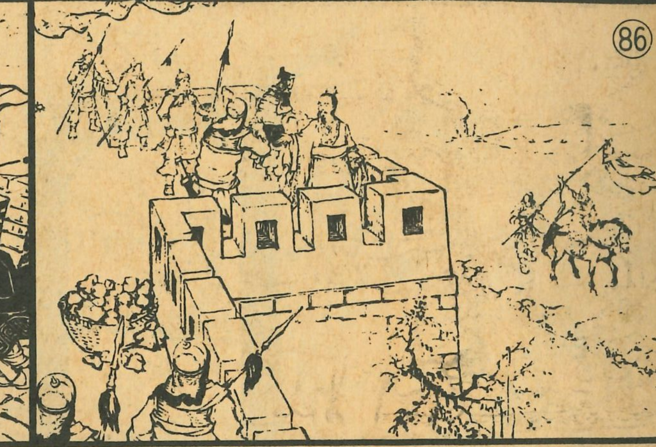
83　第二天，曹操差數百兵丁，在城外挖掘河塹。審配在城上見了，暗笑道：這是想决漳河之水來灌城，可是挖得這樣淺，有什麼用呢？因此並不介意。



84　入夜，曹操增添十數倍軍士並力挖掘，不到天明已掘成了一條廣深二丈的河塹；漳水滾滾地灌到了城中。



85　城中平地水深數尺，糧食又完了。饑餓疲憊的軍馬，經不起水淹，倒斃在水中的不計其數。這是漢獻帝建安九年(公元二零四年)五月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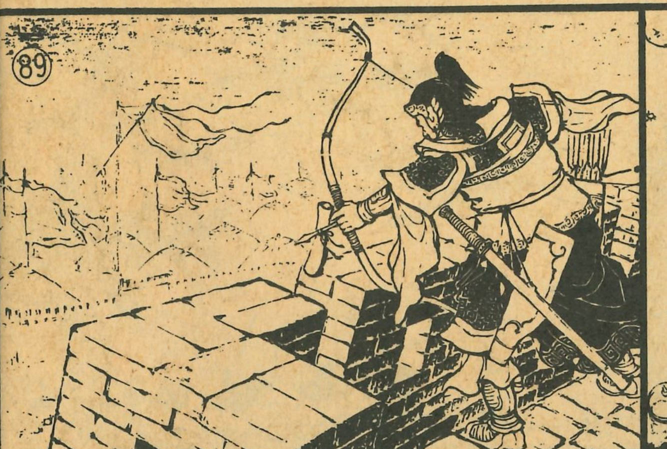
86　審配正在派人搭救被淹軍馬，忽報辛毗在城外招安，便上城來看。果見辛毗用槍挑着袁尚的印綬、衣服，繞城而走，高聲勸降。審配大怒，遣人捕捉留在城內的辛毗家屬。



87　不一會，辛毗的家屬老小八十多人都被捉到。審配滿面怒容，數着辛毗背主之罪，把他們逐一斬首。辛毗在城下見了，嚎啕大哭。



88　審配的侄兒審榮，和辛毗交情很厚，眼睜着審配把數十口男女老幼盡行殺戮，暗暗不平。



89　晚上，審榮寫了一封獻門的信，瞧個機會，把書信拴在箭上，向城下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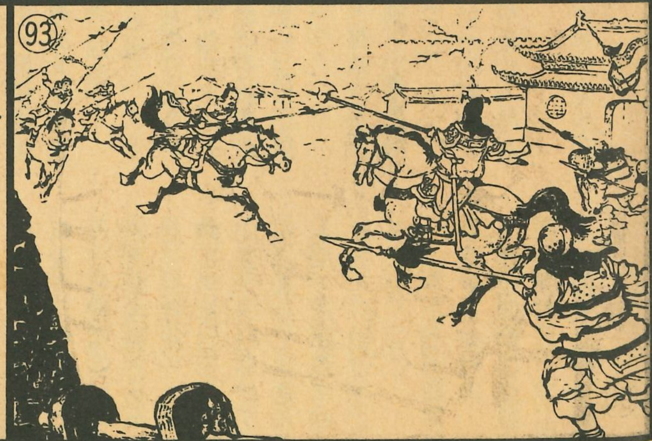
90　天剛亮，兵士拾得審榮的書信，獻給辛毗，辛毗忙又獻給曹操。曹操看了信，知道冀州已可不攻而下，心中大喜。



91　曹操整頓軍馬，準備進城，傳令道：「進了冀州，不許侵犯袁家大小，不許擄掠百姓，不許殺害俘虜，違令的照軍法處罪。」



92　第二天早晨，審榮大開西門，迎接曹兵。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就像潮湧般殺進冀州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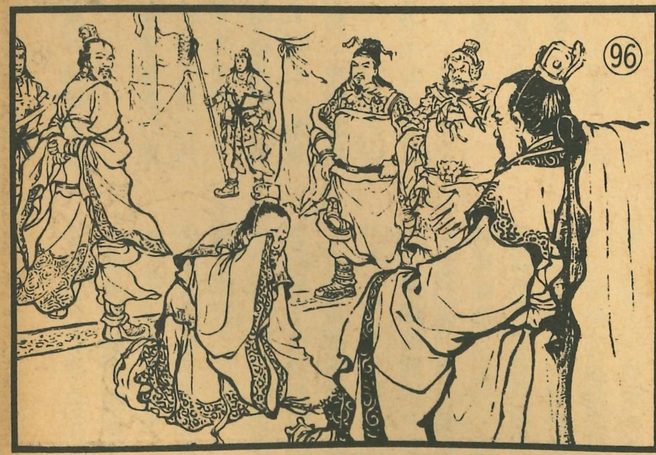
93　審配在東南城樓上望見曹軍進城，帶了數騎下城死戰，與曹將徐晃交鋒。



94　不數合，徐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正遇辛毗。辛毗咬牙切齒地罵道：「賊殺才！你也有今天啊！」審配圓睜兩眼，厲聲道：「賊徒賣主求榮，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剝你的皮哩！」



95　徐晃解審配來見曹操。曹操笑道：「前天我到城下，城裏弩箭爲什麼這樣多？」審配道：「只恨太少！」曹操道：「你對袁氏已經盡心了，現在肯投降嗎？」審配大聲道：「不降！不降！」



96　曹操心中愛惜，正在沉吟。辛毗進來哭拜道：「我家八十餘口，都被此賊殺害，請丞相爲我報仇！」審配大喝道：「我堂堂丈夫，怎肯和齷齪小人同列，趕快殺我！」(待續)

古刀風雲

揚子江·文
可飛·圖

四期完俠情倫理故事

鏢隊押紅貨　羣豪相爭奪

雖是重陽剛過，但塞外仍是一片隆冬景象。

武威城外的官道，除了官兵的馬隊和馱運糧草的騾羣，行旅客商之外，人踪稀少的近乎絕跡。

由古浪城關高望，蜿蜒曲折的長城，在滾滾的風沙之中，宛如一條深黑色的鐵線蛇，順着風勢，在叢山枯草之間，扭曲蠕動。

墻垛裡的黃土，在凜冽的西北風中，像冰雹般的飛起落下，打在荷戈巡邏的戎卒身上，啪啪直响！

午時過後不久，沿着龍淸鎮外的官道上，突然揚起大片塵土，一隊約有四五十人的車馬隊伍，正艱辛的向着劍鞘嶺爬行。

雖然這兒是人跡稀少，但那領先的數名趟子手，仍然不時的大聲喝道，照例的呼叫着「我武維揚」四個字。

敢情這是一隊保鏢的車隊。

吆喝的趟子手，打着兩面黃色的大旗，旗上綉着「維揚」兩個斗大的朱紅大字，使人一望而知這就是號稱天下第一鏢局金陵南宮世家的「維揚」鏢局所保之鏢。

這前先行兩輛鏢車，每車之上也插上了個三角形杏黃鏢旗，「維揚」兩字，在西北風中來回搖擺。

緊跟在鏢車之後，是一匹渾身欺霜賽雪的大宛良駒，意態雄壯，昂首踢蹄，得得而行。

這匹龍駒的背上，坐着一位年約四十五六的中年壯士，生得濃眉横眼，虎背熊腰，雖然穿着的並不是緊身衣衫，不容易看出他身形精壯，但那份威武之姿，彷彿在顧盼之間，自然流露出來。

他那青色的衣衫，在寒風中不時的飄起，從衣襬刮起之處，向上飄起，可見長衫之內，斜斜的掛了一口寶刀！

保鏢的鏢師，身掛兵刃，也並非甚麼不通之事，但奇就奇在他除了腰間那口寶刀之外，他長衫右肩之上，也冒出一支劍柄來。

此刻這一隊鏢車正在前拉後推之下，向劍鞘嶺前進，除了馬上押鏢的那位壯士，和兩名年約六十出頭的老鏢師之外，連趟子手也停止了吆喝，幫着車伕們推車前去。

劍鞘嶺山路險峻，在那祁連山中素有斷魂嶺之稱，別說鏢車難行，就是一般行旅，也莫不視爲畏途，只因到了半途之上，便是終年積雪不化的山徑，有時連徒手之人，都不易平安走過去，尤其是入冬以後，更是少見人烟，這隊鏢車却趕在這等時日穿過此間，只怕這十二車貨物必是甚麼貴重之物。

那兩名老鏢師已經下馬步行，其中穿着葛布短襖，藏青棉褲的那位，忽然抬頭仰望高聳的山巒一眼，大聲向身後的馬上壯士道：「大公子，天黑之前如果上不了嶺，事情可就有些麻

煩啦！」

原來這位馬上壯士，竟是南宮世家的大公子，號稱「一劍震江南」的南宮長英。

「維揚」鏢局，名爲江南七省聯鏢，但實際上的主持人仍然是南宮長英和南宮長雄昆仲，南宮世家，在武林中名列四大豪門之首，老主人「無敵神劍」南宮逸，在武林中受盡萬人尊敬，出道以後，一直未曾遇過敵手，雖然老人家一向以來未曾過問鏢局之事，但餘蔭所及，「維揚鏢局」四字幾乎與「無敵神劍」同樣響亮，休說綠林中無人敢動「維揚」字號，甚至連黑道巨擘們也莫不震於南宮逸的劍神之名，遇到「維揚」鏢旗，便自當不曾看見，放過一馬！

是以「維揚」鏢旗所到，都是一路平安，所向無阻。

但眼下這趟鏢，顯然是太不平凡了！

以「維揚鏢局」的威名，居然也會由鏢局的總鏢頭，南宮長英親自出馬押鏢，足見這十二車貨物，縱非天財地寶，那也是朝貢天子的貴重賀禮了！

「一劍震江南」南宮長英濃眉一揚，笑道：「劉兄之意，莫非怕這祁連山中，藏有不法之徒，打咱們主意麼？」

原來這位葛衫老人，乃是福建威遠鏢局的總鏢頭「子午筆」劉一帆，自從維揚鏢局連結七省的另外四大鏢局走鏢以來，他們經常住在金陵，遇到貴重之物，他們也少不得出動，這回不但南宮長英親身押鏢，而且，還帶了江南四大鏢局中的威遠鏢局總鏢頭及「天安鏢局」的總鏢頭「奪命刀」邊凌渡一起。

那另外的一位老鏢頭，自然是邊凌渡了！

劉一帆笑道：「南宮大公子，强人雖有，他們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只是……這劍鞘嶺天寒地凍，大公子和老夫以及邊兄皆不妨事，那些車伕和趟子手，倘要露天過夜，第二天再行趕路，十之八九不大可能……」

劉一帆話音未已，那位走在冰天雪地，一身依然白綢短打，背負一柄金刀的邊凌渡已然回頭笑道：「劉兄，這可是你多慮了，大公子如無安排，又豈肯冒險過嶺？」

劉一帆聞言一怔道：「大公子果有了安排麼？」

南宮長英環目向四週一望，大聲道：「邊兄過獎了，眼下的處境，倒是大出兄弟意料之外，看來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邊凌渡一聽不禁一呆，道：「大公子此言當眞麼？」

南宮長英笑道：「兄弟以往不曾來過祁連，雖然聽說過劍鞘嶺有着斷魂嶺之稱，但也未曾想到這般兇險，邊兄如有高見，兄弟倒要請教一番！」

邊凌渡皺眉沉吟了一下，道：「大公子，這車中的貨物，不知可否挑挽？」

南宮長英遲疑的道：「邊兄之意，要把這十二輛鏢車丟棄不用麼？」

邊凌渡道：「老朽正有此意……」

他語音一頓，指着山巔又道：「這段路雖是十里不到，但如想把鏢車推上嶺去，天黑之前，決難辦到，唯一可行辦法，便是棄去車輛，且等過了一帶山路，到了蘭州，再行打造幾輛鏢車上路，不知大公子意下如何？」

南宮長英略一沉思，接道：「邊兄所見甚是，這些鏢車祇好暫時丟棄了。」

敢情「維揚」鏢局自從建立以來，休說未曾失過鏢，連這等因道路不妥，棄車之舉，也還是頭一遭碰上，是以南宮長英心中大爲感慨。

邊凌渡、劉一帆立即喝令車隊，着那些車伕和趟子手將車上貨物取下，拆散車槓、車軸，當作扁擔使用。

南宮長英這時也下了白馬，自己動手，幫那些車伕卸貨、拆車。

總鏢頭親自動手，可眞是莫大的鼓勵，那消半個時辰，十二車貨物均已卸了下來，擺滿路旁。

劉一帆此刻正在用一把單刀，削那車槓，改爲扁擔，邊凌渡也拔出背上金刀，幫着拆開鏢車。

突然，從那劍鞘嶺絕頂之處，傳來一陣長笑！

南宮長英聽得笑聲，不由臉色一變，就在這頃刻之間，那笑聲已然飛快傳近在黑林之內。

南宮長英失聲道：「這人好快的身法！」

劉一帆和邊凌渡不禁也停了手，目光射向山徑。

也不過眨眼之間，車隊右側丈許之外，突然有一條身影，如同流星一般，直瀉落在南宮長英身前。

南宮長英心中雖然驚駭已極，但表面上却仍是鎮定如常，轉目望去，只見那飛墮的人影，乃是一位年約七旬開外、身高不滿三尺、形貌枯瘦、有似猿猴般的老人。

這老人身穿一件短僅及膝的褐衫，雙臂雙腿，全露在外面，枯黑的有似四段枝椏一般的難看。

怪老人兩眼可是光采逼人，有如冷箭一般的厲害，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南宮長英半晌，怪笑一聲道：「你可是南宮逸的大兒子？」

南宮長英在這怪老人現身之後，便已感到不妙，心中吃驚不少，此時聞言，不由的放下心來，笑道：「不錯，區區正是南宮長英，老丈一身輕功之妙，不在神行大俠林中保之下，想必是武林中大有名望之人了！」

怪老人冷哼了一聲道：「你可想知道老夫的名號麼？」

南宮長英笑道：「正想請教！」

怪老人搖搖頭道：「說不得。」

南宮長英一怔道：「爲甚麼？」

怪老人道：「不爲甚麼，不說就是不說，你再多問，那也是枉然……」

南宮長英祇聽得大爲奇怪，不禁也冷冷一笑道：「尊駕之意，那是看不起我南宮長英了？」

怪老人大笑道：「錯了，老夫如若看不起你南宮世家，早就說出了名號，相反的只因老夫知道，一旦說出姓名，那時老夫對你就不便下手了！」

南宮長英心中一震，忖道：「原來如此……」但他口中却道：「尊駕那是冲着在下而來的了？」

怪老人道：「你說得不錯！」

南宮長英皺眉的道：「在下與尊駕素昧平生，但不知你爲何而來？」

怪老人道：「其實，老夫也不是完全爲你而來的！」

雙目寒光四射，在那十二車貨物轉來轉去，終於停在一隻長約四尺，寬僅尺半的鐵箱之上，接道：「大少爺，這一箱裝的是甚麼事物？」

南宮長英心中一動，暗道：「他莫非爲了鏢貨而來麼？但他從何得來的消息呢？」

心中轉念，口中却道：「這一隻鐵箱裝的是甚麼，在下也不知道。」

怪老人突然怪笑道：「老夫不信。」

南宮長英微微一笑道：「尊駕要是不相信那也沒法子的事了。咱們幹鏢局這一行的朋友都明白，客人的箱籠等物，若是上有封條簽號，咱們向來不作與向托鏢人查問的，尊駕問我，在下自然是不知道了。」

怪老人兩眼一翻，道：「走鏢的人，竟然不知所保何物，天下那有此理？老夫不信，不信！」

南宮長英道：「尊駕此言，未免是大錯特錯了。」

怪老人冷笑道：「老夫錯在那裡？」

南宮長英笑道：「尊駕錯在不知江湖慣例！」

怪老人沉吟了一下，接道：「就算老夫甚少在江湖上走動，不知你們那些甚麼慣例吧，若是老夫要想看看這鐵箱中裝着何物，你南宮大公子可否將其打開？」

南宮長英道：「此事在下無法應允。」

怪老人面色一變，道：「爲甚麼不能？」

南宮長英答道：「箱籠不是在下之物，在下無權擅作主張，尊駕這等强人所難，豈非過份了麼？」

怪老人突然身形一閃，直向那鐵箱撲了過去。

南宮長英濃眉一挑，急道：「你想作甚麼？」立刻飛身追撲了過去。

但那劉一帆與邊凌渡江湖老練，都過人一等，怪人現身以後，兩人雖是未插一言，但早已全神貫注在他的身上，故而怪老人向那怪老人撲去之際，劉一帆兩人便已搶在怪老人前，護住鐵箱。

怪老人一見二老擋住去路，頓時大怒道：「你們是誰？竟敢擋住老夫？」

邊凌渡嘿嘿冷笑道：「維揚鏢局的鏢貨，向來無人膽敢覬覦，閣下冒險而來，可是受了甚麼人唆使麼？」

怪老人哈哈大笑道：「老夫是何等身份之人？又有甚麼人能夠唆使老夫？」

語音一頓，又接口道：「老小子，你是誰？」

邊凌渡怒聲道：「老夫是邊凌渡！」

怪老人兩眼一翻，道：「邊凌渡？這名號老夫倒似聽人提起過。」

忽然又一指劉一帆道：「你呢？又是誰？」

劉一帆沉聲道：「老夫是劉一帆。」

怪老人忽然呵呵大笑道：「老夫想起來了，你是子午筆，他便是奪命刀，是麼？」

邊凌渡與劉一帆二人怔了一怔，互望一眼，劉一帆大聲道：「閣下是誰？居然知道老夫等名號？」

怪老人冷冷一笑道：「要知道老夫是誰？不難，只消你們將這隻鐵箱送給老夫便可。」

邊凌渡一揚手中金刀，沉聲道：「尊駕是爲了劫鏢而來麼？」

怪老人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邊凌渡一楞道：「這話怎麼講？」

怪老人道：「鐵箱見贈，老夫他物一概不取，天下那有劫鏢的人只取一物呢？兩位想想就知老夫說的端的是眞話了。」

劉一帆這時也探手取出一對長約尺半的鐵筆，冷哼道：「不論多少，閣下此舉，已是誠心要碰維揚鏢局的旗號而來，老夫就伸量伸量你的能耐……」

右手鐵筆一揮，一招「鳳凰點頭」，直取怪老人眉心而去。

這時，邊凌渡也揚起金刀大喝一聲，道：「你也試試老夫的奪命神刀！」

「刷」的一聲，金刀一式泰山壓頂，狂劈而下。

怪老人呵呵笑道：「你們早就該動手了！」

但見他雙臂一分，矮小身軀一擰，便自鐵筆金刀之下，穿行而過。

劉、邊二人剛自一楞，怪老人雙手已反向他們二人後心敲來。

邊凌渡與劉一帆二老大吃一驚，急急騰身，橫移三尺。

怪老人趁此機會，忽然閃身向前一衝，那隻大鐵箱已然到了他的手中。

邊凌渡與劉一帆二老不禁面色大變，同時怒聲大喝道：「放下！」

怪老人已然將大鐵箱取到手中，

這時要他放下，那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這時，南宮長英已大踏步走了過來，眼見鐵箱已落入怪老人手中，反倒顯得十分鎮靜，微微一笑道：「尊駕果然是爲了這趟鏢而來的了。」

怪老人這時右手已然提住那隻鐵箱的銅鎖。聞言笑道：「不錯！老夫正是爲此而來……」

只聽得卡察一聲脆響入耳，箱上的銅鎖已碎裂。

南宮長英冷冷的喝道：「閣下此舉，必將遺憾終身。」

怪老人道：「不見得……」雙手一抖，已將那長形鐵箱掀翻在地上，一陣嘩啦啦之聲入耳，衆人眼前頓感一亮。

只見箱中滾出來的全是十兩的金元寶。

一箱之數，不下千兩出頭，但那怪老人看在眼中不但沒有喜色，反倒大爲失望的一脚將那鐵箱踢飛丈外，大喝道：「南宮長英，把所有的箱籠給我通通打開！」

顯然這怪老人要的不是黃金。

南宮長英嘿嘿的冷笑道：「閣下的口氣倒是不小啊！」

「刷」的一聲，南宮長英長劍已然出鞘，接道：「要他們打開箱籠不難，但閣下要勝得我手中之劍。」

怪老人兩眼一翻，大笑道：「你要跟老夫動手麼？」

南宮長英冷冷一笑道：「不錯！」

怪老人道：「看來不讓你見識見識老夫的功夫，你也不會口服心服的了……」

突然舉手向南宮長英當胸一掌拍去。

邊凌渡金刀一揚，刀上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道，湧向怪老人身前，口中却大叫道：「憑你也配和總鏢頭動手麼？還是由老夫把你打發吧！」

這時，劉一帆鐵筆一揮，也撲上前來，一刀一筆，將那怪老人團團圍住。

南宮長英見二老已然出手，自己便掣回長劍，退開兩步！

但他祇看了一會兒，便知道今日之事不妙。

怪老人武功之高，大出他意料之外。

雖然，邊凌渡與劉一帆手中皆有兵刃，但二十招下來，竟是落得守多攻少。

南宮長英明白，再有二十招，兩人非但要敗，而且可能敗得十分凶險……

他迅快的轉動着念頭，心知只有自己出手，或許可以擊退怪老人，但究竟自己能否成功，却也沒有多大的把握！

沉思間，邊凌渡與劉一帆的刀、筆招式，業已到了施展不開的地步了。

南宮長英擔心二老受害，當下不再猶疑，大喝一聲道：「兩位老哥哥，快請退下……」

這一聲暴喝，直似晴天霹靂一般，震得動手中的三人，同時也怔了一怔。

邊凌渡與劉一帆不約而同的應了一聲：「遵命！」刀、筆猛出一招，迫得那怪老人無法在急切間痛下殺手，便自急急向後躍開。

南宮長英長劍一舉，一招「仙人問路」指向那怪老人眉心，口中喝道：「小心了……」

怪老人一看，呵呵的大笑道：「南宮長英，你早就應該自己出手了。」

雙掌一錯，右手向上一揚，直切南宮長英的執劍腕脈，左手却凌空一指，點向南宮長英「華蓋穴」部位。

這出手一式，威力不凡，迫得南宮長英撤劍變招，閃身斜讓五尺。

不過，南宮長英號稱「一劍鎮江南」在劍上的造詣，雖不比他父親南宮逸的「無敵劍神」，但功力之深，却也非同凡响，一退之後，立即揮劍再攻，劍勢凌厲，威力幾及丈許遠近。

怪老人臉色一變，失聲道：「好小子，你當眞有兩手，老夫倒是小看你了。」

應付之間，兩人已各自搶攻了五招三式。

邊凌渡目光一轉，低聲向劉一帆道：「劉兄，咱們趁大公子牽制這老怪之時，叫夥計們快把挑子弄好，免得再躭誤了上路的時光。」

劉一帆笑道：「兄弟也正有此意……」

他們對南宮長英似是極有信心，怪老人武功雖高，兩人連看都不看，儘自招呼着車伕趟子手，收拾鏢貨諸物，隨時可以上路。

那怪老人和南宮長英交手五十餘招，似是覺出情況不妙，突然大喝一聲道：「住手，老夫想說幾句話。」

南宮長英爲人就跟他父親一般，從來不作過份的事，聞言立即收劍後退，接道：「閣下有何見教？」

怪老人眉頭一揚道：「老弟，那柄刀呢？」

南宮長英聽他忽然改了稱謂，心知這老兒已然不敢小看自己了！

但是，這時南宮長英臉色忽然大變，沉聲道：「甚麼刀？在下一概不知。」

那怪老人冷冷的掃了他一眼，喝道：「老弟，咱們明人不說暗話，你這趟由大漠運送到中原的鏢貨，除了這些金銀珠寶之外，還有一件紅貨，別人不知，却瞞不過老夫，不過……」

老人頓了一頓語音接道：「就老夫剛才觀察，這柄古刀，彷彿不在這批箱籠之中，老弟，你把它放在何處？只要你說出地方，老夫拔腿便走，並且保證此後不會再有別人打擾你，老弟意下如何？」

南宮長英淡淡一笑：「尊駕好說，區區接運的貨物，全在此處，甚麼古刀不古刀，恕在下完全不知道。」

怪老人先是怔了一怔，立即大笑道：「老弟，你騙得別人，決騙不過老夫。」

忽然笑聲一斂，怒道：「震天刀流落在大漠之中，老夫早就聽說過，十多年來，老夫一直隱居在天山附近，只是仍未查出此刀的下落，直到半年之前，老夫才風聞震天刀落在一位老傖手中……」

南宮長英心中暗暗吃驚，但口中卻道：「既是當代古刀的下落，尊駕既已查出，為何閣下不去取到手中？」

怪老人冷笑道：「老夫自然是去找過了，可惜的是，老夫去遲了一步，震天刀已被人捷足先登了。」

南宮長英道：「有這等事？甚麼人取走了震天刀？」

怪老人道：「星星峽風雲堡主。」

南宮長英道：「閣下這番應是取到手中才是。」

怪老人道：「你雖然明知故問，但老夫卻不能不說將出來，否則，你必然還要推賴……」

他略一沉吟，接道：「想那風雲堡主龍雲，與老夫本是舊交，當老夫前去向他查問時，他原也不知此古刀是唐代神物，只當是一柄寶刀，送了寧遠侯李成梁的四公子。」

南宮長英越聽越覺心驚，但口中卻道：「閣下說得頭頭是道……」

怪老人道：「老夫說的是句句實言，你如聽不懂，那也是沒辦法，但李四公子得刀之後，卻不知此刀的貴重，而順手送給了他的紅粉知己，肅州大豪『河西神叟』穆金聲的女兒穆蘭花了。」

南宮長英大笑道：「閣下就該找那穆金聲去才是。」

怪老人冷笑道：「老夫自然是去了。」

他目光忽然在南宮長英身上一轉，南宮長英心中大大的一震，只聽得他接道：「但那震天刀已然不在河西神叟穆府中了。」

南宮長英問道：「那裡去了？」

怪老人道：「別人不識那震天刀，但穆金聲卻是識得像這千年以上的神物，非有大德大智之人，不足以屬之，穆兄深知其中利害，自是不會讓他女兒因為持有此刀，而招來殺身之禍了！」

南宮長英大笑道：「不錯，閣下這幾句話倒是有點兒人味。」

怪老人道：「你諷刺老夫，老夫也不與你計較，只是那震天刀的下落，你若不肯說出，老夫就不會善休了。」

南宮長英道：「在下根本不知此事，尊駕豈非無中生有，誠心與維揚鏢局過不去麼？」

怪老人冷笑道：「你這趟鏢是甚麼人托運的？」

南宮長英道：「肅州將軍府的管事。」

怪老人道：「這就是了。」

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老弟你把那柄震天刀放在何處？」顯然怪老人是一口咬定了。

這時連邊凌渡與劉一帆都聽得心戰神馳震悸不已。

他們在接鏢之時，便已知道，這一趟鏢乃是扎手的事，但卻不曾料到，竟然扎手到這等地步。

須知幹鏢局這一行，不怕押送金銀珠寶之類的值錢事物，只因為這些事物，乃是有價可計，眞的有了甚麼閃失，頂多也不過照價賠償了事。

但像這等武林異寶震天刀之類的貨物，非萬不得已，鏢局是不願接下的。

當邊凌渡與劉一帆獲悉居然保的是這類鏢，兩人心中便自大為不安了。

不過，他們卻相信，像這趟鏢當眞是保的這等千古神兵，南宮長英大公子也早已有了甚麼特別的安排了。

南宮長英這時卻十分鎮定，仰天呵呵一笑道：「老丈，那肅州將軍府的管事，交押的貨物，全在此地，若其中眞的有唐代古刀，究竟裝在甚麼地方，連在下也無從知曉，老丈若是要看、要找，不妨先勝過在下再說……」

怪老人看了南宮長英手中寶劍一眼，忽然仰天長笑一聲，飛身而起，橫移八丈，如飛般向一側的山野奔去。

這老人來得突然，走得也如此突然，一時之間，倒叫南宮長英等人大大為之一愣。

南宮長英目注怪老人去處，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邊兄，趁早些上嶺吧。」

邊凌渡大聲道：「不錯，咱們若在天黑之前上嶺，也早些安頓妥當……」

敢情那劍鞘嶺上，除了有着幾家客棧，還有着一位千總級的武官鎮守，少說手下也有千兒八百的戍勇，武林人物就是想劫鏢，礙着官府兵丁面子，也不方便下手。

南宮長英一行人急於上嶺，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但他們卻未想到，事實與他們所料想的事，相差何止千里？

日落之前，一行人已上了劍鞘嶺，並且在靠近千總營壘的那家招商客棧落了脚。

邊凌渡把趟子手分成三批守夜，自己和劉一帆分別守住店前店後，南宮長英便在鏢貨旁邊打坐。

這等安排，自信是天衣無縫，何況南宮長英走入店之後便將震天刀偷偷取下，用一塊破舊的布包起，塞在柴房之中，即使有人前來劫鏢，卻也無法找出震天刀下落。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劫鏢的人，終於在三更時分趕來了。

邊凌渡守在店前，自然是首當其衝，不過，出乎他意料之外，倒是來人之中，並無那位猿猴般似的怪老人。

邊凌渡用事先約定的暗號，告訴了南宮長英與劉一帆，劉一帆招呼了守夜的趟子手，移向堆置貨物的廂房，南宮長英急急趕到前院去。

此刻，前院已是燈火輝煌，光得如同白天一般。

店家連影子也沒有見到，兵營方面，更是闃然無息。

南宮長英目睹這些人竟敢如此明目張膽，心中便知不妙。

他身為劍神之子，又是江南七省聯鏢的總鏢頭，遇到任何大變，也不作張惶之態，是以，他凝目打量了站在前院中的對方首腦三人一眼，便自拱手道：「朋友，深夜造訪，不知有何見教？」

果然很有氣派，那三位老人不由得互望了一眼，同時點點頭，彷彿是對南宮長英的出奇鎮定功夫，甚表讚揚。

南宮長英暗暗皺眉，心中着急的暗道：「看他們的神態，頗似武林中極有地位的人。」

他轉念未已，那三位老人中的一位，大聲笑道：「老弟可是南宮大公子麼？」

南宮長英抱拳答道：「不敢，在下正是南宮長英，不知三位老丈怎麼稱呼？」

那當中的老人笑道：「老夫林彬，大公子可曾聽說過麼？」

南宮長英心中大大一震，脫口道：「老丈就是青山三老中的老大『狂刀』林老前輩？」

他目光在另外二位老人的身上一轉，接道：「不消說，這兩位必是『怒劍』雷老和『拳怪』畢老了！」

左首那黃衣老人哈哈大笑道：「不錯，老夫正是雷震。」

右首那位禿頂胖老人道：「大公子，你居然知道老朽的名號，少時老朽倒要領教一下大公子的劍法，比老朽的拳上眞力，究竟誰強了。」

敢情這三位老人正是大青山的山主「劍掌雙絕」岳嶽的三位結義兄弟，在武林之中輩份甚高，不在六大門派的掌門之下。

南宮長英只感到今夜之事，非但不妙，八成自己一世英名，就要栽在這劍鞘嶺上了。

他心中雖然是不悅，口中卻是朗聲笑道：「畢老好說，晚輩螢火之光，怎可與畢老相較？」

語氣雖然謙虛，但手中卻已掣出了佩劍。

「拳怪」畢邪哈哈一笑道：「大公子果然不愧為劍神之子，就衝着這幾句話，老朽也不能藏拙了。」

笑聲一頓，接道：「不過，在考究武技之前，老朽等還有幾句話，想向大公子請教！」

南宮長英道：「三位有甚麼指教，請說無妨！」

「狂刀」林彬那清瘦的臉上，露出一絲沉重的神色，低聲道：「老弟台，那震天刀可在這批貨物之中？」

南宮長英心中暗道：「果然乾脆，不愧一代高人的口吻……」

儘管他心中十分欽佩，口中却道：「不在！」

這兩個字回答得如此斬釘截鐵，倒是大出林彬意料，怔了一怔，道：「不在麼？」

南宮長英道：「晚輩說的是實情。」

林彬轉頭看了「怒劍」雷震和「拳怪」畢邪一眼，皺眉道：「老弟台，這事關係極大，尚望你莫要等閒視之，誤人誤己。」

南宮長英道：「老前輩是不相信在下了？」

林彬道：「老夫知道那口震天刀落在肅州將軍府內，而且，也確實知道那震天刀交由『維揚鏢局』保送京城，老弟台此刻矢口否認，叫老夫怎能相信？」

南宮長英心中大大的一震，忖道：「看他說得頭頭是道，必是肅州將軍府中，早就有他們手下之人了……」

但南宮長英口中依然來個不知，笑道：「老前輩，那口震天刀確確實實不在這批金銀珠寶之內，老前輩若是不信，日後必可求得證實。」

林彬沉吟道：「從何證實？」

南宮長英道：「晚輩在抵達此間之前，曾經遇到一位形如猿猴的怪老人打擾，他也是為了震天刀而來，結果都是未曾查出，空手而去……」

畢邪聞言，面色一變，失聲道：「那老人可是姓袁的麼？」

南宮長英道：「他不肯說出姓名，是否姓袁，晚輩不曾問明白。」

雷震長嘆一聲道：「準定是他了……」

林彬忽然大聲道：「南宮老弟，那矮老人的輕功可是高明得很麼？」

南宮長英答道：「不錯！」

林彬突然臉色一沉，接道：「老弟，此人乃是『無影矮叟』袁化風，身為百魔教總護法，老弟聽說過麼？」

南宮長英臉色一變，皺眉道：「原來是他麼？」

林彬正色道：「百魔教主慕容光華身為一代大魔頭，震天刀如落在他手中，就不啻如虎添翼，即使令尊出山，恐怕也制他不住了！」

南宮長英點點頭道：「老前輩說得不錯，只是……那震天刀委實不在這批珠寶之內啊！」

林彬臉上現出失望之色，看了南宮長英半晌，才道：「老弟台，茲事體大，你可千萬莫要自誤啊！」

南宮長英也知道林彬說的乃是事實，這事牽連到百魔教之人，確實不

是自己所能擔待的了，當下沉吟了好一會，方道：「不瞞幾位老前輩，那震天刀現下雖不在晚輩身上，但此刀的下落，晚輩却是知道。」

畢邪急問道：「在那裡？」

南宮長英笑道：「是在一個十分安全的所在。」

他話音未了，突然不遠處傳來一陣笑聲，道：「好小子，你終於招認了。」

人影一閃，南宮長英身前多了一個矮老人。

此人非他，正是那「無影矮叟」袁化風。

林彬等三老臉上變色，大喝道：「袁兄，你的膽子眞是不小啊！」

袁化風冷冷一笑道：「老夫膽子不大，又怎敢前來劍鞘嶺生事？別人不怕，但大青山岳嶽老山主，老夫倒要忌憚一二。」

他這番話顯然是充滿了諷刺。

畢邪第一個怒火上沖，怪叫一聲：「袁化風，你且試試畢某的老拳……」

呼的一聲，直搗了過去。

袁化風一閃身，早沒了影子。

但四週的瓦面上，忽然同時出現了數十條人影。

「無影矮叟」袁化風的聲音忽地從那屋後傳來道：「百魔教已將劍鞘嶺團團包圍住，你們如想不死，最好是束手就擒……」

「拳怪」畢邪氣得哇哇大叫道：「放屁，袁矮子，有種的就出來試試老夫的鐵拳！」

任令畢邪怎生叫罵，袁化風却眞的如化了一陣清風一般，不肯再行現身。

但是，在正面的屋頂上面，這時却有人笑道：「畢兄，你怎的火氣如此的猛？」

畢邪抬頭望去，只見那說話之人，乃是一位身高七尺、相貌威猛的白袍老人。

此時，心中一驚，抱拳道：「估道是誰，原來是百魔教玄冰堂的堂主司徒兄親自光臨，眞是幸會得很！」

原來這白袍老人，乃是百魔教玄冰堂的「烏杖神翁」司徒清，在教中可列爲第一高手，除了那位教主慕容光華之外，教中無人武功高過他。

司徒清手中烏木神拐一頓，飛身直落而下，笑道：「畢兄，有句話兄弟說出來，只怕不大中聽，尚望畢兄和雷兄、林兄三位莫要見怪！」

畢邪冷冷的哼道：「甚麼事？你既然想說，那也不用婆婆媽媽了……」

司徒清微微一笑道：「震天刀出世，百魔教志在必得，大青山方面，兄弟希望莫要介入其中。」

畢邪雙眉一揚，朗聲大笑道：「司徒兄眞是要將咱們趕走麼？」

司徒清道：「不敢，爲了不傷及彼此和氣，兄弟只望三位不再插手！」

畢邪想都沒想，大喝道：「不走！」

林彬却笑道：「司徒兄，震天刀乃千年神物，人人皆想得到，貴教有心取到手，本屬人之常情，但如今就憑司徒兄這幾句話，想把林某等人趕走，貴教也未免太小看了天下豪傑之士了。」

司徒清沉吟道：「三位是不聽在下的勸告了？」

林彬道：「各憑手段，誰先取到手中誰就是震天刀的新主人。」

司徒清突地的仰天大笑道：「大青山岳山主一身武功不弱，這一點兄弟並非不知，不過，兄弟要告訴三位，合你們大青山之力，想與本教作對，那可是不智之擧。」

雷震接口道：「百魔教在武林中勢力很大，雷某早有耳聞，江湖六大門派，沒有人膽敢招惹你們，那只是他們膽小怕事，但司徒兄莫要忘了，大青山可是不吃這一套，百魔教只消劃下道來，雷某等隨時隨地奉陪候教。」

司徒清目光在林彬等三人身上一轉，笑道：「三位豪放得很，兄弟十分佩服。」

語音一頓，接着又道：「只是，兄弟爲三位這等妄逞匹夫之勇，大感不値。」

畢邪右手一揮，呼的一拳搗了過去，口中喝道：「司徒清，你且試試老夫的這一拳！」

司徒清白眉軒動，擧手一揮，將畢邪拳力化開，冷冷的笑道：「三位當眞要和百魔教作對麼？」

畢邪號稱「拳怪」，拳力之強，自是高人一等，但司徒清隨手一揮，就將他的拳力化解，武功之強，果眞是驚人，畢邪雖然生性怪癖，但遇到這等高手，他也不願再冒失出手了。

林彬適時接道：「司徒兄，震天刀大青山是決不放手，百魔教若要强取，至少得先將兄弟等擊敗。」

這話十分明顯，司徒清不由仰天大笑道：「很好！林兄既是決心一戰，兄弟只好奉陪了。」

笑聲一斂，只見他烏杖一揮，從那屋脊之上，立即縱落五人。

袁化風也從另一個角落，走了過來。

司徒清向那五人揮手道：「有勞丁兄五位接下大青山三老，那南宮長英公子，由老夫自行料理了。」

五人應了一聲是，於是便各自取出兵刃，向大青山三老圍了過來。

袁化風則目光灼灼，逼視邊凌渡與劉一帆身上，防着他們暗中搗鬼。

南宮長英橫劍在手，凝視着「烏杖神翁」司徒清，臉上充滿愼重之色。

司徒清却是微微一笑道：「南宮大世兄，那震天刀放在甚麼地方？大世兄可否見告？」

南宮長英抱劍一禮道：「司徒前輩好說，那震天刀下落，在下委實不便

說出，尚望前輩見諒！」

司徒清道：「大世兄，老夫與令尊相識多年，若是爲了此事得罪了世兄，老夫心中實在有些不安……」

語音頓了一頓，又道：「不過，教主之命，老夫又無法推諉，只望大世兄看在世交的面子上，告知老夫那震天刀下落，非但老夫感激不盡，今後但凡大世兄鏢局的鏢旗所到之處，百魔教定將全力護送……」這番話果然是十分誘人，以百魔教的實力，倘若眞肯維護維揚鏢局，那眞是鏢局之福，換了任何人，八成也將一口應允的了。

但南宮長英却搖搖頭，大笑道：「前輩高誼，晚輩十分感謝。」

他語音一頓，又接口道：「至於震天刀下落，恕晚輩無法說出。」

司徒清臉色一變，嘆了一口氣道：「大世兄，識時務者爲俊傑，今日之事，你不說出來，將有甚麼後果，難道大世兄還看不出來麼？」

南宮長英笑道：「前輩不用再多言了，晚輩不能說出震天刀下落，前輩縱使殺了我，那也是沒法子的了！」

司徒清雙眉一皺，沉聲道：「大世兄這般固執，倒教老夫好生爲難。」

南宮長英却笑道：「前輩不必爲難，即使慕容教主親臨，晚輩也是這般固執的回答。」

司徒清呵呵一笑道：「大世兄這話，老夫倒是相信的，只是，慕容教主並未前來，大世兄若要說，那只是請你去一趟大雪山了。」

南宮長英聞言一怔，道：「要我去大雪山？」

司徒清道：「不錯。」

南宮長英答道：「若是晚輩不去呢？」

司徒清道：「只怕由不得你大世兄不去了。」

南宮長英怒喝道：「前輩可是要動强麼？」

司徒清道：「不敢！老夫奉命前來，若是取得震天刀，那自是不必勞動大世兄你，但若大世兄不肯將震天刀交出，老夫少不得也要煩請大世兄移駕大雪山一行了。」

南宮長英一抖手中寶劍，仰天長笑道：「前輩之意，果然是志在劫持在下了？」

司徒清道：「老夫誠意相邀，大世兄怎麼說得這樣難聽？劫持二字，不妥得很！」

南宮長英臉色一沉道：「前輩若要晚輩前去大雪山，那也不難，除非將晚輩一杖擊斃，抬個死屍去見那慕容光華教主，否則，在下決不前往。」

字字有如斬釘截鐵，只聽得司徒清心中一震。

若就武功而言，南宮長英自然不是司徒清的對手，但司徒清却明白，自己除非打算與武林中的幾大豪門世家反臉成仇，否則，絕對不能下手。

他沉吟了一下，笑道：「大世兄似是迫得老夫別無他路好走了。」

南宮長英哼了一聲，却是未予置答。

此刻，那姓丁的五人，已和大青山三老動上了手，饒是以五對三，一時却也未能佔得半點優勢。

袁化風和邊凌渡與劉一帆二老並未動手，但情勢上也極爲緊張。

四週屋面之上，人影綽綽，這正顯示出百魔教來的人，實在不少。

司徒清目光橫掃院庭中各人，突然似是下了決心，向南宮長英低聲道：「大世兄，老夫不願與你爲敵之意，你莫非還未看出麼？」

南宮長英楞了楞，心中尋思道：「不知他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他竟敢背叛慕容光華麼？」

轉念之間，暗道：「我不上他的當，說不定他用的乃是苦肉之計？」

一念及此，當搖頭道：「前輩不用多說，那震天刀的下落，晚輩決不會說出。」

司徒清大爲着急的聳動雙肩，突然改用傳聲道：「大世兄，老夫與令尊的關係，非比尋常，維揚鏢局的事，老夫是不能不管，但慕容教主方面，老夫一時也不能不虛與應付，大世兄最好是想一個甚麼法子或理由搪塞一番，或者將震天刀先行交出，老夫負責不讓它落在慕容光華手中便是。」

南宮長英見他改用傳音之術，心想，他這番話八成不會是假的了。不過，他却顧慮到一點，設法搪塞，未嘗不可，但如果要自己將震天刀交出，可就萬萬不可能了。

當下大聲道：「老前輩，那震天刀仍在肅州地帶，在下並未帶來，你要我交出，又怎生能夠呢？」

司徒清怔了一怔，道：「還在肅州將軍府中麼？」

南宮長英道：「不錯。」

司徒清沉吟道：「那肅州將軍府中，並無武功高强之人，那震天刀若是仍在府中，眼下豈不是十分危險麼？」

南宮長英道：「這不是……在下職責所在，恕在下無法爲他們設想了。」

司徒清笑道：「大世兄，你此言當眞麼？」

南宮長英道：「晚輩豈是說謊之人？」

司徒清點頭道：「若是別人這麼說，老夫絕對不肯相信的，但如今此話由大世兄說出，自然有些不同……」

語音一頓，又接口道：「老夫這就前去肅州一行，但願大世兄不會欺騙老夫。」

一揮手，向那丁氏五兄弟道：「丁兄，咱們不用打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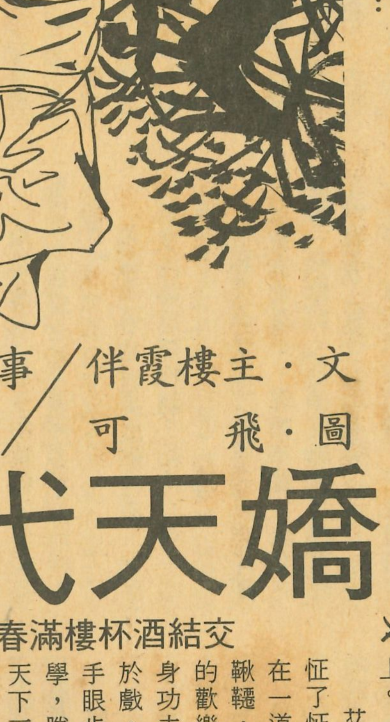
那丁氏五兄弟，在哀牢山原是一方之霸主，號稱丁氏五雄，自從慕容光華在三十年前百魔教玄冰堂設在哀牢山之後，丁氏五雄便投入了百魔教中，充任護法之職。

（未完·一）

××××××××

上文提要：漁隱和艾芙進了霍爾王子的別墅，見到了醉菩提，才知一切，是霍爾暗中照顧他們，成全了火鳳凰爲大女俠、萬家生佛，還澤及宋匡，使他不遭到緝捕，至於假冒火鳳凰的是誰，只有追查弄個明白，既不是醉和尚，更不是宋匡，定然是一個女的，結果被她查出，果然是中原樓見過的江虹，霍爾對江虹也特別照顧，一視同仁……

××××××××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五柳莊籌措軍餉　春滿樓杯酒結交

艾芙想不到樹高葉茂更易藏身！

艾芙一瞟眼兒，賊和尚可不是在頭頂，在頭頂盪去又盪來，原來和尚的脚勾着一根長長細細的橫枝，頭下脚上，半倒吊，半斜躺在橫枝的枝椏上。

艾芙心頭再有怒火三千丈，可也怔了怔，小時候，她和瘋和尚終日瘋在一道兒，和尚教過她恁地倒吊着盪鞦韆，玩耍嬉戲，不僅爲她帶來兒時的歡樂，那時她不曉得，後來她練輕身功夫，一日千里，始悟出和尚寓教於戲，從小就替她紮穩了基礎，那身手眼步法上的功夫，她十年秦嶺山中學，勝過他人數十年苦練之功，當今天下三位武林奇人，其實她已師事其二，之所以小小年紀，武功便已恁地了得。

本就是小孩兒的氣怒，兒時的往事一上心頭，如何不化爲嬉樂，艾芙假作不見，賊和尚、瘋和尚，兀自罵不絕口，假裝尋找，却早棄了手中樹枝，扣住了鳳凰鞭的機簧，驀地騰身一掠，銀霞暴閃，只聽卡察一聲响，和尚連人帶枝，跌落地下，只聽得半聲啊呀，落地那麼抽搐了兩下，便不動彈，也沒聲了。

艾芙一怔，那橫枝離地三數丈高，和尚冷不防地撞跌下來，又是頭下脚上，任他武功再高，可也是血肉之軀，頭先着地，不死也會暈去的。

和尚仍然不動無聲，艾芙心下着慌，連叫了兩聲，跑過去一探鼻息，那還有甚麼鼻息，艾芙只覺地轉天旋，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饒是她拳頭上立得人，再潑辣也還是女娃娃，何況除了爺爺，再沒有比和尚更親的人了，在別人面前，她是噹噹响的女中豪傑，但在至親的人面前，反而是最脆弱的女娃兒，正是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哭道：「和尚你別死呀！我不是存心，不過和你玩玩，那曉得……」是呀！和尚比她爺爺更老，功夫是老的辣，但老了骨頭，身手便失靈活，她無心，和尚可也不防，只見那和尚的面色越更白了，白如死灰，更抱着和尚，放聲大哭，那知才哭得三兩聲，驀覺和尚在動彈了，呀！眞是抽搐了一下，忙看時，淚眼模糊中，和尚可不是在對她咧嘴一齜牙，跟着眼睛也睜了開來。

艾芙噯呀一聲大叫，跳起身來，可見到她氣得臉色也變了，竟忘了和尚內功已造極登峯，能閉氣，停止脈息運行，該死瘋和尚，原來是裝死！

和尚裝得眞像，像是幽幽才氣轉，少氣無力，他說道：「小芙兒，我和尚正行走在黃泉路上，好不慘慘悽悽……」

艾芙放鬆了咬緊的牙兒，一面把軟鞭纏回腰上，一面用眼角兒搜索，在這裡了。那根折斷的枝條，就在脚邊，只那麼一轉身，脚尖就踏在枝上了，狠狠的噓了一口氣，放柔了聲調

說道：「當眞陰風慘慘，愁霧悽悽，那小鬼，啊，不是，是無常爺，說道：你這不守清規的酒肉和尚，該打下十八層地獄，那無常爺的舌頭伸得好長啊，有兩尺多長，是不是？」

其實她的眼兒在估量，脚下的斷枝足有兩尺多長。

和尚說：「是啊，足有兩尺多長，我未入地獄，不上刀山，不下油鍋，看來啊！小芙兒，那小鬼的一頓鞭兒是免不了的啦！」

哎呀！和尚一定是瞧見她的眼兒瞄那樹枝，當眞是鬼老精，再不遲疑，脚尖只那麼一勾，抓住挑起來的樹枝，她早已蓄勢，如何不快如閃電，猛可裡向和尚抽去，小艾芙如何不恨得牙癢癢，和尚裝死已難饒恕，見到她傷心的哭，又如何不羞，羞惱更成了怒，怒道：「該死的和尚，敎你嚐嚐這一頓鞭兒。」

和尚歡聲啊呀，滿以爲和尚會跳起來，是以艾芙是估計他的躍勢掃出的，那知和尚就地一滾，跳起身來已在一丈以外，並未打中。

艾芙跳起脚來，叫道：「你冤得我苦，和尚，乖乖兒的給我抽兩鞭便是。」

和尚掉頭就跑，邊跑邊叫：「小芙兒，你可別追來，和尚要去捉那殺官劫庫，假冒你名兒的小子，晚去了，那小子可就會溜了，沒工夫和你玩兒。」

艾芙一怔，叫道：「和尚，等等我，我饒了你這頓鞭兒就是，原來你……你曉得，你這該死的和尚，等等我呀！你怎不早說。」

艾芙追得快，和尚跑得更快，和尚既稱那人是小子，可知道那殺官劫庫，假冒她名兒的人是誰，但任她如何把輕身功夫施展開來，和那和尚的距離倒拉得更遠了，和尚在說甚麼呀！勁風灌耳，隱隱約約，她聽清了三個字！

五柳莊！

＊　＊　＊

五柳莊！是了，這裡就是五柳莊。

一彎流水繞莊村，却又在兩山環抱間，滙成了一個小湖蕩，五株柳樹罕見的巨大，斜伸的樹幹幾乎貼近了水面，柳絲兒貼水飛拖，把平靜的湖面，劃出了一圈圈的漣漪。

流水繞村莊，莊村的房屋却又繞小湖蕩，任它景如畫，艾芙却是一眼也不瞧，皆因那通往莊院的石橋上，彷彿絡繹不絕，却都是同一方向，前往那莊院。

艾芙來到小橋邊，站定了，這必是莊中那戶高大門牆的人家在辦喜事，遠遠已清楚可見，結綵懸燈。

更令艾芙奇異的是，橋上前往的人，倒有多半虬筋栗肉，更有不少高一頭，低一臂的，顯是江湖中人。

不用說，那莊院的主人，必也是江湖中人。

殺官劫庫，和尚口中的小子，當然是武林中人。

她再不疑惑了，殺官劫庫，假冒她名兒的小子，必也在莊中，不是莊中人，也必是賀客。

「喂，那小子！站住了！」

有人大喝一聲。

艾芙急忙回望，左望右望，她心中正想着假冒她名兒的小子，就有人在大喝小子，只道就是那該死的混帳小子，嘿嘿！

不自覺右脚一立，嘿嘿！若是那小子，若就在身邊，她就順手給他一個嘴巴子！

她可忘了，她現下不是姑娘，正扮成了土頭土腦的小兒郎，人家是正向她大喝！

「小子，你望麼，快快滾開！」

艾芙那雙睜大的雙眼一接觸，才想起自己扮成了小子，人家是在對他喝問。

她的眼兒才瞪了一半，却又垂下了，當眞，她扮成了鄉間的小兒郎，又陌生，她又東張西望，跡近窺探，又站在橋頭不前，也就在那瞬間，她也才注意到，或遠或近，都有人在查看監視入莊的人。

還有甚麼不明白的，新津城地覆天翻，偏巧今日這麼多江湖中人哨聚，還怕官府不注意麼？莊中人自會加強戒備。

且慢，除非你借隱身之術，否則，衆目睽睽之下，任你絕頂輕功，也飛渡不過這唯一通道的石橋。

艾芙畏畏縮縮地，怯生生的退下橋來，喝問她的漢子，自也不再理會她。

誰又會去理睬一個鄉間的野孩子，那個孩子不喜歡瞧熱鬧？

艾芙非要查出假冒她名兒的人來不可，沒法兒，溜了一個大圈，繞到莊後，借溪邊樹叢掩蔽，飛掠過溪，繞到那高門牆的大門前，妙極，可不是有三三兩兩的小兒郎在瞧熱鬧，女孩兒扮小子，登時小了幾歲，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便成了十三四歲的小子。

艾芙混入那瞧熱鬧的小孩兒羣中，縮縮身，再又矮了一截，只見五七個漢子簇擁着一個五旬上下，不怒而威、氣度非凡的人走來，尚未走近大門，門內早搶出一個老人來，拱手呵呵笑道：「賤辰怎敢有勞大駕，却是吳爺光臨，眞個蓬蓽生輝。」

來的這人乃是芙蓉城中大豪俠，却不在江湖中討飯吃，有一身武功，亦有家財，把商場上賺來的資財，當眞是揮金如土，廣交朋友，因是贏得人人尊敬，有一身的武功，却又不以拳頭逞能，而是以德服人，自從韃子鐵騎踏破大好河山，蜀水蜀山亦在鐵騎中呻吟，這吳桐在商場上久已長袖不舞，人前亦少露面了，有人往訪，

家人皆回說他已外遊。

正是，這人姓吳名桐，因與文人墨客亦多有交往，也許令這些人聯想到孟嘗君吧，自此人人以吳桐君稱之。

那吳桐君也搶了一步，拱手道：

「老哥哥大壽，敢不親來道賀。」

原來這老莊主亦是岷江流域噹噹響響的人物，武功高强，廣收門徒，交往可全是江湖道上的朋友，五岳山上的江湖道上人，經常在此出沒，多知他與黑道中人有來往，但爲人既義薄雲天，高風亮節，任誰也敬他十分。

那艾芙怎會有興趣聽下去，但任她眼兒在人叢中溜轉，可沒見有甚麼小子，不錯，人家額頭上又不會刻字，便是見到了，又怎知是假冒她名兒的小子？

但艾芙絕頂聰明，醉菩提既說是小子，必很年輕，既能殺官劫庫，來去無踪，武功必了得，又豈能瞞得過她的一雙慧眼，無論如何也能瞧料幾分。

也許早已入莊了，已在莊中。

那還等甚麼，趁人家不注意，一溜一轉，便已在大堂了，但都不見有小子可疑的人，溜來轉去，竟來到少人來往的後堂。

艾芙好生失望，正想溜出去，驀然一怔！只聽有人說，道：「是了，這銀子必是昨晚從新津城中打劫來的庫銀，你說是麼？是一個小子送來的！」

艾芙慌忙貼近窗子，果然醉菩提沒騙她。

只聽有人回答道：「如何不是，我們三人才搬得動的，看他小小年紀，兩手提來，却似輕如無物。」

「他說了些甚麼？」

「好教你得知，他一開口，可眞把我們嚇了一大跳！他說：一把銅壺煮三江，請轉告老莊主，在下也來加一點柴薪，兼賀老莊主大壽！」

艾芙戳破了洞，一瞧，只見一個中年人睜大了眼，說：「這麼說來，他和我們是借做壽爲名，其實是爲江三爺籌措軍餉了，却又爲何不留下？」

背對着艾芙的人道：「他那容我們發問，只那麼微一塌腰，就飛身上房去了！」

好！那吳桐君雖未見過面，却早有耳聞，這麼說，必也是以賀壽爲名，送軍餉是實。

可不是先前見到那吳桐君身後的人，抬着兩口大箱，好生沉重，只怕箱裡裝的，都是銀子。

好，豈僅人心不死，竟有這麼多的英雄豪俠，共襄復國大業，好得很。

既然那小子果會前來，來又去了，還就擱甚麼，走！

進來不易，走可容易了，這番大搖大擺，打前門出莊，來的人更多了，那小子雖未找到，但知一把銅壺果已煮沸了三江，已有這麼多的英雄豪傑，江湖中人，共襄義舉，他日舉義旗，又何愁不能驅韃虜，共復我大好河山。

却是休誤了行程，那小子假冒了她的名字，是一路北上，江虹能不令她關心，眞不明白，住在中原棧，日日接觸的都是江湖中人，這江虹却對江湖中事如是無知，也許是生性太善良吧，可也已在前頭。

微笑浮現在她的咀角，眉梢兒却挑怒，呔！殺千刀的醉菩提，賊和尚，也死到蓉城去了，哼哼！鬼影手，賊霍爾……

她的眉梢兒挑得更高了，走！鄉間的野孩子奔跑在道上，任路上多行人，倒也不怕驚世駭俗，她一口氣跑下去，想想有多少人，是她要追的，要找的，要尋的，要鬥的，要狠狠懲戒的，那還會停得下步來。

只有一個人，是她偶然想起，也不會在她心上停留的，而且一旦想起來，咀角立即浮現鄙夷，眞不明白，文丞相怎會生出這麼個不中用的孩子來，文匡宋，若他必能匡宋，太陽兒也打西邊出來了。

過了雙流，日未當中，芙蓉城的城門已在望了。

她忽然失聲笑了出來，這匡宋不已把名兒顚倒過來了麼，改名宋匡，倒眞恰當不過。

以往，她本人已美艷出塵，絕世美容顏，更兼衣綾羅，那驚艷的路人，誰不停足而觀，眞箇是目迎目送，瞧得她惱不是，怒也怒不得，惱怒聲在心頭，更是渾身不自在。而今，哈哈，任誰多一眼也不瞧他，近身亦要避開去，好不自在，往人堆裡走，以往是她躲人，而今，她一走近，人人嫌她這臭小子骯髒，還會不慌忙讓路。

她好不得意，心裡一樂，專找人堆中鑽去。

江虹來了嗎，找到江虹，還怕找不到那賊霍爾和鬼影手。

賊和尚死在那裏去了，說不定就在身邊，隨時會在你面前冒出來，衝着你一齜牙，會嚇你一大跳，不行，她已吃過虧，你越是罵得厲害，和尚越樂，却是你越不睬他，反倒會來撩你。

別瞧她心裡罵賊和尚，死和尚，其實一想到醉菩提，笑就在唇邊，樂就在心中。

其實，別瞧她罵賊霍爾，沒有人會厭惡發自眞誠的慇懃與愛慕，因爲那是異於糾纏，非常的慇懃，只不過表達的是非常的愛慕，被愛的喜悅，她得到了人性的女性的天性的滿足，也許僅是一分喜悅，二分滿足，甚至她不自覺地，也會拒絕承認的。

啊！那是甚麼香，好香！

是餚香！可不是中午時候，好大的一座酒樓，飄出來的陣陣香氣，引

發了她的饑火，當眞，她有多久沒吃過飯了。

「喂！站住了，走開。」

在他走到門口，一個小二哥適時攔阻了她，更瞪眼道：「這也是你來的地方，要殘羹餿飯，在遠遠地方等着。」

艾芙眉梢一挑，當眞，她可不是像個小要飯的，是她自己連臉也抹髒了，街上的人見到她也要躲開，其實怒不得這小二哥。

但也難免心頭有氣，只那麼旋身一溜，已轉到了小二哥背後。

小二哥咦了一聲，難道活見鬼，面前的人，突然無影無踪！

驀聽身後一聲响，隨聽桌子拍得震天價响，回頭看，小二哥的眼可瞪得大了，小要飯的竟在近門口的一張桌上，昂然高坐，面前是一錠白花花的銀子。

叫道：「渾小子，滾過來！」

嘿，有了銀子，小要飯的自己也成了大爺，小二哥可成了渾小子，任他老大不願意，也得走上前去。

艾芙叫道：「好酒好菜，儘管拿來。」

那小二哥瞄了桌上的銀子一眼，即使上等筵席，也開得出兩桌來，哼！

當眞，艾芙抹髒了臉，可沒抹黑脖子，只要那麼一扭頭，就露出細皮嫩肉，敢情是他走眼了，顯然是個富家的淘氣小兒郎，他可有了主意，立即吩咐廚下，把最貴最好的菜，雙份做來。

咄嗟間，陸續擺滿了一桌，拼攏一桌子又擺滿了，再拼攏一張，又擺得滿了。

小二哥好生失望，因爲看不到艾芙緊張心痛的顏色，倒兀自嘻笑起來，道：「春滿樓，成都城可是數了第二，沒人敢認第一，敢情只得這點兒菜餚呀。」

小二哥可又瞪眼了，失望又惱怒，道：「菜餚倒還有，只怕你沒了銀子。」

驀見金光一閃，一聲沉重的悶响，銀子傍邊，多了一顆金錠兒。

有人朗朗地笑道：「好個豪爽的小兄弟，我來湊個興兒。」

艾芙轉頭一看，只見門邊站立一人，顯是剛進來不久，被面前的小二哥擋去了大半身影，若非那小二哥也扭身，還露不出來。

是個少年公子，艾芙陡然眼睛一亮，端的人中龍鳳，鷄羣鶴立，不但美丰姿，且氣概豪邁更瀟洒。

不知怎的，艾芙陡然一陣心跳，說不出話來。

那少年好一雙黑白分明，而又明亮烱烱的眼睛，敢情眼兒也會笑的，帶笑道：「小兄弟，不用摸了，許我也來湊個熱鬧如何……」

却不待艾芙邀請，拉張櫈兒，就在艾芙身邊一坐，對小二哥道：「小兄弟多的是銀子，只怕你們的菜餚端不出來。」

艾芙可不是伸手入懷，就抽不出來，她又那來許多銀子在身上，不料這突來的少年，倒替她解了困窘，免了尷尬，心下不禁在好感之外，更又添了幾分感激。

豈僅是一見如故，倒像是多年老相識，也不理會身邊傻了的小二哥，更不理會他們早驚四座，人客雖多，此時竟鴉雀無聲，莫不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們，拿起酒壺，把艾芙面前的酒杯斟得滿了。

嘿！她艾芙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可不能被比下去了，那心兒一定了下來，拍起桌子，嚷道：「還不添杯筷來，好，你這個人倒爽快，我交定你這個朋友啦。」

少年喜孜孜，眼兒更亮了，朗朗笑道：「小兄弟，咱們是一見如故。」

接過小二哥送來的酒杯，自斟得滿了，一口喝乾了杯中酒，向艾芙一照，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請！」

嘿！她艾芙怎會輸於他，那南郭先生日常手不離杯，正是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艾芙從小跟隨在南郭先生身邊，還有不會喝酒的，何況瘋和尚醉菩提，在她還是幾歲的小女孩時，把她灌醉得成了小瘋，大瘋小瘋日常在一起，可不也是一口乾了。

哈，他爽快，她更豪邁，兩人酒到杯乾，擺滿了三張桌面的菜餚，何曾動過箸。

艾芙五七杯落了肚，醉不倒她，倒更從初逞一時之氣中清醒了過來，心道：「忑是難得，驀然看來，他像個文秀書生，但豪邁得不亞江湖中人，丰神俊朗，更兼烱烱雙眸，八成練習過武功。」

艾芙不醉，倒更清醒了些，忑怪，她扮成了個農家小兒郎，頭髮不披肩，胡亂挽成了個蓬鬆的髮結，臉也抹得髒了，街上行人碰到她就避開，而他，這衣着華美，翩翩佳公子，怎會跑來和她……嘿……哎呀！莫非她有了甚麼破綻？

心下在想，不自覺低頭往身上瞧。

身上是他偷來的粗衣布裳，雖不破，却舊而有些髒，一點兒破綻也沒有，摸摸臉，沒鏡，她可只能用手摸，手上可不長眼睛。

驀聽那少年呵呵笑道：「小兄弟，不用摸了，摸兩摸，你那臉上的泥，可會掉光了。」

啊呀！艾芙差點跳了起來，泥在臉上抹了老大半天，早乾了，如何不一塊塊脫落，顯露出她芙蓉如面的本來面目，顯然人家早瞧出她是喬裝改扮，改扮得又豈僅不到家，簡直是拙劣。

其實她也眞少了歷練，窮小子骯髒的小要飯，身上怎掏出一大錠銀子

，掏得出，又豈會豪邁得要盡酒菜，任他家財萬貫，也不至如此浪擲。

不過麼，總算好，雖被人家識穿，不過仍以爲她是小子不是女孩子。

女孩兒家就有那份敏感，只要一接觸對方的眼光，立即分得出來，人家可是坦蕩蕩。

艾芙嘻嘻一笑，說：「既被你識穿了，我也不瞞你，我不過好玩兒。」

少年也朗朗笑道：「小兄弟，你倒懂得遊戲人間，眞好玩兒，我也學樣。」

擷下文生巾，抓一把菜餚，就往身上抹。

艾芙哎呀一聲，笑得格格格：「你再抹髒些，也還是衣錦繡，這那是喬裝扮，人家只會說：「哎喲，那來這個瘋相公，可憐生，好模好樣，可憐瘋啦。」

「是麼！」

他正要往臉上抹，便停下手來，和艾芙相對哈哈大笑，簡直傍若無人。

那少年忽然正了正容，道：「咱們豈僅一見如故，可不是更投機，却還不知道小兄弟你貴姓大名，豈不更可笑。」

艾芙道：「可笑呀，我又沒問你的名兒，你爲何要問我。」

「啊呀！當眞，這是我的不是，說名道姓，那多俗套，但小兄弟你可沒告訴我，聽口音，你不是這芙蓉城中人，不知何處落脚？」

艾芙道：「我，我……」

當眞，她好像有很多落脚的地方，其實一個也沒有，和師傅約定地方相會的，但不到時候，醉菩提在和尚廟落脚，小時常帶她去的，但醉菩提不知死在那兒去了，成都城多的是棧房，但她，糟糕，逞一時之氣……

艾芙咧着咀兒，尷尬一笑。

少年道：「小兄弟，咱們一見如故，不知可否賞光屈臨舍下？」

艾芙說：「你是北邊口音，分明不是此地人，怎會在這裡有舍下，呸！文縐縐的，甚麼舍下！」

少年笑呵呵，說：「我該死，不是舍下，是我家，小兄弟你有聽不知，我家是做買賣的，到處爲家，這成都天府之國，商賈雲集之地，常來常往，是以置下個落脚的地方。」

艾芙站起來，說：「好，你把地方告訴我，回頭找你去，我有幾個同道兒北上的人，失散了，得去碰他們一碰。」

少年道：「小兄弟，這酒不喝也罷，你是進來吃飯的，可是你還沒動過筷子，休餓壞了。」

不待艾芙答言，招呼小二哥，快快送飯來。

艾芙心想，看來他還是眞關心我，也眞洒脫豪邁，她相信自己的眼光，一眼就分得出邪正，而最最重要的是，分明不知她是個姑娘，這一陣工夫，她暗中一再留心，他那坦誠的目光，不由她不安心。

少年已從小二哥手裡接過飯碗來，說：「小兄弟，我不陪你了，是我不好，空着肚子，就讓你喝了那麼多酒，快來吃飯，休餓壞了身子。」

把飯碗遞給她，不由分說，替她選了幾樣菜餚，挪到她面前來。

艾芙心中一動，忑怪，全是她喜歡吃的，他敢是未卜先知，否則怎會知道她喜歡吃甚麼菜。

少年說：「小兄弟，咱們的性情兒簡直像一個模子裡鑄的，那麼，我喜歡吃的菜，只怕你也喜歡，告訴我，我沒猜錯，是嗎？」

哎呀！了不得，想道：「他簡直眞是我肚裡的蛔蟲了，連我想什麼他也知道。」不過她實在餓了，一連吃了兩碗，而且也是少年替他添的。

少年更吩咐小二哥，快快做碗醒酒湯來，回頭道：「小兄弟，雖說酒逢知己千杯少，但那不過形容誇大的詞兒，你知道喝了多少杯嗎？整整十杯，你一時興起，以爲不要緊，待會出門，被風一吹，怕不把剛吃的飯全嘔出來。」

艾芙噗嗤一聲，却不是嘔，倒幾乎把含在口裡的飯噴出來了，心下眞樂，到底還是有他猜不着的，他那知道，休說十杯，這樣小小的杯兒，便三五十杯，也休想醉得倒她的。

若然她曾心動，疑惑，現下已再也不疑。

少年却肅容道：「小兄弟，你休逞强，你可知剛才喝的是甚麼酒？乃是陳年大麯……」

艾芙放下碗，嘻嘻笑道：「我知道，還有一個名兒，三杯不出門。」

少年一怔，說：「可沒聽說有這麼名兒。」

艾芙道：「怎麼沒有，那武松在景陽崗下，喝的是三碗不過崗，是那酒家言道。出門被風一吹，酒往上湧，非醉倒不可，而你剛才不是說，出門被風一吹，也會醉倒麼，那自是三杯不出門，你不知道，那你是沒聽過這名詞。」

艾芙一挺胸兒，繼道：「好教你得知，那武松吃了十來碗，打得猛虎，我喝了十來杯，也殺得十個八個韃……」

她想說「韃子」，驀然警覺，這那是在大庭廣衆中說得的？

少年把胸兒一挺，道：「韃子人人得而誅殺之，難道說不得。」

艾芙急忙掃眼，只見四外面酒客莫不驚懼低頭，面露惶恐，總算好，座堂中沒一個韃子，酒客中也沒一個像官面上人。

艾芙可眞心下大喜，這少年不但豪氣干雲，而且顯是同道中人，道：「好，今兒交了你這個朋友啦，我要是找不到人，準去你那兒，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少年慌忙道：「小兄弟，醒酒湯還未送來……」

艾芙早笑得亂顫，原來他想到了江上虹，初走江湖，偏要充老江湖，說：「你既把這酒說得那麼兇，那你倒眞該喝，你自個兒喝吧，他年相見，後會有期。」

少年道：「你……說甚麼？」

他年相見，豈不是眼下此間，不得相見，他楞楞地，傻了，艾芙和他目一接觸，也微微一怔，因爲雖是一瞥之間，亦清楚見到少年的失望溢於顏色，傻了，呆了，臉兒也扭曲了，像要哭。

艾芙心中一動：「這少年倒眞是個多情種子，只不過杯酒短暫相聚，就捨不得分離，而她，不過是個小要飯、骯髒的小兒郎。」

她那知道這一陣鬧酒的工夫，臉上乾了的污泥，一塊塊地脫落更多，不知本來的如花面貌早已顯露無遺，還自個兒以爲是小要飯，髒小子。

艾芙嫣然一笑，是一笑嫣然，美人兒一笑，縱是無情，也百媚千嬌。

她道：「請了。」

手兒一揮，旋身一轉，已溜出了門。

少年追了出來，叫道：「小兄弟，等一等。」

艾芙頭也不回，道：「我有事，得走啦。」

驀聽一股勁風襲來，艾芙反手一抄，早接在手中，原來是錦袋兒，回頭一看，少年站在店門口，說：「小兄弟，帶在身邊，方便些。」

袋兒沉沉的，估量是銀兩，當眞，她自己只得那錠銀子，一時鬥氣，留在桌子上了，好吧，那倒不錯，身邊沒了銀子，倒眞不方便，再說，還給他，還算甚麼洒脫豪邁。說道：「謝謝。」

再不回頭，溜入人叢中，萍水相逢罷啦，這少年性情兒雖是爽朗，倒也眞投緣，那又如何，不過是個富家少年郎，她有多少正經事兒要做，誰會有工夫去理他。

是一句他日相見，後會有期，哈，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可就想到了江虹，可愛的江虹，小妹子天眞無邪，若是已落在賊霍爾手中，那還了得，僅僅作一陣子替身，她已深感愧疚了，若有個兩短三長……

不行，她非得趕快找到江虹不可。

想一想，江虹是騎着馬，無躭擱，逕來成都，而她，可去五柳莊轉了一轉，躭擱了不少時候，那麼，江虹早在她到來之前，早到成都。

但那兒找去？偌大個成都城，人烟輻輳，擠往熙來，找江虹，何異大海撈針，賊霍爾若未發現江虹作了她的替身，李代桃僵，若有個三長兩短，兩短三長，哎呀，那那……那還了得！

她越想越担心，越想越怕，若是江虹被侵害，豈不是害了她一生，毀了她一生，如何向一把銅壺煮三江交代，向金眼鵰、向她爺爺岷江漁隱交代，她豈不是成了天大的罪人！

不行，得趕快找到，而且還得在入夜之前找到。

夜，罪惡之夜，夜中會包藏多少罪惡。

江虹呀！江上虹，可愛的小妹子！你在那裡！

* * *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艾芙一怔，啊呀，心花怒放，是殺千刀的和尚的聲音，便吟詩也別是一種調調兒。

但任她左鑽右插，奈何身在人叢中，她矮小，人家高大，看不遠，心下一急，左推右撞，撞得擠塞的行人東倒西歪，換來不絕的吼罵聲，換了平時，少說她準會給他兩個嘴巴子。

但不行，死和尚像遊魂，慢半步兒，就眞會像遊魂一樣隨風而逝，又不知死到那裡去了。

白日光天，她不能出聲叫，不能騰身竄高，只能循聲找去。

還好，似斷還續，像又更遠了些「……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不錯，方向不差，和尚在前頭。

不錯，錦官城外柏森森，却原是三聖約會之地，非是她不知，只不過不到時候。和尚只會胡謅，唐詩倒唸得多，何曾這般正經地吟過詩，既然正經地吟了，那麼必有原故，這分明是指點她的去處。

倸地一想，那脚步便也慢了下來，再說，她才不傻哩，和尚要是不想現身相見，要和她捉迷藏兒，追是白追，趕是白趕，她才不上當，何况那吟聲已隱沒於遠處，已不可聞，像隨風飄散了。

她可認不得那許多道路，但能辨得方向，那就行了，只辨方向，一口氣跑下去，街上的行人漸漸少了，漸漸到了郊外，驀見江水滔滔，有樓臨江。

望江樓，不錯，正是望江樓。

艾芙啞然笑了，這是怎說，錦官城處柏森森，望江樓頭數落花，這不都是她曾指點過那傻傻怯怯，沒用的小子宋匡的嗎？不料今兒倒被賊和尚引了來，咦，咦！

咦！驀見西斜的陽光斜照下，樓中有霓霞一閃！

是她自己的衣衫，那有不老遠就認出的，心下大喜，敢情江虹小妹子在這裡。

她飛奔過江，這正是江虹，在樓頭東張張，西望望，本就是個小美人兒，江風吹拂，衣袂飄飄，霓裳幻彩，更美了。

艾芙怔住了，衣衫穿在她自己的

身上時，可看不見自己，不怪一路之上，總是令行人佇足，人人矚目了，她每當面對着那麼多賊眼，總是惱怒不自在，而今才明白，現下她不是一見江虹，也不轉眼兒了嗎，那又如何怨得人家。

只見那樓中多有遊人，遊人觀賞的可不是風景，可全在江虹身上，若是望江樓頭景如畫，她可不是在畫圖中麼，人令景更美，景令人更嬌，人在畫中，是人亦景了。

那江虹只顧東望西張，全不在乎理會，是了，她心中焦急，可不是焦急形於顏色。

不用猜，已知她是在等甚麼人。

當然是她——艾芙。

艾芙心急要尋找的，正是江虹，躭心甚至憂急的亦是江虹，而今，小妹子已在眼前，心下寬了，自也不急了，緩步上得樓來，本想和江虹戲耍的，不料被江虹轉眼瞄見了，飛撲過來，叫道：「可急死我，想煞我了。」咊！竟張臂向艾芙抱去。

艾芙一旋身，斜跨一步，已轉到江虹身側了，說：「不害臊，大姑娘了，見到小子就抱，不成話，不怕被人家笑掉牙兒。」

江虹只叫得一個「姊……」字，就住了口，當眞，艾芙扮了個小兒郎，當着這麼多人面前，當眞不像話，她收着脚步，那臂兒也垂下來了，心裡樂，眼兒也亮了，說：「你可來了，等了半日也不見妳來，可急得我……」

「要哭，是不是，你看這風景多美，可別煞風景，要哭，我帶妳遠遠地哭去。」

艾芙非趕快躲開樓中人的視綫不可，雖然奇怪那霍爾怎會放過江虹，但八成兒樓中人羣，必有賊霍爾的眼綫，非躲開不可。

她急忙轉身下樓，江虹跟在她身後，她才不管是否有人跟來哩，到了路邊有樹木之處，對江虹一使眼色，一閃再閃，蹓腰飛掠，江虹跟在她身後，眨眨眼，已出去了半里地來到個無人地方。

艾芙才停下脚步，却不料江虹脚下可不停，撲上一把抱住艾芙。說：「這裡沒人，可不怕人笑話了，好姐姐，可想煞我了。」

艾芙任她緊緊抱住，心想：「小妹子情眞更情熱，從小到大，既無兄弟姊妹，又沒個伴兒，却也堪憐。」

艾芙道：「好啦，來，坐下了，我有話問你。放開手，我又不走了。哎喲，我快透不過氣啦。」

江虹那會放開手，道：「就是怕你跑了，偏要抱得妳更緊些。又不許妳問。」

艾芙只得任她抱住，道：「你怎生獨個跑來這望江樓？」

「怎麼？」江虹噘起了嘴兒，幽怨地說：「只道你會安排，一到成都，也像在途中一樣，好吃好住，你早替我安排好了，那知鬼影兒也沒一個，像盲頭烏蠅，瞎闖瞎竄，正急得我要哭，驀然間，眞活見鬼，被人撞了下，竟看不出是甚麼人撞了，這時發覺手中多了個紙團兒，準是被撞那瞬間，被人塞在手裡的，姐姐，你說邪門不邪門，大白天，竟沒看出人來，被人在手裡塞了個紙團兒也不知道。」

「那紙團中寫了字，是不是，寫甚麼？」

「望江樓。」

艾芙格格笑，道：「小妹子，再沒別人，不過這番瘋和尚倒是好意，是他指點妳到這裡來等候。你該早想到的，除醉菩提那瘋癲和尚，也沒人有這邪門兒的能耐。」

說起瘋和尚，恨得小艾芙牙癢癢，江虹不過被瘋和尚撞一下罷了，可還不會戲耍她，若江虹知道她被瘋和尚戲耍，那才丟人。

是了，醉菩提指引江虹到這裡來等候，再去接引她前來。

江虹哎呀一聲，道：「當眞，我早該想到他的，却是，姊姊，咱們那麼落脚，你怎不安排吃的，可知半天啦，連一杯水兒也沒喝過，可餓極了。」

慚愧，江虹一直以爲在途中的吃住，是她安排的，艾芙道：「小妹子，你今兒上路，可有人侍候接待你？可有人說過些甚麼話沒有？」

江虹想了想，說：「有，不過不是對我說的，是那店家對侍候我的丫頭說：咱們接錯人了，敢情不是正主兒，不過公子爺說，也好，也許更好，讓那正主兒知道咱們是誠意眞心，因是仍然有賞。」

她放開手了，又道：「我是聽他們在窗外說的，令我好生狐疑，但想那分明是姊姊安排，想必說的不是我，便也不放在心上，只道一到成都，姊又會爲我安排的，那知……」

艾芙道：「別說了，我這就替你安排，咱們先找個地方落脚。」

進了南門，靠南教場，找了一家大旅館，可又忘了她仍是骯髒的野小子，經過這一日功夫，臉上的汚泥乾了，雖有一半兒脫落，可還有一半殘留，店堂中光綫暗些，可看不出脫落部份顯露出來的粉嫩肌膚，可是又有夥計的迎上來喝道：「那髒小子，滾！」

待一眼瞧見艾芙身後的江虹，可就臉上堆下笑來，便是平常富貴人家的小姐，也沒穿得這麼體面的，是官必也是大官，是富，也必是大富，慌忙迎上前來，道：「小姐可是住店。」

却想：「怎麼沒丫環僕婦侍候，却帶着個骯髒的小子？」

艾芙回頭道：「小戶人家的大姐，大戶人家自是小姐了，江湖上就是恁的，狗眼看人低，敬的不是人，是羅衣。」心下却在想，師傅因他獨個兒走江湖，特地爲她縫製了一身高貴的衣衫，果然大有道理。

瞪眼道：「不住店，進來幹嗎，還不快看上房侍候，要是有獨門獨戶的小院落最好。」

伸手懷中一摸，才想起那錠銀子留下在酒樓裡了，沒法兒，掏出那少年的錦袋來，鬆開繩兒，向櫃枱上一倒，啊！

可連艾芙也瞪眼了，倒出來的，全是閃閃生光的金錠兒，一顆少說也換得百十兩銀子，不下十多二十個金錠兒，那該換得多少銀子！

那掌櫃的、夥計們、店堂上的人客，不約同聲嘩然驚呼，只怕那麼多人中，一生中也沒人見過那麼多金錠兒。

艾芙拈起一顆來，拋在櫃上，把餘下的裝回錦袋，繫在腰間。

只聽那掌櫃的連聲叫來人，吩咐趕快打掃出紫霞閣來。

滿面堆笑，道：「小姐和這位哥兒請稍候，不瞞你說，這紫霞閣乃是專爲接待貴官而備下的，除非官府有令，否則不准接待客商，今天小老兒斗膽，敢冒大不韙，開來侍候小姐，那可是獨院獨戶。」

那可眞是財可通神了，一會，掌櫃的親自送兩人入內，敢情眞是個小院落，且有樓可遠眺，樓上樓下，不下五七間房，小庭中更種了樹和時花，好個清幽的所在。

端的好個落脚之處，她師傅來了，還有她爺爺，可有地方住宿了，且近着南城門，再方便不過，更妙的是，還有個便門，開門是小巷，轉出去就是那旅店的大門。

「姐姐，我餓啦。」江虹說：「快叫他們送吃食的來，我快站不穩了。」

艾芙噗嗤一聲，笑道：「好，以後你再刁蠻淘氣不聽話就餓你幾餐。」

吩咐送茶水來的夥計，快快送飯菜來，其實，艾芙也餓了，可不是早餓啦，本要去吃飯的，遍和那小二哥鬥氣，再又遇到那少年，飯沒吃飽，酒倒喝了不少，此刻不也有些兒頭昏眼花。

兩人飽餐一頓，江虹說：「姊姊，你怎麼不說話，想甚麼呀？」

艾芙想的可多啦，敢情那霍爾早識穿了，發現江虹是假冒她的；今兒遇到的少年，又是甚麼人？身邊竟隨身携帶着價值數千兩銀子的金錠兒，任他大貴極富，可也不會帶着這麼多金子在身邊的，更後悔當時沒瞧瞧，就接受了，這算甚麼，又怎能收受人家這麼多銀子。

但現在，那兒找人家去，要找，也找不到人了。

若說江虹沒在江湖中行走過，從小到大，身邊可全是江湖中人，因是說身在江湖，亦無不可，她艾芙可才是絕少江湖歷練，但她可不像江虹那樣，飯來張口，全沒些兒價值觀念，她是知那一袋金子何價，是好生不安。

想甚麼！艾芙對江虹苦笑，搖搖頭，邂逅那少年的事，也不願說。

江虹道：「姐姐，還不把衣衫換過了，瞧你，髒兮兮，像個小要飯的。」

一言未了，只見夥計捧了個大包袱進來，說：「適才有個管家的，送來一包衣衫，說是……送給姑娘更換，敢情姑娘……」

夥計的一雙眼睛，可是落在艾芙臉上，不敢笑，那眼中可全是笑意。

艾芙怔了怔，把包袱打開一看，可了不得，銀紅披肩紫衣裳，和她的衣衫一般樣，而且不只一套，甚至貼身的內衣亦齊全，啊呀！這是怎麼回事，是甚麼人送來的？

夥計說：「那管家多一句也不說，只交代了一句就走了。」

艾芙怔怔地，揮走了夥計，且慢，江虹假冒她，被識穿了，再蠢的人，亦會從江虹的行踪，查訪出她來，再也不用說，除了賊霍爾，再沒別人，哼！

江虹却喜道：「這可好，有衣裳換了，姐姐，還不快把髒衣服換了。」

若依着艾芙的性子，就要把這包袱扔得遠遠的，那江虹却不由分說，三把兩把，把艾芙身上的髒衣撕了下來，拖過她，按在盆裡，把艾芙洗得乾淨了，又再是芙蓉如面。

江虹嘖嘖兩聲，說：「眞不明白，鎮日玩刀弄槍的，怎生這麼嬌嫩，眞是我見猶愛。」驀可裡又在艾芙的臉蛋兒上親了一下。

那艾芙兀自在想，心下惱一陣，又一陣疑惑，呔！這番可眞惱了，順手給江虹一個嘴巴子，其實惱不是，笑也不是，雖沒用勁，也痛得江虹火辣辣的。恨道：「可眞是人小鬼大，還說你天眞無邪。」

江虹摸摸臉，可一點兒也不惱，艾芙不防，可又被江虹在她臉兒上摸了一下，說：「誰教你長得那麼嬌嫩，我忍不住嗎。」順手拖過艾芙，不由分說，取出包袱中的衣衫，替她換了。

這時可由不得艾芙了，連骯髒的衣衫也已被撕破，沒了衣裳，不穿也不行，狠狠心，想：「穿了，待又怎的，且看他還會使甚花樣兒。」

當眞人要衣粧，眞箇是，雲想衣裳花想容，江虹更是繞着她轉，嘖嘖連聲，那小院落既是專爲過境的官員備下的，陳設自也華奢，無不齊全，江虹捧過一面銅鏡來，左瞧瞧，右瞧瞧。

艾芙道：「你做甚麼？」

江虹噘起嘴兒來，說：「教你自己瞧瞧，是我人小鬼大，還是怨你自己。」

艾芙不自覺向鏡中瞟了一眼，可不是也呆了一呆！

可憐她從小到大，何曾有過銅鏡，不過偶爾從水中照見一下自己的影子，水可不靜止如鏡，有波蕩漾，有漣漪，照見的面容，倒歪曲了，却是

從別人的眼中，她更清楚她認識自己，知道是美的，也明白那些讚美的眞誠，現在，她可眞看淸自己；若然連江虹也如此，又怎能責怪那霍爾，難怪古人說傾城傾國，紅顏禍水了。

江虹跳起來，叫道：「妳，做甚麼？」

艾芙不是脫，直是要撕爛身上的衣衫，她只那麼一旋身，江虹那裡抓得住她，賭氣道：「好，撕吧，也好，更好，沒衣裳穿，出不了門，不怕妳跑了，更好更好。」

艾芙怔住了，當眞，那髒衣已撕毀了，再把身上的衣裳撕了，如何出得門，罷了。只見江虹不轉眼兒的望着她，那一雙眼兒瞪得好大。

艾芙道：「你這小鬼，又在打甚麼主意。」

江虹道：「眞不明白，人家好意送衣裳給妳，難爲人家，送來的衣裳顏色大小也一般無二，想得更齊全，連內衣也送來了，我們不是正需要嗎？不明白，你不感激，反而惱，送這衣裳來的，端的是甚麼人，爲何你恁地恨他？」

艾芙道：「小妹子，你別問，不是好人就是了，也許早晚遇到了，非割下他的賊頭來不可。」說着，也咬牙恨起來。

江虹道：「是了，準是他怕妳割下他的頭來，是以向妳討好兒。」

「是吧，」艾芙說。她又怎能說得出口，若說出來，江虹得知竟還作過她的替身，怕不惱她。

江虹說：「姊，若是我，送甚麼來，照單全收，可一點不領情，割下他頭來之前，先氣他個半死。」

艾芙道：「妳說的對，不要再提，我不撕不扔就是了。」

幸是那江虹也不再問，她生性活潑，那裡坐得住，道：「姐姐，我們出去逛逛好麼，天黑還早，悶煞人。」

艾芙道：「難道妳不怕賊和尚，還有我爺爺，不怕被他揪回去。」

江虹嘻嘻笑道：「才不怕哩，任妳跑得多快，岷江漁隱那老爺爺鈎一拋，就老遠把你鈎住了，賊和尚更邪門，任你向那個方向跑，跑出多遠去，他總會驀可裡在你眼前冒出來，對你一齜牙，嚇得你魂飛魄散，眞要捉我回去，我也到不了成都。」

艾芙噗嗤一聲，心想：「這小妹子其實聰明，當眞，不是說要揪她回去嗎？怎又變了主意？」她道：「好，咱們出去溜溜。」

是啊！她爺爺，醉菩提，找到了，甚麼都明白了。

她多想念爺爺，她明白，其實不用找，你想找到，除非他們自願現身出來，尤其是醉菩提，顯然一直跟隨在她和江虹身後，不離兩人身邊，眞不知他有何分身法兒，隨時都可能現身出來，若不想現身，那兒找去？

找吧，這半日中，她幾乎把鬼影手忘了，但現下也明白，賊霍爾既然寃魂不散，如影隨形，不用說，可能鬼影手亦在暗中，暗中察看她的一舉一動。

呸！忑怪，怎麼想到賊霍爾，出現在她幻想中的，竟是那瀟洒的少年，眞俊朗……

江虹說：「姐姐，妳呸甚麼，你又惱了誰？」

惱了誰？她自己，怎會才想到霍爾，出現在幻想的霍爾，竟是那少年的英俊的容貌，她又怎會臉紅，怎會臉上有些熱辣辣的。

艾芙抓起那錦袋兒，說：「你別問，走。」

倒是江虹忙忙跟出，眞沒來由，嗳呀，那少年的面容一在眼前浮現，她心兒就跳了起來。

不不！不是喜歡他，不是喜歡上他，不不不，不是情，不是愛，哎呀，心兒怎會這樣亂。

趕快找出那少年，那錦袋還給他，雖然她賤視金錢，但是，無論如何，金錢仍是對人與事，有作爲衡量標準的價值。

譬如說，萍水相逢吧了，而她，不過是個骯髒的野小子，雖然被他識穿，知是喬妝扮，但無論如何不明來歷，甚至姓兒名兒也不知，便一贈數千金而毫無吝色，這是何等慷慨，又是何等豪邁，又是何等……

江虹道：「哎呀！姐姐，妳又呸甚麼？」

可不是她又呸了一口，爲甚麼又想到人家的英俊容貌，了不得，那雙明亮的眼睛，簡直就浮現在眼前，在……在對她笑。

艾芙怕又被江虹看到，臉兒又紅，一定紅了，因爲又熱熱的，趕快腳下加快，緊走兩步，把江虹丢在後面。

其實她是心虛而已，街道上的黃昏，更早垂下夜幕，華燈已初上，便是臉兒紅，亦被燈色掩飾了。

這是不是，就是所謂的情，甚麼愛？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一見鍾情？

那成都爲帝都，雖說小朝廷，壽命都不久長，但既爲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多建設，人烟既輻輳，商賈那會不雲集，較之那叙州府，自是更加繁華，六市三街，別有一番氣象，這倒好，江虹可有得瞧，有得讚嘆的了，不怕被鬼靈精兒看出她心跳臉紅。

逛了一條又一條街，那年頭，那有大姑娘這樣大搖大擺逛街的，何況這般衣着，似玉如花，這般美艷，是以她們瞧街景，街上人可一見，就佇足瞧她們。

那江虹可毫不在乎，似乎無覺，艾芙却好生厭惡，渾身不自在，拉着江虹說：「回去吧，不早了。」

（未完・四）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乳虎雛龍

不打不相識　兩小成莫逆

上文提要：羅天在賭坊「出千」被人識破，賭徒用牌九、麻將牌擊在他的身上，被他砌成「雙龍抱」、對對子、骰子砌成十三點，使賭徒大開眼界，賭坊老闆以禮相待，贈款以示歡送。羅天的賭技、武功，引起武林知名的姜開基、關洛雙英注意，特地和他比試，都被打倒，只有一個假扮和尚的中年人將羅天打倒，奪去他幾千兩賭款。羅天只好再在賭坊弄點賭金……

如果以明牌來比高低，自然是三張小八的贏。

像這樣的牌，就要十分冷靜的頭腦來分析了。

分析推敲的方法是仔細想，那一家自第二張牌是如何跟下來的？比喻說是主動投賭注或者是別人加注他跟下來？

這一點很重要，一般來說，很少有弱牌主動下注的。

但是，也有少數例外，如果你拿了一張「十」明牌，暗牌却是一張八的話，而枱面又未出現這兩張牌，這兩張牌就很寶貴，況且「十」這張牌又有承先啟後的作用。

有時一張十比A、K還要大。

想想看，打半副牌沒有十又怎能成爲順子？

自然，你有十，別人成順子的機會也就相對減少了。

現在，三張小八的一家推出了五百兩。

這下子枱面上已近兩千五百兩了，四周那麼多人鴉雀無聲。

小羅默默地看了很久很久，嘆了口氣，道：「跟吧，寡婦生兒子——沒指望，不跟又不甘心！」

斟酌再三，還是推出了五百兩。

僅是這第四張牌就是一千五百兩。

小羅自發了最後一張之後，就顯得情緒很壞。

但三張小八那家再加兩千兩，還對小羅道：「如果我會輸給你，就脫下褲子繞場裸跑三周。」

這是因爲九、Q兩對，這家倒加五百兩，所以三張小八這家還可以再加，這人正是葛大海。

這下子可熱鬧了，枱面上已是五千餘兩。

相信所有的人都以爲他不是「富爾豪士」，必是「四條」，不然的話，他不會再加最後這兩千兩。

大多人相信，九、Q兩對這家和小羅都會打烊。

雖說投下的太多，善財難捨，但後加的太多了，又怕因小失大。

現在九、Q兩對的這一家，頭上冒了汗。

此人看看小八三張這家，並非很注意，却十分注意小羅的牌，由於小羅的情緒很壞但却跟下去。

有所謂「奸賭猾嫖」，不詐不能成爲高手。

這人所忌憚的是小羅而非葛大海。

因爲僅是一個順子比三條大却低於「富爾豪士」，小羅的明牌非但是兩頭順，還是同花，這是王牌。

就連「四條」碰上「同花順」也要吃癟。

當然，如果「四條」遇上「同花順」，八成會氣得吐血。

就在此時，小羅又加了一千五百

兩。

要不是他的銀子用完，他會加更多的注。

由於葛大海又倒加過，所以小羅也可以反擊再加。

這下子果然震住了另外兩家，也震驚全場了。

九、Q兩對的終於打了烊，道：「你小子可眞會裝熊！」的確，小羅一直是以哀兵的姿態跟下來的。

「葛三刀」臉紅脖子粗，他自以爲是賭「梭哈」的高手，却被人耍了。但他還抱有一線希望。

因爲他是「四條」小八，只有跟上。

只不過在身前三張或四張小八乃至於八、A兩對，都不重要了。因爲以小羅的牌面來說，如不是「同花順」就是「同花」或者僅是「順子」的牌。

也不是不可能僅是一對。

當然，偷機只能偷一家，偷兩家就很危險。

如果是在特殊情況之下，也可以不按牌理出牌。

千百隻眼睛盯着小羅翻過來的一張暗牌。

正是一張A，也正是「同花大順」。

有人不忘「葛三刀」的諾言大聲道：「我說葛大俠輸了已是定局，把褲子脫下來繞場裸奔三周吧！」

由於很多人起鬨要「葛三俠」脫褲子，這小子一急，「嗆」地一聲，抽出他的七星大刀，道：「誰敢要老子脫？」

小羅收拾賭資，道：「算了！也沒有人要你脫。」

「算了？」「葛三刀」道：「你以爲你是憑眞本領贏的？」

小羅笑笑，他的笑很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即使他眞的說了謊，只要一笑，往往就能改變別人對他的壞印象。

「葛三刀」揮着七星刀大聲道：「他剛才弄鬼，瞞不了老子的。」

小羅道：「葛大俠當時爲甚麼不舉發？」

「是啊，你看到他弄詐，爲甚麼不當場揭穿？」圍觀的人自然以爲他輸了賴皮，倒咬一口以便下台。

「我告訴你們，他是如何弄鬼的。」他收起枱上的牌，然後發牌，發到自己時，本應由上面發出一張，却自下面抽出一張。

老實說，在發牌時，大多去注意自己發了一張甚麼牌，或者別人是甚麼牌，很少有人注意發牌者的手法。

即使注意，由於用右手拿全部牌（通常如此，左撇子例外。當然，把牌放在桌上者也例外。）左手發，這兩隻手已把全部的牌遮掩了大半。

所以，發牌者到底是自上面或下面發的那一張，很難判定。

就算有人看到發牌的人發的是那一張牌，即使去抓，已太遲了。

這不像玩假骰子及身上暗藏牌，一旦抓到就百口莫辯，這種以手法弄假的詐賭，有如閃電一般，動作完成，就死無對証，又怎能証明這張牌是上面或下面的？

小羅暗暗點頭，「葛三刀」說的不錯，他剛才的確如此。

但是，只要他不承認，就死無對証。

因爲那動作快如電光石火，除了「葛三刀」沒有第三者看到。

「葛三刀」以前三刀威猛無儔出名，很少人能接下他的前三刀。

只不過一旦接下他的前三刀，後面也就稀鬆了。

「好小子！原來你是個老千！」「葛三刀」掄刀撲向小羅，小羅望望左手，心中焦急，只好繞桌而奔。

「葛三刀」把桌子砍裂，小羅再繞別的桌子跑，又被砍破，賭客們紛紛逃出屋外，一片混亂。

小羅快被追上，「葛三刀」伸腿一勾，小羅被絆倒。

「葛三刀」雙手拄着七星刀，大笑一陣，道：「我現在要叫他脫了褲子，跑給各位欣賞一下。」

似乎在這場合上，不管是誰脫褲子，都有人愛看。

於是逃出屋的人又折回來圍在門口及窗。

「葛三刀」道：「小子，脫吧！」

小羅站起來道：「還是你自己脫吧，你剛才說過一旦輸了要脫的，可見你對脫褲子很有癮頭。」

「小子，你不脫我就把你的褲帶挑斷。」

小羅道：「其實我並非怕你。」

「還吹，有本領使出來呀！」

小羅道：「昨夜我趕了兩百里路，實在是太累了。」

「去你的，我看你只會吹的。」

小羅道：「只要讓我休息一兩個時辰，體力恢復之後，你根本不是敵手。」

「葛三刀」大聲道：「你們聽到沒有？這小子外表看起來挺順眼，却有一肚子的鬼劃符。」

有人道：「你何不讓他休息一兩個時辰試試看。」

「葛三刀」道：「我那有這麼多的時間等他？這樣吧，要想不脫，就把你的全部銀子交給我。」

小羅道：「這是搶劫。」

「葛三刀」的八字眉一挑道：「這可由不得你……」掄起大刀就要砍下，忽然有人在門外道：「住手。」

聲音雖然充滿怒意，却淸脆悅耳。

只要一聽這悅耳的聲音，就相信必是個年輕的妞兒。

要是他正在裸奔，被這女人看到會怎樣。

他回過身來，立刻呆了。

他葛大海的眼珠子似乎以前沒有看過這麼好看的女人。

大眼、挺鼻、小嘴，加上細腰和隆臀，葛大海心中呼喊着，我的媽呀，世上居然有這麼好看的女人。

葛大海道：「姑娘認識他？」

「不認識。」

「不認識？姑娘爲甚麼要幫他？」

「只是不平而已。」

「可是他賭錢弄假呀！」

「誰看見了？你當場捉住了嗎？」

「沒……沒有。」

「既然沒有，你爲甚麼自食其言，還要殺人？」

「葛三刀」道：「姑娘是要我實踐諾言？」

「一個大男人說出的話，怎可以不算數？」

「葛三刀」道：「就姑娘這句話，在下就決定履行諾言。」說畢，把大刀往桌上一放，就要解褲帶。

女郎厲聲道：「你要幹甚麼？」

「姑娘要……要我履行諾言？」

「我是有這意思。」

「剛才在下說過，如我會輸給他，就解褲子繞場裸奔三周。」

「混帳的東西，你太放肆……」這女郎撤下點穴鐝向葛大海戳去，葛大海急忙拿起大刀一格。

兩人在室內刀來鐝去。前三刀的確很凌厲，女郎退了三步。

但往後就不同了，葛大海連連後退繞桌閃避。

這女郎正是「雲中之虎」姜開基的小妹姜軟軟。

她一直跟着小羅，她很好奇，對小羅很有興趣。

男女之間一旦動了情，對情人的看法就會扭曲不實。

小羅的行爲是很離譜的，但軟軟認爲很有趣。

有趣和離譜是有一段差距的，她以爲小羅値得原諒。

軟軟和姜開基不同師承，可以說她的身手比她的哥哥高。

因此，葛大海絕非敵手。

軟軟恨他剛才要脫褲子，非揍他一頓不可。

葛大海光是逃也不能倖免，被擊中了幾鐝，但未中穴道，不禁痛得「哇哇」大叫不已。

就在這時，小羅抱拳道：「這位姑娘請住手。」

軟軟立刻收鐝停手，閃動一對明亮的大眼，望住小羅道：「羅少俠，這個小賊壞透了，讓我教訓他。」

小羅道：「若要教訓他，還是由我來吧！」

軟軟心想，剛才看你的身手，不被他教訓就不錯了。

只不過軟軟不是個自負的姑娘，道：「誰教訓他都是一樣。」

她又要動手，小羅道：「姑娘貴姓？」

「我叫姜軟軟。」

「請問『雲中之虎』姜開基是姑娘的甚麼人？」

「他是家兄，少俠認識家兄？」

「可以這樣說。」

「你們似乎有點過節？」

「也可以這麼說。」

「葛三刀」道：「姜姑娘，這樣吧，既然他要自己了斷，就以三招爲限，如他能接下在下三招，姑娘就放我一馬。」

姜軟軟看看小羅，小羅點點頭。

姜軟軟又道：「小賊，你聽着，羅少俠不用兵刄，你也不能用刀。」

「那是當然！一言爲定。」

小羅看看自己的左手，走上前去。此刻不但是軟軟爲他捏把汗，門外的觀衆也都爲他躭心。

「葛三刀」不用刀，在拳脚上也很自負。

一拳搗向小羅的鼻子，小羅一偏頭用兩根指頭撥了開去，「葛三刀」一愣，姜軟軟也不由愕然。

剛才這一手，不但好整以暇，而且時間和力道都拿捏恰到好處。

沒有十成把握，不敢讓對方拳頭旁耳而過。

沒有把握也不敢以兩根指頭撥那勇猛的拳。

這工夫「葛三刀」又是一掌劈來。

這一掌誰都以爲小羅閃不過，甚至不要說小羅，就是姜軟軟也不能。

但是，就那麼晃盪，不知是怎麼閃過的？

隨後一連又是狂猛的的幾拳幾掌，都是一樣。

姜軟軟一直在發楞，她想不通爲甚麼會這樣？

「葛三刀」更頭大，是不是這小子有甚麼毛病？

要不爲甚麼會先窩囊後神氣？

難道世上眞的有對挨揍有癮的人不成？

「慢着！」「葛三刀」大聲吆呼，疾退三步道：「小羅，在下的綽號是甚麼？你知不知道？」

小羅道：「不是『葛三刀』？」

「對對！既然以刀聞名於世，不要我用刀，你是取巧。」

小羅笑笑道：「至少我沒有叫你不用刀，對不？」

「對，可是姜姑娘不許我用刀。」

「你在和誰動手？是我還是姜姑娘？」

「當然和你。」

「你就用刀吧！」

「好，在下『葛三刀』顧名思義，這前三刀必然是驚神泣鬼，撼山震嶽，風雲色變，你小子弟兄幾個，要是孤獨一支，我勸你趁早去休。」

「甚麼意思？」

「萬一你們羅家絕了種，斷了後怎麼辦？」

「那是羅家的事，又不要過繼你這

個乾兒子去傳宗接代。」

「妙，妙極了！」「颯」地一聲，果然快如閃電，連眨眼都來不及，自小羅頂上呼嘯而過。

「颯颯颯」又是三刀，都在小羅耳邊不足三寸處掠過。

姜軟軟道：「你該改名叫『葛四刀』了。」

有人大叫道：「早就過了三刀，你的臉皮怎麼這麼厚？」

「葛三刀」收了刀，大聲道：「媽的，剛剛是誰在窮叫？」

叫的當然不敢承認，小羅這才向姜軟軟道謝，出了賭場，姜軟軟道：「不知家兄和羅少俠有甚麼過節？我從未聽家兄說過。」

小羅道：「還不是賭場發生的糾紛。」

「家兄的確也是好賭的人，我想一定是家兄的錯。」

「當然是他的錯，」小羅一推六二五全部推掉，道：「姜姑娘，妳看起來似乎是個很好的姑娘。」

「謝謝少俠的誇獎。」

「妳幾歲？」

「羅少俠問這個幹甚麼？」

「男女成親，應該男比女大一兩歲以上，女的比男的大就不好，而妳跟着我，八成就有這個意思。」

姜軟軟臉一紅，大聲道：「你這人怎麼這麼不會說話？」

「不是不會說話，而是說的都是實話，凡是實話都不好聽。」

姜軟軟扭頭就走。

小羅道：「姜姑娘今天援手，我還是很感激的。」

「不必。」

「如果妳很想作我的老婆，妳必須記住三件事。」

姜軟軟的脚步顯然慢了下來，似乎在聽。

「第一，每天必為我揑一次脚；其次，要和我同池洗澡，讓我欣賞妳的身體。偶爾要陪我睡睡覺。」

姜軟軟掩着耳朵狂奔而去。

小羅攤攤手，道：「盡管如此，我還是感激你。」

* * *

小五子的心情很惡劣。

第一次遇上小羅，像發現金礦之苗一樣，她樂壞了。

她以為那是上天照她的意思塑造的男人。

只不過她對他已經絕望了。

眞正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簡直下流。

這些日子她不回家，到處流浪，不斷地想。

她想到自己的父親和父親的一些朋友，他們幾乎都有幾個女人。

似乎一個稍為有辦法的男人沒有幾個女人就很不光采似的，而女人也大多認了，甚至還有些女人主動為丈夫討小。

這是因為自己的肚皮不爭氣，不能生個兒子。

不能生兒子的女人，眞是罪大惡極。

這些事想多了也就有些改變，也就是對小羅產生了原諒和妥協的心。

既然男人的德性大多如此，又何必苛責小羅？

因而小五子決定去找小羅，裝作無意中邂逅的樣子。

她來到此鎭，把自己打扮得十分光鮮，頭髮上擦了桂花油，衣衫也換了新的，頭上還插了些新買的珠花。

因為他發現小羅在此大鎭上，還帶了個長隨。

看到小羅，她就忘了不愉快的事。

她故意低頭走來，表示未看到小羅。

她却相信，小羅一定看到了她，她把走路的姿態變化到小羅最欣賞的程度，那就是腰臀的扭擺幅度很大。

她相信小羅會熱情地大叫她的名字，然後撲上握住她的手。

在大街上來這一手雖是不雅，却是一個女人認為十分光榮的事。

但是，她隱隱覺得，小羅和他的侍從，和她交臂而過，像是根本沒有看到她這個人，她的五臟都翻了過來。

「好小子，眼睛沒開光，這麼一個大姑娘自你的身邊走過，會看不見？」

她迴過身子望去，小羅和僕人已在十步以外，這是怎麼回事？是不是眞的沒有看見或者另有別的女友了？

傍晚時分，街上的行人不少，但所有的行人，人品比小羅好的絕對沒有，衣衫比他華麗的也幾乎沒有。

小五子跺跺脚，不由切齒，這個無情的男人眞是世上少有。

她決定再繞到小羅迎面，再走一次。

這樣就可以試出，他是眞的沒看到還是故作不見？

但還沒有繞到小羅對面，眼見他和僕人進入一家勾欄。

「終於顯了原形，小賊，眞正是狗到天邊離不了吃……」

咬咬唇，去換了一套男裝，也進入這家勾欄。

這家妓院不能算是很大，一共才十來位窰姐。

小羅把僕人留在外院，他輕駒熟路地進入內院。

「羅少爺，你可好久沒來了，你叫哪一位？」

龜奴上前招呼，急忙叫小廝上茶點。

不是熟客或豪客，根本不可能進門就上茶點。

小羅道：「把阿雪叫來。」

「是。」不久，龜奴把鴇母阿雪請來。

這女人三十多四十不到，一身的綾羅綢緞，身上的金飾，沒有十斤也有二三十兩之多，徐娘半老，姿色不俗。

「啊……是羅公子，稀客！稀客，上茶點沒有？」

龜奴道：「叫哩！一會就送上來。」

「羅公子，本院剛來了五個清倌，最大的十七，都是花容月貌，嫩得簡直能揑出水來。」

「那好！阿雪，叫來我看看。」

「怎麼？五個都要？」

「怎麼？妳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胃口很大！」

「好好！小三子，叫她們來見客。」

「是！」龜奴在後面一吆呼：「丁香、小白、金菊、牡丹和小蘭見客哩……」

不久，五個很年輕也各具姿色的小姑娘進入客廳。

五個小姑娘先向鴇母見禮，阿雪道：「見過羅公子，這可是咱們的活財神、衣食父母啊！」

小姑娘一齊行禮。

小羅逐個打量五個小姑娘，阿雪道：「公子看上那個？」

小羅道：「五個還都湊合。」

「難不成五個都要？」

小羅道：「一箭五鵰又有何不可。」

阿雪笑道：「只怕公子消受不了，除非服過『禿雞散』。」

小羅笑道：「我是甚麼也沒服，弄這等小清倌，五個齊上，根本不當一回事。說個價碼吧。」

阿雪道：「公子眞的要一夜之間點五支大蠟燭？」

所謂點五支蠟燭，也就是開五次「苞」之意。

小羅笑笑道：「如果妳有十個清倌，我也會一夜弄十個。」

阿雪笑着豎起五根指頭。

這當然代表五千兩，阿雪道：「價碼雖然不低，但我保證每一個都是貨眞價實。如果有一個不是清倌，玩了白玩，明朝退銀。」

小羅笑笑道：「阿雪，玩女人玩多了，也就玩出經驗來了哩！不是吹噓，我只要看她們一眼……」

「看一眼又如何？」

小羅邪邪地一笑，道：「我就知道她們是不是處女。」

「公子，這未免玄了些吧。我阿雪經營勾欄近二十年，見過的雌兒可多了，每一個進了門，先脫光讓我仔細渾身檢查，看看是不是清水貨哩，局部的型態如何哩！有沒有甚麼毛病哩等等。」阿雪道：「我却也不敢說隔着衣衫就能確定她們是不是清倌。」

小羅道：「這是因為你未加注意，平時不留意。」

阿雪道：「這倒要向羅公子領教了！」

小羅道：「根據我的經驗看法，丁香是處女，胸部是饅頭型，臀部平扁……」

阿雪想了一下，連忙點頭。

小羅道：「小白也是處子，由走路姿態即可證明，她的臀部肥大，稍稍過量了些，胸部呈吊鐘型。」

阿雪稍想了一會，迭連點頭道：「公子好像見過似的。」

小羅道：「金菊不是處子，但她的容貌最端莊，不是與人苟且，可能是不小心騎馬或小時玩耍弄破了處女膜的……」

阿雪不禁拍案叫奇，簡直是未卜先知。

小羅洋洋得意地道：「牡丹在這幾個人之中身段最好，胸部是石榴型，也是地道的清倌。」

「小蘭呢？」

「小蘭是珍品。」小羅道：「她的體態好，肥瘦適中，臀、胸、腰、腿都是上上之選。當然，也是個不折不扣的處子，所以我五個都要。」

接着，他掏出一張五千兩的銀票。

五個小清倌分住在後樓上五個房間中。這一夜眞的是一箭五鵰，雨露均霑，精力充沛。

小五子看過之後出了勾欄，在街上把隔夜飯都吐了出來。

她心目中的偶像竟是這個樣子。

如果世上的男人都是這樣子，她寧願一輩子也不碰男人。

但是，她還是有點不信小羅會是個淫徒。

如果他是，以他在「來來賭坊」中所炫露的絕技，絕對可以輕易地制服她，但是他一直很有分寸。

儘管他出言粗俗，幾乎能嚇死膽小的女人，只不過他似乎是言過其實，並沒有眞的那麼急色下流。

因此，她決定再在暗中觀察一下。

大約是第二天午後，小羅帶着他的僕人走出勾欄。

小五子親眼看到他和五個小妓女有染，如今看來，似乎在體力及精神上一點疲憊之態也沒有。

「這是個怪物！是一頭野獸……」小五子這麼想。

小羅一路往鎭東走，此刻路人不多，却自岔路走出一位妙齡小尼，眞正是眉目如畫。

如果這小尼不是光禿的頭，不是穿着灰尼裝，隨便穿上一襲布衣女裝，隨便梳個甚麼髮型，必是一個大美人。

小羅輕輕地揚揚手，算是含蓄地打招呼。

小尼似乎微微地頷首，算是象徵性地回應。

小羅看看四下無人，上前去在小尼的屁股上拍了一下。

這一手被一般百姓看到，大概也

會驚叫起來。

只不過小尼被拍了屁股，反而扭頭露齒一笑。

小羅拍了她的屁股，也聳聳肩涙笑着。

他們心目中的道德標準顯然和一般人有一大段差距。

於是小尼前行，小羅尾隨，出鎮約四五里外林中有一尼庵，小尼由正門進入，小羅越牆而入。

小五子也會武，但她沒見過這樣的輕功。

就像一片樹葉或一團飛絮飄過高牆一樣。

「這個小淫賊眞會裝，我以後可要小心了……」

潛入一看，小羅又在小尼的屋中苟且。

「這簡直是個畜牲，我再也不想見他了。」

就在她正要絕裾而去時，忽然庵內傳來了吆喝聲及打鬥聲。且有一老尼之聲道：「老衲估計你也快要來了，雖是劣徒不守清規，你這孽障也太淫毒，再讓你跑了那還得了……」

小五子心想，這小賊終於得到了報應。

她伏在牆外樹上向內望去，一個老尼，兩個中年尼姑還加上一個使斧的中年人，把小羅纏住。

這老尼身手了得，使斧的也不弱，這二人每一個都不比「雲中之虎」差，即使兩個中年尼姑也不是庸手。

但是，小羅赤手相搏，居然還能應付。

小五子暗暗吃驚，這小賊昨夜連弄五個小妓女，等於一夜未眠，今天又和這小尼纏綿，換了任何人，體力都會大打折扣，但他似乎不受影响。

也可以這麼說，在弄了六個女人之後，還有此實力，這小賊眞是太可怕了。

「江大俠、江施主，無論如何要擒住這個孽障。」

姓江的就是江濤。是長白派的第二號人物。

江濤道：「了塵大師，他跑不了……」

以這四人的合擊威力，小羅要跑也很難。

只不過這四人要生擒他却也不太容易。

小五子不想插手幫任何一方。

她的心情很矛盾，有時希望小羅被擒，又希望他能突圍逃去。

爲甚麼她會希望他能逃去，也許理由很簡單。

人們作事往往只爲了一個很簡單的理由。

這理由可能是由於小羅說過她的胴體是世上最好的。

就這麼一句話，居然能使她對他作有限度的關切。

大約七八十招之後，小羅有點不支。

這四人合擊，頂尖高手也接不下來。

小羅一直赤手相搏，已被逼到院中一角處。

小五子正在自問，要不要助這小淫賊逃走。

就在這時，一條窈窕身影自殿頂飄下，人未到長劍先到，攻向江濤，居然是姜軟軟。

她也被小羅嚇跑，儘管是武林少女，像小羅的大開大放作風，也沒有一個少女會不被嚇跑的。

只不過她也和小五子差不多，疑慮很多。

她不以爲天老爺精心塑造的軀壳內會有那麼一個醜惡的靈魂。

於是她也折回來暗暗跟着小羅。

當她找到小羅時，却又不認識小羅的僕人。

她在附近聽到吆喝聲趕來，適逢其會，和小五子一樣，攷慮再三，還是不忍他被殺死。

現在有姜軟軟插手，局面就改觀了。

至少小羅還可以支持很久。

但小羅却趁機向了塵猛攻幾掌，越牆而出，了塵和兩中年尼姑似知他要走，索性追上牆。

小五子也不甘袖手，在牆外爲他擋了一擋，讓他離去，立刻去追小羅，她要當面問問他。

這工夫姜軟軟也越牆而出，因爲江濤先掠出牆外，因此姜軟軟看到小五子擋住了塵和二徒之擧。

小五子去追小羅，姜軟軟去追小五子。

二女追了半夜，入了一個不太大的鎮，追丟了小羅，挨戶到各客棧去找也沒有找到。小五子每家去問，姜軟軟跟着，反正小五子不認識她，她却認識小五子。

小五子入店投宿，姜軟軟也在同一家，而且房間是對門。第二天一早醒來，小五子在陽台上活動也下，突然發現兩個人向鎮外走去，其中一年輕人很像小羅，另一人八成是他的隨從。

小五子道：「好小賊，我終於找到了你。」

她匆匆下樓，姜軟軟在對面一直盯着小五子，也立刻跟着下樓。

在鎮外，小五子追上了二人。果然是小羅。

只是有一點他想不通，昨夜他身邊的僕人三十多歲，這個只有二十左右。

原來這小子正是在賭場中和小羅動手的「葛三刀」。

這小子本想大出鋒頭，包括賭與武功兩方面，沒想到，這小子先弱後强，反而被他當場出醜。

只不過「葛三刀」也是行家，看出小羅是個頂尖高手。

他對小羅很折服，追出鎮外，當小羅出言粗俗，軟軟被他嚇跑之後，小葛上前要拜師。

小羅告訴他，他沒有資格作他的師父。

葛三刀却以爲，小羅作他的師父綽綽有餘。

最後他們變成了朋友——臭味相投的朋友。

所以姜軟軟知道「葛三刀」的來歷，小五子却不知道。

小五子迎面一攔，指着小羅大聲道：「小淫賊，小畜牲！你終於露出了馬脚！現在你還有甚麼話說？」

小羅茫然地攤攤手道：「我沒有甚麼話說！」

「你當然沒有甚麼話說，因爲你的淫行全被我看到了。」

小羅攤攤手，對「葛三刀」道：「老葛，她說她都看見了，你猜猜看，她都看到了甚麼。」

「葛三刀」搔搔頭皮道：「她看到了甚麼？我不知道。」

小五子大聲道：「不必顧左右而言他，你昨夜在一家勾欄中，叫了五個小妓女胡搞，你以爲神不知，鬼不覺？」

小羅愕然道：「勾欄院？」又故作老練便道：「勾欄院有甚麼稀奇？我常去串門子！」

「哼！你以爲我唬你？甚麼丁香哩！小白哩！牡丹哩！金菊以及小蘭等等，還能以幾個小妓女的走路姿態，猜出她們的體型以及她們是不是……」她實在不便出口。

小羅和「葛三刀」互視一眼，笑了起來。

「無恥的小賊！」小五子道：「作了這種事居然還敢笑？」

「葛三刀」道：「我說妹子，妳是認錯人了，還是在說夢話？」

小五子厲聲道：「你問小賊羅天！問他！」

「葛三刀」道：「問他甚麼？」

小五子道：「你們也不必一搭一檔，一個人唱白臉的，一個唱黑臉的。試問昨夜你們在甚麼地方。」

「葛三刀」道：「昨夜在鎮上『三星客棧』睡大覺呀！」

「呸！瞪着眼說謊。」小五子道：「有沒有去水月庵？」

「水……水月庵？」「葛三刀」茫然道：「水月庵是甚麼地方？妞兒，妳不會是在發高燒吧？」

「小羅！你自己說，昨夜有沒有在水月庵和那小尼……」

「妙極了，眞是妙極了。」「葛三刀」道：「這位妹子八成有輕微的失心瘋甚麼的，快點回家找個大夫看看吧！」

小羅和「葛三刀」你看我，我看你，似乎十分驚異。

姜軟軟在暗中見此情況，正是所謂旁觀者清，就十分奇怪。

看小五子說得斬釘截鐵，活神活現，自然不會說謊。

再看看小羅和這「葛三刀」的驚疑神色，顯然不是裝出來的。

這的確是件怪事。

姜軟軟沒見過甚麼勾欄中嫖妓之事，却見過尼庵中動手的事。

但這兩人似乎連去過水月庵也不承認。

還有，昨夜跟在小羅身邊的不是「葛三刀」而是另一中年人。

小五子實在快氣瘋了，道：「小淫賊，你怎麼裝也不成，告訴你，昨天你出了勾欄院，在路上拍那小妖尼的屁股的舉動，我都看到了。」

小羅又笑了。

「葛三刀」却沒有笑，道：「小羅，尼姑你也有興趣？」

小羅道：「其實尼姑除了沒有頭髮，和其他女人一樣。」

「葛三刀」道：「小羅，聽你的口氣，似乎可能玩過尼姑。」

小羅道：「你怎麼會以爲我……」

「因你說尼姑除了頭髮外和一般女人沒有甚麼兩樣！」

小羅道：「這句話的確很不好聽，試問可有甚麼不對？」

「葛三刀」語塞，又道：「你眞沒有拍一個小尼子的屁股？」

小羅道：「如果我拍過，我就不會否認。」

關於這一點，「葛三刀」相信，小五子相信，似乎姜軟軟也信。

莫非是小五子遇上另一個酷似小羅的人？

世上這種巧合，這種酷肖的人可就太少了。

小羅攤攤手道：「小五子，如果妳以爲我就是妳說的那樣，一夜嫖過五個小妓女，第二天又和一個小尼姑等等，還公開在街上拍她的屁股，老實說和這一種人來往，連祖宗八代的人都丟光了，所以妳離我越遠越好。」

像這種口吻，却又絕對不是一個色狠應該說的話。

至少像小五子這樣的純潔姑娘自動送上門，他不會失之交臂。

小羅說完，和「葛三刀」快步離去。

這工夫，姜軟軟出現了。小五子道：「小羅在尼庵中打鬥的事這位姑娘應該看到的。」

姜軟軟道：「我的確看到了！」

小五子道：「可是他不承認！」

姜軟軟道：「請問這位姑娘芳名是……」

「我叫小五子。」

「我叫姜軟軟。」

小五子道：「這小賊很邪，吃喝嫖賭樣樣都來。」

「的確。只不過他既是如此邪氣，姑娘爲何還和他交往？」

小五子語塞道：「那妳還不是一樣？」

姜軟軟道：「我只是好奇，跟來看看。」

小五子道：「我還不是一樣。我會看上這種淫邪的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眞的能一夜弄了五個妓女？」

「妳如果不信，可以到青石鎭的唯一的勾欄中去問問鴇母阿雪，問問小羅是不是一夜嫖了丁香等幾個小妓女。」

姜軟軟道：「這麼說，和水月庵小尼的事也必是千眞萬確了。」

小五子道：「但是，我想不通。」

姜軟軟道：「有甚麼想不通的？」

小五子喃喃地道：「第一，昨天和他在一起的不是這個小子。另外，衣衫也不一樣，昨天看到的穿得更華麗更講究。」

「對對！」姜軟軟道：「的確如此。」

「還有一點很重要。」小五子道：「小羅我也是認識不久，他的確看來有點邪，但是我總以爲，在緊要關頭他却能把持住，一個色狠不可能那麼有把握。」

「對對，小五子妹妹，我也以爲他是這樣的。」

小五子道：「姜姐姐，妳是不是也喜歡他？」

「我……我也不否認這一點。」

「可是妳不像是只有十七歲的人。」

姜軟軟道：「我二十歲。」

「二十歲配十七的男人，是不是太大了些？」

姜軟軟道：「當然大了些，妳怎麼會想到這箇？」

小五子道：「妳該相信兩隻貓不大可能相安無事地分食一條魚。」

姜軟軟道：「的確不大可能。」

小五子道：「好，我們再追上去暗暗觀察這小子。」

＊　＊　＊

現在，小羅和「葛三刀」在夕陽下林邊草地上玩骰子。兩人志同道合，而且都有兩套，玩得很起勁。

小羅道：「你似乎相信我玩過小尼的事。」

「不是相信，而是小五子說的活神活現。」

小羅道：「你看小五子如何。」

「容貌只能打八十五分，但胴體却是極品。」

小羅拍了「葛三刀」的肩胛一下，道：「行家！」

「葛三刀」道：「摟着睡覺一定很不錯！」但又改口道：「小羅，她既是你的女人，我不該說這話，眞是對不起。」

小羅道：「不妨，有話說出來就不要緊，就怕有話藏在心裡，心裡想女人表面却又裝作不想的樣子。」

「葛三刀」道：「我看你不是那種人。」

這時忽然林中傳來了談話聲。姜開基和江濤的鄉音很重，立刻就能聽出來。

另外還有了塵老尼。但小羅不知是誰。

「在這兒！」了塵道：「這孽障果然沒有逃遠。」

小羅和「葛三刀」互視一眼。

江濤道：「這小賊似乎也不大在乎，不然的話早就逃得遠遠的了。」

姜開基道：「這小賊雖然厲害，奇怪得很，他似乎身手有時很弱，有時却又很强。」

「噢？」了塵和江濤似乎不信。

因爲那夜在水月庵內小羅力敵四大高手，到七十招之後才不支的，頂尖高手也不過如此。

所以他們對姜開基的話不大相信。

現在小羅和「葛三刀」才想起小五子說的一番話，看來的確另有個小羅在水月庵和小尼作過狗皮倒灶的事。

至於在勾欄中玩過五個小妓女，大概也是眞的。

所以兩人都在捫心自問，那會是誰？

三個高手鼎足而立作包夾之勢，了塵道：「本庵已有七十年的歷史，一向清清白白，靜如止水，却被你這小賊完全破壞了，現在必須把你擒回。」

小羅道：「你們仔細看清楚，我是不是你們要找的人？」

「你們看！」了塵道：「事到如今他還想狡賴。」

「葛三刀」大聲道：「你們不妨說明白，到底小羅犯了甚麼罪，告訴你們，我一直和他沒有離開過。」

姜開基道：「和這種狐朋狗友在一起，你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江濤道：「羅天，你不該勾引水月庵的弟子，沾污佛門淨地。你走之後，了塵大師拷問無緣小尼，才知道你和他的兩個師姐也有……」

「葛三刀」「嘖嘖」連聲道：「那小子不但是龍馬精神，胃口也奇大，我想這小子一定是身負異稟。」

了塵道：「這孽障罪大惡極，愈陷愈深，據說他在別處也犯過太多的案子，上！」

三人都亮出兵刃。江濤用斧、姜開基用刀，了塵是松紋古劍。「葛三刀」亮出了他的七星刀。

小羅還是空手。

「葛三刀」道：「小羅，空手吃虧。你就用我的刀鞘吧！」

小羅道：「在我來說，都是差不多。」

他看看左手手心，三個粉紅圈圈已快消失。

這是最最不利動手的時刻，但跑不掉。

「葛三刀」全力拚搏，也只能勉强擋住江濤，當然還不能持久。小羅可慘了，東閃西挪，不但狼狽，而且危

機四伏。

「葛三刀」可不知其中的奧秘，大聲道：「小羅，快別裝蒜了，弄不好會賠上小命的，快使出眞工夫來。」

小羅能說甚麼，就是說了他也不信。

他有時眞希望左掌心永遠也不出現三個粉紅色的圈圈。

或者那三個圈圈永遠不消失。

三個圈圈忽隱忽現忽强忽弱，而且隱現的時間又不規則。

這就使他無法提防，如果時間的間隔有規律，他就可以在粉紅色圈圈消失時盡可能廻避敵人。

「葛三刀」邊拚邊大叫，他總以爲小羅在兒戲。

結果未出五十招小羅被了塵擊倒，點了穴道。

「葛三刀」不久也躺下了。

姜開基道：「就在此把他們廢了吧！」

「不必急在一時。」了塵道：「本庵發生了這等大事，一定要召集所有本門中人及徒衆，把這個孽障囫圇的弄回去，當衆把他們的罪名各弄清楚，使他們沒有怨言，然後處死。」

江濤道：「理應愼重，因爲在下以爲這小賊不過十七八歲，却具有上乘武功，又是高人門下。」

了塵道：「正是如此，必須在罪證確鑿之下按庵規處死。」

「葛三刀」道：「老尼，睜開妳的母狗眼看清，我們並沒有和妳的徒弟胡來，你們看錯了人。」

小羅道：「老葛，算了！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沒有用。」

「葛三刀」道：「可是這太寃枉啊！你小羅連那個小艷尼的邊兒也沒有摸到呀！」

姜開基重重地踢他一脚道：「到此地步，你還敢口出髒言！」

了塵道：「兩位施主，我們走吧！」

江濤挾起「葛三刀」，姜開基挾起小羅。就在這時，蒼茫的原野上宿鳥驚飛，兩條人影如飛而至。這輕功看得了塵等人都不禁咋舌。

說是「燕子三抄水」又高了一層，簡直是凌空渡虛。

兩人都是五十左右，其中一個稍胖的正是武林名醫潘奇，另一人精瘦，雙目深陷，有如兩個寒潭。

在武林中，名醫不論在甚麼地方總是很吃香的。因爲誰也不敢說自己不受傷，所以誰都不願得罪名醫。

了塵打個問訊，道：「潘大國手久違了。」

潘奇抱拳道：「了塵大師好久不見，不知爲何把吾等的獵獲物帶走，可否說明一下？」

了塵一愣，道：「潘施主是說這兩個年輕人？」

另一精瘦之人冷冷地道：「正是。」

此人予人的印象很冷，說話的音色也冷。

姜開基道：「依我看不是這麼回事兒。」

精瘦之人道：「不是這麼回事是怎麼回事？」

姜開基道：「訛詐。」

精瘦之人忽然轉過身去，背向三人。

名醫潘奇却大笑了起來。

姜開基道：「大國手爲何大笑？」

潘奇道：「遇上這等事我怎能不笑。」

姜開基道：「我却以爲沒有甚麼値得笑的。」

那精瘦之人冷峻地道：「你以爲不値得笑就讓你哭！」

語音尚在盪漾，人已倒翻而起，因爲他是背向着三人的。

了塵沉聲道：「姜施主小心……」

這句話才說到一半，姜開基已經魂飛天外。

這種身法和速度出乎姜開基的意料之外。

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高人，倒楣就倒在强出頭上。

姜開基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三十年的功力，瞬間爆發開來，以他最威猛而有信心的一招迎上。

他的信心瓦解得太快，估計沒有超過一招半，實實的一脚，砸在他的腮梆子上，人竟飛出五步以外。

了塵和江濤驚得呆住了。

固然姜開基不免自負輕敵，而這精瘦的人多少也有點施襲的架式，但一招半之內栽得如此之慘，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姜開基在地上滾了幾下躍起，灰頭土臉。

他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抱拳道：「如果在下沒看走眼，這位必是三位『氣候』中人之一。」

潘奇笑笑道：「不錯，他就是『風、雷、雨』『三絕』中的『狂風』秦萬年秦大俠！」

「狂風」秦萬年五字，的確有如雷貫耳的威力。

自了塵等人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他們內心的震驚。

但是，了塵等人畢竟也是成名人物，不大可能被對方一下子就唬住，乖乖地把人送給對方。

了塵頌了聲佛號，道：「原來是『宇內三絕』之一的秦施主，久聞大名，不如一見，老衲開了眼界。」

這工夫兩小已被放在地上，而潘奇正要去挾起二人。

「慢着！」江濤肅然道：「這個姓羅的年輕人，是個十分頑劣，幾乎無惡不作的壞蛋，而且曾勾引了塵大師門下弟子破戒觸犯清規。」

潘奇道：「三位不必多說，我們二人找這小子已有半年，找他自然也有更重要的理由。」

（未完・二）

上文提要：花無情、公孫瑤仙、令狐飛蟬和他們婢女一道進發，首先遇到上官楡的攔截，得紅衣女郎祝依依的馳援，說是奉母命來的，花無情不承認是羅蘭的兒子，堅辭而別，他們離開潼關，逕向洛陽，又遇到神鞭門少門主歐陽吹山挑釁，這並不是單純偶發事件，是赤鱗幫和神鞭門聯手佈局，他們終於突圍，赴水逃生，花無情被白衣姑娘金鳳救起……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高皋·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身中慢性毒藥　唯有聽命老魔

但此地是南海，已經遠離中原。

而金斧門也只是一個海上組織，如果說他們是海盜，也未嘗不可。

那麼，金鳳是怎樣知道他的？莫非適才的動作，只是一種巧合？

不管怎樣，花無情的答話已經作了保留，無論金鳳對他知道多少，他不想輕易的翻開底牌。

金鳳沒有再作追問，只是吩咐小玉帶花無情去清洗，然後歇息。

* * *

强勁的海風，使船隻在巨浪中顛簸前進，除了桅桿上的一盞風燈，全船一片漆黑。

不過有些艙房之內，還是有燈光的，金鳳的艙房，就是其中的一個。

「小姐，妳認爲他當眞就是那個花無情？」

「唉，黃河大海都淹他不死，妳也見識過他那駭人的武功，如果還有另一個花無情，豈不天下大亂。」

「小姐準備怎樣？」

「這個……他的命是咱們救的，就當作咱們沒有救他，也未嘗不可。」

「小姐是要將他交給五指神君了？可是咱們只救了他一條命，他却救了咱們幾十條命。還有……」

「不要說了，小玉，我有點累，妳去睡吧。」

「是，小姐。」

* * *

翌晨是個好天色，風和日麗，長空若洗，在海天一色的景象之中，偶爾飛來幾隻海鷗，爲萬頃碧波，憑添幾分情趣。

此時，花無情正在艙面眺望海上景色，金鳳主婢立在他身側不遠之處，她們在看海，偶爾也聊上幾句。

忽然，一陣嗚嗚的海螺之聲响了起來，金鳳微微一呆，身形倏的一轉，脚尖輕輕一彈，以無比曼妙的姿態，飛身躍上烏篷。小玉也跟隨上了篷頂，舉目向前頭的海面瞧去。

那是一大兩小三艘樓船，正在一哩之外並排迎面駛來，說它們是一大兩小，其實那小的樓船，比他們的烏篷船還大了許多。

樓船的桅頂懸着一面迎風招展的紅旗，旗面綉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黑龍，奮鬣舒捲，栩栩如生。

小玉面色一變道：「又是黑龍幫！看來他們是存心要將咱們撂在這裡。」

金鳳哼了一聲道：「沒有那麼容易，要擺平咱們，他們就得付出極大的代價。」

小玉道：「小姐，咱們寡不敵衆，不如將那兩艘烏篷放棄，將人手全部調回。」

金鳳一吁道：「沒有用的，除非……」

小玉啊了一聲道：「不錯，小姐，咱們快去求求他，只要他肯出手，咱們就不怕黑龍幫了。」

金鳳道：「這個……」

金鳳是金斧門門主金翔的妹妹，除了人長得美，一身功力，連金翔也要遜色三分。

爲了海上的利益，他們與雄霸東海的黑龍幫結了仇。黑龍幫財雄勢大，高手如雲，金斧門原本不是對手，所幸海南島的五指神君支持他們，才能維持稱霸南海的局面。

他們曾經獲得五指神君的指示，要他們協助生擒花無情，如今花無情已經落入金鳳的掌握，想不到竟然遇到對頭冤家。

現在强敵當前，一旦點燃戰火，金斧門必然不堪一擊。金鳳一向心高氣傲，叫她去求花無情，她實在無法辦到。

他們與黑龍幫的樓船相距原本不遠，由於雙方都在前進，距離迅速在接近之中。

小玉一見大事不妙，立即返身一躍，來到花無情的身側道：「花公子，我求求你……」

花無情依然投目碧波，連頭也未回，只是淡淡道：「求我？姑娘在說笑話吧。」

小玉道：「黑龍幫來了三艘樓船，人多勢衆，咱們必然敵他們不過，希望公子義伸援手，助咱們一臂之力。」

花無情道：「對不起，在下今天心情不好，姑娘的要求，歉難同意。」

小玉神色一呆，她絕未想到花無情會拒絕她的請求，但她仍不死心的撇撇嘴道：「公子：莫非你忘了咱們現在是風雨同舟啊！」

花無情道：「風雨？這分明是一個晴朗的天氣嘛。」

小玉哼了一聲道：「公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何必跟小婢裝瘋賣傻。」

花無情冷冷道：「長江大海我見識過，未必能淹得死人。」

小玉大聲道：「如非咱們將你救起，你縱使不被淹死，只怕也被魚吃了，咱們救了你，你就不該幫幫咱們？」

他們說話之間，樓船已經接近，一排火箭呼嘯着射了過來。

小玉急道：「瞧到了麼？公子，你如是不幫咱們，還是要落個玉石俱焚的。」

由於火箭滿空飛舞，烏篷船已有幾處冒起了火頭，小玉彈身躍起，向一處火頭撲去。

此時全船騷動，救火、喊叫及弓弦之聲亂成一片，只有花無情靜靜的獨立舷邊，那些扣人心弦的騷動，好像與他全然無關似的。

花無情的心腸竟是這般的冷酷？何況人家還曾救過他的性命。

不，他絕不是生性冷酷之人，只是不願當傻瓜罷了。

當他向金鳳說出他的姓名之時，金鳳雖是神色如常，她的雙手却震動了一下。

別看花無情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態，別人任何一點細微的動作，都瞞不過他的雙目，他因爲心有所疑，所以在全船燈火熄滅之後，他就貼身於金鳳的艙房之外，裡面主婢的交談，他聽得一字不遺，無論他的心胸如何豁達，要他幫助圖謀於他的人，換了誰也不會願意的。

此時，三艘樓船以火箭集中攢射，金斧門下不只是傷亡纍纍，而且熊熊大火，幾乎籠罩了全船。

花無情是一個旁觀者，這場驚心動魄的海戰，當得是江湖罕見。但沒有人能在他的面頰之上，找出半點波動的神色。

火箭滿天飛舞，他週身一丈以內却瞧不到一支，火箭無法穿透他的護身罡炁，却在他鄰近的艙面燒了起來。

如是全船都變爲火海，他又怎能獨善其身？

當然，他可以抓着任何一塊木板跳進水裡，大海縱然浪湧如山，不見得就能將他怎樣。

不過泡在海水裡面的滋味並不好受，前面不是有三艘樓船麼？與其跳海，爲甚麼不跳到樓船之上。

當他作了決定之時，金斧門已經放棄了抵抗，除了金鳳主婢及一名掌舵的大漢，其餘的不是死亡，便是跳海逃生去了。

另兩艘烏篷也被奪了回去，金斧門全軍盡墨，黑龍幫獲得空前的勝利。

樓船還沒有駛走，火光照耀中，很清楚的瞧到船頭並列着一紫二灰三名大漢，他們身後還有二十餘人，是這艘樓船的一部份武士。

紫衣大漢是黑龍幫的副幫主隆風和，那兩名灰衣人是藍鯨堂堂主桂穀，白鯊堂堂主楊帆。

副幫主隆風和一陣哈哈狂笑，由海風送了過來，道：「投降吧，鳳姑，歡迎妳到本幫作客。」

金鳳撇撇嘴道：「不要得意，姓隆的，你知道你作了些甚麼？毀了咱們不要緊，五指神君會放過你們？」

黑龍幫與金斧門雖是對頭冤家，但對五指神君似乎仍有幾分恐懼。因而隆風和語氣一緩道：「這可不能怪我，是妳先擄船傷人的，這樣吧，只要妳肯嫁給在下，以後咱們就是一家人了，賠妳兩條烏篷也算不了甚麼。」

金鳳向花無情瞥了一眼，道：「姓隆的，黑龍幫大禍臨頭，你還敢這麼不知死活，你知道這位是誰？」

隆風和向花無情打量一眼，道：「這位少俠必然是一位高人了，鳳姑怎不替在下介紹一下？」

金鳳哼了一聲道：「自然是一位高人了，花無情的大名，你應該聽人說過，小妹費盡心機才請到花少俠，如今，嘿嘿……我看你怎樣向神君交代！」

隆風和呆了一呆道：「原來如此，

妳何不早說？不過這件事好辦得很，這兒不是大海麼？就算長了翅膀的鳥兒，也逃不過咱們的掌握。」

花無情原非嗜殺之人，想不到這兩幫海盜，全是心存詭計，要將他獻給海南島的五指神君。

海南島在那裡？五指神君又是何等人物？這些，他可以說毫無所知。

更令他難以理解的是，他出道江湖並不算久，竟然弄得仇敵滿天下，連偏居海隅的甚麼五指神君都要捉拿他，天下的怪事固然很多，但以他的遭遇最爲離奇。

他雖是滿腹殺機，但却不動聲色，他要瞧瞧這些海盜，究竟能使出甚麼高招。

片刻之後，一艘小舟靠上了滿船是火的烏篷，金鳳主婢及一名舵手奔過來道：「快上小船，少俠，再遲就來不及了。」

花無情隨着金鳳等上了小船，再登上黑龍幫的樓船之上。

金鳳指着紫衣人道：「花少俠，這位是黑龍幫的副幫主……」

花無情不待金鳳說完，便已抱拳一拱道：「黑龍幫的副幫主必然是一位高人了，在下却有點惋惜。」

金鳳忽然面色一變道：「姓花的，你這是作甚麼？」

因爲適才花無情抱拳一拱，副幫主隆風和及杜殺、楊帆兩位堂主，竟然機伶伶連打兩個寒顫，他們知道中了花無情的道兒，及運功一試，不只是半點眞力都提不起來，而且腹痛如絞，全身冒汗，幾乎痛得他們哼出聲來，金鳳跟他們是一丘之貉，自然也難以倖免。

花無情淡淡一笑道：「我正要問你們要作甚麼？咱們素昧平生，八桿子也打不到，你們爲甚麼要害我？」

隆風和畢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幫主，自有一種與衆不同的威儀，他哼了一聲道：「本座提醒你一句，姓花的，這可是汪洋大海，而且你是孤身一人……」

花無情道：「多謝，其實你早就提醒我了，長翅膀的都逃不出你的掌握，何況是我。」

隆風和道：「你知道就好，快拿出解藥，否則萬箭攢心，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花無情早已瞧到左右兩舷及舵樓之上，湧出數十名控弦武士，只要隆風和一聲令下，必然百弦齊鳴，亂箭如雨，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

他却神色自若的冷冷道：「你錯得離了譜了，副幫主，第一，我並非用毒制住你們；第二，你們縱使萬箭齊發，也未必傷得了我，而且你們四人在百日之內，就會變作人彘了。」

金鳳道：「甚麼叫做人彘，你說明白一點。」

花無情道：「彘是豬的別名，姑娘應該懂得，百日一到，四位就肌肉收縮，形狀如豬，不能言語，不能走路，咳，反正一切跟豬一樣，所以叫做人彘。」

隆風和等心頭一震，這幾位縱橫海洋的高人，刹那之間面如死灰，適才狂傲的神態，此時已點滴不存。

良久，金鳳咳了一聲道：「少俠，你的命可是咱們救的，你怎能恩將仇報？」

花無情道：「當眞麼？哼！如果我是一條魚，或許能在黃河中漂流千里，再入大海，可惜我不是魚，唉，一般自以爲是的人，經常將別人當作傻瓜，很多悲哀之事，都是這些聰明人所造成的，姑娘，妳說這是可悲，還是好笑？」

這些海上豪客全都目瞪口呆，不管花無情如何嘻笑怒罵，他們都不敢哼出一聲。

最後他們屈服了，因爲「人彘」二字，實在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

「少俠，外面海風太大，請到客艙歇歇，咱們也應該盡一點地主之誼。」

說話的是黑龍幫副幫主隆風和，他一面神態恭順的向客艙裡讓，同時高聲呼叫道：「小蕙、小雲快來侍候公子。」

隨着他的叫聲，兩名妙齡少女一前一後奔了出來，一名身着紅衣的道：「小婢是小蕙，她是小雲，公子請。」

花無情只是微含笑意，就跟着她們走進客艙。

樓船的設備比金鳳的烏篷好得多了，這些海上豪客，倒也懂得享受。

一桌豐富的菜餚擺了上來，杯酒言歡，本是人生一大樂事，但除了花無情，其餘的只是強顏歡笑而已。

在酒過三巡之後，隆風和咳了一聲道：「花少俠，在下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花無情道：「不要緊，你說吧。」

隆風和道：「寃有頭，債有主，少俠無論與五指神君有甚麼過節，都不應由咱們來承擔，你說是麼？少俠。」

花無情道：「你沒有說錯，如果我與五指神君有過節，我的確應該找他了斷。」

隆風和道：「那咱們就不該代人受過了，請少俠高抬貴手……」

花無情道：「我也不願難爲你們，只是我要說個明白。」一頓接道：「在下出道江湖不足兩年，除了因爲路見不平，插手救援一對父女，與赤鱗幫結下樑子，此外並未招惹任何江湖恩怨，但在下却被人下毒、圍攻，多少次險死還生，在下至今不解，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後輩，並未作出半點違背道義，有傷倫理的行爲，爲甚麼會爲江湖所不容，各位能否告訴在下，這是甚麼道理？」

隆風和沉吟半响道：「這個……除了是上一代的恩怨，很難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花無情道：「寒家人丁單薄，只與寡母相依爲命，咱們的景況已夠悽慘了，如果是上一代的恩怨，也不應對孤兒寡母趕盡殺絕！」

金鳳道：「少俠的遭遇，的確值得同情，可惜咱們有心無力，少俠應該瞧得出來。」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也許有人要毀掉在下，不過那存心毀掉在下之人，必將付出極高的代價。」

他本是神態輕鬆、面帶微笑的，當說到最後一句之時，忽然全身豪氣奔放，射出一股凌人的殺機，參與飲宴的黑龍幫衆及金鳳主婢，像忽地被人放置於火爐之上，三萬六千根毛孔都滲出了汗水。

花無情輕輕哼了一聲，道：「在下不需要各位幫忙，只有一些不解之處，希望各位能據實相告。」

隆風和道：「少俠想知道甚麼？」

花無情道：「五指神君是誰？」

隆風和身形一顫，道：「請少俠問金鳳姑娘吧，因爲金斧門與神君較爲接近。」

金鳳嬌靨一沉道：「你胡說些甚麼？難道黑龍幫敢不聽神君的指揮？」

隆風和哼了一聲道：「黑龍幫縱横七海，最看不慣的是狗仗人勢。」

金鳳大喝一聲道：「好得很，姓隆的，有種你對神君說去。」

花無情冷冷道：「金姑娘，五指神君當眞這麼厲害麼？」

金鳳神色一黯，道：「在南海，金斧門也曾經風光過，但力不如人，又能奈何？」

花無情扭頭對隆風和道：「黑龍幫與金斧門均要聽命於五指神君，只因金斧門與五指神君較爲接近，雖然貴幫的力量頗爲雄厚，仍無法獲得公平的待遇，我說的可對？」

隆風和道：「看來甚麼都瞞不過少俠，實情確是如此。」

花無情道：「貴幫探得金鳳姑娘落了單，所以才予以報復，可惜遇到在下，使貴幫的報復無法作到天衣無縫，這樣……」

隆風和的面色再度一變，良久，他才雙拳一抱道：「少俠神功無敵，智慧如海，今後無論水裡火裡，黑龍幫願聽少俠的。」

金鳳心頭一震，因爲花無情與隆風和的對話，說得再也明白不過。

黑龍幫對金斧門的襲擊，必須作到天衣無縫，否則絕對逃不過五指神君的耳目，那麼黑龍幫就要大禍臨頭了。

要作到天衣無縫並不困難，金斧門的烏篷船已經燒毀，只要不讓他們留下活口，豈不是萬無一失？

金鳳能夠縱横大海，自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她輕輕一吁道：「敝門與黑龍幫都是神君淫威之下的可憐人，但本門却更爲不幸。」

隆風和道：「哦，這話怎麼說？」

金鳳道：「貴幫遠離海南島，可以避免很多痲煩，敝門麼，唉，伴君如伴虎的滋味，實在不太好受……」一頓接道：「咱們兩派同是被害人，只因神君功力太高，咱們不得不忍受他的折磨，如今幸遇花少俠，咱們兩派，看來是有救了。」

花無情道：「金鳳姑娘，妳當眞要背叛五指神君麼？」

金鳳心頭一懍，粉頰之上立刻變了顏色。

花無情淡淡道：「金鳳姑娘也是一號人物了，那五指神君能夠使妳如此害怕，必然具有非常之能。」

金鳳幽幽一嘆道：「金鳳雖然習得一點武功，仍然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類……」

花無情一怔道：「怎麼？那五指神君莫非不是有血有肉的人類？」

金鳳道：「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不是一個肯定，也不是一個完整的答覆，但在座之人，除了花無情，幾乎每一個都面色慘白，兩眼露出恐怖的光芒，雙唇也在輕微的顫抖。

顯然，這些人在五指神君積威之下，恐懼已經在他們的內心生了根，如果要他們合作，就必須破除他們內心的恐懼。

花無情道：「金姑娘，妳必然有根據了，請妳說清楚一點。」

金鳳道：「他曾經闖到咱們的船上，幾乎一閃之間便已上了桅頂，咱們曾以亂箭攢射……」

花無情道：「是弩箭失去了準頭？」

金鳳道：「不，箭箭中的，只是射他不死，而且還一起掉了下來。」

花無情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扭頭對隆風和道：「隆兄叫人召集十幾名善射的弓箭手到艙面集合，金姑娘，咱們走。」

待他們到達艙面，有的只瞧到人影一閃，有的連人影都未瞧到，花無情已經青衫飄飄，高高的立於樓船的桅頂之上了。

此時樓船正在破浪前進，船身顛簸起伏，搖擺不已，花無情站在桅頂之上，竟然沉穩如山，這份功力，怎能不教隆風和等人目瞪口呆。

「隆兄，在下想領教貴屬下的神箭絕技，叫他們射吧。」

隆風和道：「這個……」

花無情道：「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

隆風和也相信花無情不會有事，因爲他闖蕩江湖以來，還沒有見過功力如此高深之人。

只因他很關心他自己，如是花無情有甚麼不測，沒有人替他解開穴道，他豈不當眞要變爲人彘了！

在花無情一再催促之下，他才勉強的喊了一聲「射」，但見在弦聲急响之中，十餘枝鋼鏃羽箭，帶起一片破

空之聲，向佇立桅頂、迎風搖曳的花無情射去。

桅頂只是方寸之地，既不能移宮換位，閃避似乎不太可能，除非逃下桅頂，否則沒有人能躲過這陣箭雨的攻擊。

花無情也不能，所以他沒有躲。

莫非他要以血肉之軀，硬碰那陣箭雨？

這是一個扣人心弦的時刻，樓船上每一個人都望着桅頂，每一個人的神經都繃得緊緊的，花無情跟他們非親非故，他們却寄以一份憐惜之心。

不過那份憐惜之心，立刻變爲驚詫，一雙雙駭然的目光，一瞬不瞬的盯住桅頂。

這是一種驚駭至極的表情，是甚麼原因，會使他們這般模樣？

原來那十餘枝利箭原是破空急馳，以强悍的衝力奔向花無情的，但在他身前五尺之處，這些利箭竟然不再前進，並且懸空而立，還保持着前進的姿式。

沒有任何支撑，它們是不可能懸於空際的，但它們實際上却懸空停在那兒，這百年罕見的奇景，怎能不使全船之人忘乎所以，幾至魂膽皆顫。

花無情的神態却輕鬆得很，一伸手便將那些懸空的利箭抓到掌中，身形只是一閃，就像一片落葉般，立於隆風和等身前了。

隆風和雙拳一抱道：「少俠功力通玄，使隆某開了一次眼界，艙面風大，咱們進去再作長談。」

此人久走江湖，他知道有些話是不能當衆談論的，所以才將花無情請入艙房。

待各人就座之後，金鳳咳了一聲道：「花少俠神功無敵，咱們不只是大開眼界，敝門與黑龍幫也可以不再受那魔頭的鉗制了。」

花無情道：「慢點，金姑娘，在下先要明白，你們兩幫縱橫七海，五指神君如何能夠鉗制你們？」

金鳳道：「咱們雖是在海上討生活，但陸上都得有一個基地，敝門的總舵設在海南島的三亞，黑龍幫設在南澳，這兩個基地，就成爲五指神君下手的目標了。」

花無情道：「哦，他展露驚人的武功，你們以他爲神，就聽他使喚了？」

金鳳道：「海南黎母峯一帶的黎人，的確奉他爲神，他叫某一個人死，這個人就不敢再活下去。」

隆風和道：「他對咱們兩派展示過武功，但控制咱們的，却是毒藥。」

花無情啊了一聲道：「你們都中毒？可知道那是一種甚麼毒藥？」

隆風和道：「鳳姑兄妹及在下兄弟三人全都中毒，它是一種慢性毒葯，中毒之後並不妨礙日常生活，也可以使用武功，但在一年屆滿之期，如果不服食解葯，就會七竅流血而死。」

花無情道：「你們有沒有瞧到過中毒而死的人？」

隆風和道：「瞧到過，死狀悽慘無比。」

花無情道：「死者除了七竅流血，還有沒有其他的症狀？」

隆風和道：「有，全身都出現紅色的斑點。」

金鳳道：「莫非花少俠有解毒之能？」

花無情道：「在下沒有那份能耐，不過我有一個友人，她的師門是使毒的大行家，可惜咱們被逼入黃河，如今生死未卜，唉……」

金鳳道：「少俠能夠逃過那場劫難，貴友未必就會遭到意外，咱們不妨到黃河兩岸找找。」

花無情道：「在下是要前往尋找，只是你們素不相識……」

金鳳道：「令師妹公孫瑤仙及貴友令狐飛蟬主婢，咱們雖不相識，却能一眼就認她們出來。」

花無情從來不知道害怕，任什麼都不在乎，但金鳳的話却使他一呆，滿臉一片驚詫之色。

金斧門與黑龍幫只是一些橫行海上的强人，在中原武林沒有人認識他們，他們認識的也必然不會太多，尤以像花無情師兄妹，初出茅廬，名不見經傳，想不到這些海上豪客不僅對他們如數家珍，還能一眼認出，怎能不叫他大爲駭異。

金鳳微微一笑道：「其實咱們並沒有這種道行，少俠師兄妹及令狐姑娘等主婢的衣着形貌，都是五指神君供給的。」

花無情根本就不認識五指神君，甚至連他的大名也沒有聽人說過，按說他們之間是扯不上什麼江湖恩怨的，令人不解的，他却變爲人家的獵物。

當然，赤鱗幫、神鞭門聯手將他們逼進黃河，再由金斧門由水中下手，這一連串的事故，每一個環節都息息相關，它是一個週詳得令人可怕的佈局。

花無情智慧極高，略作思忖，便已大致明瞭，他以往所受的種種迫害，可能都與五指神君有關，於是他下定決心，要到海南黎母嶺作深入的追查。

追查必先知彼，他不只是對五指神君毫無所知，海南島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也應該有所瞭解。

這些不是難事，金斧門不是住在海南島麼？問問金鳳，必然可以獲得滿意的解答。

於是，他詢問道：「金姑娘，妳不是見過五指神君麼，他是誰？」

金鳳道：「我是見過五指神君，但不知道他是誰。」

花無情道：「怎麼說？」

金鳳道：「他頭戴金色面具，身着由無數金鈴連綴而成的金甲，風吹鈴動，鳴聲震耳，數里之外也可以聽到

那清脆的鈴聲，我對他的瞭解，如此而已。」

花無情啊了一聲道：「五指神君果然是一個非常之人，他的巢穴在那兒？必然還有一些部屬了，說說看。」

金鳳道：「黎母嶺範圍廣大，地勢險惡，沒有人知道五指神君住在那裡，而且那山嶺之中，住有數十萬黎人，他們生性兇殘，外人誤入山中，決難留得活命。」

花無情道：「那五指神君及他的部屬，是怎樣能夠生存的？」

金鳳道：「這就不知道了，少俠不是說，他是非常之人麼？」

花無情道：「好吧，此事以後再說，在下落入姑娘的手中，必然是奉到五指神君的指示了？」

金鳳道：「是的，但五指神君低估了少俠，結果咱們一敗塗地。」

花無情道：「人有失算，馬有失蹄，這算不了什麼。我那幾位友人呢？姑娘將她們怎樣了？」

金鳳道：「少俠這是寃枉人了，神君要的是活口，就算本門找到她們，也不敢將她們怎樣。」

花無情道：「這麼說，妳並未找到她們了？」

金鳳道：「少俠明鑒。」

花無情道：「好，你們將我送往黃河口，我要去尋找她們。」

隆風和道：「少俠一人勢難兼顧黃河兩岸，找人之事，只怕十分不易。」

花無情道：「我知道，只好碰碰運氣了。」

隆風和道：「在下派幾名兄弟協助少俠可好？」

花無情道：「多謝隆副幫主的盛情，在下心領了，適才多有得罪，待我解開各位的穴道。」

他運指如飛，解開了隆風和幾人的穴道，金鳳道：「少俠功力之高，絕不在五指神君之下，我有一點要求，不知少俠能否俯允。」

花無情道：「金姑娘勿須客套，只要我能力所及，絕不推諉。」

金鳳道：「咱們所中五指神君的慢性毒葯，少俠雖不能解毒，必然可以用眞力將它逼出穴道，拘束於某一不要緊的地方，咱們可以慢慢尋找解毒的葯物，就可以不必再受他的威脅了。」

花無情道：「好，讓我試試。」

他先抓着隆風和的腕脈，默運玄功，予以探試，再測試金鳳的穴脈，良久，他才長長一吁道：「你們中毒時間過久，必須以玄功直接衝擊蓄藏劇毒的穴道。」

隆風和道：「有困難麼？」

花無情道：「隆兄沒有，只是金姑娘……」

金鳳道：「花少俠，莫非我的毒傷過重？」

花無情道：「不是。」

隆風和見花無情的神色有些尷尬，不由心頭一動道：「請問花少俠，要以玄功衝擊的是什麼穴道？」

花無情道：「中極穴。」

金鳳與隆風和同時一呆，她那粉頰之上，還印上一片動人的嬌羞。

原來中極穴在臍下四寸之處，是女人最珍貴、最神秘的所在。金鳳姑娘年已標梅，由於她眼光頗高，因而迄今還是小姑獨處，如今……

這是一項無法克服的難題，他們面面相覷，誰也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最後，花無情咳了一聲道：「隆兄，要不要讓在下試試？」

隆風和道：「好，少俠請，桂、楊二位，請替咱們在房外護法。」

現在客艙之內，只剩下金鳳主婢兩個人了，小玉櫻唇一噘道：「五指神君眞缺德，下毒爲什麼偏偏要下在那種地方？」

金鳳面上紅潮已退，變爲一片嚴肅，她以一雙神光湛然的眸子看着小玉，道：「玉兒，妳看花少俠如何？」

小玉想不到金鳳會有此一問，不由神色一呆，不過她並不笨，那一呆十分暫短，立即回答道：「花少俠是人間奇男子，不僅英俊倜儻，而且武功卓越，此等男人，世上只怕不多。」

金鳳幽幽道：「妳說得不錯。」

小玉道：「不過他也有缺點。」

金鳳道：「哦？妳說。」

小玉道：「像他這等鶴立鷄羣的男人，必然是女孩子追逐的對象，他身邊不就有公孫瑤仙及令狐飛蟬等六個女孩子麼？再說，像他這等風流瀟洒的公子哥兒，多半用情不專，女人跟了他，不見得能夠得到幸福。」

金鳳長長一吁道：「如果他要妳呢，妳願是不願？」

小玉嬌靨一紅道：「小姐是尋小婢的開心了，花公子是天際神龍，他怎麼會看得上小婢。」

金鳳道：「我是說如果。」

小玉道：「我會答允。」

她作此項回答之時，不只是滿面嚴肅，而且語氣鏗鏘，如擊金石。

金鳳愕然道：「爲什麼？」

小玉道：「世上一般男子，不過是螢光腐草而已，怎能與美玉相比、與皓月爭輝，只要他要我，那怕是一時半刻，我的人生會獲得充實，生命會獲得滿足，我爲什麼不答允呢？」

金鳳呆了一呆道：「好丫頭，不簡單嘛。」

小玉道：「這都是小姐平時的教導，所以事到臨頭，小姐千萬不要亂了章法。」

金鳳嘆了一口氣道：「妳說得不錯，可惜我不是妳，唉……」

小玉道：「小姐，這話怎麼說？」

金鳳道：「因爲一個左右逢源的風流公子，他會願意娶一個老女人？」

小玉愕然半晌，也跟着長長一嘆。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任怨反敗爲勝，控制了局面，馮不八反抗先吃了苦頭，牽牛尊者想偷襲，又遭到任勞等圍攻殘殺，任怨意猶未盡，對頑抗者施加報復，首先將葉枯發的獨子葉晴洲活生生剝皮，對趙天容施行剮刑，在場的人多不敢看，只有任勞在欣賞他的「偉大工程」，一座人間地獄，一處殺人屠場，這時來了白愁飛，白公子向任怨索取「五馬恙」解葯……



溫瑞安・文
可　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金風細雨樓

看似有生機　却又中奸計

任勞任怨冷然，猛然站住。

朱如是與祥哥兒也立即停了下來。

他們望向白愁飛。

他們要看白愁飛的指示——但再回頭的時候，發現白愁飛已被包圍。

剛從屋瓦上落下來的孟空空和苗八方，會集了兆蘭容、蔡小頭、蕭白、蕭煞、習煉天、彭尖，一齊包圍住白愁飛。

八大刀王九把刀。

白愁飛笑了，他問：「你們之中，誰出刀最快？」

大家都看向彭尖。

彭尖在這些人裏，最矮小，但最精悍。

他練的是「五虎斷門刀」。

「五虎斷門刀」是武林中刀法裏最「斷門」的一種刀法。

而彭尖練的是「五虎斷門刀」裏最「斷門」的一種：「斷魂刀」。

他巴不得一刀就斷了人的門滿門。

「你最快？」白愁飛滿有興趣的又問：「那麼誰最毒？」

蕭煞冷笑。

「大開天」和「小闢地」，都是好名字，但若要拿別人的軀體來這樣「開天」、「闢地」法，則毒得令人連上天入地都逃不掉、避不了。

他的刀法要是不毒，趙天容就不會在一瞬間就只剩下一隻手一隻脚了。

「你呢？」白愁飛這次向蕭白道：「該你的刀法最防不勝防罷？」

襄陽蕭白沒有說話。

也沒有動容。

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

——當然是他的刀法最難防。

——他的刀法，根本不讓人感覺到他要殺人，只不過就像一個人正歡容笑臉的跟你打招呼、親切地與你握手、親熱地和你擁抱而已。

——對這種人，你怎麼防？

——對這樣的刀，更防不勝防。

「他最毒。」白愁飛指了指蕭煞，轉身向苗八方道：「你最絕。」

苗八方當然絕。

他的刀鈍而崩口。

而且還生銹。

這樣看去，跟一把又破又舊的柴刀沒甚麼兩樣。

他最著名的刀法，叫做「八方藏刀式」。

——絕招通常都是置敵人於死地的一招，但他的絕招不是「攻招」，而是「藏刀」？

——「藏刀」是「守招」，怎能成爲起死回生反敗爲勝的「絕招」？

——可是絕招之所以能成爲絕招，就是因爲它夠絕。

苗八方不但刀法絕，人也絕。

他殺了他父親，爲的是要奪取他父親不肯傳給他的刀法；他也殺了他

的兒子，爲了怕他兒子學他一樣，來篡奪他不傳之刀法。

這一刀，便是他的絕招。

——「八方藏刀式」。

「他絕。」白愁飛眼睛一個一個的尋索下去，最後落在蔡小頭身上：「你怪。」

蔡小頭居然當仁不讓地大聲道：「我不怪，誰怪。」

他的人本就很怪：大頭、肥胖、又醜又笨，但刀卻偏偏嬌小秀氣，可憐兮兮的。

但這柄可憐的刀，使多少人變成可憐的亡魂，製造了多少可憐的孤兒寡婦。

白愁飛向習煉天笑道：「若論刀法之美，當然以你爲最。」

習煉天淡淡地道：「當然。」

他的刀法美得像一個夢。

夢是不眞實的。

似一道彩虹。

——當你驚夢的時候，這把刀同時已驚走了你的魂魄。

「剩下的，就你最好，也最莫測高深了。」

「你」是指兆蘭容。

她的「陣雨廿八」，是公認的刀法精髓，是刀法中的精品，是刀術中的精心傑作。

沒有人能夠不承認。

所以以刀法論，兆蘭容可以算是最好。

而孟空空則最「莫測高深」。

因爲他很少出手。

更少出刀。

若純以名氣論，他的先人孟相逢和孔別離，還遠不如兆蘭容的父親「刀王」兆秋息享有盛名。

可是孟空空的刀法卻集了孟、孔兩家所長，開闢了兩家未有的新境，在這一羣聚於開封府的刀法名家中，儼然是個領袖。

——無人敢向他挑戰、與之爭鋒的領袖。

孟空空在刀法造詣的莫測高深，由此可想而知。

連白愁飛也對他諱莫如深。

不過，白愁飛現在的樣子看來卻很輕鬆。

他輕鬆得不像是正在面對八位敵手。

八位聯手一起對付他的敵手。

而是在品評八幅畫：那個畫得好一些，那個意境高一些，那個筆法有點不純熟，那個技巧生硬了一些，那個有翻空出奇出人意表之筆……他簡直沒把他們的敵意看在眼裏。

這也等於說：眼裏的八個人，跟八張畫沒有甚麼分別，他才能如此悠閑瀟洒地評頭品足。

但眼前的確是八個人，而不是八幅畫。

——白愁飛的態度，對他們而言，簡直是侮辱。

所以當他們聽到白愁飛又問：「你們也不妨猜猜，你們之間會是那一個人，先把握到出手的先機呢？」他們立即就出了手。

他們之間，誰先出手？還是一起出手？

很多人都想知道。

因爲面對像白愁飛那樣的人物，誰先向他出手，無疑是一個頗具膽色的挑戰。

所以大家都緊盯這一戰。

可是誰都不知道答案。

連目覩這一役的人也弄不清楚。

在這一刹那裏，九把刀都從最可怕最難防最奇特最絕毒最冷酷最慘烈最驚心最能發揮他們所長的角度與速度，同時砍到了白愁飛的身上。

然後……

＊　＊　＊

這無疑是極爲重要的一戰。

大家都知曉王小石曾在「愁石齋」跟這「八大刀王」比拚過，王小石利用了地形，讓刀王們不得不一個一個的跨過門檻，他便逐個擊破，毀碎了他們的陣勢。

這事才發生不久，但已傳遍了京城。

王小石以手上一刀一劍，挫敗「八大刀王」，畢竟是武林裏的一件大事。

八大刀王一起出手，已敗過一次。

元十三限曾經說過：「八刀聯手，不逢敵手」，這句話現在似乎已站不住陣脚。

所以「八大刀王」這次已不能敗。

人可以敗一次、兩次、三次，但總要得到勝利，甚至是最後勝利，或精神上的勝利，也是一種勝利，勝豈可以再敗，當然，勝完也可以再勝，勝利可以勝箇不停，但對決鬥者而言，就不能一路敗下去。

再敗下去，名譽掃地還在其次，而是失卻了信心。

尤其是戰士，要是敗的次數多了，自然就失去了戰志。

失去了戰志的戰士，就等於是沒有鬥志的鬥士，不必接戰，已經敗了。

一個敗者要証實自己不是敗者，唯有再戰。

因而八大刀王已不能敗。

可是對大廳裏的羣雄來說，白愁飛更不能敗。

白愁飛已成了他們的救星。

唯一的救星。

——白愁飛若是敗了，他們也完了。

其實只要是戰鬥一旦開始，誰也不想敗。

誰都要勝。

＊　＊　＊

在「然後」之前，溫夢成當然也正注視着整個戰局。

他雖然也是愛莫能助，可是他終

究是武林中人，這一戰對他而言，不單有切身安危，而且也極令他好奇。

——白愁飛會怎樣應戰呢？

——這一戰結果是如何呢？

他當然是希望白愁飛勝。

可是連他也有點不能接受這樣子的「勝」法：

（八刀甫一出手，白愁飛的手指就印在孟空空的額角上。）

（然後孟空空就飛了出去。）

（八刀陣破，白愁飛也乘這空隙自刀陣裏「飛」了出來，正在任勞任怨要向祥哥兒和歐陽意意動手之前，已一指捺在任怨的眉心上，問他：「解藥。」）。

然後，戰鬥就結束了。

（白愁飛戰勝了。）

溫夢成理應覺得滿意。

可是在這一刻裏，他卻覺得很迷惘。

因爲他看不懂。

他當然知道白愁飛是高手，八大刀王也是高手，高手若要戰勝高手，出手的自是高招。

——但總不成高到連他也幾乎完全看不懂。

溫夢成本身已非庸手。

——若連他都看不懂，試問在場還有幾人能看得懂？

* * *

葉枯發懂。

（白愁飛一定要勝！）

（白愁飛千萬要戰勝！）

（白愁飛絕對不可以敗！）

（勝了才能報仇！）

（殺了八大刀王、任勞任怨報仇！）

（仇，是一定要報的！）

（所以白愁飛是一定要勝的！）

所以當他只看到八大刀王中實力最强的一人孟空空垮了之後，當然也不明白孟空空爲何而垮，他已咆哮了一聲：「好！」

而白愁飛不止是在一瞬間擊潰了八大刀王的陣勢。

他還制服了任勞任怨的聯手。

任怨就在他手裏。

葉枯發懂了，這是報仇的時候，他狂吼了一聲：「殺了他！」

在這一刻裏，他全身血液都在賁動，要是他眞的能動，任怨早就在他手裏死了千次萬次了。

但任怨不是落在他手裏。

任怨是落在白愁飛手裏。

* * *

任怨的眼神，出奇的怨毒。

怨毒又含有無奈、憤怒、屈辱，但卻沒有畏懼、挫折、頹潰。

這跟一般落敗的人，似乎很有些不同。

葉枯發一直在喊：「殺了他！殺了他。」他彷佛怕一不小心，又給這殘酷的元凶溜掉了。

白愁飛卻說：「只要你拿出解藥，我就放了你。」

葉枯發嘶聲道：「不可以……」

大堂裏的羣豪，自然都覺得脫厄事大，對葉枯發的意氣用事，自然有些微詞：

「先拿解藥要緊！」

「只要有解藥，日後才慢慢找他算賬！」

「放了就放了吧，這種人遲早有人收拾……」

白愁飛還是重覆那一句：「你給解藥，我放了你。」

任怨嘴角牽起了一絲詭異的笑意：「你威風啊。」

白愁飛淡淡地道：「我殺了你，也可以。」

任勞忙道：「你就給他解藥吧。」

任怨怨毒地盯了白愁飛一眼：「你先放手，否則，我怎樣取解藥？」

馮不八吼道：「不能先放，這小子滑得很……」

話未說完，白愁飛已放了任怨，只不屑地道：「諒你也不敢不給我。」

任怨狠毒地整了整衣衽，也不逃走，只道：「是啊，我不能不給你。」

他的手伸入懷裏。

陳不丁嚷道：「留神，他……」

任怨已掏出一個綠色的小盒。

白愁飛雙眉一軒，道：「『過期春』？」

任怨冷笑道：「你要不要先驗驗？」

白愁飛打開了錦盒，裏面有八個小小的紙包。

白愁飛把其中一包揑破了一個孔，裏面滲出淡金色的粉末。

溫夢成立即提省：「小心有詐。」

白愁飛冲着溫夢成搖了搖頭，笑道：「他敢？」湊過去聞了聞紙包裏的粉屑，隔了好一會，終於點了點頭，道：「是『過期春』。」

然後又道：「可是，份量還是不夠。」

任怨冷笑道：「這兒就只這麼一些，你再要也沒有了。『過期春』早已絕種，唯有蔡太師府中才種有一千三百六十一株，你要，就跟他討去。」

白愁飛淡淡地道：「以我和太師的交情，這可難不倒我。」

隨後又向羣豪朗聲道：「我答應過他們，饒他們一命，但在他們已交出了解藥，還請諸位高抬貴手，好讓我不當一個失信之人。」

大家只急着先把身上恙毒解去，都七嘴八舌的說：「一切就請白樓主替我們拿主意好了。」

「白公子是我們的救命恩人，說甚麼就甚麼。」

「像這種敗類，今天放了明兒還不準活得了，先放了又如何！」

葉枯發啞聲道：「放了他，這些人就白死了？」

溫夢成顧全大局，忙問他道：「老二，咱們『發夢二黨』，不能全喪在這裏，也不能置今兒爲您賀壽的道上朋友們不理！」

白愁飛道：「冤冤相報何時了？不如大家算數，現在解藥不足，只能解諸位一時之癢，以後的解藥，則可包在白某身上，說好說歹也要蔡太師給我們一個交代。」

這一番話，無疑是把羣豪之生死大事，一把往身上攬，說來甚得人心，一干人都搶着說：「白老大，一切全仗您作主了！」

「白公子，你看怎麼辦就怎麼辦！」

「白愁飛，這個情咱們都欠你了！」

葉枯發愕然嘆道：「算數？這筆數怎麼算！」

溫夢成還待再動，葉枯發已疾抬首道：「好，看在白副樓主面上，今天咱們『發夢二黨』的人，先不對任勞任怨、八大刀王先行動手，但他們只要一踏出這座大門，咱們可生死不計。」

葉枯發這一番話，是忍辱負重，以大局爲重，在他目覩門內高手和親子慘遭殘害，換作常人早已失卻常性，但他還能迅即明理處事，連白愁飛心裏都不禁暗叫一聲好。

卻聽葉枯發又道：「你先替我解恙。」

祥哥兒忽插口道：「你要是違約怎麼辦？」

葉枯發冷冷看了他一眼：「你好像生怕我不放任勞任怨？」

祥哥兒輕鬆地聳聳肩道：「任勞任怨我不管。不過，沒有人可以對白副樓主不守信約。」

葉枯發道：「我不會毀約。」

白愁飛即道：「好，就先替他解恙。」說着，把一包藥粉交給歐陽意意。

歐陽意意會意，拿過去，給葉枯發鼻端，讓他一嗅再嗅，又以唾液略沾濕食指頭，大力揉抹在葉枯發左右太陽穴上。

葉枯發閉上了雙目，面顴青筋橫現。

——「過期春」是不是能解「五馬恙」，只是傳說中的事情，誰也不曾中過恙毒，當然誰也未見過「過期春」的功效。

所以大家都在緊張等待。

——要是「過期春」不能解恙，這恙毒便會在兩個時辰之後倒冲百會，四肢是可以活動了，但人就會變成一個瘋子，連親人也吃的瘋子！

——如果任怨給的不是「過期春」，那麼，葉枯發情形也會十分凶險。葉枯發要是能把恙毒解除，羣雄至少可暫時把命保住；要是連葉枯發都治不好，那麼，就連一時之「恙」也解不了。

——受制於人的滋味，並不好受。

——凡是當過弱者的人都知道：寧可剛而易折，强而遇挫，但都不能當一個弱者，要是你給人家得知你是一個弱者，或讓別人知道你正在虛弱的時候，那你就眞的不再被人瞧在眼裏，就算只是經過的人，都會向你踩上一脚。

——所以一個人倒了下去，便要立即爬起來；就算爬不起來，在心理上也要爲自己已經爬了起來。

——永遠不要受制於人。

——至少也要儘量避免。

——必要時要先發制人。

——最好是能料敵機先。

不過，在席的羣雄，仍然受制。受制於恙。

——能解恙的是任怨。

——任怨落在白愁飛手裏。

* * *

——葉枯發的命呢？

——他的命運跟大廳裏的羣豪一樣，就看「過期春」是不是眞的「過期春」？而這「過期春」是不是眞能治「五馬恙」？

結果是：

葉枯發一指完藥就倒了。

倒下地去。

倒在地上。

然後彈身而起。

他復原了。

* * *

他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甚麼？

——報仇？

他第一件去做的事情是甚麼？

——殺人？

人常常想要做他想做的事，但卻常常只能做他可以去做的事。

葉枯發忍辱含悲，現在一旦能恢復戰鬥力，他想做和去做的是甚麼？

他果然是去殺人。

殺的不是任怨。

也不是任勞。

甚至亦不是八大刀王。

而是他的愛徒趙天容。

還有愛子葉晴洲。

他殺了自己的兒子，還有在生死關頭卻替師門掙了一口氣以致身受荼毒的入室弟子。

——兩個都是他所最不想殺但又必須要殺的人。

——人總是做他不喜歡做的事。

——人總是喜歡做他做不了的事。

* * *

趙天容死的時候很平靜。

他早已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就算能活下去，也不如不活。

——活得不如不活實不如死了算數。

到此地步，他只求死得痛快。

葉枯發的確讓他死得很痛快。

葉晴洲卻不想死。

他還年輕。

他還沒有活夠，甚至還未曾眞眞正正的活過。

他已經被「整」得不似人形，但總

抱着一綫希望，會有人來救他的。

現在眞有人救他了，他在痛苦中神志卻依然清醒，他希望有人能讓他「復原」。

可是葉枯發不是這樣想。

他是個「老江湖」。

「老江湖」有時候就是等於是說：一個人已看透了甚麼是眞甚麼是假甚麼是連眞假都不必分的意思。

葉枯發一眼就看出：葉晴洲完了。

這是個事實。

雖然他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但事實畢竟是事實。

——葉晴洲不可能活下來。

——他只有讓他兒子痛快死。

——只有給他個痛快，這才可減免許多痛苦。

所以葉枯發一旦能動手，就先殺了趙天容與葉晴洲。

＊　＊　＊

他殺了他們。

親手殺了他的弟子和兒子。

當血液濺起的時候，他們已斷了氣。

一個死了的人是不會痛苦的。

痛苦的反而是活着的人。

血流在他親人的身上，仇種在他的心上。

每一個「發夢二黨」和大堂上羣豪的心中。

深仇。

＊　＊　＊

「這兩個人，是你殺的。」葉枯發的眼白全都紅了，但神情並沒有特別激動，扭頭對任怨說：「你記住了。」

「我記住了，」任怨臉無表情的道：「沒有人會比我更清楚是誰殺了他們的。」

＊　＊　＊

葉枯發的行動自如，等於証實了兩件事：

這藥的確是「過期春」。

「過期春」可解「五馬恙」。

故此，白愁飛「下令」：替大家解恙。

解法是：先把「過期春」的粉末讓他們吸一吸，然後蘸一些塗在太陽穴上，大力搓揉，即可解除禁制。

他叫歐陽意意和祥哥兒幫忙。

當然葉枯發也不閑着。

——三個人可先解另三人的恙，然後集六人可解另六人之恙，十二人解十二人恙……如此類推，大堂上縱有兩三百人，都會很快的「藥到病除」。

救人要緊。

葉枯發尤其心急，他可不願自己一脈的弟子再落於人手。

就在這時候，忽聽一聲大喊：

「不要中了這惡賊的計！」

＊　＊　＊

人隨聲到。

人到招至。

大廳上的羣豪，都是在江湖上經風歷浪，滚過刀山火海的，打鬥當然見得多，絕招也見的不少，但肯定沒有見過這樣子的打鬥方式，這樣子的絕招。

如果有見過，那麼也只見過一個人使過。

這個人一出場，就出手。

一出手，就拳、脚、肘、膝齊往別人身上招呼，就連嘴巴、頭顱、肚子、臀部都全成了武器：能咬就咬、能撞就撞，但又法度森嚴，毫無取巧之處，每招每式，都把身體的精神氣力發揮到了極處。

這些招式，都只攻向一個人：白愁飛。

大廳上的人，一看這些招式，就知道是甚麼人。

這人當然就是「八大天王」。

這些絕招，當然就是「天王八式」。

＊　＊　＊

「八大天王」是「發夢二黨」黨魁的知交摯友，他爲甚麼要阻止葉枯發救人？爲甚麼他要向白愁飛攻殺？而且還攻殺得這般不留餘地？

「八大天王」對白愁飛一出手就是「天王八式」，而且還是八招齊施，他一向是除非遇上深仇大恨的强敵不肯輕易施爲其中一式，而今對白愁飛卻都一齊用上了。

難道他跟白愁飛有血海深仇？

＊　＊　＊

八大天王爲甚麼會在此時此境出現？

——他爲甚麼一出現就攻殺白愁飛？

問題都很簡單，但往往愈簡單的問題愈是不易回答。

譬如有人問：人活下去是爲了甚麼？人死後往那兒去？人是怎麼生下來的？這些極簡單的問題，卻極不易有答案，而且，人人的答案都不見得一樣。

也有些看似複雜的問題，答案卻十分簡單，因爲世界上一切複雜的事情，起源都是十分簡單的。

就算是同一個問題，也會有簡單和複雜的答案：就如「人活下去是爲了甚麼」吧，你可以只答兩個字：「責任」，也可以洋洋灑灑的大說人活着的意義，正如「人死後往那兒去」，答案足以引起一場各派宗教的大爭辯，但也可以反問一句就是答案：「誰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八大天王爲何突然倒了回來，也不知道他爲何如此跟白愁飛過不去。

八大天王自己可知道得一清二楚。

這問題不在他，而是在白愁飛。

這問題也看似簡單，其實絕不簡單。

絕不簡單的問題也絕對不好應付。

＊　＊　＊

八大天王風流。

風流也有兩種：一是自命風流，二是風流本色。

自命風流其實不風流，但老愛誇耀他自己是如何的風流。第二種人是眞的風流，但口頭上可能隻字不說。

偏偏八大天王就是前一類的人。

誰都知道八大天王的夫人佟勁秋相貌很醜，而且很凶。偏是八大天王長得英風凜凜，與佟勁秋卻很不相配。

八大天王與佟勁秋可以說是一對「怪異的結合」。

不過，佟勁秋在武林中卻很有地位。她是名震三江四海、五湖六河的「好漢社」主持人佟瓊崖的獨生女兒。

佟勁秋對八大天王情有獨鍾。

八大天王也很感念佟勁秋的美意。

但感激歸感激，感激不是愛，連喜歡也並不是愛，更何況是感謝。

佟勁秋運用了她一切能動用的關係，讓八大天王日漸受到武林中人的注重。

憑藉了這種關係，八大天王名聲鵲起，終於在江湖上有了一席之地。

說也奇怪，八大天王長得英挺俊拔，相貌堂堂，可是際遇並不得志，許多本領、品德上都遠不如他的人，卻在武林中混得風光體面，爲了這一點，八大天王心裏並不好過，很不平衡。

當時，他唯一能解釋的是：他運氣不好。

他是個沒有掌紋的人。

他相貌不凡，但雙手卻無掌紋。

——就連諸葛先生看過他的掌相，也禁不住說了一句：「你原是個死了的人，怎麼還能活到現在？」

也許他的先天命格與後天命運根本搭勾不上，所以才一直鬱鬱不得志罷？那時候，連八大天王那麼剛强的人也禁不住這樣想：原來在武林中，幸運，還是比才能、努力更重要的事。

可是他跟佟勁秋在一起之後，大概是就此引發了命格上相輔相成的力量吧，八大天王從此扶搖直上，使八大天王又有一個新的啓悟：在江湖上，能站得住陣脚，關係搞得好，可能要比眞材實料更重要。

佟勁秋可不是這樣想。

她把高大名當成自己的孩子。

她扶植他。

她知道他有才能，也就是說，他有成功、成名的潛質。

所以她把他的優點發掘出來，先建立了一個形象，再廣邀道上的朋友，對八大天王的特色加以傳揚。

「八大天王」因此得名。

——甚至已掩蓋了他原來的名字：高大名。

佟勁秋倒不認爲幸運和關係是決定性的關鍵。

她認爲處理事情的「方法」很重要。

譬如說：高大名本來就是個耀眼的星子，不過，首先得要引人仰首望星，這過程恐怕就得先要人把其他的一些燈火熄去。

她也眞的把其中一些刺目的「燈火」熄去。

跟八大天王同時崛起的四名年輕高手，都給佟勁秋藉故指使「好漢社」的人先予剷除。

其中兩名，是高大名親自動手的。

那兩人也確是武林敗類。

高大名在倒霉的時候，他武功練得比現在更勤、更好。人總會在未成名前專注和努力一些，一旦功成名就，太熱鬧了，那有時間去寂寂寞寞的苦拚？

高大名也不例外。

他運氣不好的時候，偏是遇到的敵人也特別强大。他每次都是一失招成憾，敗陣下來。

不過，佟勁秋加以指點，費心跟他安排了天時、地利、人和均得的情形之下，八大天王成了屢戰屢勝的人，那兩名年輕高手就是這樣給「消滅」的。

是故八大天王也確是威風了好一陣子。

佟勁秋不太相信命運和人事關係，那是因爲，她已擁有了這些東西。

一個人擁有了的就不見得太珍惜，但從未得過或將要逝去，才會渴望羨盼。

佟勁秋的不幸在於她長得醜。

所以她必須要聰明。

不過一個人再怎麼聰明，在感情上仍然不見得就能明智。

她對八大天王已欲罷不能。

八大天王也知恩報德，「以身相許」，與佟勁秋結成連理。

這一來，八大天王可更勢壯，而且，飽暖思淫慾，對八大天王而言，也沒有例外。

這時候，他就遇上何小河。

兩人不但一見鍾情、相見恨晚，而何小河更是八大天王唯一的「風流」。

八大天王不能捨棄佟勁秋。

這種行爲不但人所共恥，八大天王自己也做不出來，而且，他也沒有這個膽子做。

八大天王平時嘴裏會跟任何男人一樣，說說自己如何風流的話，但實際上，他樣子長得俊美是一回事，偏就是沒有甚麼桃花運、女人緣。

所以何小河成了他證實自己有吸引力的存在。

他不能失去她。

他是在「蓮園」裏結識「老天爺」。

「老天爺」就是何小河。

——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谷飛雲為救宇文瀾，欲接金母徒弟一掌，却被一陣老婦聲音制止，着衆人往見她，這名老婦原來是宇文瀾的師父，與金母長得很相似，許蘭芬就是被她收為徒，眞相大白，谷飛雲帶着西元三鳳回許莊；醉道人把谷飛雲帶至望仙觀，將其母的遺物交給他，谷飛雲才知自己的身世，接着，醉道人交給他一卷「太清心法」，着他往密室練習，尤幸谷飛雲能夜視，卷上字跡勉強可閱……



東風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驕橫狂妄遭教訓　狹路相逢論高低

一時不覺大喜過望，低頭看去，紙上字迹還是模糊不清，現在谷飛雲不急了，因為「虛空生白」，已經有了應驗，慢慢的自會看得清。

谷飛雲又闔上眼皮，養息了一會，再次睜開眼睛，凝足目力，朝紙上看去，但見紙上較大字體已可看清，只有大字下面的細字註解，依然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第一行寫着「太清心法」和「葛南山恭註」，第二行是「運氣總說」，約有七八行之多，每一句下面，都有細字註解，這篇的正文後面，還有十來行細字。

谷飛雲心中暗想：「自己目前既然還看不清細字，且把這篇正文先背熟了再說。」

這就不管它懂不懂，先把字體較大的正文默默唸着，讀了幾遍之後，似乎覺得心有所悟！

谷飛雲只花上了半天時間，就把這篇約有四百多字的「總說」背得滚瓜爛熟，再讀「口訣」，不過二百字，每句也都有細字註解，第三頁是「行氣圖說」，除了兩幅圖，都是細字註解。

谷飛雲知道這些細字註解，都是南山老人的心得，也是這三頁心法中的精義所在，但字迹細小，自己一時無法看得清，只好慢慢的來。

一天時光就這樣過去，他左手取起葫蘆，打開塞子，傾出一粒梧桐子大小的葯丸，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心想：「平時自己都是在晚上運功的，如今醉道長封閉了自己三十六處穴道，自然不能再練『金剛禪功』了，那麼，不如照着這三頁『太清心法』上說的運氣方法，先試試看！」

他雖然看不清南山老人的細字註解，但從小練習禪功，運功行氣的方法，釋道二門都大同小異，差不多的。（要精研上乘功夫，自然就會完全不同，那就是南山老人的細字註解了）

他依照心法上的「運氣篇」，再參看兩幅行氣圖，小心奕奕的練了一回。

這是基本做法，大致上還差不多，氣機運行，覺得也算順利通暢。

這樣練了三天，第四天早晨，他吞下一顆辟穀丹之後，再拿起三頁心法，凝目看去，這回目光所及，南山老人的細字註解，居然已可清晰的看清楚了！一時大喜過望，急忙低下頭去，仔細研讀起來。

這細字註解，果然是南山老人數十年心得，也是「太清心法」的精義所在，文字淺近，解釋得極為透徹。

本來，如果沒有細字註解，僅憑「口訣」和「行氣圖」，也可以一知半解的摸索着行進，但有了細字註解，就可以更加豁然貫通，事半功倍。

谷飛雲研讀了兩遍，就依照註解所說的行氣運功方法，緩緩練習。

「太清心法」練的是道家「太清眞氣」。谷飛雲雖然從小練習禪功，如果

僅就打坐調息而言，各派內功的入門基礎，大半都是大同小異，但谷飛雲仔細研讀細字註解之後，就要朝着道家「太清心法」的門戶進去，那就和他十幾年來的禪功功夫，完全不同了。

從道家的入門功夫練起，在他來說，等於從頭做起。

不過雖是從頭做起，但他體內總是多了十幾年的功力，和初學的人從頭做起，自然不同，因為他體內有十幾年功力，練起「太清心法」來，進步自然要快得多。

不過半個月工夫，已可把眞氣運行自如，被醉道人封閉的三十六處穴道，也一一迎刃而解。

直到此時，他才體會到醉道人在封閉自己三十六處穴道之時，每一處穴道，都貫注了眞氣，此刻穴道逐一解開，有如水到渠成，這貫注在穴道中的眞氣，也一一收為己有，呼吸之間，全身眞氣鼓蕩，大有凌空飛去之感！「恭喜小施主，終於解開穴道，練成太清眞氣了！」

這是醉道人的聲音，他接着又道：「目前小施主雖能運行眞氣，但仍是你十餘年勤修禪功的功力，並非從『太清眞氣』得來的火候，所以小施主還須繼續勤加修練，務必練完三十六天，才能小有成就。」

谷飛雲感激的道：「多謝道長指點。」

此後二十一天，谷飛雲努力不懈，加緊勤練，果然在一呼一吸之間，全身眞氣，悠如流水，飄若雲揚，隨意流注，無所不適！

這一天，正好已屆滿三十六天，一清早，就聽到門外開啓大鎖之聲，接着木門開處，天光剛射進門口，醉道人的瘦高人影也隨着走入，口中大笑一聲道：「哈哈，恭喜小施主大功告成。」

谷飛雲慌忙迎了上去，作了個長揖道：「晚輩能有小就，都是出於道長的教誨……」

醉道人一把拉着他的手，笑道：「這些都是家師安排的，貧道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

谷飛雲取過三頁「太清心法」，雙手還給醉道人，說道：「這三頁心法，晚輩都已研讀完畢，理該還給道長了。」

醉道人接過，納入大袖中，一面含笑道：「咱們出去吧，貧道是特地來迎接小施主的。」

谷飛雲道：「晚輩不敢當。」

兩人出了石屋，回到醉道人的雲房落坐。

一名道童送上早餐，那是稀飯、饅頭和幾碟小菜。

谷飛雲在三十六日當中，每日早晚只服一顆辟穀丹，好像完全斷絕人間烟火，此刻吃到稀飯饅頭，已感到特別好吃。

兩人用過早餐，醉道人取出一封密柬和兩封銀子，說道：「這是家師交代，交給小施主的。」

谷飛雲打開密柬，只見上面寫着：「欲尋父母，須問東風。」

只有八個字，前面四個字容易解釋，後面四個字就大是費解，「須問東風」，為甚麼須問東風？「東風」又是甚麼呢？是人名，還是地名？

谷飛雲把字柬遞給醉道人，說道：「道長請看，老人家要晚輩須問東風，不知指的是甚麼？」

醉道人只看了他一眼，微微搖頭，笑道：「家師就是喜歡故弄玄虛，這樣的密柬，和不說一樣，有誰看得懂？」

谷飛雲問道：「道長請想一想，武林中有沒有外號東風的人？」

「沒有。」醉道人道：「武林中的知名人物，沾到一個東字的，只有昔年和家師齊名的東龍、東海龍王敖九洲，還有一個是形意門掌門人謝東山，除了這兩人之外，就沒有東字的人了。」

谷飛雲道：「老人家指的，會不會是東龍呢？」

「這不大可能。」醉道人還是搖着頭道：「東海龍王是東海門一門之主，在武林中德高望重，乃是俠義中人，而且已有三四十年不問江湖之事，和令尊令堂根本扯不上一點關係。」

他把手中密柬還給了谷飛雲，續道：「你且把這份密柬收好，家師雖然喜歡故弄玄虛，但他老人家傳你『捉雲手』在前，又要貧道領你來望仙觀，要你練『太清心法』於後，再授你這份密柬，可見家師早已打算插手管你小施主的事了，有他老人家插手，就是沒有這份密柬，小施主也一定可以找到令尊令堂的了。」

谷飛雲接過密柬，望着醉道人，遲疑的道：「但……」

醉道人沒待他說下去，含笑道：「目前小施主練成太清心法，縱然遇上江湖一流高手，也已足可應付，不妨先在江湖上歷練歷練，機緣一至，自會遇上。」

這雖是寬慰之言，但也隱隱若有所指。

谷飛雲點頭道：「那也只好這樣了。」

醉道人道：「這兩封銀子，共為一百兩，聊為小施主壯壯行色……」

谷飛雲抬頭道：「道長對晚輩所賜已多，這個……晚輩決不能收。」

醉道人含笑道：「小施主行走江湖，到處需要用錢，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找到令尊令堂，不說貧道和令尊令堂原是故交，本觀也頗有收入，小施主取不傷廉，只管收下好了。」

谷飛雲想想自己下山之時，師父給了三十兩銀子，如今所剩無幾，行走江湖，確實到處都要用錢，這就點着頭道：「道長厚賜，晚輩只好拜領了。」

把兩封銀子收入包裹之中，就起身告辭。

醉道人一直送出觀門。

谷飛雲回身作了個長揖道：「道長請留步，晚輩拜辭了。」

＊　＊　＊

下了桐柏山，午牌時光，來到桐柏縣，在城門口打了個尖，就繼續上路。

他騎的是一匹紫紅馬，還是他上崆峒山去的那一匹，本是許家莊千中挑一的名駒，許鐵棠爲了酬謝谷飛雲不憚千里，遠上崆峒，在他臨行時就把這匹馬送給了他。

谷飛雲很愛這匹馬，還替牠起了一個名字，叫做「紫駒」。

紫駒縱然不能日行八百，夜行一千，但也可以算是一匹健行的良駒，在大路上，牠不須谷飛雲控韁疾馳，路上一般的馬匹，都被牠一一超越過去。

這可並不是谷飛雲有心超越他們，而是極自然的本能，同樣只是不徐不疾的走着，紫駒就比其他牲口要快。

現在紫駒又在不徐不疾的情況之下，越過原先在前面的一匹黃驃馬了。

這匹黃驃馬毛色光亮，連頸上的銅鈴都金光閃閃，金蹬雕鞍，備極華麗！

馬上是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身穿紫紅夾衫，生得臉型瘦削，目如鷹隼，鞍上掛一柄長劍，極爲顧盼自豪。

這匹馬的後面，還跟着兩匹馬，馬上是兩個身穿藍布勁裝的壯漢，像是前面馬上紫衣青年的隨從。

就在谷飛雲的馬匹超過黃驃馬一個馬頭的時候，紫衣青年忽然回頭橫了谷飛雲一眼，冷哼道：「不長眼睛的東西！」

雙腿一夾馬腹，催馬朝前馳出，同時揮手一鞭，朝谷飛雲的紫駒馬頭上抽來。

谷飛雲聽到紫衣青年的冷哼，陡見一條鞭影朝自己馬頭揮來，心想：「這人怎麼如此蠻不講理，大概因自己的馬匹超過他的馬匹，就用鞭子抽自己的馬頭！」

心念方動，左手中指業已迎着鞭影朝前彈出。

一縷指風，無影無聲的激射過去，看不見，也聽不到，但紫衣青年揮出的鞭子却有了反應，鞭頭呼的一聲，反彈過去，緊接着「啪」的一聲，抽在他自己的馬頸上，黃驃馬痛得發出希聿聿一聲長鳴，人立而起，把紫衣青年掀得從鞍上摔了下來，背脊落地，跌了個「元寶翹」！

但他身手還算不弱，背脊落地，立即雙腳腳跟用勁，上身一挺，站了起來。

後面兩匹馬上的藍衣壯漢眼看紫衣青年被牲口掀翻，跌墮下馬，慌忙躍下馬鞍，異口同聲的道：「公子沒事吧？」

紫衣青年道：「沒事。」忽然手中馬鞭朝前一指，喝道：「截住那小子，別讓他跑了。」

兩個壯漢抬頭看了谷飛雲一眼，登時像箭一般竄到了谷飛雲的馬前，喝道：「小子，別跑！」

谷飛雲坐在馬上，微笑着問道：「你們這是幹甚麼？」

左首一個已經一手攏住了馬頭，喝道：「你下來！」

谷飛雲瀟洒的翻身下馬，朝左首漢子道：「好，是你叫我下來的，現在我把牲口交給你，你好好給我看着。」

左首漢子一手攏着馬頭，沒有出聲。

其實谷飛雲翻身下馬之時，早已腳尖輕輕一蹴，飛起一粒石子，打中他的穴道。

這時轉身朝右首一個漢子問道：「朋友，你說吧，叫我下馬，到底有甚麼事？」

紫衣青年冷哼一聲道：「沒甚麼，大爺只想在你小子身上抽上幾鞭而已！」

「果然是仗勢欺人的紈袴子弟！」谷飛雲點着頭道：「你不妨抽抽看！」

「抽就抽，大爺還會和你客氣？」

紫衣青年話聲出口，右臂揚處，刷的一鞭，朝谷飛雲肩頭抽來。

谷飛雲根本沒有理他，只是肩頭輕輕一側，鞭勢就落了空。

紫衣青年豈肯甘休，刷刷刷，一條皮鞭揮舞如飛，一連抽出了八九鞭之多，沒頭沒腦的朝谷飛雲抽來。

這一陣亂抽，鞭勢凌厲，倒也出之名師所授，但對谷飛雲的「劍遁身法」，却絲毫不起作用，只聽鞭聲呼呼，似乎記記都可以抽中，却偏偏都只是毫釐之差，擦身而過，連谷飛雲的衣角都沾不上！

谷飛雲懶得和這種紈袴子弟糾纏，自然也要給他一個教訓，等到對方第九鞭抽來之際，右掌迎着朝前推出。

這一掌推出得無聲無形，但一股內勁迎着抽來的鞭勢，登時把皮鞭反彈回去，啪的一聲，抽到紫衣青年右首肩背之上，雖然沒有抽破肩頭衣衫，皮破血流，但也痛得他口中發出一聲驚呼！

谷飛雲冷冷一笑道：「原來你只會仗勢欺人，連一鞭也受不起，以後給我收斂些，別這樣跋扈了。」

說完，正待上馬。

紫衣青年氣得臉色煞白，嗆地一聲，抽出劍來，劍尖一指，厲聲喝道：「上，把這小子給我砍了！」

他兩個隨從壯漢，一個替谷飛雲攏着馬頭，一個呆呆的站在他同伴的邊上，根本沒理會他說的話。

紫衣青年怒聲喝道：「你們耳朵聾了嗎？我要你們上，你們聽見了沒有？」

兩個壯漢依然沒有作聲。

谷飛雲輕笑道：「你難道沒看見，你的兩個跟班，一個替大爺我拉着牲口，一個是我叫他休息的，你有本領，只管使出來，呼喝個甚麼勁？」

紫衣青年被激得目射凶光，厲喝一聲：「你找死！」

身形直欺而上，抬腕一劍，朝谷飛雲當胸刺來。

谷飛雲身子一動不動，微哂道：「你也懂得使劍？」

直等對方長劍快要刺到胸口衣衫，才抬起左手，用三根指頭輕輕一撮，就撮住了劍尖，再輕輕一抖，但聽「啪」的一聲，紫衣青年一柄精鋼長劍，竟然齊柄折斷，紫衣青年急刺而來的人，一時收勢不住，朝前衝上一步。

谷飛雲右手疾發，「啪」的一個耳光，摑在他臉頰上，喝道：「滾！憑你這手三腳貓功夫，再練上二十年，也不配和大爺動手！」

這一記耳光，打得紫衣青年一個人順着谷飛雲的掌勢，朝右跌撞出去了三四步之多，才算站住，依然眼冒金星，感到天旋地轉，站着楞不敢稍動。

谷飛雲再也不去理他，飛身上馬，一抖韁索，朝大路上馳去。

來至馮家莊（地名），已是日薄崦嵫的傍晚時光，這裡只有一條直街、十數家店肆，却找不到一家客店。

谷飛雲心裡暗暗焦急，就牽着牲口，在一家餅店門口，問道：「店家，在下想請問一聲，這裡鎮上，可有住宿的客店嗎？」

餅店的一名伙計道：「咱們這裡沒有客店，但過路的客官如果錯過宿頭，可以到馮家莊院去借宿，馮莊主爲人四海，一向好客，客官到了馮家莊院就知道了。」

谷飛雲道：「這裡不是馮家莊嗎？」

「這裡是馮家莊，但馮家莊有上千戶人家……」

那伙計用手指指北首，接着道：「馮家莊院從這裡去，還有半里光景，客官到了那裡，就可以看到了。」

谷飛雲說了聲「多謝」，就跨上馬鞍，依照伙計說的方向找去。

不過半里光景，就看到一座巍峨莊院，矗立在一片修篁之間，等到走近，莊院大門上果然用清水磚鐫着「馮家莊院」四個大字。

谷飛雲還未下馬，就有一名青衣莊丁迎了上來，一手攏住馬頭，躬着身陪笑道：「公子快請到裡面待茶，牲口交給小的就好。」

谷飛雲隨手就把韁繩交給了他。

這時，另一個身穿青衣的莊丁立即趨了上來，躬躬身，抬手肅客道：「公子請。」

谷飛雲心中暗道：「看來這位馮莊主果然好客，手下莊丁對客人，禮數如此週到！」

心中想着，就舉步跟着莊丁往裡行去。

那莊丁側身引路，由大門而二門、而大天井，登上石階，就在大廳門口站定下來，抬手躬身道：「公子請進。」

谷飛雲現在已經感覺到有些不妥了！

因爲自己只是前來借宿的，自己尚未向管家說明來意，就被一路請了進來。

何況馮莊主縱然好客，也不會事先知道自己前來借宿，就在大廳等着自己！

莫非有甚麼誤會不成？但已經到了門口，就不能不進去了，這就大大方方的舉步跨了進去。

大廳上早已燈火輝煌，照耀如同白晝，坐在主位上的是一個五十出頭的老者，身穿團花香灰色夾袍，同字臉，濃眉略帶花白，嘴上蓄着兩撇八字鬍子，頗有威儀，腰幹挺得筆直，掌心還盤着兩枚鐵膽，笑聲爽朗，一看就知是一位久歷風塵的老江湖。

他，敢情就是莊主馮鎮遠了。

客人有三位，一個是頭戴瓜皮帽、身穿藍布袍，商賈模樣的中年漢子。

一個是面貌清癯、身穿天青綢袍的老者，看去已有六十出頭，頷下一撮垂胸黑髯，沒有一根花白。

第三個是谷飛雲認識的，正是在老爺嶺許家莊見過的析城山神拳裴通。

谷飛雲堪堪跨進大廳，主人馮鎮遠已經滿臉堆笑的站了起來，雙手抱拳，迎着歡然笑道：「歡迎，歡迎，馮某因幾位老友在這裡閒聊，致失遠迎……」

說到這裡，回頭朝三位客人抬抬手道：「馮某先給公子引見……」

他首先指着清癯老者道：「這位是形意門的謝東山謝掌門人。」

接着下來，指着那個商賈模樣的中年漢子道：「這位是武當派的歸存仁歸二先生。」

接着又指向神拳裴通，正待開口！

裴通已經含笑道：「鎮遠兄不用介紹了，我們早就認識了。」

馮鎮遠哦了一聲，呵呵笑道：「這位……」

他剛說了兩個字，只見一名莊丁急匆匆的走了進來，朝馮鎮遠躬躬身，結結巴巴的道：「啓稟莊主，羊角眞人和項公子來了，方才……方才那位……不是的……」

馮鎮遠不禁爲之一怔，但瞬息平復，臉上又浮起了笑容，揮了一下手道：「快請！」

就在此時，只見另一名莊丁已引

着一個瘦小道人和一個紫衣青年來至大廳門口，高聲叫道：「羊眞人和項公子到。」

馮鎭遠慌忙迎了出去，連連拱手道：「羊眞人蒞止，兄弟有失迎迓，還望多多恕罪。」

谷飛雲抬目看去，這位羊角道人看去只像十二三歲的童子，生得又矮又小，一張瘦削的臉頰上，滿佈着直條皺紋，如論年紀，少說已有六十以上，疏朗朗的黃眉，配着一對鼠目，頦下留着一把黃蒼蒼的山羊鬍子，頭上也只有一層稀疏的黃髮，結了一個道椎，手執一柄拂塵，身上穿一件胸前綉有太極圖的藍布道袍，倒也有些飄然欲仙的模樣。

他身後一人，赫然就是方才路上遇見的紫衣青年。

谷飛雲暗暗攢了下眉，心想：「這倒眞叫做寃家路狹！」

此時只見羊角道人呵呵一笑，朝馮鎭遠稽首道：「貧道已有十多年未曾造府，馮莊主依然丰采如昔，多福多壽，善哉善哉！」

一面回頭朝身後一指，說道：「這就是小徒項中英，西峯山莊項莊主的二公子。」接着吩咐道：「中英，還不上去見過馮莊主！」

紫衣青年依言朝馮鎭遠作了個長揖，說道：「小侄項中英，見過馮伯父。」

馮鎭遠目光打量着項中英，一面連連抬手道：「羊眞人，項少俠，請坐。」

羊角道人一眼看到謝東山、歸二先生兩人，連忙陪着笑，稽首道：「原來謝掌門人、歸二先生也在這裡，眞是巧極了，二位都是武林中的福人。」

謝東山、歸二先生也還了一禮，口中說着：「不敢。」

馮鎭遠指着神拳裴通，笑道：「這位是析城山神拳裴通裴老哥。」

羊角道人哦了一聲，稽首道：「裴大俠的大名，貧道慕名已久，今晚眞是幸會。」

裴通還禮道：「道長好說。」

羊角道人目光移到谷飛雲的身上，問道：「這位小施主如何稱呼？」

馮鎭遠望望谷飛雲，先前還以為他就是項中英，如今項中英來了，這個青年究是甚麼人，他也不知道了。

谷飛雲抱抱拳道：「馮莊主，在下谷飛雲，只是路經貴莊，錯過宿頭，借宿來的，在下告辭。」

正待舉步朝外行去。

馮鎭遠忙道：「谷少俠請留步……」

同時，只聽項中英大喝一聲：「你給我站住！」

這兩句話幾乎是同時出口的，馮鎭遠聽得不期一怔，回頭問道：「項少俠認識位谷少俠嗎？」

項中英業已轉過身去，朝羊角道人道：「師傅，這小子就是在路上以石子打穴，制住項勇、項發，折斷弟子長劍的狂妄小子！」

「這倒眞是巧得很！」羊角道人深沉一笑，鼠目溜過在場諸人，問道：「不知在座的各位道長之中，可有人認識這位小施主的嗎？」

這人果然是老奸巨滑，問這句話的意思，正是為了不願開罪馮鎭遠的朋友。

神拳裴通抱抱拳道：「兄弟和這位谷少俠，曾在陝南有過數面之雅，如果和項少俠有甚麼誤會的話，江湖同道，總是以和為貴，何況雙方又都在這裡作客，所以兄弟希望兩位少俠，給這裡的主人一個面子，能和解是最好不過的事。」

他這一番話，也是老江湖才能說得出來，第一點，表明他和谷飛雲雖然認識，但無深交，第二點，把事情推向主人；第三點是能和解最好，不能和解也與他無關。

這幾句話，眞是說得技巧極了。

馮鎭遠身為主人，正待開口。

項中英這回有師傅撑腰，更不把谷飛雲放在眼裏，聞言冷笑一聲，搶着道：「這姓谷的小子在路上狂妄發橫，就算是一場誤會吧，但在下趕到馮家莊門口，才知有人冒充在下，先來到莊上，諸位前輩請說，這小子如此行徑，這能說是誤會嗎？」

谷飛雲被他說得氣紅了臉，不覺雙目精光暴射，大喝一聲：「住口！」

他氣怒之下，這兩個字喝得內力迸發，聽到項中英的耳中，宛如春雷驟發，震得他耳鼓嗡嗡作响，半晌聽不見聲音。

谷飛雲接着向大家抱拳道：「在下和姓項的既不認識，也並無過節，下午在途中所引起的爭執，本來是一場誤會，但項中英說的並非事實，在下實有向大家說明白的必要……」

當下就把自己無意中超過他一個馬頭，項中英如何揮鞭抽來，一直說到自己錯過宿頭，承鎭上店家指點，前來馮家莊院借宿，被莊丁引來大廳，詳細說了出來。

一面接着道：「諸位武林前輩，在下幾時說過姓項？冒充他項中英了？」

項中英冷笑道：「家師是替我向馮莊主提親來的，你在途中阻撓我到馮家莊來，自己却搶先趕了來，分明是想冒充我項某人，來這裡招親了……」

谷飛雲微哂道：「你不但是個紈袴弟子，簡直是信口雌黃的無賴，你把我姓谷的看作何等樣人？」

項中英怒聲道：「你是甚麼東西？」

羊角道人朝項中英擺了下手，制止他再說，一面朝谷飛雲問道：「小施主方才會說你是空手折斷小徒長劍，可是事實？」

谷飛雲雙手一攤，說道：「在下行走江湖，第一不打誑語，第二從不携帶兵器，空手折斷他長劍，何難之

有？」

這話說得夠狂！

「哈哈！」羊角道人大笑一聲，問道：「小施主尊師是誰？」

谷飛雲傲然道：「家師孤峯上人。」

羊角道人微微一楞道：「貧道從未聽說過尊師名號。」

孤峯上人這四個字，在場的衆人，也都沒有聽人說過。

要知今晚在座的幾人，都是當今江湖上的知名人物，他們沒有聽人說過，就不能算得是成名人物了。

谷飛雲微哂道：「道長有甚麼好笑的？道長沒有聽說過家師名號，並不足奇，夏蟲不足以語冰，鳥雀不足以語鵬鯤，這又何損於家師？」

羊角道人沉吟的道：「這麼說，少施主的尊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了，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家師沒有門派。」谷飛雲笑了笑道：「家師自號孤峯上人，孤峯也者，是指萬山之中參天獨立的最高峯，家師就是站在這孤峯頂上的人，道長現在明白了吧？」

羊角道人一怔道：「尊師的意思，他是自稱天下第一人了？」

谷飛雲微笑頷首道：「一點不錯。」

羊角道人哼：「尊師好大的口氣！」

本來形意門掌門人謝東山、武當歸二先生等人對谷飛雲還頗有好感，但聽到這裡，不覺都嗤之以鼻。

只聽羊角道人續道：「少施主總聽說過，許多門派在弟子出師時，賜予寶劍，常有劍在人在，劍亡人亡之說，貧道門下，雖然沒有這項忌諱，但小徒的長劍，乃是貧道所賜，少施主折斷小徒的劍，豈不就是折辱小徒師門？」

谷飛雲道：「在下赤手空拳，令徒却在猝出不意，拿劍刺來，照道長的說法，在下不能還手，還手可能會折斷他的長劍，那就只能等死，讓他在胸口刺個窟窿了？」

羊角道人怒目瞪了他一眼，嘿然道：「本來貧道之意，少施主尊師可能是貧道舊識，雙方師長有交情，折斷小徒長劍之事，也就可以算了，如今小施主的尊師，貧道既然並不相識，貧道當然也不會難為少施主，只是要委屈少施主，隨貧道往西峯山莊一行，請尊師前來把少施主領回去，不知少施主意下如何？」

這話就是要把谷飛雲擒回去了。

谷飛雲忽然朗笑一聲道：「在下跟道長去西峯山莊？道長沒說錯吧？」

羊角道人道：「少施主可是不服氣嗎？貧道自會教你心服口服，乖乖的隨貧道去西峯山莊。」

谷飛雲道：「道長只管請劃道，在下接着就是了。」

「很好！」羊角道人回頭道：「徒兒，你再去刺他一劍試試！」

項中英答應一聲，嗆的一聲掣劍在手，霍地跨上一步，喝道：「姓谷的，你小心了！」

「且慢！」谷飛雲雙手往背後一負，說道：「令師要你發劍試試，你先把谷某雙手反綁了，再試不遲。」

一個使劍，一個徒手，已經夠吃虧了，他還要人家反綁雙手再試，輕輕年紀，未免太狂了！

廳上衆人目光，這一瞬間，忍不住全朝谷飛雲投去。

吹牛人人皆會，但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沒有把握的事，是沒有人會拿自己性命開玩笑的。

在場的人都是武林知名人物，他們看來看去，也只覺谷飛雲不過弱冠年紀，除了眼神充足，不見得有何異人之處，但誰都不敢小覷了他！

羊角道人聽了谷飛雲的話，也覺得這年輕人不可小覷，這就點點頭道：「徒兒，這是他自己說的，你就不妨依他的話去做。」

他口中雖然這麼說，心裡也兀自不相信，反綁了雙手，還能折得斷長劍？

項中英答應一聲，迅快解下束腰的絲縧，把谷飛雲背負的雙手，綁了個結實，然後取起長劍，走到谷飛雲面前站定，冷聲道：「我可以出手了嗎？」

谷飛雲淡然一笑道：「閣下只管出手好了。」

項中英突然一聲不作，抬手發劍，刷的一聲，精光乍閃，劍尖直射谷飛雲胸口。

他就是在這一招上，被谷飛雲折斷長劍的，此次出手，豈會再蹈覆轍？

這是經羊角道人指點，看去雖是老樣子，實則暗藏殺機！

只見他一柄劍光直奔谷飛雲前胸，快到二尺光景，突然間爆出五六點寒星，快如閃電，改取「天突」、雙睛！

這一記中途變招，當眞又狠又快，令人目不暇接，而且雙方如此接近，身手再高，也極難躲閃得開！

但對谷飛雲來說，他自幼練的「劍遁」身法，就是專門躲閃兵刃的身法，對方變招之際，他身形輕輕一側，已經避了開去。

就在此時，耳中忽然聽到一聲極輕的驚「啊」，啊聲極似發自屏後，而且還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谷飛雲這一側身，幅度不大，而且身法極快，幾乎沒有人能看得清楚。

不，大家看到的是項中英的幾點寒芒，似乎取穴未準，從谷飛雲耳邊飛出，這一劍自然也落了空！

只聽谷飛雲道：「當着你師父，在下可以讓你三劍，絕不還手。」

其實他不說，項中英一劍落空，

早就使出第二招來了，他幾點寒芒從谷飛雲耳邊飛出，業已察覺這一劍落了空，心中暗暗冷笑一聲，手腕倏地一轉，劍光就像扇面般洒開，順勢朝谷飛雲頸項橫切過去。

這一劍本來該收劍再發，如今却順理成章的橫切過去，當然十分快捷，而且又是在谷飛雲說話之際！

這一下若是被他劍光掃中，谷飛雲一顆六陽魁首，就會像切西瓜一般，骨碌碌地滾出老遠！

谷飛雲却毫不在意，左肩斜塌，又是一個輕旋，輕易的閃了開去。

在他輕輕旋出之際，耳中又聽到一聲輕「啊」！

現在他可以確定是從屏後傳出來的，而且也可以確定，這聲輕「啊」出自一個少女之口，敢情她看到驚險之處，還以為自己躲閃不開了，才忍不住驚呼出聲。

項中英兩劍落空，心頭正感氣惱，突聽師傅以「傳音入密」在他耳邊說道：「速以『玉帶圍腰』、『旋風掃葉』兩招連續使出，一正一反，掃他中下盤。」

話聲入耳，項中英那還猶豫，口中大喝一聲，劍光乍展，化作一道匹鍊，橫掃而出。

心中暗道：「前面兩招，都被你輕巧身法閃了開去，這一記，看你如何躲閃？」

劍光如舞龍一般，不但朝谷飛雲擱腰掃去，也把數尺方圓都圈入在內，劍勢壯闊，極為壯觀。

這下連旁觀的人都認為谷飛雲已被劍光圈進去了，那知谷飛雲却不知何時，早已站在離劍光圈子三尺外的地方，含笑道：「項朋友，在下讓你的三招已經滿了。」

項中英聽到他的話聲，才發覺這一記依然沒把對方圈住，他心頭怒惱得很，恨不得一劍穿心，把谷飛雲刺上一個大窟窿！

因此一言不發，身形一矮，發如旋風，一下欺近過去，劍光匝地橫掃，出手之快，勁風嘶然，幾乎用上了他吃奶的力氣！

但他出手快，谷飛雲比他更快，他身如旋風欺近過去，谷飛雲也身如旋風閃了開去，等他劍光出手，早已連谷飛雲的影子都不見了！

等項中英發覺自己這一招又落了空，趕緊收劍，怎知谷飛雲又是一個旋身，旋了回來，就在旋回來之際，他出手了，那正是背後旋到項中英收劍之際，右手中指突然彈了出去。

但聽「錚」的一聲，項中英手上長劍，突然間齊柄折斷，嗆啷一聲，跌落地上。

這時，谷飛雲已經回到原來的立身之處，(項中英的對面)臉含微笑，說道：「在下雙手還是綁着！」

說着，轉過身去，讓大家看個清楚。

項中英手上的長劍突然齊柄折斷這一記，廳上衆人誰都沒有看清楚，好像是長劍自己斷折的！

何況谷飛雲還被反綁了雙手，如何能折得斷項中英的長劍呢？

這簡直比魔術還要神奇，連兩位使劍名家形意門掌門人謝東山和武當歸二先生都看得聳然動容，幾乎懷疑谷飛雲使的手法，是不是中原武功！

羊角道人瘦削的臉上更是似怒似笑，沉聲道：「徒兒，還不回來！」

項中英手持斷劍柄，木然沒有作聲。

谷飛雲却朗笑一聲道：「令高徒適才被在下點了他三處穴道，還沒解開呢！」

雙手輕繃，就掙得縛着雙手的絲縧寸寸斷落，才瀟洒的走近項中英身邊，含笑道：「今天下午，在下曾告訴過你，再去跟你師傅練上二十年，現在你相信了吧？」

攤着左手掌，在項中英胸前連碰了三下，起下三粒黃豆大的石子。

這下看得在座諸人駭異不止，一個雙手反縛的人，如何打出三粒石子來的？

項中英突然大喝一聲：「老子和你拚了！」

右手五指勾曲，作勢朝谷飛雲腦門抓去。

羊角道人喝道：「徒兒，回來！」

項白英聽到師傅喝聲，只好硬生生把撲出去的勢子剎住！

馮鎮遠身為主人，忙道：「好了，好了，不打不相識，酒席已備，大家請入席吧。」

羊角道人沒有理他，目光深沉的望着谷飛雲，點點頭道：「少施主果然高明得很，不知敢不敢接貧道一掌？」

谷飛雲微笑道：「在下如果接下了，是不是就不用家師到西峯山莊，去把在下領回去？」

羊角道人嘿然道：「貧道正是此意。」

谷飛雲道：「在下就接道長一掌試試。」

「好，少施主那就接着了！」

羊角道人口中說着，右手抬處，朝谷飛雲虛飄飄的拍來。

谷飛雲因對方是項中英的師傅，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右掌當胸，迎着平推而出。

他使出來的是「金剛掌」，一道掌風應手而生，和對方掌勢乍接，但覺羊角道人好像毫不使勁，任由自己的掌力一直撞到對方身前，沒有一點阻力，心頭不禁有點躊躇，急忙收住掌勢。

羊角道人忽然呵呵一笑，也把掌勢收了回去，朝谷飛雲點點頭道：「金剛掌！少施主原來是少林一派。」

谷飛雲道：「在下不是少林派的人。」

羊角道人沒加理會，回頭朝項中

英道：「徒兒，咱們走。」

馮鎮遠聽得一怔，忙道：「羊眞人和項公子遠來，酒菜已備……」

羊角道人打了個稽首道：「馮莊主盛情，貧道心領了。」

他率着項中英，朝廳外行去。

馮鎮遠心想：也許他師徒當着衆人面前受挫，臉上掛不住，所以急着要走，自己自是不好再加挽留了。

心念一動，但依然跟着他們師徒二人身後送了出去，一面說道：「羊眞人、項公子遠來是客，如今走得如此匆忙，敎兄弟這主人當眞深感不安……」

他話還沒有說完，羊角道人師徒已經越過大天井，出門而去。

馮鎮遠回入大廳，谷飛雲跟着拱拱手道：「馮莊主，在下深感抱歉，給莊主惹了這場麻煩，在下告辭。」

馮鎮遠聽得又是一怔，忙道：「谷少俠借宿而來，事出誤會，如何也急着要走了？」

谷飛雲道：「在下打擾之處，深感不安，告辭。」

說完，又朝在座三人抱了抱拳，回身就走。

馮鎮遠叫道：「谷少俠……」

謝東山道：「馮莊主，不用叫了，這位小兄弟年輕意氣，他既然要走，你留也留不住的。」

馮鎮遠道：「這位谷少俠不過弱冠之年，能有這份造詣，當眞是武林後起之秀。」

謝東山微嘿道：「狂得也可以！」

馮鎮遠心知這位形意門掌門人看不慣谷飛雲的狂妄，一面含笑道：「年輕人咯，意氣用事，這也是在所難免，哦，裴老哥知不知道他的來歷？」

神拳裴通道：「兄弟兩個月前在老爺嶺作客，谷少俠是和酒仙南山老人一起來的，至於他的來歷，兄弟也不大清楚。」

歸二先生變然道：「他和南山老人在一起？這麼說，此子果然是大有來歷！唔，那就不至於有甚麼問題了！」

馮鎮遠訝異的道：「歸道兄本來認為他有問題嗎？」

歸二先生徐徐說道：「羊角道人並非正派中人，他方才那一掌陰柔無力，兄弟雖然看不出他使的是甚麼陰功，但顯然不懷好意，谷少俠練的如是金剛禪功，應該可以無事，只是他經驗不足，中途收掌太快，可能會有點不利，年輕人受點敎訓也是好的，但他既和南山老人相識，也許就不會出事。」

這位武當名宿，從他口氣中聽得出來，他和謝東山一樣，似乎也嫌谷飛雲年少氣盛，太過狂妄。其實說穿了，這不是因谷飛雲年事既輕，武功又高，每次出手，使他們自以為一派名宿的前輩高手，看都看不清楚，心中自是不無芥蒂，這也就是武林中長久以來，一直為人所垢病，而永遠無法破除的門戶之見了！

馮鎮遠聽得心頭一急，忙道：「這怎麼辦？他可能還不知道呢！此刻還未走遠，還可以追得上……」

一面大步走出廳門，大聲道：「馮興、馮勇，你們快些乘牲口，去把剛才走的谷公子追回來，就說我有事相商，務必請他回來。」

馮興、馮勇在階下答應一聲，立即騎着馬匹出發。

* * *

谷飛雲離開馮家莊，跨上紫駒，走了一段路，覺得腹中有些饑餓，身上也有些寒颼颼的感覺，但此刻夜色已深，這一帶又是荒僻山野，自然沒有吃的東西，只好找了一棵大樹底下，作為休息之所，讓馬匹在附近吃草，自己就倚着樹身坐下。

天色剛剛黎明，谷飛雲就騎上馬匹上路，趕到信陽，正好城門口有一個豆漿攤，這就跳下馬來，在攤邊長櫈上坐下，要了一碗甜豆漿、兩個燒餅，正在吃喝之際，只聽一陣馬蹄聲奔近攤邊，一個身穿青衫、腰佩長劍的少年翻身下馬，朝自己含笑問道：「在下可以坐下來嗎？」

谷飛雲挪了一下身子，點頭道：「兄台請坐。」

那青衫少年說了聲：「謝謝。」就在長櫈左邊坐下，也要了一碗甜豆漿和兩個燒餅，一面轉面朝谷飛雲道：「兄台十分面善，好像在那裡見過，不知尊姓大名，如何稱呼？」

谷飛雲道：「在下谷飛雲。」

青衫少年喜道：「原來是谷兄，幸會得很，小弟逢自珍。」

谷飛雲只好和他點頭含笑道：「逢兄好。」

直到此時，才看清楚他不過十八九歲，生得修眉鳳目，十分清秀，有着一股斯文氣息，不覺對他生出幾分好感。

逢自珍只吃了一個燒餅，喝了半碗豆漿，就不吃了，取出碎銀往攤上一放，說道：「老闆，這是我和谷兄的，不用找贖了。」

豆漿攤老闆做上十天半月，也賺不到這錠碎銀子，自然千恩萬謝的收了過去。

谷飛雲道：「我們萍水相逢，怎好敎逢兄破費？」

逢自珍回頭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谷兄何用掛齒？」他站起身，問道：「谷兄要去那裡？」

谷飛雲跟着站起，他發現逢自珍竟然比自己矮了半個頭，一手牽着馬匹，邊走邊道：「在下剛從桐柏山來，經過這裡，還沒決定要去那裡。」

逢自珍偏頭問道：「谷兄家在桐柏山嗎？」

「不是。」谷飛雲抬頭望着天空，茫然的道：「我沒有家。」

「對不起。」逢自珍歉然道：「小弟觸起谷兄的心事來了。」（未完・五）

上文提要：經過多天來的研究苦練，段玉的殺頭技術雖不至出刀便切下人頭，但已幾乎令勾上天腦袋搬家，使苗太平脫困；梅子陪伴高峯來至大山中的一間茅屋養傷，經過她的悉心照顧，加上屋主古姥姥的關懷，高峯很快便痊癒了，但他還是不敢接受梅子的愛意；他們在山裡住了半個月後，三船幫的手下追踪而至，由於敵不過高峯，於是把梅子擄走……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天才小刀

愛侶慘遭酷刑　堅拒赴江決戰

高峯只見古姥姥那一刀眞不輕，刀口子足有一尺那麼長。

他只得依言，將那一把草藥爲古姥姥包好，只聽得古姥姥大大的吁了一口氣。

高峯道：「姥姥，我很痛苦呀！」

古姥姥指着外面，道：「去，快去追他們。」

高峯道：「可是，我擔心他們眞的對梅子出刀。」

古姥姥道：「除非他們不想活了。」

高峯道：「姥姥，狗急跳牆猴急上房，我爲梅子擔心，所以不敢出刀。」

古姥姥道：「高峯，你錯了。」

高峯道：「請姥姥指教。」

古姥姥道：「高峯，你可知道三船幫的水龍嗎？」

高峯道：「水龍是三船幫龍頭老大。」

古姥姥道：「當年水龍只是壩上的二當家，段大姐她爹才是老大，只可恨水龍是個不講道義的小人，他暗中與漢江丹江的水上幫會勾結，血洗了壩上，之後，他才統一了三江的上千隻大小帆船，他在三江橫行多年了。」

這件事，段大姐已經告訴過高峯了。

如今再由古姥姥的口中說出來，便更增加了這件事情的可信度。

他沉重的道：「姓水的造壩上的反？」

古姥姥道：「是的，水龍血洗壩上，他得手了，但壩上分佈在陸上各分舵的弟兄還有，當年水龍也想分別消滅段老爺子的陸上力量，在各地撲了空，那些忠義之士，當年跟隨段老爺子的好漢們都躲起來了。」

高峯道：「這以後，水龍就將力量建在三江水面上了？」

古姥姥道：「不錯，可嘆的是當年段大姐的年紀太小了，我們等到她長大學成後，方才又將當年的弟兄們暗中集結起來。」他頓了一下，又道：「跟在段大姐身邊的人，無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均是當年對段老爺子赤膽忠心之士，即使梅子，也是的。」

高峯吃驚的道：「梅子……還有星兒、月兒、桃兒，她們的年紀那麼小……」

古姥姥道：「她們的年紀是小，水龍血洗壩上的時候，她們尚未出世，但她們却是繼承着她們的父業與遺志，而投效段大姐的。」

她嘆着氣，吃力的又道：「她們的父輩遺命下來，叫她們活是壩上的英雄，死是壩上的鬼魂，忠貞凜烈，作千古之完人。」

高峯吃驚的雙眉一挑。

古姥姥又道：「這就是姑娘們爲什麼不怕死，她們寧願死的決心，高峯，你剛才辜負了梅子了，你應該向敵人下手的，她以一命換二命，她甘願。」

高峯道：「我……我太痛苦了，姥姥。」

古姥姥道：「梅子更痛苦，你不出刀，我老人家也痛苦，高峯，我們決不能受制於人，我們寧死。」

高峯全身不自在。

他怎麼會想到這些？

他只想到梅子的安危，他不要梅子也步星兒、月兒、桃兒三人的後塵，他要梅子活着。

如今經過姥姥的解說，他覺悟了。

他明白這是一場殊死鬥爭，不是敵死，就是我亡的殘酷鬥爭。

也難怪梅子願意自戕。

更明白水龍爲什麼常年住在大船上。

＊　＊　＊

高峯起來摸摸刀，他對古姥姥道：「姥姥，我追上去，我一定出刀。」

古姥姥道：「快去，否則我老人家就得馬上換地方，這兒不能住下去了。」

高峯重重的點着頭。

他忽然一聲長嘯，飛一般的出了茅屋。

＊　＊　＊

高峯追得很快，看起來他好像足踏一對風火輪似的，雙腿交相疾走，就如同飛一般快。

只不過當高峯奔上對面山坡的時候，他看清遠處。

遠處只有兩團人影兒在奔跑，很快的奔跑着。

高峯有些吃驚，但當他仔細看了以後，他才發覺那個奔跑在前面的人，在背上揹着一個人，當然那人一定是梅子了。

高峯厲聲狂叫，拔腿力追，他叫的聲音似打雷，却阻止不住遠處二人的狂奔，而且奔得更快。

高峯厲聲吼：「站住！」

于耀揹着梅子跑，關宏大也直催着：「快呀，那小子趕來就麻煩大了。」

是的，如果高峯出刀，梅子完了，但他二人也休想能逃走。

高峯又吼：「我饒不了你們兩隻狗！」

高峯已經不把于耀與關宏大二人當人了，他把他二人當狗，當畜牲！

他邊追邊叫，幾個山坡翻過去，遠處長江地帶，快到江邊了。

高峯急壞了，如果到了江面，那是三船幫的天下，一旦上了船，他不但救不了梅子姑娘，便是他自己，也將自顧不暇了。

＊　＊　＊

繞過一個小山彎，雙方的差距只有十幾丈遠了，高峯突然發現已到了江邊。

他急得大叫：「放下她，放下我的梅子！」

江邊上有一條快船，那船的船尾在一塊岩石上頂着，船上四個青裝赤足漢子抓緊着篙，光景只待于、關二人上了船，那船就會立刻向江中心移動了。

「高峯！」

這是梅子的聲音，像利刃一般刺在高峯的心口上。

高峯也吼叫：「梅子！」

「高峯，快，殺了他們！」

高峯騰身而飛，他的短刀緊緊的抓在手上，像一點寒星，迎着前方拖曳出一道强烈的光芒。

眼看着就要追上了，然而，于耀與關宏大二人却已哈哈笑着，躍下快船上了。

快船只稍稍晃動，便疾快的離了岸。

高峯雙脚落地，他只差那麼一步便追上了。

只可惜當他飛落在水邊的時候，快船已在十丈處了。

他狂叫：「放回我的梅子，你們這兩隻狠。」

他總是把惡人當成狠，因爲他就是被狠害的——他在舅舅家中放牛羊，只因爲狠吃了他的羊，他才離開大山的，如今他想着山中的生活，雖然是苦了些，但那是無懼無憂而又自在的，如果要說有什麼不如意，那便是大山中有野狠。

江湖上也有狠，而且江湖上的狠是不容易被發現的。

江湖上的狠，比大山中的狠兇殘多了，也更狡猾多了，如果大山中的野狠與江湖上的狠作比較，高峯寧願同大山中的野狠去鬥爭。

他實在想不到江湖上有那麼多的狠，各種不同的狠，但結果都是殘忍的、無情無義的。

高峯就吼叫于、關二人爲狠。

只不過與狠爭鬥，是要花心機的。

高峯大吼，又道：「你們爲什麼要把梅子帶上船？你們已經安全了呀！」

快船並未馬上往江中心駛去。

快船上的關宏大，叫把船的停在十丈遠處。

關宏大站在船頭眞得意，就算死了鐵雄與成虎，此刻對他二人而言，好像不相干似的。

姓關的厲聲叫：「高小子，挖淨你的耳朵，仔細聽關大爺的話。」

一邊的梅子坐在船上，她想掙扎着往江中跳，但却被于耀一腿踢在船邊。

梅子大叫：「高峯！」

高峯道：「梅子，別做傻事，不能往江中跳。」

關宏大哈哈笑道：「到得江面上，那是爺們的天下，高小子，你如果要她活命，你最好聽仔細了。」

高峯道：「狠啊，快說！」

關宏大又是一聲笑，他很得意，他雖然與于耀二人正在大喘氣，滿身

濕透着汗水，但仍得意。

跑了十多里山路，大熱的天，二人當然累得大喘氣。

他用力吸着江上涼風後，大聲道：「高小子，我們當家的想見見你，怎麼樣？你可敢跟我去我們的總舵？」

高峯道：「放了梅子，我跟你們去。」

于耀哈哈笑道：「到了我們總舵，我們便立刻放這丫頭回去。」

梅子尖聲道：「高峯，你不要上他們的當，你也不能上他們的船呀。」

「叭！」

關宏大出掌，重重的打得梅子口吐鮮血。

高峯狂叫，罵道：「可惡啊，竟出手打女人！」

關宏大嘿嘿狂笑，道：「惹火了，說不定老子一刀砍了她！」

高峯大叫：「你敢！」

高峯的話甫落，關宏大的刀已舉起，道：「老子這就砍掉她的頭。」

不料梅子却引頸尖叫：「你砍，你砍吧，我的高峯一定會爲我報仇的，你砍吧！」

關宏大咬牙欲下刀，却被于耀攔住，道：「關兄，我們只要把高小子帶到幫主面前，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功勞，何苦同這丫頭鬥氣。」

關宏大不砍梅子的頭了，他出腿。

一腿踢得梅子翻在船中央，他還罵：「去妳媽的！」

「呀……」

梅子被踢，忍不住一聲叫。

岸上，高峯急得直跳脚。

便在這時候，忽見一條小船划向岸邊，划船的是個青色勁裝赤足漢子。

小船靠上岸，高峯也不管後果如何，就要往小船上躍去。

就在他剛剛起身，雙肩聳閃的一刹那間，忽然一團人影兒射過來。

香香的味道，柔柔的手掌，那麼巧妙的抓住高峯的後衣領。

高峯吃驚的回頭看，他不由得想哭。

人在無奈何的時候，突然見了親人，就是那樣子。

雖然抓他的不是他的親人，可是高峯還是想哭，因爲他無奈何。

他低泣：「大姐……」

是的，段大姐追來了。

她來得眞是時候，剛巧就是在高峯上當的時候。

高峯如果上了小船，高峯一定會死。

他永遠也不會見到水龍的——不是他沒有機會見水龍，而是水龍根本不想見他。

也可以說，水龍有點怕見高峯，因爲高峯的刀法太厲害了，他專門切人腦袋，他不給人有活命的機會……

＊　＊　＊

人在急切的時候，是不顧一切的。

高峯就想上小船，但小船上的那人可不簡單，三船幫有十大水妖，此人就是其中之一。

高峯如果上了他的小船，他會把高峯拖進水晶宮，永遠也別想上岸來。

自從高峯由三船幫的大船逃了出來以後，水龍就把十名水妖召來了，水龍以爲高峯的水中功夫一定不錯，他不得不防備。

＊　＊　＊

段大姐在輕搖着頭。

高峯目光有淚，道：「大姐……」

段大姐先是看看十丈外的快船，又看看岸邊的小船，她冷冷道：「跟我走吧。」

高峯拭淚，道：「大姐，梅子她……」

段大姐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兄弟，你能及時追來，我很高興。」

高峯道：「梅子怎麼辦？她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呀。」

段大姐道：「一個人只要他自己認爲生得有意義，死也死得有價值，這個人就不枉走來人世一場，兄弟，江湖鬥爭，生生死死是免不了的，我們要顧大局。」

高峯不說什麼了。

但快船上的關宏大却已大吼，道：「兀那女人，妳莫非就是段玉那賤女人？」

段玉冷冷的只瞪了快船一眼，她不回罵。

高峯却火大了。

他厲聲的道：「你就藏在船上吧，哼，只要你上岸，我就能切下你的狗頭！」

快船上，關宏大哈哈笑，道：「怕是你小子沒有這個機會，奶奶的，你不救這丫頭了？」

高峯道：「你們敢動她一根頭髮，我就殺光你們三船幫的人！」

于耀也火了。

他跳起脚來罵，道：「操你娘！你以爲你是天王老子地王爺呀？不怕閃了你的狗舌頭，你還想騎到爺們的頭上撒尿水？呸！早晚于爺會鬥鬥你！」

關宏大也吼道：「你不上船了嗎？老子有辦法叫你上船來，小子，你就在那茅屋等消息，我們就有消息送給你的！」

高峯道：「有什麼消息？」

關宏大道：「我們的快船在岸邊等，等着把你小子送到總舵去，你會去的，我的兒，你非去不可。」

高峯道：「如果我在此地等呢？」

關宏大道：「等你娘的那條腿！老子們押着這丫頭回總舵，有消息自會送去小茅屋的，再見了，我的孫。」

兒子又改成孫子，他也是恨透了高峯。

＊　＊　＊

段大姐不開口，但她却注視着停靠在岸邊上的那條小船上的漢子。

那漢子一雙三角眼，不時的看看快船，又看看岸上的高峯，這便令段大姐心中一動。

這是預謀，這小船上的漢子一定不簡單。

她低聲對高峯道：「你別動。」

高峯道：「大姐……」

段大姐道：「千萬別動，我過去。」

高峯以爲段大姐要替代自己上快船，他伸手拉住段大姐，急道：「大姐，我去……」

段大姐面色一寒，道：「站在這裡別動！」

高峯道：「我怎能叫大姐冒險？」

段大姐道：「我自有主張，你站着別動。」

高峯不再拉了，他也不敢再拉了，因爲段大姐的眸芒中充滿了忿怒。

爲段大姐辦事的人，便只有聽命行事，他除了聽命以外，還敢做什麼？

高峯不拉了，他站在岸上發楞，痛苦的怔忡着。

段大姐移動了，她移向岸邊的小船。

小船上的漢子精神大了，三角眼開始有些瞇瞇的。

他的面上也現出笑容，只不過他笑得不自然。

他心中噗咚噗咚的跳，因爲他以爲如果這女人是段玉，他就要發了。

收拾段玉，比那小子可要强上百倍以上。

他疾忙的把小船再攏近，他等着段大姐登船，只要段大姐一踏上船，他就會馬上把小船往江中搖。

「朋友，你是三船幫的？」

「我只是個小小的搖船的人，不登大場面的小人物。」

「有時候小兵立大功。」

「我不敢，我也沒有那份能耐。」

段大姐笑笑，道：「你能搖船，送我去見你們幫主好嗎？」

那人的三角眼往十丈外的快船一瞟，道：「我奉命送你們到快船上，由那兒去總舵，快多了。」

段大姐道：「我只想由你送我去你們的總舵，我不想到快船上同他們拚命。」

三角眼往上翻，那漢子點頭，道：「好，我就爲妳服務，送妳去總舵，這位大姐，上船吧。」

他把船調轉頭，等候段大姐上了他的船，他就會猛的一搖櫓，小船就會立刻往江心移去。

果然，段大姐慢慢的走近岸邊小船，她還回頭看了高峯一眼，她發覺高峯沒有動，便笑笑。

那是一種安慰的笑，也是對高峯的一種嘉許。

搖船的漢子已背對岸了。

段大姐突然的道：「朋友，聞得三船幫除了『三江八怪』之外，尚有『三江十大水妖』，你朋友大概是十大水妖之一吧？貴姓大名呀。」

那人猛回頭，道：「妳這位大姐，妳看錯人了吧？在下只會在小船搖櫓，不是什麼水妖。」

段大姐淡淡一笑，道：「見了你們幫主，我就知道了，你說是嗎？」

那人忙笑道：「對，對，請妳快上來吧。」

段大姐就在這時候，忽然平飛而起，她的動作是瀟洒的，行動是突然的。

她突然自那漢子的頭側掠上小船，便也帶起一溜鮮血飛標。

「咚……」

好大一顆人頭落在小船尾，而段大姐雙足點在小船上，一個後翻又落在岸邊上。

小船立刻被江水往下游冲去，那漢子的無頭身子，却有一半伏在船外面，天爺！他那滿腔的熱血，就好像小河流水也似的，往江中流着，流得像一條血紅的帶子，好嚇人。

＊　＊　＊

十丈外的快船上，發出一聲咒罵，道：「他媽的！爲什麼殺死我們搖船的？他對你們有什麼威脅？」

段大姐冷冷道：「他不是搖船的，朋友，他是三江十大水妖之一，休想瞞得過我的一雙銳利眼睛。」

快船上，于耀厲吼：「你們就不怕爺們殺了這丫頭？」

段大姐道：「你們不敢，水龍也不敢。」

她發覺高峯不但發楞，而且也在吃驚。

是的，當段大姐使出殺頭的招式，切下小船上那漢子的人頭的時候，他簡直要叫出聲來了。

因爲他在山中苦練幾年的殺頭刀法，段大姐關起門來，不出兩個月就全會了。

他當然不知道段大姐已有了很好的武功根底，再學幾招殺頭功夫，是很容易的。

＊　＊　＊

段大姐走近高峯，她推推高峯，道：「你怎麼了？那裡不舒服？」

高峯吃吃的道：「大……大姐……妳……」

「我怎麼了？」

「妳剛才的出刀……」

段大姐哈哈一笑，道：「我學會了你那小冊子上的刀法，是很夠勁。」

段大姐又回頭看看快船，她冷笑着，又道：「他們走了，去見水龍了，他們不敢殺死梅子。」

其實她心中明白，她的行動對梅子構成了很大的危機，如果梅子死了，也好更添高峯對三船幫的仇恨，如果梅子不死，高峯是不會死心的。

高峯道：「大姐，我很高興大姐學

了殺頭的本事，只不過梅子怎麼辦？」

段大姐道：「我們設法去救她，高峯，到了這時候，就要看誰的忍字功夫到家了。」

高峯道：「我已經忍無可忍了。」

「再忍，忍到最後，叫敵人忍無可忍。」

高峯道：「大姐，我們去那裡？」

段大姐道：「古姥姥受傷了，我去她那裡才知道發生了事情，我便立刻追來了。」她嘆口氣，又道：「你可以把他們都殺死的，但你受制於他們。」

高峯道：「我不知怎麼辦。」

「你應該出刀，殺！殺！殺出困境，脫離被制，兄弟，別忘了這是一場生死決鬥，我們輸不起，所以我們不能受制。」

高峯道：「大姐，我本來是追上去的。」

段大姐冷冷的道：「你若上了船，怕是我也救不了你了，因為……」

高峯道：「我可以同他們拚了。」

段大姐道：「你沒有機會出刀，你若是上了大船，也許有機會一拚，但那是小船，如果小船翻覆，你就死定了，因為那人乃是三船幫十大水妖之一，如果我記性不差，那人就姓水……」

高峯吃驚了。

段大姐說得不差，一旦上了船，那人就會在中途弄詭，眼前出着大太陽，此刻不是在夜間，上一次自己幸運是在半夜，如今就不同了，入了水，自己就沒有本事再殺頭，而是等着別人打落水狗，來砍自己的頭了。

* * *

快船已走，小船在流，小船上倒斃的斷頭屍體也在流——流着鮮血往江下漂流。

高峯道：「大姐，我們怎麼辦？」

段大姐道：「可要聽大姐的？」

高峯道：「大姐，梅子一定要救。」

段大姐道：「只怕他們已經殺害梅子了。」

高峯厲聲道：「沒有，我們不是看到梅子還好端端的坐在快船上嗎？」

段大姐道：「你要大姐證明給你看？」

高峯道：「大姐，妳怎麼證明？」

段大姐道：「我太瞭解水龍了，這幾年的鬥爭，他明我暗，只一交上手便有死傷，他早已恨我入骨，只要捉到我的人，便不會留活口，已經有幾次了。」

高峯道：「這一次，梅子也一樣？」

高峯的話帶着哽咽。

段大姐道：「只有設法為梅子做些什麼了。」

高峯忽然大叫：「不！不！梅子絕不能死！」

段大姐嘆口氣，道：「到何時，你才不會衝動！」

高峯道：「我不要梅子死！大姐，不要，我再也忍受不了她也從我的身邊死掉！」

段大姐道：「也罷，你暫時住在古姥姥的茅屋，我着人去侍候你。」她看看遠方，又道：「他們不是要你在茅屋等消息的嗎？那就等吧。」

高峯道：「古姥姥受了傷。」

段大姐道：「若大年紀，她的傷也不輕。」

高峯道：「古姥姥的武功……」

段大姐道：「當年我們家的每一個人，武功都不錯。」她嘆了一口氣，又道：「古姥姥去治傷了，她不能再住在茅屋了，她必須另換地方去住。」

高峯道：「茅屋空了？」

段大姐道：「由你去住，你會等到三船幫送去的消息，我敢說，那一定是叫你上當的計算。」

高峯道：「大姐，我等他們來。」

他在咬牙，沉重的道：「大姐請放心，我不再有所衝動了，我會以牙還牙，不就是看誰的手段狠心腸毒嗎？那就來吧。」

段大姐最是喜歡高峯這幾句話了。

高峯說出這幾句話，聽得她心中踏實多了。

她以為，高峯在磨練中長大了。

她也幾乎寬慰的笑了。

她當然不會笑出聲來，她甚至面上一片冷傲。

她只是在心中笑，因為她終於看到高峯丟下了感情的包袱，變成一個眞正的江湖超級殺手了。

一個殺人者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冷酷，高峯此刻就像個冷酷的殺人者，如果此刻敵人站在他面前，這個敵人就會斷頭，是沒有疑問的。

* * *

「小弟，你回去茅屋要小心，我派人去侍候你。」

「不，我再也不要你派人侍候我了，不要……」

「你的傷還未好呀。」

「我的傷已經好了，大姐，我想一個人住山裡。」

「你如果一個人住山中，你能不上敵人的當？」

高峯冷冷一笑，道：「大姐，我是從山中來的，我在山上生活了多年，山上住的人，自也有他們的一套，大姐，你放心吧。」

段大姐道：「那麼，我就不再派人侍候你了，你自己多留心吧。」

高峯道：「大姐，我會的，我住在茅屋等他們來。」

段大姐走了。

只不過她剛走出十幾丈，忽然又奔向高峯，且叫道：「小弟，我有件事情告訴你。」

高峯轉身，他站在山道上。

段大姐走近高峯，自然的伸手摸摸高峯那稍瘦的臉，道：「小弟，這次你流了許多血，吃了苦頭，人也瘦多了，唉，都是為了壩上……」

高峯道：「大姐，我甘願的。」

一笑，好像帶着幾分苦澀的樣子，段大姐道：「有件事情，大姐要對你說。」

「我聽大姐的……」

「我練了你那小冊子上的刀法。」

「我很高興看到大姐出刀，很正確，也很實在，好像比我還要快。」

段大姐道：「我也把你的小冊子燒了。」

她不等高峯說什麼，立刻又道：「那種刀法太毒辣了，萬一被別人得到了，將來被切掉頭的人恐怕就是我們的人了，所以……」

高峯道：「大姐，是我甘願把小冊子送給你的，如何處理，是大姐的意思，我已不過問了。」

段大姐很寬慰的笑笑，道：「高峯，大姐心中很高興，你的心胸寬大了。」

高峯道：「大姐，我去茅屋了。」

段大姐道：「去吧，一切要多加小心。」

高峯道：「會的，救不出梅子，我是心不得安寧的，我去等他們的人來。」

段大姐重重的看了高峯一眼，她回轉身走了。

高峯也走了……

高峯是往小茅屋的山道上奔去的！

他不會忘記快船上姓關的話，他們一定會有消息送到小茅屋裡去的！

可以想得到的是，三船帮一定會有陰謀！

高峯明明知道有陰謀對付他，但他却不能逃避，他只有面對陰謀！

如果想救出梅子，他只有這樣，也許這也是另一種的無可奈何！

或者，這是他對良心上的交代，如果梅子因他不在茅屋等對方的消息而被害，他的罪過便大了！

高峯也明白，他不能再承受這種精神上的虐待了，他也無法再見到他身邊的姑娘為他而死！

他明白的事情當中，便是自己是個不祥的人物，如果自己能夠救出梅子，他也許在良心上有一點安慰！

他就是為了這一點安慰，才往茅屋中走去！

他就是為求得良心的安慰，決心面對敵人的陰謀。

他除了這些，還有什麼可以選擇的？

* * *

現在……

高峯又到了小茅屋前面，對於地上已流盡身上鮮血的鐵雄與成虎二人的屍體，他却不能任其倒在那裡！

人死了，一切的罪過也隨之煙消雲散了。

人死了，他在這世上所留下的只是他的名字，至於他的所作所為，又有誰再去過問？

這世上，沒有人會向死人伸手討債的！

高峯先挖了個大坑，把鐵雄與成虎的屍體拖進坑，更把兩顆人頭也撿到深坑邊……

唯一令他感到困惑的，乃是兩顆人頭，不知如何配上屍體的肩上！

成虎與鐵雄均是青色勁裝，三船帮的人大都是這種打扮！

高峯擺了半天，他都覺得不對勁！

於是，高峯最後自言自語的道：「兩位，我已仁至義盡，你等也為水龍殺身成仁，如今天也快黑了，至於你們的頭，恕在下不能管了！」

他就地推石掩埋，心中想着昨日此地，還是三人有說有笑的，今日却已孤單的自己一個人了……

帶着沉痛和傷感，高峯走進茅屋，他無奈的跌坐在床沿上，好像又見梅子向他走來！

梅子是含情脈脈的，她永遠都是善解人意，這樣的女人，如今天底下已是鳳爪麟角，少得不得了！

如今的女人是跋扈的，她們視强人為她們追求的目的，甚至還把男人當馬騎，呼呼喝喝的當她們的奴才！

而梅子不是那種人！

她溫柔，她體貼，她把女人的味道盡情的發揮出來！

高峯就覺得寧為她死！

他覺得梅子眞乃女人中的女人，上天的傑作！

如果梅子還在他身邊，這時候一定做了許多吃的，等着他去享用了！

* * *

高峯有着失落感！

他進了茅屋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了！

他自己找東西吃，他已經有兩頓未吃東西了！

那儲放在櫃中的滷味、那擺在牆邊的燒酒，這些都是段大姐安排的！

高峯自己動手，他吃着滷味，又喝了酒，而且喝了三大碗酒……他有些恍恍惚惚的感覺！

高峯心中明白，他不能在這時候醉倒，那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這兒距離江邊，只不過十幾里路程！

他不能不防着三船帮的人找來……

事實上，姓關的已經說明，有消息送來此地的！

* * *

高峯雖然喝了酒，但他仍然很清醒！

他不能睡，如果他此刻睡倒在床上，他更危險！

他看看東昇的月亮，便走到山崖下找了許多細細的籐子，他很快的把籐子接上，十分巧妙的佈置在茅屋四週，如果不仔細的看，是不容易被人

發覺的！

高峯很會利用山上的東西，他曾經很放心的睡在大山崖下面，既不怕毒蛇，更不懼猛獸，因爲他很會佈置機關，而且是十分管用的機關！

* * *

高峯的機關並非用來捉人，他只是把佈置的山籐相連在一起，更在門後的小窗後面放了些易响之物，然後又在易响物上方堆上幾塊石頭，如果被山籐牽連的石頭落在易响物上面，發出响聲，他就有所準備了！

除了連接門窗之外，他還在附近的樹上也有所佈置，這樣，他才安心的走回小茅屋！

* * *

高峯躺在床上，如果他倒下就熟睡，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他想着古姥姥，若大的年紀，還能持杖迎敵，眞是難得！

古姥姥從不會有討厭他的表示，古姥姥把高峯與梅子當成兒女一般的愛護，只是如今，也不知她老人家怎麼樣了，如果古姥姥有不幸，高峯更是心中難安了！

* * *

最令高峯難以成眠而又痛苦的，乃是梅子！

高峯只一想到梅子，他便要轉動一下身子——輾轉反側的滋味總是不好受的！

只不過高峯在四更天以後，便不由得沉睡了！

他一直睡到五更天亮，就在山鳥唱鳴的時候，附近傳來「呼通」一聲响！

他的機關動了，那是他設在外面左側的機關！

從高處落下一塊石頭！就是那種聲音……

高峯却不立刻起身，他裝做未聽見！

他還打鼾，只等來人進屋，他便出刀！

他的短刀，就在他的身子下面藏着，如果對方走進來，他一定可以切下敵人的頭……

* * *

是的，有人來了，而且是個青色勁裝漢子！

從來人的面上表情，可以知道他已跑得滿身大汗！

只不過，這人到了茅屋前便不動了！

他甚至也不上台階上，只站在那裡叫道：「喂，有人在嗎？在下是送信來的！」

高峯不回答，他站在小窗一邊往外面望，不錯，只來了一個人，而且這人未帶任何傢伙……

他也知道「兩國交戰不斬來使」這句話！

如果三船帮的水龍大擧出動，他就不叫水龍，因爲水龍一定盡可能把決鬥的戰場拉在水面上！

是的，江湖上沒有一個傻子會放棄自己之長，而屈就敵人的安排！

* * *

高峯看清了外面，更明白這道理之後，便先是乾咳一聲，道：「誰？」

門外石台下面，那人先是驚愣了一下，便乾乾的一笑，道：「送信來的！」

門開了，高峯緩緩的走出門，他的面上一片殺氣，說出的話帶着重重的鼻音！

他的年紀不大，不應該有那種老氣橫秋的語調，然而他還是重重的道：「說！」

眞是乾脆，只是一個字！

但是一個字，也足以表明他心中是如何的忿怒！

他有理由忿怒，因爲他竟然保護不了梅子，而梅子又是在他的面前被擄上船的，他怎能不忿怒！

那人抬頭，是個精壯的年輕人，雙目有神，顯然頭腦冷靜，辦事靈光！

那人涎臉一笑，道：「是這樣的，在下只是個小頭目，等於爺們的胯下之駒，爺們呼喝一聲，在下敝人我就得跑斷腿，悲哀是有的，好處是無的！」

高峯怒叱道：「你家的事，少在我面前囉嗦！」

那漢子一笑，道：「是，是，我這就對你說出我們帮主的意思！」

高峯道：「快說！」

那人又是一聲乾咳，道：「我們帮主於過午時分，在江面上候教，岸邊有快船等你大駕了！」

高峯道：「回去對水龍說，他隨時可以前來此地，大家放手一搏，至死方休，他若孬種，那最好叫他快把梅子姑娘放回來，否則他以後，別想過太平日子……」

那人見高峯滿面殺氣，盈眶凶芒，不敢多言，便抱拳一禮，道：「好，我一定把你的意思，送上我們的帮主……」

高峯怒叱，道：「滾！」

不用他叱吼，那人早就抱頭往回程奔去！

這人頭腦靈活，這種人是不吃眼前虧的！

* * *

那人已經翻過正前方的大山坡了，高峯還怔怔的站在石台上！

他好像看到了什麼……梅子的笑容，那帶着幾分羞怯的笑，還有那細心的動作，那麼一古腦的湧上了他的心頭，而令他連移動的力量也消失了！

他不是不能移動，而是不敢移動，因爲他正在幻想着梅子的一擧一動，他怕稍動一下，梅子就會消失不見了，他甚至也不敢眨動雙目！

他只能喃喃的道：「梅子，妳回來

吧，我接受妳的愛，我永遠的愛着妳，唔！梅子，回來吧……」

他竟然站到太陽熱烘烘的晒在他的頭上！

* * *

他覺得餓了，他已經起床兩個時辰了！

茅屋裡吃的東西是不缺的，高峯從小吃過苦，只要有東西，他便也能湊合！

吃了些東西，高峯不在茅屋了，他往對面山上奔去！

他很會找地方，他把自己躲藏在一棵盤根老松樹上，那地方還能躺着睡一覺！

* * *

高峯如今也聰明了，他應該聰明的，就算他是後天的聰明，只因爲經過幾次搏殺之後，經驗便也令他想通了！

他想通的事，也是最起碼的事，那便是殺人必先保住自己不被人殺！

如果不被人所乘，首先就不要上敵人的當，然後必須想盡一切方法，培養自己的精神，然後作有力的一擊！

他現在閉目睡在松樹上，便是要養足精神！

就在他沉睡一陣後，幾隻山雀飛上樹梢，高峯剛抬頭，不由罵了一聲：「霉氣！他娘的老皮……」

他伸手拭着臉，原來小雀拉糞，滴到他的臉上了！

* * *

鳥糞滴上頭，倒楣倒到家！

高峯如今就在倒楣，他不由得想找石頭擲去！

他只是有這個念頭，便立刻下了老松樹，往茅屋那面奔去，因爲他發覺又有人來了！

不錯，那個人奔得很快，想是有急事要找高峯！

高峯認爲那人絕不是段大姐派來的人，這時候，段大姐是不會派人來的！

當然那是三船帮的人！

當高峯剛走入茅屋，那人已越過山坡，往茅屋這面奔過來了！

不等那漢子走近茅屋，高峯已站在石台上了！

他仍然是面色寒寒的，嘴巴閉成一條縫似的冷冰冰，兇殘殘，好像要宰人似的！

於是，那個一大早已來過的精明漢子，又站在石台下面了，他的面上一片乾笑！

他的右手有個小布包袱，包袱不大，只有兩寸那麼大小，好像有些紅色的液體滲出來！

高峯不開口，他只等着那漢子說……

漢子苦兮兮的無奈地笑道：「我說過，在下只是他們胯下的小馬，磨盤上的驢，辦的事只能聽命於人，自己一千個不願意，也得順着他人的心……」

高峯叱道：「你很囉嗦！」

漢子右掌一攤，道：「話不說不明，鼓不打不响，在下是提醒你少爺，在下只是個送信的小卒……」

高峯怒吼道：「有屁快放，我不聽你這些！」

那人乾咳一聲道：「你若聽我的就對了，你不聽，你還眞的大錯特錯了！」

高峯怒道：「怎麼說？」

那人道：「一大早，我請你去見我們帮主，你却要我們帮主來這山裡決鬥，你怎不想一想，是你們的姑娘落在我們的手上，可不是我們的人落在你們的手中，所以選擇決鬥地點，應由我們提出來才是道理，那有受制於人的，反而指示我們的道理……」

高峯罵道：「看你精明，說話却比老太婆還要婆婆媽媽，你說了一堆廢話，其實就是水龍不敢前來，哼！他胆小如鼠……」

那人立刻伸出左手，匆匆的打開右掌上的布包，只見是一根指頭！

他擧得高高的，猶怕高峯看不到似的，又道：「你看看，你仔細的看清楚，這是什麼？」

高峯低頭看，不由全身猛一震！

他伸手抓將過來，吼道：「指頭！指頭！這是……」

那人道：「你不聽我的話，不去面對我們幫主決一死戰，逼不得已，我們帮主才下令割那姑娘一截手指，他交代你，你若一天不上船去，他便每天送你一根指頭，看看是你的心腸硬，還是我們的手段狠！」

高峯雙手捧着那斷指，心如刀割，漢子的話，他根本沒有聽進耳朵裡！

他的咬牙聲發出咯咯响，雙目中又是淚又是火，他幾乎要發瘋了！

那人見高峯的面色變得一片灰白，像剛從陰司裡走出來的死人一般，也是一驚！

他低低的道：「你家少爺，你還是上船去吧，姑娘的十指連心啊！」

其實他是被高峯的模樣嚇壞了！

每個人的十指都連心，痛起來還眞要命！

* * *

高峯把斷指貼在自己的面孔上，他垂淚不已，想着梅子的表情，她那麼溫柔又善良，如此纖細的指頭，天下竟還有那麼狠心腸的人出刀割下來，這個人已至喪心病狂，實在到了十惡不赦了！

猛古丁，高峯戟指那漢子，道：「誰下的手？誰動的刀？」

那漢子道：「當然由帮主下令，下面的人行刑，你家少爺，還是上船去吧！」他頓了一下，又道：「你不上船，十天之後，姑娘的手便沒有指頭了！」

高峯動了，他的動，幾乎與不動沒分別！

如今的高峯，武功到底有多高，只怕誰也不知道！

他自己知道，只要同敵人交過一次手，他的武功就會精進不少！

如果這也算是熟能生巧，那麼，高峯的殺頭功夫，幾乎已經神化了！

武功達到神化，便已超越了天才，他眞神！

因爲當他的身形突然晃動而越過那人的時候，那漢子還正自說話不休！

是的，漢子的頭未曾掉，漢子還會說話，因爲高峯並未切掉那漢子的頭！

他只是神奇的自那漢子身側，一旋之間，便又飛回到石台上面！

漢子只覺眼前花了一下！

他在搖頭，也眨眼睛，還以爲這裡鬧鬼，因爲這兒曾死了兩個人——三船帮的「三江四鼠」老大和老三兩人！

高峯冷冷的看着那人，他只是看着！

他等着對方的反應——總會有反應的，因爲一個人的脖子上挨了一刀，他怎會不知道！

漢子突然摸摸脖子，他覺得濕濕的，便看看自己的那隻手，於是……

於是他驚嚇得跳起來！

他大聲叫：「你切我一刀呀！」

高峯淡淡的道：「只是一個敎訓！」

漢子怪聲說道：「姓高的，你太不聰明了，我只是一個傳信的，你怎麼要殺信使，江湖上沒這一說呀，兩國交戰，不斬來使，你怎麼連這個也不懂，你還在這江湖混什麼，你……你……誰敢來給你送信？」

高峯淡淡的道：「你說完了嗎？」

漢子直跳脚，他覺得脖子上的刀口五寸長，眞高招，竟然未傷及裡面的重要地方，痛，當然此時也夠受的了！

他的頭皮癢癢的，還眞担心高峯再出刀！

他退了兩大步，無奈的道：「我爭的是江湖道理呀！」

高峯冷冷道：「我切你一刀，是因爲你不把我的意思告訴水龍，我要水龍來此地決鬥，他不來，你就是沒把我的意思告訴他，所以我敎訓你！」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只會替水龍跑腿辦事，就是對我的不公，我不敎訓你，敎訓誰？」

漢子道：「我吃的是三船帮的飯呀！」他咆哮的又道：「難道叫我吃曹操的飯，替劉備辦事？」

高峯道：「我不和你說這些，我現在叫你替我回的話，你要挖清耳朶聽清楚！」

他看看手上小刀，又道：「水龍玩狠不是？那就對水龍說，他割梅子一根手指頭，我宰你們三船帮十個人，他如果把梅子殺掉，隨他，只不過往後我會找你們三船帮，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兩個，嘿……早晚我殺光你們那一帮王八操的！」

漢子一瞪眼，道：「三船幫超過兩千衆，你都殺光，你不怕刀鈍手累？」

高峯道：「那是我的事，他們若是，不放回梅子姑娘，朋友，我從明天開始宰你們！」

漢子一聲怪叫，道：「你以爲你是誰？你若本事大，跟我往江面去見我們的帮主，盡在這兒吹什麼牛？」

高峯道：「你以爲我吹牛？」

漢子指着江邊道：「有本事，就往江上走一趟！」

高峯笑笑道：「明知上當而上當的是猪，朋友，你把我當猪？」

漢子不開口了！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惹火高峯，年輕人氣盛，一定會在見了那斷指之後，不顧一切的衝向江邊上船的，然而這項陰謀，却在此時被高峯一語道破！

既然高峯已看穿陰謀，漢子已無再說的必要，餘下的便是放人不放人了！

放人，高峯也許不會發狠亂殺人！

不放人，總舵方面就得有所應變了！

漢子咬咬牙，左手還緊緊的按在傷口處，道：「好，好，我立刻把你的意思向我們總舵回報，你等着，我會有進一步消息送來！」

高峯只是揮揮手，他不願多說話！

他看着漢子往回奔去，便立刻轉入茅屋裡！

高峯用力把茅屋的門關上，他大哭起來了！

他的雙手，捧着那根斷指大哭……

「梅子……梅子……啊……妳受苦受罪了，我却無法把妳救出來，啊……梅子！」

他哭着，不時把那根血手指放在眼皮之下，詳細的看着，是的，就是這手指，時常在他的身上揉捏着，那時候他還傷得極重，他痛得不能翻動身子，於是，一切就由梅子爲他移動着，侍候着！

他把血淋淋的指頭緊緊的貼在面上，便又喃喃的道：「梅子，梅子，妳一定受不了這種痛苦，梅子，唔，我可憐的梅子，妳弱不禁風，怎麼受得了……」

他又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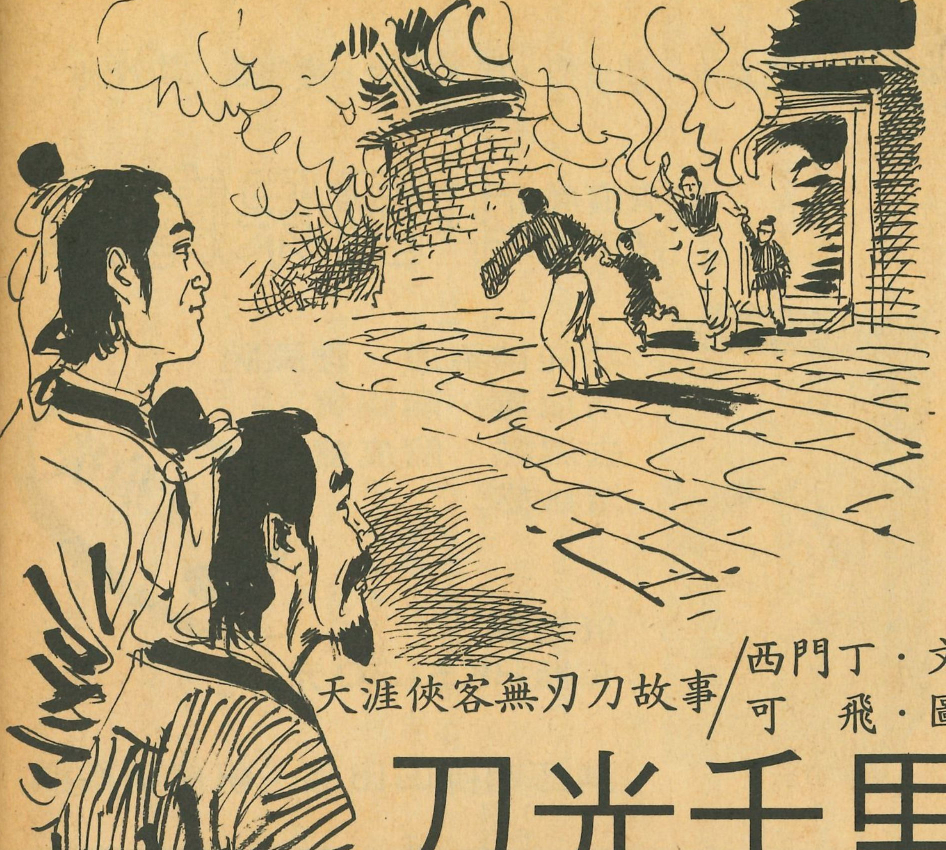
這情形幾乎叫他發瘋，可是，高峯却在等，他等着這件事情的結果。

他準備與三船帮正面幹上了！

高峯也有他的想法，不就是江面上嗎？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羣豪齊集與魔會慶典，欲睹總舵主面目，却因總舵主遲遲未現，丁鶴遂成爲羣豪言語攻擊的對象，很是沒趣，反觀余顧南却在宴會上重遇呂鳳先父子、信水君及師父，甚是高興；由於與魔會總舵主自始至終沒有出現，羣豪失望而回；呂維正跟衆人回靈隱寺，與余顧南敘舊一番後回客棧，發現房間凌亂，不見父親呂鳳先踪影，呂維正遍尋不獲，遂回靈隱寺找余顧南協助……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魔窟機關重重　羣豪疑雲陣陣

余顧南這才發覺他的雙眼佈滿紅絲，眼蓋亦有點浮腫，收刀問道：「呂伯伯失踪，還是臨時有事離開？」

呂維正遂將情況告之，信水君道：「如此說來，令尊可能遇到敵人！」

呂維正道：「但掌櫃說無人來找家父！」

信水君道：「令尊仇家也許在他出去吃飯時，偷偷潛進客棧，匿在房內等候令尊！」

呂維正心頭一跳，脫口道：「但店內無人聽到打鬥聲，這又是什麼原因？」

信水君沉吟道：「那只有一個可能，因爲令尊完全沒有提防，是以讓仇家輕易得手，椅桌倒地和被褥上的血跡，都是那人故佈疑雲的！」

呂維正急得如熱鍋上之螞蟻，邊踱步邊道：「如此說來，家父又豈不是凶多……咳咳，那人又是誰？」

信水君道：「這點信某便不可能知道了！所謂知子莫若父，同樣知父莫若子，應該你比咱們更加清楚！」

余顧南則安慰他道：「大哥放心，伯父吉人自有天相，相信有驚無險！」

忽聞一個清朗的聲音問道：「什麼人有驚無險？」余顧南抬頭見是恩師，忙將呂鳳先失踪的事告之，齊雲高道：「何須諸多揣測，大家進城查一下，方是道理！」當下四人帶上武器，聯袂下山，齊雲高腰上佩的是一柄木劍，本來他已時常不帶木劍，只因如今杭州城不比尋常，高手雲集，不敢託大，是以又帶了上路。

到得杭州城，街上仍有許多武林人士往來，有的行色匆匆，有的意態悠閑，不一而定。信水君道：「要打聽消息，去酒樓處逛逛，是最佳辦法。」

四人到了天香樓，只見樓上茶客佔了八九成，小二上來招呼，齊雲高慢條斯理地點了幾個菜，問道：「今早可有什麼轟動的事兒發生？」

小二搖頭道：「小的確實不知，也許客官問問別人會知道！」

「有一件大事情，剛聽來的！」梯口又現出嚴敬重父子的影子，他一上來便含笑問道：「誰有興趣聽？」

信水君皺眉道：「你且說來聽聽！」

「原來連兩位兄台也不知道！」嚴敬重含笑道：「今早嚴某聽人說，『鐵劍門』屈掌門被人殺死了！」

齊雲高微微一怔，道：「他本來受傷不輕，是不治而死，還是再遭人擊殺？兩者之間可有很大之分別。」

嚴敬重不冷不熱地道：「大概齊兄未聽清楚某家的話，他是被人殺死的，致命傷是胸膛上的一劍！」

信水君道：「若說屈掌門被人一劍刺死，當然是轟動的事，不過他在重傷中被殺，倒不奇怪！」一頓又問：「嚴當家，可知兇手是什麼人麼？」

嚴敬重搖搖頭，呂維正情急之下，顧不得身份，脫口問道：「是嚴當家不知道，還是無人知道？」

嚴敬重不以爲忤，含笑道：「他兒子和徒弟都不知道。」

余顧南接口道：「難道他們父子不是住在一起？」

「這個嚴某便不太清楚了！江湖仇殺無日無之，何況如今杭州城龍蛇混雜，屈掌門手段霹靂，仇家必多，在杭州城內遭殺，絕不奇怪！」

齊雲高含笑問道：「既然如此，嚴兄又怎會認爲是大事？」

嚴敬重哈哈笑道：「聽齊兄之言，似乎對嚴某有所懷疑！幸好嚴某向來不帶兵刃！」一頓又道：「只是嚴某認爲屈掌門到底是個人物，是以認爲是大事！」

呂維正再也忍不住，起身道：「晚輩去問一問！」他匆匆走了下去，突然再回頭，問道：「嚴當家，請問鐵劍門的弟子住在那家客棧？」

嚴敬重道：「住在佳景客棧，那裡圍了許多人，很容易找！」呂維正謝了一聲，下樓而去。

余顧南道：「師父，弟子隨他去看看！」

齊雲高道：「爲師和信叔叔在此等你，若有事以忍爲上，凡事得回來與爲師商量過後方計較！」

余顧南應了一聲，飛快地跑下樓，追上呂維正，兩人問了路，快步跑到佳景客棧，果見店外聚集了許多人，呂維正排開人羣，由店門口望進去，裡面人來人往，十分忙碌，乃問道：「請問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店小二搖頭道：「倒霉倒霉！又不是好事，你們看什麼？」

呂維正再問：「請問屈成龍屈少俠在裡面麼？咱們是他的朋友，因聽到……咳咳，是以趕來看看他要否找人幫忙……咳咳，朋友嘛，有難理應伸手援助！」

衆人以爲他眞的是屈成龍的好友，都贊成其見，那店小二引呂維正與余顧南進內，還在走廊上，兩人便隱約聽到一片哭聲，哭得好不悽涼，令人心頭慽慽然。

至後院，便見院內的人頭上都紮了白布帶，只聽孫盛問道：「四師弟爲何去了這許久，尚未回來！」他抬頭見到余顧南，微微一怔。

余顧南乾咳一聲，道：「孫少俠……咳咳，適才驚聞耗訊，尚未敢相信……嗯，不知令師靈柩停在何處，小弟想至他靈前上一炷香，以示哀思，也算表示屈掌門一生嫉惡如仇，不畏強暴的尊敬心情！」

孫盛走了出來，道：「多謝兩位，先師剛遭不幸，一切尚未就緒，少俠有此心意，先師在天之靈有知，必感安慰，孫某代表敝門，向兩位表謝意！」

「不必客氣，這是做晚輩的應爲之事！」呂維正急不及待地問：「未知兇手是誰？小弟等爲緝兇、爲武林正義，願盡一絲棉力！」

屈成龍聞聲亦出來答謝，嗚咽道：「可惜咱們同樣不知誰是兇手，這方教做兒女的，更加難以心安！」

余顧南接問道：「難道當時無人在場？令尊是在何處遇害的？」

屈成龍喃喃地道：「就在他房內！」

呂維正心頭一動，急問道：「難道當時貴門上下，無一人聽到一點聲息？」屈成龍依然搖頭。

呂維正語氣有點不滿：「豈有此等道理？掌門扶傷在床，居然無人侍候在側，未免有點那個。」屈成龍和孫盛登時面現尷尬之色，余顧南向呂維正打了個眼色，呂維正沉吟道：「此事雖然處處透着奇怪，但亦非小弟好管閑事，實乃家父昨夜失踪，房內留下打鬥痕跡，却也無人聽到聲息，是以斗胆在此時打擾屈少俠！」

屈成龍和孫盛這才釋然，改口問道：「難道當時你不在場？」

「正是，小弟去靈隱寺找余顧南賢弟！」

余顧南道：「兩位若肯撥冗開誠布公，彼此一齊研究，也許有助查出此事。」

孫盛看了屈成龍一眼，道：「如此，請兩位到裡面坐坐！」

他領余顧南和呂維正到內堂他的寢室，四人坐下，孫盛便道：「此事還是由屈師弟說，比較清楚！」

屈成龍道：「小弟本來守在家父房內，但因半夜內急，固此去茅厠，待小弟回來時，家父已臥在血泊中，胸膛上中了一劍！」

余顧南道：「未知屈掌門睡在那裡？」

屈成龍指指旁邊的一間臥室，道：「就在鄰室。」

「茅厠離此有多遠？」

「不太近，」屈成龍道：「房內也沒有打鬥的痕跡！」

余顧南目注孫盛：「孫少俠就在鄰室，難道也沒聽到什麼聲音？」

孫盛搖搖頭道：「沒有聽見！」

呂維正接道：「如此說來，屈掌門很可能是在夢中被殺的，此人武功必然很高，否則他潛進後院，亦不能瞞過諸位的耳目！」

屈成龍沉聲道：「家父不是死在睡夢之中，因爲他睜大了雙眼！」

呂維正脫口問道：「既然是醒着，爲何他不呼叫？他一叫，隣房的大弟子便會趕來，他也有可能不會被殺害了，屈掌門不可能不懂這道理！」

余顧南心頭一跳，亦脫口道：「唯一的可能，便是兇手是屈掌門的朋友！」

屈成龍和孫盛同時道：「不可能！若是朋友，又豈會是殺人兇手？」

余顧南道：「人與人之間很奧妙，今日是朋友，明日可能是仇家，兇手對令尊的感情已經變了，但令尊不知

道，仍將他當作朋友，是以不呼叫，直至令尊發現不妙，瞪大雙眼，顯示驚訝憤怒，已不及應變！」

呂維正點頭道：「不錯，人在極度驚訝憤怒中自不會冷靜，而做出最應該做的事——呼救！」

孫盛道：「只是如此，亦不能指出誰是兇手。」

余顧南目注他倆，沉聲問道：「兩位是否有想到一個問題：內奸？」

孫盛搖頭道：「敝門弟子採用之劍，一般比平常的較厚較寬，但家師身上留下的傷口，比較狹窄！」

余顧南望着他道：「孫兄當時已睡着了？」

孫盛臉色微微一變，道：「在下連日趕路疲勞，一上床便睡着了！」他說這話時臉色不大好看，突然反聲問呂維正道：「令尊還未找到，兩位反倒關心家師之事來了！」

余顧南一看勢色不對，連忙拉着呂維正告辭。兩人出得客棧，呂維正低聲道：「此案與家父失踪完全不同，賢弟是否懷疑屈掌門是死於自己人手中？」

余顧南沉吟道：「此事非同小可，還是莫亂揣測！」呂維正臉上微微發熱，覺得余顧南已完全是個大人，跟以前大不相同。

正在行走間，忽見前頭一個大漢滿頭大汗跑過來，瞧熱鬧的人都轉身望去。

那大漢喘氣未息，便叫道：「不好啦，又有人出事啦！」閑人七嘴八舌地問他是什麼人出事。那漢子舉袖拭汗，道：「是江南大俠應平野和關祖堯！」

余顧南脫口驚呼一聲，呂維正問道：「賢弟認識關祖堯？此人來頭又不太响！」

余顧南不敢將關祖堯之妻李珠珠與呂鳳先之奸情告訴呂維正。「大哥可聞獵鷹會右副指揮使方正天之名？關祖堯是他師兄！」

呂維正驚道：「如此說來，關祖堯之武功必然不錯，是誰可以一口氣殺死他倆？」

余顧南抬頭望去，但見那些閑人已把那大漢圍了上來，他忙走前，但聞那人道：「他倆是住在高昇客棧的，無人知道他們是被什麼人殺死，身上只有一道劍傷！」

呂維正脫口道：「又是劍傷！他倆可是同住一室？」

那大漢道：「不是同一室，一個在東廂，一個住西廂，奇怪的是客棧內住了許多高手，居然無人發覺兇手上門！」

人叢中有人道：「不用問，一定是興魔會幹的好事！」

又有人道：「可是沒有証據，人家可以否認！」

那人激動地道：「這還用証據？死的人全是白道中人，兇手是誰，不問而知！」

又有人道：「所謂師出有名，咱們還沒証據，說不定反要受人奚落，實不宜妄動，再說，此刻杭州城高手雲集，要向興魔會問罪，也輪不到咱們出面！」

另一個道：「不錯！不過大家若不想淌渾水的，最好趁早離開，若要留下來者，則必須小心提防！」

剛才那大漢道：「今晚最多不睡覺！」

余顧南低聲對呂維正道：「大哥，咱們回天香樓吧！」

呂維正道：「愚兄想回客棧看看，希望能有奇跡！」當下兩人聯袂去雲賓客棧，却在大堂遇到浮雲樵夫和湖海釣叟！

浮雲樵夫一見到余顧南便喜道：「余小弟，你與令師一早便不見，不辭而別是何原因？老漢記得呂小哥是住在此的，姑妄來找找，果然找到！」

余顧南指指呂維正，道：「因為晚輩義兄急於找他父親，是以咱們一早便出來了，家師和信叔叔還在天香樓，兩位前輩是否有急事要找家師？」

只見高立自內堂奔了出來，氣冲冲地道：「小余，咱師妹的下落，你可曾費心打探過？」

余顧南紅着臉道：「小弟一直在忙着……嗯，對了，這件事其實早該問信叔叔，可能他會知道！」

釣叟訝然問道：「信水君為何會知道？」

余顧南道：「咱們到天香樓之後便知道！」

呂維正道：「愚兄先到客棧看看，再去天香樓會合！」當下四個人匆匆返回天香樓。

到天香樓，信水君和齊雲高已吃至杯碟狼籍，浮雲樵夫急不及待地問道：「信兄可知小徒方菱的下落？」

信水君道：「原來方菱是令徒，信某曾聽耶律玉提及，她偷偷將她放走了。」

樵夫沉聲道：「既然如此，為何還不見她來找老漢？」

信水君微微一怔。「也許她不知道兩位來杭州。」

高立高聲道：「她雖不知兩位師父到杭州，但也也該來找晚輩和小余！」

余顧南問道：「方姑娘為何會與耶律玉在一起？信叔叔可曾問過？」信水君搖頭。

釣叟接問道：「小徒是在何處被放的？」

信水君道：「是在北郊。當時因為不知道她是令高足，是以信某也沒多問。」

釣叟與樵夫交換了一個眼色，道：「如此咱們先告辭，到北郊查一查！老漢怕她再發生意外！」

余顧南乾咳一聲：「晚輩也應略盡綿力，盼能與兩位前輩同去！」

高立道：「你當然要去！」

齊雲高與信水君交換了一個眼色，哈哈大笑。「那就一齊去！嗯，諸位不吃飯？吃點東西再去吧！」

余顧南道：「兩位前輩還是先塡飽肚子吧，若方姑娘沒有危險，則也不爭這一時半刻，若她有危險，更應該先吃飽飯！所謂人是鐵，飯是鋼，何況還要等呂大哥。」

樵夫沒奈何，吩咐小二把桌子收拾乾淨，重新擺佈杯碟，喚了兩三個小菜，一大盤炒麵，余顧南又將應平野及關祖堯之死告訴師父，齊雲高沉吟不語。

信水君淡淡地道：「江湖仇殺，無日無之，何況是此時此地？江南大俠應平野平日常抱打不平，得罪了不少黑道中人，如今被殺，絕不奇怪！只是被殺死，居然無人知道，那就難免出人意表！那關祖堯又是甚麼人？」

「他是方正天之師兄，武功也不弱，以晚輩觀之，必在方叔叔之上！」余顧南問道：「師父、信叔叔，這會否是興魔會幹的好事？」

「有此可能，但也不一定！」齊雲高道：「以昨日觀之，興魔會似未有成氣候，他該不會在此時冒大不韙，自招滅門之禍！」

樵夫道：「不管如何，咱們若逗留杭州，倒要小心了！」

齊雲高冷笑道：「齊某倒希望他們找上門來，若查出是興魔會幹的好事，屈掌門說得不錯，不在此時撲滅之，以後恐怕便會增加不少困難！」

俄頃，呂維正上樓，一臉沮喪，余顧南問道：「大哥，可有令尊之消息？」

呂維正悲聲道：「看來家父也許已遭興魔會殺害了！」

余顧南道：「呂叔叔武功蓋世，誰人殺得了他？大哥不要胡思亂想！」

樵夫道：「快吃飯，吃了飯好去找人！」眾人匆匆吃飽了飯，結賬下樓，剛至樓下，即見街上有許多人向北快步跑去，似有甚麼急事般！

齊雲高認得一位故友——「草上飛」陸翔，乃問道：「陸兄匆匆去何處？」

陸翔轉頭見到他，停步道：「原來是齊兄，適才有人來報，說北郊發現許多屍體，大夥兒乃趕去瞧瞧。」

齊雲高再問：「今日杭州城內還有多少人？」

陸翔道：「大部分仍然留下來，只有小部份有急事而漏夜離開，齊兄可也是要去北郊？」

齊雲高哈哈一笑：「齊某近年來比較喜歡看熱鬧，正有意去瞧瞧！」當下眾人隨着人潮來至北郊。

但見那裡已經圍了百來個人，齊雲高排眾而出，看見地上放着三四十具屍體，有男有女，但大部份是苗疆綠衣教及紅衣教之徒，當中只有一個是興魔會的陰陽童子！

樵夫脫口道：「陰陽童子屍體在此，証明此乃興魔會幹的。」

齊雲高道：「且慢，若是興魔會幹的，事後為何不將其屍體運走？」

陸翔道：「然則齊兄又有何高見？」

齊雲高沉吟道：「也許這只是陰陽童子與人結私怨而遭殺害，與興魔會無關！」

「還有一處，諸位尚未發現！」忽見嚴敬重排眾出來，齊雲高等人這才發現他。「這些男女身上之傷不是刀便是劍，唯獨陰陽童子的不一樣！」

齊雲高上前仔細觀察之，半晌方道：「他是死在斧頭下的。」轉頭望一望天，皺眉道：「這裡面又有甚麼玄妙？」

嚴敬重道：「嚴某看法與諸位有點不同，這可能是有人故意嫁禍興魔會！奇怪的是咱們找不到綠袍老祖和紅花仙子！」

呂維正見沒有父親的屍體，稍稍放心，乃問道：「綠衣教是否已加入與魔會？這可是個關鍵！」

嚴敬重乾咳一聲：「這個老夫便不知道了！」

但聽一個霹靂似的吼聲：「盡是廢話，到興魔會去問一問便清楚！」原來是「北虎」趙魏漢！

嚴敬重道：「只怕他們不肯說。」

趙魏漢道：「目前興魔會有多大的能耐敢抗拒？丁鶴的骨頭絕不會硬過某家的拳頭！」

鈴聲叮噹，羣豪舉目望去，但見一行駱駝自北而來，嚴敬重高聲問道：「翦兄何事去而復返？」

翦仲台笑道：「翦某想來想去，覺得杭州必還有熱鬧瞧，是以再回頭，原來諸位比翁某聰明多了！」他目光一及，輕咦一聲：「這不是苗疆綠衣教和紅衣教的弟子麼？是互相殘殺？」

趙魏漢道：「某聽人說這兩教勢成水火，素來不和。」

翦仲台道：「這有甚麼好看！未知還有其他事發生否？」

齊雲高忖道：「這廝口蜜腹劍，他一早出城北行，會否是一個幌子？其實那幾個人都是他殺的？」

正在沉思間，忽覺衣袖一緊，信水君附耳道：「小心這廝！」

翦仲台在駱駝上看得分明，冷聲道：「信兄對齊兄說些甚麼？敢情在懷疑小弟？」

信水君笑道：「翦兄疑心何其大也，莫非心虛？信某問齊兄知否西天老魔的下落，看來翦兄必定知道！」

翦仲台冷哼一聲：「翦某何許人也，豈肯做宵小之事？何須心虛！至於拓跋老魔，某雖不知其下落，但料他必在烟花巷裡勾留！」一頓又道：「何不回城去興魔會問罪？」羣豪無異議，又一同入城，直趨興魔會總舵。

未至那裡，已見一股黑烟冲天而起，遠處人聲鼎沸，翁仲台坐在駱駝上，可以及遠，呼道：「奇怪，興魔會

居然遭祝融光顧！」羣豪加快步伐走去，果見興魔會總舵已在一片火海中！

附近民居更傳出一片哭喊聲，有攜妻帶子逃離的，也有人潑水撲火，有人驚慌啕哭，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亂成一片。

齊雲高道：「雁兒，問問他們，這火是怎樣燒起來的！」

余顧南拉着一位老頭，問道：「大叔，這火是怎樣燒的？是疏忽還是有人放火？裡面的人都去了何處？」

老頭道：「昨日裡面還十分熱鬧的，今早卻靜悄悄，剛才也不知爲何，突然燒了起來……詳情誰也不知道！」

余顧南轉述與師父聽，齊雲高突然一躍而起，立在旁邊的平房屋頂，瞻望了一下，跳回地上。

信水君問道：「情況如何？」

「裡面不見一人，不過前堂及後堂距離頗遠，尚有可救之道！」齊雲高高聲着人去取水來灌救，那老頭表示附近的青壯年已去擔水。

俄頃，果見十多個小夥子挑着水跑過來，齊雲高、信水君、樵夫和釣叟每人手提兩桶水躍起，自旁邊兜進去，潑水撲火。

四人來回忙着，那些青年又挑着空桶去汲水了，幸好水源源不絕供應，齊雲高又採取「壯士斷腕」之策，以不讓火舌捲及後堂爲原則，潑濕附近之房舍，火勢果被控制在一個範圍內。

如此忙亂了半個時辰，但聞「轟隆」聲不絕於耳，前堂之建築物紛紛倒塌，火越來越小，鄰居這才放下心來，對齊雲高四人千恩萬謝。

翦仲台冷諷道：「齊兄果然是萬民救星。」

齊雲高冷哼一聲：「救星實不敢當，只是齊某不敢視尋常百姓爲螻蟻而已！」一頓又道：「興魔會的人也許昨夜便悄悄離開，這火看來亦是他們自己放的。」

高立道：「他們剛辛辛苦苦建了這個巢穴，爲何又要放火付之一炬？」

齊雲高道：「此時還研究這個問題，徒浪費時間，先進去裡面搜索一下！小心別踩上灰燼，如今熱氣尚未散！」

當下羣豪繞路而進，所謂繞路，無非是飛簷走壁。一至興魔會總舵內，果覺熱浪迫人，不由自主都出了一身汗，嚴敬重邊拭汗邊道：「咱們到內堂搜一搜！」

高立道：「這時候還有甚麼人？火勢這般大，還留在裡面的人，不是白痴也是傻瓜！」

嚴敬重冷冷地道：「也許有人被興魔會擒來此處，困了起來，這些人就算是傻瓜，也得救！」高立登時閉嘴。

翦仲台哈哈笑道：「想不到嚴兄如斯英雄俠義，失敬失敬！」嚴敬重冷哼一聲，率先而行。

信水君提醒道：「大家小心，說不定這是興魔會故意引咱們進來的，裡面也許有埋伏，須提防冷箭！」在他示意下，很多人都抽出兵器。

偌大的一座興魔會總舵，靜悄悄的，除焦味和白烟之外，不見其他能動的事物。後堂有許多房舍，一列列整整齊齊地矗立在那裡，看來是會內弟子居住之所。

嚴敬重道：「大家分開搜索，有意外或有所發現，請發嘯爲號！」當下衆人分成五組，搜索那五列房舍。大概建得倉促，房內陳列和傢俱均甚爲粗糙簡單。

每列共十間房，每房四張鋪，換而言之，興魔會只可住二百個人，看看已將搜畢，忽然中間那棟長舍傳來一片慘呼聲。

齊雲高、信水君和余顧南剛好在最左那一棟，慘叫聲一起，齊雲高便喝道：「快出去看看！」他首先拍開窗子躍出，七八個人剛躍出去，裡面同樣傳來一片慘叫聲！

齊雲高臉色一變，道：「大家小心，果然有埋伏。」探頭一望，只見房內倒着許多具屍體，身上都插着箭，未中箭者，驚慌萬狀地跑了出來，齊雲高忙問：「有沒有見到興魔會的人？」

一個漢子驚魂未定，結結巴巴地道：「不見，這些箭也不知是怎樣射出來的，令人沒法閃避！」齊雲高再一望，見房內的柱子和橫樑特別高，其中一部分柱子竟有「窗子」打開，料是空心的，弩箭置於柱內，只是不知是有人無意中觸動機關，還是有人在暗中控制。

信水君亦同樣心思，急問：「是誰觸動機關的？」羣豪臉臉相覷，無人作聲。與此同時，「颼」地一聲，嚴敬重已飛跑過來。信水君抬頭問道：「嚴兄，你那邊發生甚麼事？」

嚴敬重道：「咱們有十多個人中箭死傷，諸位可得小心，說不定到處都有機關埋伏。」

余顧南道：「咱們這邊亦有事故發生。」言畢向房內指了一指，嚴敬重探頭望了一望，余顧南接問：「前輩可已查清楚，是否有人誤觸機關，或是興魔會有人留下來控制機關？」

嚴敬重沉吟道：「也許來搜索的人，其中有興魔會的奸細。」這並非危言聳聽，是以羣豪臉色均是一變，拿眼角打量身邊的人，嚴敬重目注齊雲高，問道：「齊兄可認爲小弟愚見有理否？」

齊雲高乾咳一聲，避而不答。「嚴兄，齊某建議另外組織人手搜索，以免死傷過巨。」

嚴敬重目光一亮，問道：「齊兄欲組織甚麼人？」

「武功有一定造詣的，萬一有變化，也可以應付！」

嚴敬重擊節讚道：「眞是英雄所見，嚴某來此，亦正想向諸位提出此意！」

齊雲高神色不變，道：「事不宜遲，咱們這就過去召集大家商議和挑選參加搜索之名單！」當下衆人來至中間那棟長舍，着人去通知其他人，眨眼間，百來人已全部集齊。嚴敬重首先將左首第一棟和正中這棟發生的情況說了一遍。

翦仲台冷笑一聲：「此乃雕蟲小技耳，何須如斯緊張？這麼小的一座莊院，某家便不信是龍潭虎穴！」

翦學鴻高聲道：「汝等若害怕者，便由咱們獨自搜索，就算是龍潭虎穴，也要將之敉平！」羣豪一聞此狂言，臉色俱是一變。

翦仲台不敢犯衆憎，連忙轉頭斥道：「小畜牲，你給我閉嘴，此處幾時輪到你開腔！」

嚴敬重道：「翦少俠有此勇氣，可喜可賀，翦兄無須罵他，咱們可分兩組搜索，貴門一組，咱們一組，免傷和氣。」

翦仲台哈哈笑道：「想不到嚴兄與這小畜牲一般見識，彼此份屬武林同道，分甚麼汝等咱們？既入虎穴，自然是生死與共！」

齊雲高亦大笑起來：「生死與共？哈哈，好好！咱們選十來個人搜索就行，其他的都留在外面！」說話間，另外幾組的人亦都聞訊起來。當下選了東雁西鴻南龍北虎、樵夫釣叟、嚴敬重、「草上飛」外加幾位同道。

高立見自己榜上無名，急道：「齊大俠，你忘記了自己的徒弟和晚輩。」

齊雲高道：「非齊某忘記，某不想第二代弟子去冒險，蓋如今細思一下，興魔會其實絕不如表面上之簡單，何況至今尚未知其總舵主之身份，還是小心爲上。」

嚴敬重道：「齊兄此言正合吾意，請諸位站到遠處去，提防有失！」

嚴慎之道：「爹，若果有意外而跑不出來，須即發嘯，待孩兒等另想辦法。」

嚴敬重笑罵道：「爲父一大把年紀，反要你提醒，沒的讓人笑話！」一頓又道：「小畜牲眞是不自量力，爲父等如果有意外，你救得及麼？走，咱們一棟棟慢慢搜。」當下羣豪目送這十二名高手進入第一列長舍，便紛紛退開一旁。

羣豪一般都充滿信心，反而嚴氏昆仲及其爪牙十分緊張。高立低聲道：「小余，你師父不讓你進去，你爲何不求求他？」

余顧南道：「家師這樣做必有其原因，而且小弟估計亦不會有甚麼意外，亦無可觀之處，一座小小的長舍，能藏甚麼乾坤？」但他萬料不到，長舍內已發生意外！

* * *

十二名高手，已足以代表武林，要搜索一棟小小的長舍，實有點大材小用，不過內心對興魔會生了一種莫名之恐懼感，是以齊雲高才會建議選高手搜索，但大部分都掉以輕心。他們是由左首第一棟長舍開始搜索的，此處齊雲高適才已搜過，然此番重來，心情不同，慢慢觀察，細細推敲，不放過一件事物。

每棟長舍分隔十間房，當他們來至第五間時，釣叟突然輕咦一聲，指指桌上道：「咱們走過好幾間都不見有硯台，唯獨此間有。」

嚴敬重信步走過去，目光一及，輕呼道：「這是端州名硯老坑，奇怪下人住的地方，怎會有此貴重的東西？」

「草上飛」陸翔問道：「老坑是甚麼？貴重在何處？」他亦走至桌前，其他人紛紛圍上去。

嚴敬重笑道：「老朽近年窩在家裡，悶極無聊，學人提筆寫字，也結織了幾位騷人墨客，對文房四寶略懂一二。這端州硯雖然著名，但以四大名坑爲貴，四大名坑又以老坑洞所產之硯石最佳，是以排名第一，其中品種繁多，呶，池上這些紋叫金銀紋，上了清水，紋理更加明顯鮮艷，這一團灰白名喚蕉葉白，頂端這個青綠色的珠叫眼，都是較罕見的，這三個特徵湊在一方硯台上，便更顯得名貴。」

齊雲高道：「奇怪之處在那裡？」

「試想想，一位普通幫徒的宿歇處，因何會有此名貴的東西，豈不奇怪？」

齊雲高淡淡地道：「齊某看這硯已頗舊，也許是人家祖上留傳下來的，而不是他買的。」

樵夫接口道：「興魔會是甚麼貨色，看中甚麼東西，還用得着花銀子買？」

釣叟則道：「也許嚴兄另有見解。」

嚴敬重輕嘆一聲：「知我者唯釣叟兄耳！不錯，嚴某懷疑這硯台，說不定是個機關樞紐，換而言之，這裡的機關受此硯台統制。」

齊雲高眉頭一跳，問道：「嚴兄尚有何高見？」

嚴敬重道：「嚴某想冒險移動這硯台一下，看看他們還有甚麼花樣，不過這一定須得到諸位的同意，否則有甚麼意外，嚴某可擔當不起。」

齊雲高沉吟道：「有此必要？」

嚴敬重道：「全由諸位決定。」

翦仲台道：「翦某認爲試試無妨，箭矢難道近得了咱們的身？」他抬頭望望上面，道：「除非屋頂突然塌下。」

信水君笑道：「信某倒未聽過有此種機關。」

趙魏漢粗着脖子道：「他奶奶的，你們盡說些廢話！趙某來試，害怕的便由窗子跳出去。」言畢走了過去，伸手便向硯台抓去。

嚴敬重手腕一沉，食中兩指向他手腕劃去，趙魏漢連忙縮手，怒目而視，嚴敬重忙道：「趙兄幸勿誤會，待其他人離開後，再移動未遲。」

翦仲台冷笑道：「笑話，誰要離開

，難道天下只有你們兩位英雄？」

嚴敬重臉色凝重，道：「諸位，今日咱們來此目的有二，一是摸與魔會的底；二是查屈掌門等人之死因，是以拉動硯台正是爲了上述兩個原因，若無人反對，嚴某便開始移動，一切各安天命。」羣豪見他說得嚴重，心情不由受其感染而緊張起來，雙眼緊盯着嚴敬重的右掌。

嚴敬重五指抓緊硯台，道：「諸位請小心。」

趙魏漢不耐地道：「你還盡說廢話作甚？」嚴敬重用力推動硯台，居然不能動彈，趙魏漢又道：「索性將這桌子拆掉吧！」嚴敬重不爲所動，鬆了手，仔細看了幾眼，忽然食指按在硯台上那顆鸚哥眼上，但聞「隆」地一聲輕响，羣豪立足之地突然陷下，羣豪在這剎那，一直只注意房頂之横樑及身旁之柱子，都不留意足下，是以猝不及防，全部墜下。

這當中，只有嚴敬重及趙魏漢兩人因爲站近書桌，在地上「活板」之外，是以無恙。可是齊雲高在身子陷下的電光石火之間，右手五指一探，勾住嚴敬重右踝，他身子繼續墜下，連帶嚴敬重也給扯了下去。

嚴敬重在身子失却重心之時，亦不由自主探臂現爪，抓住趙魏漢的衣袖，一齊向陷阱墜下，這些事全在一瞬間完成，待十二名高手雙脚落地，活板已合上，四處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齊雲高問道：「誰有火摺子？」

「喀察」一聲响，只見釣叟和陸翔同時亮起了火摺子。火光一起，羣豪方看清楚陷阱內之情景，陷阱三丈見方，高亦三丈，六面全是青石板，看來十分牢固。

齊雲高猛吸一口氣，力貫雙臂，雙脚一頓，拔身而起，雙掌往頂部一拍：「蓬」地一聲，石板穩如磐石，反將齊雲高雙臂震得發痲。

一名叫唐仙的劍師道：「今次眞是陰溝裡翻船，這小小的陷阱，便將武林精英一網打盡。」

嚴敬重道：「那又未必，世間沒有絕對的事，地板既能打開一次，也可以再打開一次。」

齊雲高拱手道：「對不起，齊某適才病急亂投藥，把嚴兄拉了下來，連累了你，心中難安。」

嚴敬重笑道：「彼此彼此，嚴某還不是一樣。」

趙魏漢怒哼聲：「若非你，老夫又怎會跌下來，你還敢放聲大笑。」

嚴敬重忙正容道：「對不起，適才嚴某有如遇溺之人，抓到稻草般……」

趙魏漢脖子上之青筋都突了出來，怒道：「嚴敬重，你將某家視作稻草？」

嚴敬重涎着臉道：「嚴某只是比喻，趙兄幸勿誤會。」

翦仲台道：「無謂爲小事爭執，最重要的是及早想辦法脫離陷阱，嚴兄，不如再請你找找是否有開啓機關。」

陸翔道：「千萬別再亂摸亂動，萬一再有變化，後果更加難以設想。」

趙魏漢大聲道：「反正長期陷在此處，不餓死也會渴死，除了死，還有甚麼更加可怕的！」

陸翔道：「咱們若不出長舍，外面的人一定會進來查探，說不定會找到開啓之硯台，則咱們便有機會上去，但若果再觸發機關，例如毒烟、水、火等，則咱們必死於此處不可。」趙魏漢不由語塞，當下衆人紛紛席地而坐。

也不知過了多久，上面仍無動靜，趙魏漢忍耐不住，又跳了起來，道：「老子實在憋不住啦，誰借一把火摺子來，待老夫自己找找看。」

釣叟把火摺子借與他，趙魏漢立即將之點燃，走至牆邊，仔細觀察，嚴敬重也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道：「找找看有甚麼打緊，待找到後再作決定未遲。」

齊雲高亦長身道：「嚴兄說得有理，大家一齊找尋出路，勝過等後輩來救咱們。」羣豪又亮起火摺子，走到牆前仔細觀察，有的用刀柄敲打石牆，有的用手摸索。

忽然唐仙叫道：「諸位，這塊後面是空心的。」衆人連忙走過去，他以劍柄在石板上敲打幾下，聲音較啞，羣豪都相信其言。

趙魏漢道：「試試能否將石板撬開。」

唐仙將劍抽了出來，火光下，但見其劍刃有如一泓秋水，羣豪都忍不住讚一聲寶劍，唐仙臉有得色，唐仙將劍刃插進石板與石板間之縫隙裡，用力向下拉。不久，那塊尺二見方的青石板，四邊的灰已被剷掉，再慢慢撬開一點，趙魏漢上前幫忙，五指鈎住石角，慢慢將之拉了出來。

石板離開之後，牆上便露出一個深約兩尺的洞口來，盡頭有個大鐵環，看來極可能是機關樞紐，唐仙問道：「如今怎辦？」

適才在上面，羣豪均不將與魔會總舵放在眼內，但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如今都猶疑起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仍是趙魏漢忍不住道：「到底如何，大家開個腔。」

翦仲台冷冷地道：「老趙，你自己認爲該如何？」

趙魏漢猛吸一口氣，道：「還是要試試。」

嚴敬重忙道：「這次請另聘高明，嚴某不敢亂來，萬一有事，擔不起罪名。」

齊雲高道：「至今爲止，無人怪你，嚴兄怎地變得婆媽起來？」

趙魏漢道：「你們不敢，待趙某來。」言畢伸手抓住鐵環。

嚴敬重道：「且慢，爲免重蹈覆轍

，咱們還是分散站立，萬一有事，也有個照應。」羣豪深覺有理，便分立在四角，趙魏漢力貫右臂，抓住鐵環向左用力一旋，一陣軋軋聲响，羣豪一顆心都提了起來。

嚴敬重道：「再旋轉幾下試試！」

趙魏漢再用力一旋，「轟隆」一聲，頭頂突然跌下一道鐵柵，將石室一分爲二。

齊雲高與信水君、樵夫、釣叟、陸翔在左首，而鐵環則在右首，是以齊雲高又道：「快向右旋動。」

趙魏漢比他更急，未待他話音落，已用力倒旋，「胡」一聲响，再一道石牆自頭頂迅速降下，將兩邊完全隔絕。

長舍之內的變化，外面聽不到聲息，只是過了頓飯工夫，仍不見齊雲高等人出來，高立耐不住，道：「小余，咱們進去看個究竟！」

余顧南遲疑地道：「不好吧……家師早已叮嚀過了，若讓他知道，會惹他生氣！」

高立瞪了他一眼，「也許他們已經遇險了，生死重要還是生氣重要？」嚴謹之兄弟亦大力贊成，當下衆人便列隊上前，探頭由窗子望進去，裡面並無異常，只是不見人影，高立又嚷了起來：「家師他們去了何處？」

嚴謹之冷笑道：「你問咱，咱問誰？十二名高手集中在一起，還有什麼事難得住他們？」

一個拳師插腔道：「他們會否悄悄到第二棟長舍，而瞞過咱們眼睛？」此言一出，衆皆嗤之以鼻，那拳師有點惱羞成怒地道：「左不是，右不是，那他們一定是借土而遁了！」

余顧南輕咦一聲：「長舍之內除了暗箭一環之外，必定尚有其他機關設置……是以家師他們也許都被困在陷阱中！」

嚴愼之臉色大變，與乃兄交換了一下眼色，道：「咱們分頭找一找，希望天見可憐，讓咱們找到開啓機關的樞紐！」

余顧南道：「好，大家分開搜索，一切小心，有意外請呼叫！」他與高立和呂維正跳進第六號房內搜索，其他人亦走進長舍。長舍雖說分隔成十間寢室，但每間寢室都有門相通。

其餘人擠在一棟長舍裡，顯得甚爲擠迫，而且一步一驚心，想想十二高手，眨眼間如烟灰般消失，誰能不緊張？

衆人在長舍內鬧騰了兩頓飯工夫，不但毫無進展，而且也沒再出現什麼機關、暗箭之事，忽然呂維正問道：「賢弟可曾見到嚴氏兄弟他們？」

余顧南轉頭望了幾眼，道：「自從進來之後，未曾見過，大哥因何問此？」

呂維正道：「不見他倆及其爪牙，始終有點奇怪。」

高立道：「俺剛才見到賈莊那廝在窗外！」他邊說邊向房門口走去，果見賈莊在外面探頭探腦，乃喝道：「姓賈的，你不進來搜索，鬼頭鬼腦在外面打什麼主意？」

賈莊怒道：「咱們大公子和二公子在三號長舍搜索，令我來討取你們搜索結果，以及居中聯絡，你狗咬呂洞賓，見人就吠，將來必吃惡果！」

高立怒道：「憑你能請老子吃惡果？我呸！」余顧南恐他倆動武，連忙將高立勸開。

呂維正道：「咱們到第二號長舍搜索吧！」當下衆人離開一號長舍，進入二號長舍搜索。卧室內的陳設和建造形式，與第一號根本沒有分別。

衆人匆匆搜索了一下，毫無進展，正想轉入三號長舍，賈莊已氣急敗壞地跑過來，嚷道：「不好啦，我家大公子和二公子不見了！」

余顧南問道：「什麼時候失踪的？在何處失踪？」

「適才在三號長舍，大公子着賈某來討取你們這邊的消息，賈某回去便不見了！」

呂維正接問：「你們一共有多少個人？其他長舍，你可曾去找過？」

「都找過了，連蛛絲馬跡亦找不到。」賈莊道：「咱們一共七個人！這裡當眞是龍潭虎穴，不如到外面找人來，把五棟長舍全部拆掉！某家便不信還找不到人！」

呂維正沉聲道：「看來這與魔會絕非咱們看到的簡單，他早存心將武林人士一網打盡！」

高立問道：「但爲何那天，他們表現得那麼窩囊？」

「這是他們有意施驕兵之計，待大家沒有準備，然後暗中行事！」呂維正咬牙切齒地道：「我爹一定死在他們手中！」

高立急道：「家師他們也不知……咳咳，還是快想個辦法，俺快急死了！」

余顧南道：「賈莊的話也有道理，趁天色尚早，不如派人到外面，把仍留在杭州城的各派高手請來，徹底將此五棟長舍搗毀！」話未說畢，已有許多人自告奮勇去了。

賈莊問道：「那咱們呢？在這裡乾等？」

余顧南道：「不可自亂陣脚，咱們再搜！只要搜得仔細，絕不會找不到蛛絲馬跡！不過這次大家最好不要分開，還有，先派些人去準備食水乾糧和火把等應用之物！」

* * *

當石室被分隔成兩門之後，嚴敬重便呼道：「快再旋轉！」趙魏漢何嘗不急？他提高兩成內力，用力旋動鐵環，可是任他怎樣旋轉都不起作用，就像那堵石牆及鐵柵之降落，與鐵環完全無關般！

（未完．九）

上文提要：金雷、胡中玉被困在地底之城，除了所見都是栩栩如生的死人之外，還有傷心女和扮豹子的丁傑，據傷心女所說，她留在地底城中，想誘仇人進來而殲殺之，因爲兇手覬覦百寶杯而將她親娘和全家人殺害，她派人到外面偵察的有孫大掌櫃，這人原來是惡名遠播的韓金非，隱瞞身份，假獻殷勤，居心叵測，幸被傷心女發覺……

江湖情仇恩斷消

花衣門兵臨城下　傷心女親自出迎

新派武俠長篇／道遙客・文　可飛・圖

傷心女道：「我便把招子挖去！」

孫大掌櫃朝金雷和胡中玉冷冷的看了一眼，道：「二位可聽清楚了？」

金雷冷冷道：「聽清楚了！」

要知道傷心女能說出這種話，無異是和自己做了一場賭博，如果那半截斷指並不能證明孫大掌櫃便是韓金非的話，她便要將自己的雙目挖去，江湖上重名不重命，古來英雄兒女都是一諾千金，傷心女那話確是十分冒險……

孫大掌櫃繼續道：「姑娘，還是把那話收回去吧。」

傷心女冷冷地道：「我話已出口，從不更改……」

她身子緩緩移到孫大掌櫃的身邊道：「把左手伸出來！」

孫大掌櫃長嘆一聲道：「姑娘，你又何必一定要自尋煩惱？」

傷心女道：「這是我個人的事！」

孫大掌櫃道：「那麼你看吧！」

他緩緩的抬起左手，只見那左手五指完好無缺，根本沒有一處是斷裂的，丁傑和金雷、胡中玉全都一楞，想不到傷心女的猜測完全給推翻了。

傷心女似是一怔，道：「五指齊全……」

孫大掌櫃道：「這下姑娘可相信老夫了吧！」

傷心女道：「不相信。」

孫大掌櫃大聲道：「事實證明你的猜疑完全不對，還有甚麼地方可值得懷疑的，如果姑娘捨不得挖去那雙招子，屬下那敢勉强，只是這裡這麼多位江湖同道，你在他們面前可要有個交代，至於屬下……哼哼，絕不會向人提起這事……」

傷心女突然幽幽一嘆道：「看樣子我這雙招子保不住了……」

孫大掌櫃道：「姑娘往後可不能太武斷呀！」

傷心女面上冷寒的道：「這麼說你是希望我這雙招子給挖去了？」

孫大掌櫃道：「眼睛是生命的靈魂，以姑娘這樣美麗，如果挖去了那雙眼睛，當眞是非常遺憾之事，屬下追隨姑娘多年，那裡願意姑娘把眼睛挖去。」

傷心女冷冷地道：「口是心非。」

孫大掌櫃一楞道：「這……」

傷心女低聲道：「我還有一件事要問你。」

孫大掌櫃道：「請說，請說，只要屬下知道，無不盡言相告。」

傷心女道：「韓金非當年怎麼會斷去那根指頭？」

孫大掌櫃沉思道：「那韓金非因爲是個無惡不作之徒，激起江湖名門正派的共憤，但又無人能治得了他，因此，武當派的百喬道長，代表九門十三派獨上崑崙絕頂，與韓金非的老子韓無極一夜長談，先論天下情勢，後談人間大義，韓無極因爲聽得百喬的激昂慷慨，毅然和百喬道長聯袂下山

，踏進江湖……」

傷心女道：「韓無極下江湖幹甚麼？」

孫大掌櫃道：「尋找韓金非，這個崑崙碩果僅存一代元老，在百喬道長的安排下，終於在徐州遇上韓金非，父子相見，韓無極始終不忍猝下殺手，百喬道長深知要人家父子反目，是件不易之事，只望韓無極能以父愛感化他的兒子，讓韓金非回頭。」

傷心女冷笑道：「你還沒有說到斷指的事呢。」

孫大掌櫃道：「但韓無極是個性若烈火的怪絕老人，痛快淋漓的罵了韓金非一頓之後，當着百喬道長的面要把韓金非的雙手斬下來，百喬道長是個出家苦修的人，不禁動了惻隱之心，竟忘了韓金非是個萬惡之首，居然向韓無極求起情來，韓無極拗不過百喬道長的苦求，憤憤的把韓金非的手指，用刀慢慢的剜了下來……」

傷心女嗯了一聲道：「不錯，韓無極是因爲用刀慢慢的把韓金非的手指割下來，是故意讓韓金非知道殺人時被殺者的痛苦，因爲韓金非痛得直咬牙齒，冷汗直流。」

要知一個人若是一刀把指頭斬去，只不過一痛而過，並沒有多大痛苦，但如果是用刀一點一點的割下，那種痛苦就非人所能忍受得了了。

孫大掌櫃面色大變，道：「不錯，韓金非確實痛得難以忍受，也就因此而悟出了被殺者所受的痛苦。」

傷心女道：「嗯，嗯，韓金非因爲太痛苦，不禁把嘴裡一顆門牙咬掉一半，斷指缺牙，日後便成了他的標誌……」

孫大掌櫃顫聲道：「你都知道了？」

傷心女冷笑道：「我要請孫大掌櫃把嘴巴張張，看你有沒有缺牙，不過，你根本不用給我看，我早就知道你的虎牙只剩下了一半。」

孫大掌櫃顫聲道：「這並不能證明我就是韓金非呀。」

他這一張嘴，金雷和胡中玉已留上意了，果然發現孫大掌櫃虎牙只剩一半，心中不禁對傷心女這種大智若愚的態度，更加佩服。

傷心女冷冷地道：「你的左手給我看看。」

孫大掌櫃顫聲道：「幹甚麼？」

傷心女笑道：「我要證明點甚麼給他們看看。」

孫大掌櫃顫聲道：「你……」

傷心女淡淡的道：「我不相信你那根指頭是眞的。」

孫大掌櫃長嘆道：「你是個厲害的女人。」

傷心女道：「你給不給我看？」

孫大掌櫃緩緩伸出手去，道：「屬下不敢違抗。」

傷心女冷冰冰的　道：「諒你也不敢！」

她突然一揮手，玉掌迅快的朝孫大掌櫃左手小指抓去，刹時，扯下半截假指頭，傷心女把半截假指頭輕輕甩在地上。

孫大掌櫃長嘆一聲道：「我是韓金非。」

傷心女哈哈大笑道：「惡名遠播，名揚五湖四海的韓大名人，居然會委身屬下的做我傷心女的隨從這麼多年，江湖上若是知道這件事怕又要轟動一時。」

韓金非慘然笑道：「屬下是仰慕姑娘的風采和武功。」

傷心女面上陡然一寒，道：「事情眞是那麼簡單？」

這話問得場中諸人俱是一怔，同時暗忖道：「若以韓金非江湖上的惡名，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居人之下，這少女看似淡然無心，其實她每一句話都是那麼厲害。」

韓金非顫聲道：「姑娘認爲還有隱情？」

傷心女斬釘截鐵的道：「當然，如果你眞是慕名而來，不必假名混騙，你該知道，我傷心女也不是甚麼好人。」

韓金非道：「屬下決無其他意圖。」

傷心女怒聲道：「你認爲我不敢殺你麼？」

韓金非一楞，道：「姑娘要我死，我還能活着麼？」

傷心女冷然的道：「你知道這點便好，我要是你便把原因說出來……」

韓金非面上蒼白的道：「屬下沒話可說。」

傷心女怒聲道：「你眞要我拿出證據，你才肯吐露眞言麼？」

韓金非一呆道：「只怕姑娘的心機白費了。」

傷心女朝丁傑道：「丁傑，把乾坤門啓開。」

丁傑道：「是！」

他騰身一躍，在廳中一角朝一朵黃菊上輕輕拍了一下，只聽叮地一聲，一道鐵柵突然自空中落了下來。

長柵落處，一個人隨着飄了下來。這個人一身灰布衣衫，上面繡着無數怪花，這人一落，韓金非面色已經大變，不自覺的退了半步。

傷心女道：「原來是花衣門的朋友。」

這花衣漢子一落，朝韓金非瞪眼喝道：「是你告訴她我藏在這裡麼？」

韓金非嚇得瞪着那雙恐怖眼神，顫聲道：「使者，我那敢！」

傷心女冷冷地道：「你是花衣使者？」

那漢子哼地一笑道：「不錯。」

他雙目圓若銅鈴的道：「你是傷心女了？」

傷心女嗯了一聲道：「不錯。」

花衣使者道：「是你用那機關把我困住的麼？」

傷心女冷冷地道：「也不錯。」

花衣使者冷笑道：「你怎麼知道我混進地底之城？」

「哈哈！」傷心女大笑道：「這道理很簡單，我這地底之城機關密佈，暗樁埋伏，不可枚數，你混進來之前，我已經發現你的行踪了。」

花衣使者道：「我不信。」

傷心女斜睨了韓金非一眼，道：「你以爲是他通風報訊？」

花衣使者哼哼地道：「不錯，除了他通風報訊，我相信你不會發現我。」

他怨毒的看了韓金非一眼，道：「如果眞是他，我便先殺了他。」

韓金非惶恐的道：「使者，你誤會啦！」

傷心女冷冷地道：「韓金非，你好像很怕他。」

韓金非凝重的道：「他是本門的巡查使者，權力高過屬下多多。」

傷心女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他的身份在花衣門中還有相當地位了？」

韓金非道：「不錯。」

傷心女轉頭凝重的看了花衣使者一眼，道：「花衣門的一個使者便有這麼大的權力，倒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花衣使者冷冷地道：「使你意料不到的事還多着呢。」

傷心女哼哼兩聲道：「你偷窺本城私隱，這個罪可不輕。」

花衣使者冷笑道：「妳要怎麼辦？」

傷心女道：「你心中一定是十分不服，看我弱不禁風，手無縛鷄之力，定然是好欺負，嗯嗯，你一定是這樣想。」

花衣使者瞥了金雷和胡中玉一眼，道：「如果不是他們替你賣力，我相信你也不敢一個人藏在這滿城都是死人的地方。」

傷心女大笑道：「說得好，使者，這麼說來你是相當不服了？」

花衣使者點頭道：「不錯。」

傷心女道：「你要怎麼樣才會服我呢？」

花衣使者截然道：「各憑武功。」

傷心女點頭道：「我本來準備文對，沒想到你非要武對，好呀！使者，咱倆便先試試身手，如果不幸你敗了……」

花衣使者道：「任憑處置。」

傷心女道：「好，使者，遠來是客，請呀！」

花衣使者身子驀然一動，揮起手掌一劈而去，道：「那我就不客氣了。」

傷心女冷笑道：「誰要你客氣的。」

她的身子有若飄飛在空中的一絮雲花，那麼瀟洒的閃過了花衣使者這强大全力劈出的那一掌。

傷心女玉指陡然揮洒出去，道：「使者，你的武功只有這點點麼？」

她那瀟洒的手掌像是撲風追影般的一揮而去，五指併合，靈巧的在花衣使者身上輕輕戳了一下，怪的是花衣使者像是經不起這一掌似的，身子陡然停在地上，雙目瞪得銅鈴般大，額頭流下顆顆豆大的汗珠。

花衣使者顫聲道：「空手道！」

傷心女嗯了一聲道：「你的見識當眞不少，空手道原是我國的劈空掌演化而來，後傳至東瀛，被倭奴發揚光大，不過我這空手道與東瀛倭奴略有不同，我是點在你的穴道上，使你的穴道氣血凝住，沿着血脈而使你的脈絡漸漸硬化，終至全身痲木，那時……」

花衣使者大顫道：「你的空手道在幾個時辰使我血脈硬化？」

傷心女道：「六個時辰內。」

花衣使者恐怖的道：「不要緊，如果我再有四個時辰不回去覆命，我們門主便會尋來這裡，我相信他有法子解決。」

「哈哈！」傷心女笑道：「你如果在打着這種如意算盤，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我點你的穴道，凝固的那塊氣血，隨着經脈循環，行經之處，除了我將無人能夠解得出來，我相信你們門主縱是嘔盡心血，也無法救得了你。」

花衣使者面色大變道：「我們門主神功蓋世，醫道精明……」

傷心女頗感興趣的道：「你們門主是誰？他既有這麼大的本事，一定是個極有來歷的人，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我很多都認識，怎麼我沒有聽過這個人？」

「哼！」花衣使者冷哼道：「我們門主是誰，除了有限幾個人外，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妳傷心女雖然博聞廣見，可能也不知道。」

「哦！」傷心女道：「這麼說連你都不知道他是誰了？」

花衣使者道：「我只不過是他門下的一個傳信使者，那有資格一睹門主尊顏，他如是召見我，那是我畢生之幸。」

傷心女冷冷地道：「你不覺得語中有病？」

花衣使者一怔道：「甚麼語病？」

傷心女道：「你剛才還說，如果你在六個時辰中不回去覆命，花衣門門主便會尋來此處，我問你，即使你連門主是誰都不曉得，他會爲你這麼一條命而可惜麼？」

花衣使者一呆道：「那不同，本門是分層負責，各職其事，我只對我的上司負責，其他的事我不管，假如我不回去向我的上司覆命，他一定會稟明門主，給我報仇。」

傷心女道：「花衣門名目倒是不少，我眞不明白，你連門主的面都沒見過，如何會心甘情願的爲他賣命？」

花衣使者道：「這道理更簡單，只爲求投明主。」

傷心女冷笑道：「愚蠢之蟲，盲從跟隨。」

花衣使者怒聲道：「你可不准侮辱本門！」

傷心女冷哂道：「我都敢殺了你，還怕你甚麼鬼門派！」

花衣使者怨毒的道：「姑娘這話，本使者一定轉告本門。」

傷心女朝韓金非一瞥，道：「老韓，他侮辱我們地底之城，你給我打他一頓。」

韓金非面色陡然一變，道：「屬下不敢。」

傷心女淡然一笑道：「你一定是懼怕他的武功，而不敢教訓他，其實你根本不要怕他，他現在的武功還遠不如一個孩子。」

韓金非搖頭道：「屬下與他無怨無仇，爲何要打他！」

傷心女道：「我要你打他，你敢不聽？」

韓金非顫聲道：「這……」

花衣使者冷冷地道：「你恐怕拿了水缸給他做膽，他也不敢。」

傷心女格格一笑：「老韓，這話可是眞的？」

韓金非長嘆道：「眞的。」

傷心女仿似非常惋惜的長嘆一聲道：「唉，眞沒想到堂堂的韓金非變得如此軟弱無能，昔日那種猙獰之相，不知怎會全不見了？」

韓金非被他說得目中精光一閃道：「不要說了。」

他痛苦的緊緊抓着自己的髮絲，繼續道：「我太無能了！」

傷心女道：「以你昔日的惡名，不會輕易的就範任何一個人，可是你今天所表現的，却是那麼使人意外！」

花衣使者大聲道：「他這輩子只配做奴才。」

韓金非雙目圓睜，怒聲道：「你說甚麼？」

花衣使者道：「奴才！奴才！」

韓金非悲傷的長嘆一聲，滿臉都是痛苦之色，狠厲的瞪了花衣使者一眼，然後頹然的搖搖頭，道：「奴才就是奴才。」

花衣使者哼了一聲道：「你想不承認也不行。」

傷心女怒道：「花衣使者，你認爲我不敢先殺你麼？」

花衣使者面色微微一變，道：「目前你還不會殺我。」

傷心女冷笑道：「爲甚麼？」

花衣使者緩緩的笑道：「因爲你正運用你的籌謀，想見花衣門門主一面，在沒有見到我們門主之前，我相信你還不敢殺我。」

傷心女格格地笑道：「那你更錯了，我現在正要殺你，如果我不殺你，哈哈，你們門主還不會和我見面，如果殺了你，哈哈，他不露面恐怕也不行了。」

花衣使者顫聲道：「你這是不智之舉！」

傷心女冷冷地道：「那你將大錯特錯了，這正是我最聰明的地方，現在我給你看點東西，你便知道我所說不虛了。」

他朝丁傑道：「給我把易容藥拿來。」

丁傑道：「好。」

他目光深沉的不露絲毫形跡，可是心中却在暗暗盤算着那批財寶。去沒有多久，便拿着一個磁瓶子來。

傷心女伸手接了過來，朝金雷瞥了一眼，道：「金雷，我想請你幫個忙。」

她那說話的口吻，突然由硬變軟，由急變緩，眞是出乎金、胡兩人的意料，金雷腦海中忖道：「女人之心當眞是瞬息千變。」

他斜斜的跨將出來，道：「我能幫甚麼忙？」

傷心女道：「我這易容膏是茅山仙姑的一絕，不論是誰，只要經我一易容，要他像誰就像誰，今天我要表演一手給花衣使者看，看看我的化裝術是否相當高明。」

金雷淡淡的道：「你要以我爲實驗？」

傷心女道：「不錯。」

金雷道：「好。」

他要看看傷心女到底在搗甚麼鬼，便毫不猶疑的滿口答應。

花衣使者大聲道：「我就不相信妳能將他變成與我一模一樣。」

傷心女冷笑道：「那你就看着好了。」

她把那易容膏輕輕拭了一點揉在掌心之中，然後淡淡的抹在金雷的臉上，利那間，金雷的臉上起了數種變化，由黃變白，由白又變黃。

那少女瞄了花衣使者一眼，道：「我要照着你的臉形給他化粧。」

這個看似冷酷無比的少女，眞是多才多藝，按照那人的形相不停的給金雷化粧，不多時金雷由一個青少年變爲一個中年漢子。

花衣使者大凜道：「他眞的像我。」

傷心女道：「當然像你，你左臉有一塊長疤，他這裡也有一塊，你鼻子略彎，我也使他鼻子彎了一點，現在你倆站在一起，就是你的妻子恐怕也認不出來了。」

花衣使者臉色蒼白的道：「你把他變成我到底有甚麼目的？」

傷心女淡淡道：「這道理你還不懂麼？我殺了你，由他去代替你，恐怕不消數日，我便能把你們門主給逼出來。」

花衣使者冷冷地道：「沒那麼簡單。」

傷心女冷笑道：「那就看個人了，我只要略施手段，不怕你們門主不出面，何況，花衣門時時都在探窺地底之城。」

花衣使者躍身而起道：「咱們再

會。」

傷心女大笑道：「當心摔死呀。」

花衣使者身子躍起還沒奔出幾步，身子已砰然摔在地上，他只覺得全身經脈像是斷了一樣，週身痲痺，血脈不暢，那種痛苦當眞是非人能受。

他痛苦的道：「你的空手道果然厲害。」

傷心女道：「這還是小手段，我還有更厲害呢。」

花衣使者渾身直顫道：「你不如殺了我。」

傷心女道：「殺你還要我動手麼？」

花衣使者一怔道：「難道還有別人要殺我？」

傷心女嗯了一聲道：「不錯，正是有人要殺你。」

花衣使者恐怖的道：「誰？」

丁傑斜斜跨出半步道：「我。」

他陡然一拳搗將出去，重重的搗在花衣使者胸口之處；那花衣使者悶哼一聲，身子砰然倒臥在地上。

但見他鼻中血液一湧，四肢一陣抽搐，刹那間，便氣絕而死，他死得當眞是出人意料，任誰也沒想到丁傑會突然施出殺手。

傷心女訝異道：「他和你有仇？」

丁傑道：「沒有。」

傷心女怔了一怔道：「那你爲甚麼殺他？」

丁傑道：「我是替你動手。」

傷心女淡淡的笑道：「你怎麼知道我會殺他？」

丁傑道：「這道理更簡單，你想殺他却又不願意動手，怕讓人家說你恃武殺人，不殺他，又覺得此人萬萬不可留下，我做個人情把他殺掉，你不是正好下台！」

傷心女哈哈大笑道：「你倒是相當了解我。」

丁傑道：「我知人最明，尤其是你。」

傷心女嗯嗯地道：「你既然這麼聰明，可知道我現在想甚麼？」

丁傑道：「想殺我！」

傷心女道：「你倒是頗靈巧的，一猜便中，既然你甚麼都知道了，爲甚麼還不拔劍自盡，速速解決自己……」

丁傑不慌不忙的道：「人都有求生的本能，我曉得你還不會殺我。」

傷心女怔怔的道：「這又爲甚麼？」

丁傑道：「因爲你現在需要人手幫助，斷不會輕易把一個尚聽你指揮的人殺掉，如果你不留下我，在你復仇這個過程中將會格外困難。」

傷心女道：「又給你猜對了，你這條命我暫時留下，我相信你不會逃走，你不但不會逃，還會想盡辦法留下來。」

丁傑一怔道：「爲甚麼？」

傷心女道：「因爲你想得到地底之城的那些無主財寶呀！」

丁傑面色陡變，道：「這……」

傷心女揮手道：「把花衣使者的屍體弄去吧，這裡還要收拾收拾呢！我相信花衣門的英雄很快就會趕來……」

丁傑道：「好，這個交給我。」

韓金非長嘆道：「姑娘，你殺死花衣使者，這個亂子可鬧大了。」

傷心女冷笑道：「我正要這樣鬧下去。」

＊　＊　＊

丁傑扛着花衣使者溜進了一間黑黝黝的大屋裡，他把花衣使者往地上一放，那花衣使者的身子突然動了一下，丁傑低聲道：「你怎麼樣？」

花衣使者長長喘了口氣道：「多謝丁兄幫忙。」

丁傑道：「如果我再不出手，你是非死不可，在那種情形下，我只好打你一拳，不過你表演得也不錯，不然還是很難瞞過她的。」

花衣使者道：「我立刻便走，此時我雖然能保得生命，武功却要全毀了，丁兄，你這樣給花衣門賣命，不知有何指教？」

丁傑道：「我只想借重貴門主的力量，把那姓金的和姓胡的幹掉，這兩人一死，貴門便算是有交代了。」

花衣使者冷笑道：「你恐怕還有目的。」

丁傑哼哼地道：「若說我有甚麼目的，那就是這屋中的財富了，花衣使者，我也曉得貴門也是爲了那筆財富，如果我們雙方合作，也許可以弄到手。」

花衣使者道：「如何合作？」

丁傑道：「你現在還活着，那個女人定然沒有想到，我只要把他們引到地底之城外面，你便下手把那些財寶盜出來，藏在隱蔽之處，然後再設法運走。」

花衣使者冷冷地道：「如何分法？」

丁傑道：「各取一半。」

花衣使者哼哼地道：「我如何能信得過你？」

丁傑道：「你難道不相信我？」

花衣使者道：「當然不相信你，我現在全身武功全毀，寶物弄到手後，你難保不殺我滅口，這點我怎能不顧慮。」

丁傑雙眉直皺，忖道：「看樣子這小子還很難鬥。」

他冷笑道：「你如果不願意合作，在下自然不會勉强。」

花衣使者深沉道：「你要殺我？」

丁傑道：「捨此之外，我覺得無路可走。」

花衣使者長嘆一聲道：「沒想到你比我想像中還要厲害。」

丁傑大笑道：「這是抬擧你，否則我也不會救你了。」

花衣使者搖頭道：「好吧，我只有孤注一擲了。」

丁傑道：「那咱們便合作到底。」

＊　＊　＊

這眞是件微妙的事情，傷心女望着金雷現在的樣子，突然覺得自己易容術實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傑作，她繞着金雷身邊，道：「金兄，我有一件事求你。」

金雷道：「要我冒充花衣使者混進花衣門？」

傷心女道：「不錯。」

金雷道：「你認爲我會幹麼？」

傷心女道：「如果說我們目前的立場，你當然不會幹，但如果你是站在幫助我的立場上，我相信你會幫忙。」

金雷道：「要幫你忙不是不可以，只是我要先弄清楚你的目的，爲甚麼你會和花衣門結仇，最重要的是這地底之城這麼多死人，他們是怎麼死的？又是你的甚麼人？」

傷心女面上刹那間變得蒼白，她顫聲道：「花衣門是不是我的仇人，我還不知道，只是從種種跡象看來，他們似乎全都與這血案有關，這地底之城的死者全是我的家族，其中包括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爲甚麼會變得那麼傷心，江湖上無人不怕我，只因幼逢大變，性情待人均不能以常理度之，所以……」

她說至傷心之處，陡然淒楚的掉下了顆顆淚珠，任誰也沒想到這個看似剛强無比，性若冷冰的少女，當她說至自己家中慘事之時，竟也會忍不住眼淚直流。

金雷心頭一軟，道：「我站在江湖道義上幫助你。」

胡中玉道：「金雷，凡事先考慮考慮。」

金雷一怔道：「爲甚麼？」

胡中玉道：「我們犯不着和花衣門結仇。」

傷心女道：「你怕花衣門？」

胡中玉冷笑道：「那倒不是。」

傷心女道：「那你爲甚麼不願幫助我？」

胡中玉冷冷地道：「這事關係重大，我倆不能草率而行。」

傷心女幽幽一聲嘆息道：「但這等血海深仇沒有你們的幫助，無法……」

金雷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既然答應幫助你這一次，自然不會輕言無信，不過我得告訴你，如果我發現你另有圖謀，咱倆便要翻臉成仇。」

傷心女道：「只要能報了血海深仇，我便退隱江湖。」

胡中玉道：「你鋒芒太露，還是收斂一點好。」

傷心女望了金雷一眼，道：「現在我送你出去。」

金雷一怔道：「幹甚麼？」

傷心女道：「你現在的身份是花衣使者，和花衣門接觸的責任全在你身上，我敢說地底之城外面一定有花衣門的人，你只要一出去，便可和他們連絡上……」

金雷道：「我如何把他們騙進來？」

傷心女道：「你只要說此地確實有他們門主找尋之物，花衣門門主聞訊一定會親自趕來，那時我會安排一切。」

金雷道：「好，我去把那門主騙進來。」

傷心女帶他們連轉了七個房間，在房門前停下，道：「這邊直通外面。」

金雷推門而離去，道：「我會很快回來的。」

＊　＊　＊

夜，漆黑一片，涼涼的風迎面吹來。

長草沒脛，亂石嵯峨，一片淒涼景象。金雷長長的吸了口氣，站在一塊長石一望，只見四海村在黑夜中閃爍着無數燈影。

金雷隨意望了一眼，忖道：「這裡連半個鬼影都沒有。」

突然，遠處响起一聲震動心弦的叫聲，那叫聲有如鬼嚎。金雷雙眉一皺，暗暗想道：「這是甚麼叫聲？」

隨着這聲長叫，自那黑黝黝的長夜裡，浮現着一縷紅紅的燈影，那一縷燈影愈來愈近，漸漸而至。

金雷雙目精光一閃，忖道：「這是誰？」

只見一個全身紅袍的少女提着一盞風燈，踏着亂石緩緩而來。

那少女提燈而來，在金雷身前停下身子。

她問道：「你在裡面怎麼躭誤了這麼久？」

金雷一楞，道：「因爲……因爲……那裡出了一點痲煩。」

紅袍少女道：「你被發現了？」

「嗯！」金雷低聲道：「我差點落在他們手中，所以晚了一點！」

紅袍女哼了一聲道：「門主要你們留意，千萬不可輕易洩漏自己的身份，沒想到你還是那麼大意，等一下門主問你，我眞不知道你怎麼交代！」

金雷道：「是，是！」

紅袍女看了四週一眼，道：「韓金非呢？」

金雷身子一震，道：「他沒有出來！」

紅袍少女一怔道：「給發現了？」

金雷嗯了一聲道：「那傷心女太厲害了，韓金非雖然隱瞞得好，還是讓她發現，現在恐怕已經被她殺了！」

紅袍女哼地一聲道：「她敢傷我們花衣門的人，此人當眞可恨。」

金雷道：「門主呢？」

紅袍少女面上突然一寒，道：「你是怎麼回事，門主的行踪豈是你能了解的，本門歷代規律中，最忌門下弟子，詢問門主的行動，你是本門忠貞弟子，怎麼也問出這種事？」

金雷寒聲道：「是，是！」

紅袍少女道：「你急欲知門主在那

裡，是不是有重大事情報告？」

金雷道：「門下正是有事相告！」

紅袍少女道：「可是門主交代的？」

金雷道：「正是。」

紅袍少女道：「你告訴我好了，我立刻給你轉告！」

金雷搖頭道：「此事關係重大，非你所能知！」

那紅袍少女雙眸一瞪，道：「笑話，門主的任何一件事我都知道，這點小事有甚麼不可告訴我的，花衣使者，我看你連姑奶奶是誰都不知道了？」

金雷冷冷地道：「門主這樣交代的，門下怎敢違抗！」

紅袍少女雙眸突然一冷，退了半步道：「我覺得你有點不太對。」

金雷道：「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紅袍少女道：「你身後那柄劍不是你的！」

金雷心中一寒，故意縱聲笑道：「這柄劍是我在地底之城順手奪來的！」

紅衣少女道：「甚麼寶劍？」

金雷道：「不曉得！」

紅衣少女道：「給我看看！」

金雷輕輕將長劍撤了出來，道：「請姑娘過目！」

紅衣少女把碧血劍接在手中一晃，道：「好劍！」

遠處突然傳來一聲冷笑道：「碧血名傳天下，當然是柄好劍！」

隨着話聲，但見三點飄浮的白影朝這裡有若鬼魅樣的奔來，金雷暗中大寒，腦海中瞬快的閃過一個意念，忖道：「這難道也是花衣門的人？」

紅衣少女恭身道：「門主！」

那三縷淡白人影刹那間便在他們身前刹住身影，只見當中是個美若艷花的少女，在她身旁各立着一個身材健壯的白袍大漢。

花衣門主朝紅衣少女瞥了一眼，道：「紅姑，這柄劍是怎麼奪來的！」

金雷朝前跨出半步，道：「是門下無意中奪來的！」

花衣門門主冷怨的在金雷面上一望，突然揮手把碧血劍自那個紅袍少女手中奪了過去，輕聲的道：「你可知此劍的來歷？」

金雷道：「門下不知！」

花衣門門主把碧血劍在空中揮舞了幾下，但見劍光繚繞，銀光閃現，她凝視着那柄三尺鋒刃，道：「這是舉世間最凶最厲的名劍，傳說死在此劍的人不下於數百人之多，每代劍主，沒有一個能保有它！」

她把長劍還給金雷，道：「此劍既然是你奪來的，便是你的！」

金雷暗暗冷笑，忖道：「這柄劍本來便是我的！」

他嘴中却道：「多謝門主！」

花衣門主道：「你把那件事辦得怎麼樣？」

金雷道：「一切正如所料！」

花衣門主道：「眞有無盡的財富？」

金雷道：「不錯，門下曾親眼見過！」

花衣門主嘿嘿冷笑道：「她果然是個厲害角色，我在裡面尋找將近半年的時間都沒找到，沒想到她倒能藏得那麼秘密！」

她一揮手道：「紅姑，替我選十二名好手，今夜我要再進地底之城，絕不讓那女人私自獨佔萬貫財富！」

紅姑道：「是！」應聲而去。

沒一會工夫，十二名花衣門配劍高手在紅姑指揮下，踏着夜的影子，遠遠的奔了過來，淨身待命……

花衣門主道：「花衣使者。」

金雷道：「門主有何吩咐？」

花衣門主道：「帶路。」

金雷回身便走道：「好！」他一路奔走，朝地底之城行去。

* * *

幽幽暗暗的地道中，傳來聲聲滴水之聲，只聞一連串輕微的步履聲，輕輕的傳了過來，迴盪在整個地道裡。

傷心女雙眸之中有若要噴出燄火般的望着遠遠而來的那堆人影，手心裡滲出了冷汗，只聽她自言自語，道：「我終於等着他了！」

胡中玉道：「你認爲他們一定是你的仇人！」

傷心女道：「至少他們也是主謀的一分子！」

胡中玉長嘆道：「但願妳不要濫殺無辜！」

傷心女回首道：「丁傑！」

丁傑深沉的道：「甚麼事？」

傷心女道：「把獨角獸放出來。」

丁傑恐怖的道：「是！」

胡中玉詫異的道：「甚麼獨角獸？」

傷心女道：「苗疆大澤中一種碩果僅存的怪獸，牠們性若烈火，凶不可當，舉世共有七雙，我這裡有三隻！」

胡中玉怒聲道：「你要以這種凶物對付他們？」

傷心女道：「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他們殺我全家，滅我九族，與那種慘厲的手段相比，不知又差了多少！」

胡中玉搖頭道：「你放出獨角獸，恐怕要傷亡大半！」

傷心女道：「我正是要他們通通死光，才能洩我心頭之恨！」

突然，那通道的人影一停，只聽花衣門主道：「花衣使者，你停下來！」

金雷回身道：「甚麼事？」

花衣門主道：「本門主賜給你的花衣衫呢？」

金雷一楞道：「甚麼花衣衫？」

他不知花衣門主何以突然問出這樣話，一時楞楞的站在地上，殊不知他對花衣門的事情了解太少了，不知

花衣衫代表何物。

刹那間，花衣門許多高手全都將金雷困在中間，數十道目光凝注在他的臉上，似是要看他穿的是甚麼一般。

花衣門主雙眸犀利的道：「你不知道花衣衫是甚麼？」

金雷道：「我……」

花衣門主道：「花衣衫是本門主賜給門下三大使者的衣衫，不論花衣使者到那裡，都要把此衫穿上！」

金雷楞聲一笑道：「門主有所不知！」

花衣門主道：「給我道來！」

金雷道：「本使者僅有花衣衫一件，長年穿着一定要洗洗燙燙，今夜門下本已穿上，只因臨時行動，沒有穿上！」

花衣門主冷笑道：「話中毛病百出，漏洞太多，本門主剛剛就覺得有點不太對，果然是個假冒貨，朋友，你還是露出你的尾巴了吧！」

金雷身子一動道：「門主是看我那點不像？」

花衣門主朝那紅袍少女，道：「紅姑，替本門主拿下他！」

紅袍女反身撲了過來，道：「好！」

不要小看這個年歲僅有十六七歲的少女，那種身手可眞不平凡，話語間，整個人的身子仿如飄浮在空中的一縷光影，筆直的穿了過來。

她一掌閃電的拍將出去，叱道：「給我乖乖的站着！」

金雷反手一掌拍擊，道：「姑娘是花衣門的第幾把好手？」

紅姑斜掌拍出道：「除門主外，像我這種身手在花衣門可列三流！」

金雷大笑道：「那你根本不是對手。」

他功力蓄滿手掌，一見那紅袍少女的手掌斜拍而下，沿着來勢迎了上去，兩股掌勁刹那迎在一起。

「啪！」

空中响起一聲沉重的掌擊聲，縷縷勁力四散飄去，那紅袍少女的身子蹬蹬蹬的連着退出七八步，方始穩住了身子，她面上蒼白，氣血翻湧，恐怖的望着金雷。

她顫聲道：「門主，這個人的功夫不弱！」

花衣門主面上殺機倏地一湧，道：「他是那個女人的人！」

她長長的吸了口氣繼續道：「在沒進入地底之城前，定要將他先殺了！」

這話一出，那些圍繞在四週的花衣門高手，立刻長劍出鞘，齊聲大吼，照着金雷身子劈了過來。

「嗆！」

碧血劍在電光石火間抽將出來，一蓬耀目奪魂的冷凝刃光，倏然繞空而起，逼得四下的人不覺一退。

「吼！吼！」

突然那通道四處顫振起一聲聲淒厲的長吼，只震得地道中嗡嗡生鳴，各人心弦俱是一顫同時扭頭朝那發聲處望去。

只見三個龐大的黑影朝着這裡狂奔而來。

花衣門主變色道：「甚麼東西？」

一個蒼老的話聲道：「怪獸！」

那三道黑影愈來愈近，花衣門那些高手陡然看見是三隻長着獨角的怪獸，全都嚇得變了顏色，急忙向後倒退着。

花衣門主怒喝道：「幹掉這三隻獨角獸！」

身形晃移，那些花衣門下高手武功之人，揮起兵刃照着那三隻怪獸攻去，但是這三隻獨角怪獸凶厲無比，身上皮堅如鐵，刀槍不入，只要被牠那隻獨角碰上，不死則傷，雖然這羣人都有一身武功，在刹那間死在那怪獸的長角下的竟有八九個之多。

花衣門主怒吼道：「放出這種東西傷人，是那門子英雄？」

黑暗中傳來傷心女的笑聲道：「這是小小的見面禮，大門主不要見怪！」

花衣門道：「你給我出來！」

傷心女道：「你還是請進來吧，我在這裡等你多時了！」

花衣門主此刻眼見自己門下十二個精悍無比的高手全都死在那三隻怪獸獨角上，當眞是心神俱裂，她躍身而去，怒叫道：「我不殺你難平我心中之恨！」

突然之間，地道中响起一連串呼嘯之聲，那三隻獨角怪獸聞聲一停身子，揚起四蹄朝前奔去，刹那便跑得無影無踪。

再看那地道中，滿地都是血紅，屍體遍地，重傷的三人躺在地上呻吟，花衣門主目眥欲裂，悽然的掉下了眼淚。

她黯然的嘆了口氣道：「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失敗！」

紅袍少女顫聲道：「門主，咱們退出了。」

花衣門主搖頭道：「還沒見過她的面呢，今夜我如果不和她會會，花衣門日後在江湖上那有臉見人……」

紅袍少女道：「可是，我們的人……」

花衣門主冷笑道：「花衣門只要有一個人存在，便會永遠記起今日之仇！」

她朝金雷冷冷地看了一眼道：「閣下可以帶路了。」

遠處响起傷心女的話聲道：「今日貴客駕臨，我傷心女親自來迎了！」

但見一縷昏黃的燈影遠遠透了過來，丁傑手挑風燈而來，傷心女和胡中玉併肩站在一扇門前。

花衣門主瞥了身邊的紅袍少女和兩個白衣大漢一眼，朝前沉重的跨出兩步，長長的吸了口氣，輕嘆道：「咱們今日便鬥鬥這個傷心塔的女人！」

（未完・十五）

《通訊》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甚麼呢？就是——天安 851 超級營養液。
天安 851 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強免疫能力，增強體質。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高級滋補强壯劑
花旗參蜂乳精

選用美國野山花旗參、純正蜂乳
以最新科研成果精製而成膠囊劑。
男女老少均可常服，係保健强壯上佳妙品。

早晚一粒，精神爽朗！

花旗參蜂乳精　12粒裝
ROYAL JELLY & U.S.A. GINSENG CAPSULES
中國廣州醫藥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中國廣州醫藥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經銷：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54032, 5-748413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